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西厢记(白话小说)

 **e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西厢记前言

中国的古典戏曲，写得非常优美，故事情节动人心弦，引人入胜；文笔流畅，辞藻华丽，可惜典雅深奥，不大好懂。对白接近口语，问题不大，唱词则麻烦了，一般人阅读起来，即使能看“懂”，也是一知半解，身在“朦胧”之中。因之，影响了古典戏曲阅读的普及性。有些名剧如《西厢记》等等，托庇了戏剧演员经常演出的恩荫而流传不衰，但很大一部分剧目，几至于湮灭。

前人有鉴于此，一直在为推广、普及古典戏曲而努力，一般采取两种方式，一是改编。实际上大多是根据原作在相近似的艺术门类中加以移植，如越剧的《琵琶记》，黄梅戏的《桃花扇》，再有欧阳予倩改编的《桃花扇》电影等等，仍然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。近年来又有白话《西厢记》，但也很难断定改编与今译的成兮哪个更大一些。然而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无疑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可惜就这么两三部，数量少得可怜，大有“渺沧海之一粟”之感。一是翻译，这种方式不多见。笔者见识不广，只读过梦花馆主江荫香著的《桃花扇演义》，这部著作，是根据孔尚任《桃花扇》原著翻译过来的，它基本上保持了孔著原作的容貌，首先是不打乱原著的布局，回数照旧，连每回的回目名都未变更；其次是把绝大部分的曲子词都保留下来。实质上是用文言文翻译了原作的韵文，在译者当时来说，这种形式显然要比曲调唱词通俗易懂。但对今天的广大读者，尤其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，文言文代替古戏曲唱词，不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，甚至可以说是九十步与一百步的不同罢了，它也同样令人看不懂或一知半解。

江荫香先生用文言文翻译《桃花扇》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。现在，时代变了，文言文已经过时了，就应该用现代汉语来改编翻译之，才能符合时代要求。

我们的这套丛书，都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，改编翻译过来的。由于小说和戏曲终究不同，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在客观上存在差距，所以，为了某些情节的发展需要，对原作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增删。回目也没有完全依照原样。

这种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和适度的改编，我们也还是在尝试中，如果能荣幸地被广大读者所认可、接纳，那末，我们将接着去翻译改写其他古代戏曲名著。

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，现在认为元曲不易懂，文言文《桃花扇》不通俗，而用现代汉语翻译改编，若干年后的“今人”，很可能看了这套丛书，而一样觉得不适用，那么，只好有劳其时的人再来改编翻译一过。瓜瓞绵延，代代相传，这也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

西厢记·拜月亭·长生殿·牡丹亭·桃花扇·琵琶记

主 编：潘慎张裔

原 著：王实甫施惠洪异汤显祖孔尚任高明

改 编：潘慎陈圆张雪静王建平陈畅尹天玺

出版发行：山西古籍出版社

社 址：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 110 号

社 长：张安塞

总 编 辑：孙安邦

责任编辑：刘幼生杨文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1/32

印 张：69（全六册）

字 数：1730 千字（全六册）

版 次：199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0000

书 号：ISBN7—80598—089—6/I·36

定 价：90.00 元（全六册）

第一章 扶柩寄寺

话说在山西河中府（今永济县西南的蒲州镇）的东边，有一座寺庙，叫做普救寺，乃大唐则天娘娘所建的香火院，后来荒废倾圮了，由崔相国重新修建。武座庙宇，规模宏大，非同小可。高大的山门，庄严肃穆，楼阁殿堂，各占地势，错落有致。山门前一大片空场，可以容纳上万人，那是老相国当年修造时，特地开辟出来准备用来给百姓赶庙会用的。此寺自从重建以来，香火还算兴旺。凡是到蒲州的过往客商，都要到这里来游览随喜。

那普救寺的方丈法本长老，年纪已七十有余。未出家前是个饱学之士，满腹经纶，文章盖世。按说取举人中进士不在话下，无奈命运多舛，考了七八十来次，总是名落孙山，弄得心灰意懒，看破红尘。得当年崔相国引荐，剃度在这普救寺出家。如今主持本寺，一心礼佛，成了有道高僧。

话说这一天，法本长老正在方丈内打坐静修，却见法聪小和尚从外走进来，向前合十禀报，说：“启禀师父。”

法本长老微开慈目，问道：“何事？”

法聪道：“崔老相国府上管家崔安在外求见。”

长老听得是老施主的家人前来，忙答道：“有请。”

法聪转身出门，不多时，领了一位年过半百、须发略呈花白的老人进来。那老家人趋前一步，低头道：“崔安奉夫人之命，叩见长老。”

长老忙起身回礼，道：“管家少礼，请坐。”

崔安原是个家人身分，崔相国府上家规极严，所以不敢放肆无礼，恭立不坐。

长老问道：“管家到此，有何见教？”

崔安道：“我家相爷不幸去世，老夫人扶了灵柩打算回博陵老家安葬，因为眼前兵荒马乱，路上极不太平，到此河中府，再也不能前行。老夫人特打发小的前来，意思是想在主刹暂且寄住，等路上稍微平静些再走，请老方丈给予方便。”说罢，呈上名刺，上写：“未亡人崔门郑氏敛衽”。

长老接过名刺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管家哪里话来。想此寺本是老相爷当年修造的，寺内一切，均是老相爷所赐，但住无妨。请转禀老夫人，容贫僧出迎。”

崔安闻言，急忙转身前行，赶紧去回禀主人。法本长老带了知客诸僧，亲自到山门迎接。

那崔老夫人娘家姓郑，嫁入崔家，丈夫是本朝的相国，着实煊赫一时，享过一番荣华富贵。年纪其实也并不老，才五十开外，保养得又好，真可谓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。只因是相国夫人，身分尊贵，又加上当了寡妇，因此虽在中年，大家却都称她为“老夫人”。

崔老夫人有一子一女，儿子叫欢郎，今年只有七岁，并非亲生。因为老夫人自生了女儿以后，再也没有生育过，觉得膝下无儿，未免遗憾，女儿最后总是要嫁出去的，那么老相公就没有继承人了。因此，就在同族中领养了一个小男孩，取名为“欢”，取“承欢膝下”的意思。为了称呼方便，也是表示喜爱，故又加上一个“郎”字，一家人都叫他欢郎。女儿叫莺莺，年方一十九岁，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兼且性格温柔，为人贤惠，而且天生聪明，多才多艺，无论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针黹女红，秋千蹴球，样样都会，号称才女。她父亲在世之时，已经为她定下了亲，是许配给她的

表兄郑恒——礼部尚书的长子为妻。这一门亲事其实并不能算数，因为既没有问名纳彩，也没有六礼三端，只凭了当年老相爷一句话，就算定局了。其所以联姻，一来是现任相国对现任尚书，符合门当户对的条件；二来女婿是内侄，中表联姻，亲上加亲，也可以说是老夫人一干促成的。可是女儿莺莺小姐一直不满意这门亲事。主要是因为郑恒不但人物长得猥琐，而且肚里一包草，斗大的字不识得一箩筐，看到四书五经，脑袋就发胀。终日里只知和一班闲人斗鸡走狗，眠花宿柳，十足一个纨绔子弟。由于是中表亲，郑恒的这些劣迹也传到崔府，大家都认为小姐如果嫁给郑家少爷，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白白糟蹋了一位绝世佳人。对于这些，莺莺小姐也知道得很清楚，却不敢违抗。所以一直自怨命薄，每每暗自掉泪，只好听天由命。因为父亲去世，孝服未除，所以尚未完婚。小姐有一个贴身丫环，名叫红娘，年方一十五岁，是小姐奶娘的女儿，从小就侍候小姐。那红娘生得五官端正，讨人喜欢，又是千伶百俐，铁嘴钢牙，善于鉴貌辨色，而心地却十分善良，颇有丈夫气。莺莺小姐和红娘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感情深厚，如同姐妹一般，所以小姐十分信赖她。

再说老夫人，只因相爷去世以后，一来官场势利，人在人情在，往日那些常来常往、奔走门下的所谓知交，现在一个个都如同陌路人一般，不来欺侮孤儿寡母就算是厚道的了；二来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，京师的花费太大，实在也呆不下去了；三来相爷的灵柩也得运回故乡博陵，叶落归根，入土为安，所以举家搬迁。

老夫人坐在青泥油壁车里，感慨万千。回想当年相爷在世之日，童仆如云，一呼百诺，门生故吏，夤缘奔走，门庭若市，好不威风。如今返乡，冷冷清清的只有五六个人，今非昔比，好不凄凉！老夫人思前想后，忍不住长叹一声，滴下两行清泪来。

这时，崔安前来自回禀道：“禀老夫人，老方丈亲自出迎！”

老夫人从伤感中醒过来，忙用汗巾擦了擦泪水，由贴身丫环春香搀扶着，下得车来，入眼便看见普救寺山门前的一百零八级台阶，石级尽头处，只见法本长老头戴毗卢帽，身披绣金线大红百衲袈裟，率领僧众在山门列队相迎。

老夫人一手搭在春香的肩头上，缓步踏上台阶，走走停停，直到山门，倒也不见气喘。

长老见老夫人上来，踏进一步，双手合十顶礼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老夫人驾临山寺，不胜荣幸之至！老袖迎接来迟，还请老夫人恕罪！”

老夫人连忙答礼，说道：“罪过罪过！惊动法驾，有劳出迎，愧不敢当，折煞老身了！”

长老说道：“老夫人一路辛苦了，请进寺用茶！”欢郎是和奶娘同车的，他瞧见母亲下车，早就跟着下来了。小孩子到了一个陌生地方，样样都觉得新鲜，东看看，西望望，一跳一蹦。转眼一溜烟爬上一百零八级台阶，站在老夫人身边。

老夫人回头看见欢郎在旁，说道：“欢郎！去告诉姐姐，让她和红娘下车，进寺安歇。”

欢郎应声道：“是！”走下台阶，来到一辆翠幄青绸车旁，高声叫道：“姊姊，娘叫你们下车来，到寺里去休息。”

其时，小姐见马车停了下来，就知晓已经到了普救寺，只是因为未听到母亲召唤，不敢随便下车，也不敢向车外张望，所以仍然安坐车中，显得十

分稳重。

红娘这小丫头就不那么安生了，终究只有十四五岁，一派天真的小孩子气，虽然因为小姐不曾下车，自己也不敢下车去，却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，早在那里偷偷掀开帘子，借着那条一寸来宽的缝隙，不住地向外张望了。此刻听得欢郎叫唤，连忙回身对小姐说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命我们下车去呢，快快下车吧。”

莺莺瞪了红娘一眼，曼声斥道：“急什么？傻丫头！”说着，微微弯腰，轻挽湘裙，缓缓移向车门。说实在的，坐了那么久的车，早闷得发慌，小姐也想立即下车去了。

其时，红娘早已利落地下了车，放下踏步，在车门外等候。小姐到得车门边，先放下面网，而后微微提起长裙，由红娘扶着下了车。

但见她一身素服，分外精神。头上青丝绾就了堕马髻，上插展翅彩凤衔珠银步摇，银丝八宝攒珠鬃髻，两弯柳眉，一双凤目，悬胆鼻，樱桃口，长就一副瓜子脸，面不敷粉而白，唇不涂朱而红。身上披一件月白色洒金一口钟，内着白云绢对襟袄儿，下系一条白云绸百褶宫缎裙，三寸金莲上则套着一双出门穿的高底鹿皮小蛮靴。真是说不尽的风流娇态，描不完的旖旎丰姿。

小姐一手搭在红娘肩上，轻移莲步，款摆纤腰，袅袅婷婷地走近老夫人。

这时，众僧人只觉眼前一亮，不由的疑心是否庙里的白衣观世音菩萨走下了莲台，到此救苦救难，普渡众生。虽然看不到小姐的庐山真面目，单凭了这副装束、这段身材，也逗引得小和尚们凡心大动，尘念顿生，心里后悔当初剃了光头，口内不住地默念“阿弥陀佛”。

老夫人见女儿到了，说道：“儿啊，见过长老。”

小姐禀遵母命，向法本长老恭恭敬敬地道了万福。

法本长老双手合十道：“不敢当，小姐免礼。”

红娘在一边看那法本长老银须白发，慈眉善目，和蔼可亲，不禁动了顽皮之心，插嘴道：“老和尚，小红娘给你叩头啦。恭祝老和尚再活一百零一岁。”说罢，叩了两个头。

红娘的调皮，在崔府是有名的，连老夫人有时也拿她没办法。但现在初来乍到，对了陌生人还要顽皮，未免太不成话。如果传到外人耳朵里，还不知怎样笑话崔府的家教。于是老夫人把脸一沉，喝道，“红娘，休得无礼！”

法本长老却是无所谓，倒觉得这女娃娃天真可爱，见老夫人沉下脸来，忙在一旁为红娘解围，笑道：“呵，呵！无妨，无妨，姑娘免礼。”回身向老夫人道：“请进内献茶。”

于是老夫人一行人等随着知客和尚前行，法本长老前面带路，一直来到方丈，彼此谦让落座。

老夫人等小和尚呈上茶来，一阵乱定，徐徐开口问道：“长老一向可好？”

长老欠身合十，答道：“贫僧托老夫人之福，还算康泰，老夫人谅必清健。”

老夫人说道：“老身家门不幸，先夫弃世，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……”说着不觉掉下泪来。

长老忙劝慰道：“老相爷仙逝，令人痛悼，还望老夫人节哀顺变，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老夫人取出汗巾，擦一擦眼泪，说道：“老身此次的来意，已命崔安转达，未知长老应允否？”

长老忙道：“老夫人说哪里话来！想小寺全靠老相爷生前所赐，断无不允之理，老夫人只管安心住下便是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如此多谢了。惊扰清静，于心不安，且容日后补报。老身思量着在贵寺稍停数日，着人到京师去把侄儿郑恒唤来一起回博陵去。”

长老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但请宽心住下，待路途平靖些再作打算不迟。”

老夫人问道：“不知寺内可有安静处所否？”

长老道：“本寺西厢之旁有座院子，房屋颇宽敞，地势又幽静，和小寺有围墙相隔，可称独门独户，绝无闲人打扰，现在全都空在那里，正好安置。只须着小沙弥打扫一下即可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有劳长老费心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老夫人不必客套，理当如此。”

这时，老夫人和长老在方大清谈，小姐、丫环等在一侧奉陪。其他人就忙开了：小沙弥们自去打扫院落，老家人则指挥车夫们抬箱笼，扛灵柩，忙个不亦乐乎。他们忙他们的，放下不提。

且说那座长老用来安置老夫人的院子。院子坐落在藏经阁之后，寺院的东西厢之东，坐北朝南，四面有一丈多高的青砖墙围着。踏进围墙大门，入目是一座四合大院，院后一座三开间三层小楼，小楼四周，也有砖墙围绕，整个院子又处在一座大花园之中，四周佳木葱笼。花草繁茂，奇石假山，曲径通幽，足可供怡心养性。看来这是当年崔相国修建此寺时，精心安排的。本欲告老还乡时在此处修身养性，礼佛参禅，颐养天年，享一番清福。可惜天不假年，还没来得及享用，就撒手西归，这也是崔相国始料不及的。

进得四合院来，迎面是大厅堂屋，左右是厢房，又都带着耳房。天井里有一条碎石小径，路面都是彩石铺就的 字花纹。大厅前面有两株龙槐，苍虬挺拔，生机盎然。室内窗明几净，陈设典雅。迎面是落地大屏门，屏门正中悬一幅张僧繇画的白衣观音像。两旁挂一副虞世南写的对联，上联是“西天既许分东土”，下联是“南海当移住北方”。前面有一张红木天然几，上面安放一只博山金香炉，两边一对白铜蜡台，左手里一个三彩大花瓶，中插白玉柄拂尘，右手一架大理石天然山水紫檀木底座大插屏，佛像前一方红毡毯，上面放一个蒲团，大概是为住客礼佛准备的。大屏门之后开有一门，通向小楼。崔老夫人把一切看在眼里，不由得微微点头，表示满意。

其实，这院子是法本长老经常派专人打扫收拾的，所以尽管无人居住，不但不曾荒废，还添了几分雅静。

崔家住进来后，东正房的里屋是老夫人和春香，另外一个小丫头秋菊住外房；西正房是欢郎和他的奶娘；西厢房由崔安和他的老伴丁氏占了，丁氏是厨娘，掌管一家的伙食；西耳房作厨房；崔相国的灵柩就暂时停放在东耳房内，倒也十分妥当。莺莺小姐和红娘住在后面的小楼上，楼上的一些陈设布局，自有红娘去安排，不必细说。

这偌大的一座院子，大门一关，十分清静，更没有闲杂人等前来喧扰，仿佛是世外桃源，烦虑可消。

原来这时节正值暮春天气，花园内桃红柳绿，百花盛开，好鸟枝头，啁啾宛转，大好春光，却将到尾声，岂可随便辜负了？况且初来乍到，正该趁机踏勘一番。那小红娘又是个闲不住、好生事的。于是在这天早上，便竭力怂恿小姐，对莺莺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你看这屋外春景可美着呢！我们何不

出去走走，看看景，散散心，太好玩了！小姐，我们去吧！”

莺莺的心情却不像红娘那么无忧无虑，不烦不恼，她的内心深处，正隐藏着一种无人可诉的幽怨——父母给她订下的那段极不般配的亲事。随时都在希冀着挣脱这看不见的束缚，冲决这摸不着的牢笼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的生活。可是，这幸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她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更不敢果断地违反从小接受的那种严格家教。身处在宦宦贵族的家规管束下，她短暂的少女时代就要消磨殆尽，可却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。所以，来在这门掩重关的萧寺之中，面对清雅的住室和一点一点流逝的大好韶光，她只觉得压抑和苦闷，似乎对一切都不大感兴趣。现在红娘要她到花园里去走走，也提不起兴趣来，就说道：“不去！”

红娘一团高兴，却被小姐一瓢冷水，心里着实不舒服，但是，她非常了解小姐的脾气，嘴里说“不”，心里已经动摇了，只要跟她软磨，她就会被说服的，于是说道：“小姐，坐了那么多天的车子，闷得发慌，也该散散心，小姐，去吧！”

小姐给红娘一说，心就活动了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我去禀告母亲一声。”

红娘一听就觉得不耐烦，抢白道：“小姐，你又来无事生非了。若去禀明老夫人，又是这个不可以呀，那个不方便啦，岂不是自找麻烦！反正是自家的院子，又不是到大门外边去抛头露面，用得着去禀明吗？”

莺莺道：“这是礼数，圣人说过：‘父母在游必有方。’怎可随便出游？”

红娘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道：“小姐，你又来了。真像个穷酸秀才。圣人说得是‘游’，我们是去散步，这是两码事儿。”

二人正在辩论之际，忽听门外春香叫道：“红娘，老夫人命你陪了小姐，到佛殿去随喜。”

红娘一听，打从心底下高兴出来，连忙回答说：“春香姊，谢谢你。我和小姐就去。”说罢，对莺莺道：“小姐，怎么样？这下可放心了吧。”

莺莺笑着骂道：“傻丫头，就你乱起劲。”说着准备出门。

只见莺莺今天是家常打扮，头上青丝挽了个螺髻，翡翠玉簪拴定，髻前插一根珠凤双股步摇钗，薄施脂粉，淡扫蛾眉，穿一件淡湖绿杭纺对襟大褂，月白云绸百褶湘裙，凤头弓鞋，更显得清秀雅致，人淡如菊。

莺莺和红娘相扶相携，出了房门，沿着碎石小径，曲曲弯弯，经过花园到佛殿去。但见春意阑珊，落英缤纷，片片桃花，飘坠小溪。真是“花落水流红，春去太匆匆”。东风啊，你如何只管催春去，不肯将春留？莺莺本来是想借观景散心解闷，不承想平添了万种闲愁。说不得也只好带着淡淡的伤感，随着红娘，往佛殿而去。

第二章 游殿惊艳

今年是大唐德宗皇帝贞元十七年（801）月，在北方还不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一早一晚仍然春寒料峭，可是在通往长安的各条官道上，已有不少举子，骑着马儿，不紧不慢地向京师而来。原来明年又是大比之年，朝廷开科取士，试期就在二月里。尽管还有一年时间，可大家还是提前赶去，到京里作一些准备，一方面温习四书五经，另一方面——也是最为紧要的——是去走门路，就是把自己的得意文章诗作送到名家大老的府上，请他们赏鉴推荐，这叫做“温卷”。

却说在河中府一条宽广的官道上，行人往来，其中有一主一仆，颇为引人注目。主人是一位青年公子，白面书生，他头戴一顶淡蓝色软翅儒巾，面如银盆，两道剑眉，一双俊目，高鼻梁。四方口，天庭饱满，地角丰圆，身穿一件淡蓝色海青，风流潇洒，一表人材，骑在一匹高头大白马上，更显得分外精神。这位公子，姓张名珙，表字君瑞，中州洛阳人氏。原是书香门第，官宦人家。其父官拜礼部尚书，不幸在五十岁刚过的时候，得病而亡，一年之后，慈母也馆继去世，从此家道中落。所幸祖上尚有一点薄产，尚不致饥饿。张生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诲，立下了安邦定国的大志，抱着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的抱负，又经过名师宿儒的教诲，凡是四书五经，诸子百家，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拆白道字，顶针续麻，件件俱能，样样精通，早在七八岁总角之年，就能吟诗答对，崭露头角，有神童之名。成年以后，不仅生得面如宋玉，貌若潘安，风流卓绝，倜傥不群，而且满腹锦绣，文章盖世，获得了洛阳才子的美誉。张生自从母亲去世以后，又未娶妻成家，一身无牵无挂，故经常出外游学。游学是唐代读书人的一种风气，投师访友，可以增进学问；游历名山大川，可以开阔眼界，增长见识，所谓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。张生自然也不例外，他像无根的蓬草那样，到处游学；又像蠹鱼那样，钻在诗书经传之中。为了考取功名，要把铁涛的砚台磨穿；为了飞黄腾达的锦绣前程，要忍受雪窗萤火，寒暑不停的二十年苦读。唉！才高总是要被俗人妒忌的，也难以迎合世人的心意，加上时运不好，经常碰壁，白白的去研究文字，苦读经籍！所以他骑在马上自思自叹，想想自己萤窗苦读，学得满腹文章，至今却仍是湖海飘零，一事无成，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？这真是：万金宝剑藏秋水，满马春愁压绣鞍！

眼见得又是大比之年，张生也收拾上路，到长安去赶考，特地绕道河中府，是来看望一个知己朋友。此人姓杜名确，表字君实，原和张生是同乡，又是同学，两人志同道合，就订下了八拜之交，虽然是结拜弟兄，其感情却胜过亲弟兄。杜确后来弃文就武，练就了一身本领，一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，三韬六略，太公阴符，孙子兵法，无不通晓，先得中了武举人，接着又中了武状元，官拜征西大元帅，统领了十万大军，镇守蒲关。

张生骑在马上，一路浏览沿途的风光景色，不觉已经到了蒲津。这蒲津渡原是个交通要道，与关中的夏阳津相对，中间隔着九曲黄河，成为秦晋的分界，蒲津亦成幽燕的要塞。河面上架着一座竹缆铁索浮桥，左有两很大铁索，各由两岸一对几万斤重的大铁牛和铁人牵系着，浮桥就好像一条苍龙横卧在水面上。黄河之水流到此处，奔腾咆哮，卷起白花花的巨浪，拍击着长空。而水势的湍急，在别处也是少见的。你看那上水船的纤夫们，一步千钧，一寸一寸地往前移；而下水船则又如离弦的弩箭，稍一回头就不见了船的影

子，真有一日千里之势。黄河之水浩浩荡荡，直奔大海，它也曾淹没过九州，更多的则是造福人类。君不见：洛阳的千种名花，不是由它滋润的吗？梁园的万顷良田，不是由它灌溉的吗？它也曾把木筏子一直送到日月边。

张生对着这滔滔的黄河，胸怀顿时开阔起来，收起了伤感，在马上随口吟出一首小词，词曰：

马蹄香衬燕花尘，二月东风信，绿映红遮锦成阵。正芳春，经游暂住蒲东郡。望长安去稳，向南宫寺俊，打点跳龙门。

张生一路行来，与小厮琴童于今日到了河东城里。

河东县（今山西省永济县）乃古代虞舜的国都，到了战国时代，韩、赵、魏三国分晋，归属于魏国，名叫蒲阪，原是一座古城，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沧桑之变，依旧保存着它的古朴风貌。城市虽然不大，但由于是秦晋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，所以城里也很繁荣。街道两旁，商号林立，茶坊酒肆，秦楼楚馆，旅舍客栈，俱都齐备。虽然没有通都大邑那种纸醉金迷，醉生梦死的繁华，却也不乏繁盛商城人烟辐辏、熙熙攘攘的景象。

张生主仆一路行来，不住地左顾右盼，想要找一家比较像样的旅店，准备歇宿，以消解旅途的劳顿，顺便也领略一下河东的风土人情。主仆二人到了一家客店门前，见这一家客店的门面很是气派，门前打扫得十分干净，擦得闪亮的金字招牌上写着“状元坊客寓”五个大字，张生一看，第一印象就不错，而且这“状元”二字也正是切合自己赴考应举的好口彩，就决定住下。于是甩镫下马，对琴童说道，“琴童，把马牵着，俺们就在此间住下。”

琴童应声道：“是！”就接过马缰。

主仆二人尚未发话，早有店小二迎出来，对着张生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公子爷！住店吗？请里边来，俺这里有干净客房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二哥，先把马儿牵去遛一遛，上好草料喂一喂。”

小二答应道：“是啦！公子爷请放心，小店有专人侍候马匹。”说罢，向里边喊道：“来客人啦！宝马撒和！”

话音未落，里边已走出一个打杂的，在琴童手里接过马缰，把马牵往后槽。

张生对小二问道：“小二哥，有头等房间么？”

小二答道：“小店是河东城里数一数二的客栈。房间宽敞，被褥干净，美酒佳肴，海味山珍，风味小吃，应有尽有，公子爷您住下了，包您满意，好像在家里一般。”

张生笑笑说道：“看不出小二哥真会做买卖！前头带路。”

小二走在前头带路，安排了一套两间的上等客房。张生一看，非常满意，房间确是宽敞！布置也不俗，窗明几净，粉墙洁白，墙上挂了一幅韩干画的《玉花骢图》，虽然是贗品，倒也神骏飘逸，替这送往迎来、十方混杂的客房增添了几分雅气，张生不觉点点头。

这时，小二送来了龙井香茗，替张生斟上一杯，说道：“公子爷请用茶！”

张生接过茶杯，品了一品，觉得清香润喉。在北地能够喝上这种上等茶叶，又是在这小地方，也是很不错了。张生放下茶杯，说道：“小二哥，这里可有什么游览之处？不拘什么名山古刹，名园胜境，名宅福地，名花宝坊，只要能够赏景散心，都可以。”

小二说道，“公子爷要想游玩散心，俺这里就算普救寺最有名了。这所寺庙，乃则天娘娘的香火院，盖造得不同寻常，琉璃大殿，高耸云汉，舍利

佛塔，直矗青霄，气势宏伟，法相庄严。南来北往的三教九流，士农工商，达官贵人，凡是经过这里的，没有一个不去瞻仰，保让公子玩个痛快。”

张生听到有这等好去处，心里很高兴，一刻都不想迟缓，就吩咐琴童道：“琴童，准备好中午的酒饭，我要到普救寺去走走，中午就回来。”

琴童应声道：“是，相公！安排好午饭，喂好了马，等相公回来。”

张生当下更换衣服，头戴一顶葱绿解元巾，软翅摇摇，身穿一件葱绿色杭绸海青，脚登粉底皂靴，仪容俊雅，一表堂堂，不愧为洛阳风流才子！他从容潇洒地直往普救寺来，一路上看不尽的北国风光。虽说河东府地处北方。由于靠近黄河，水土滋润，故其春景不减江南。一样的板桥流水，波翻细浪，桃红柳绿，春光骀荡。四野里的农夫们都在辛勤耕作，空气中掺和着泥土的清香，一派热闹气象。小牧童横骑在牛背上，没腔没调地信口吹着短笛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，更增添了田园淡泊的情调。一向住在城里的张生，对此田园美景，不觉心旷神怡，大有宠辱皆忘之慨。不知不觉，前面已经到了普救寺。但见寺外翠柏森森青掩日，苍松郁郁绿遮天。红墙碧瓦，楼殿重叠，好一座清幽宏伟的古刹！张生站立在一百零八级台阶下抬头观看，雄伟的山门正中檐下，高挂一块蓝地金边的匾额，上写“敕建普救禅寺”六个斗大的金字，上手里一行小字，写着“大唐天授二年建立”，下手里也是一行小字，写着“尚书右仆射臣褚遂良奉敕谨书”。张生不免对山门外的美景多领略一会，并未立即进寺。

这时，寺里的小和尚法聪，恰巧也到山门口来。这法聪乃是法本长老座下的一个弟子，为人聪明能干，又十分乖巧，反应快，口才好，能把死的说成活的，在普救寺内三百来个和尚、沙弥中，算得上是个“知名人士”，深得长老的信赖。

今天，师父法本长老出去赴斋，临走时，嘱咐法聪道：“法聪，你在寺里照看，但有来访的，就问清楚姓名、来意，记在心里，待我回来，告知明白。”

法聪答道：“师父你老人家放心去赴斋好了，徒儿明白，不会误事的。”

长老走了以后，这个方丈就是法聪的了。他一会儿在蒲团上打坐，一会儿在禅床上躺躺，一会儿翻翻经卷，半点也不肯安定。一个人呆了一会，忽觉百无聊赖，心想，不若到山门外去看看，有没有香客来随喜，于是掩上房门，直往山门而来。

其时张生已在山门口，法聪见寺前一位白面书生，风流倜傥，人物俊雅，连忙上前，两手合十，问道：“施主从哪里来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自洛阳到此，听说宝刹高雅清爽，风景优美，方丈佛法宏深，学贯古今。一来瞻仰佛像，二来拜访长老，请问长老在吗？”

法聪道：“俺师父不在寺中，赴斋去了。”

张生听了，不无遗憾地说道：“真是不巧！请教小师父上下法讳？”

法聪道：“小僧法聪，请先生方丈拜茶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长老不在，就不必吃茶了，敢烦法聪师父引路，我在寺内瞻仰一番，也就满足了。”

法聪道：“请先生随小僧来。”说着，就引张生进了山门。

张生踏进山门，迎面是一尊大肚弥勒佛，肥头大耳，张着大口，笑嘻嘻地对着香客游人。佛龕两旁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”，下联是“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”。

再往里走，法聪道：“先生，这里是天王殿。”

张生抬头观看，只见四大天王，怒目横眉，狰狞可怕。殿柱上挂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风调雨顺”，下联是“国泰民安”。

游过天王殿，往里一个大庭院，院子里苍松翠柏，古木参天。正中一条水磨方砖砌就的甬道，笔直笔直地通向大雄宝殿。左手是罗汉堂，右手是千佛殿。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俺们先来看看罗汉堂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了，请带路。”

于是法聪领着张生由左边走廊到罗汉堂来。在罗汉堂门口两边，也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五百罗汉，数仔细，是凶是吉？”下联是“三千世界，看清楚，如幻如真”。进门一看，见五百罗汉排列得整整齐齐，有的凶恶，有的慈祥，表情姿态，各各不同。

二人看罢罗汉，法聪道：“对面是千佛殿，俺们到那里看看。”

张生道：“很好，千佛殿谅必有趣。”

千佛殿门对罗汉堂，两人穿过庭院，来到殿前，门口两旁也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山色溪声涵静照”，下联是“喜园乐树绕灵台”，进了殿门，只见小小的佛龕上下左右，排列得密密麻麻，诸佛菩萨，一个挨一个，蔚为壮观。张生对此很感兴趣，尽情浏览，法聪也从旁解释指点。

游毕千佛殿，来到大雄宝殿。这大雄宝殿建造得气象非凡，白玉台阶，琉璃碧瓦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十分庄严肃穆。两旁对联颇多，可看的却不多，只有正门两副很有意思。靠近门的一副，上联是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已了如来真实义。”下联是“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是非般若密多心。”外面一副，上联是“有意焚香，何须远寻竺国。”下联是“诚心礼佛，此处即是西天。”正中一块蓝地金边的匾额，上面写着“大雄宝殿”四个栲栳大的金字。张生随了法聪进入大殿，只见殿内高大宽敞，合抱粗的朱漆大柱，青石为础，斗拱藻井，画栋雕梁，梁上悬挂着层层佛幡，三世如来佛前彩幢密密，香几上陈设着木鱼铜磬，各色供果，冲天炉内香烟燎绕，馥郁氤氲。藻井正中处垂下一根黄铜链子，悬挂一盏琉璃长明灯，火焰终年不熄。在正上方雕梁上，挂一块泥金匾额，上书“咫尺灵山”。东西大殿柱上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三世驾慈航，普渡众生超苦海”，下联是“大千悬慧日，遍施法雨洒诸天”。

张生对这雄伟的建筑，着实赞叹了一番。正在妙语如珠，忽然间觉得眼前一亮，有一位千娇百媚的小姐突然走进了他的视野，不禁令他几乎闭过气去。

原来今天红娘和莺莺小姐奉了老夫人之命，也到大殿随喜来了。老夫人本以为今天没有人烧香，所以准许她们出来，哪里料到偏偏就有一个游人，而且是五百年前的风流冤孽，从此铸成了一段好姻缘。

这时，张生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莺莺小姐身上。心中不禁在想，我张珙也见过了无数的漂亮女子，像这样的可喜娇娘却从来没有见过，真教人眼花缭乱，没办法去用语言来形容。啊！我的魂灵儿已经飞到半天云霄去了。你瞧，你瞧，她竟然让我死死地盯着瞧，一点儿也不生气，垂下香肩只管微笑着把鲜花捻弄。于是不免想入非非，一厢情愿起来。他想，是了，一定是小姐对我有意思了，这里是有情人成双成对的兜率天宫啊，但愿不会成为让人痛苦的离恨天。你看她那张粉脸儿，五官安排得没有一件不恰到好处，细细的眉

儿，弯弯的好像新月，斜斜的一直到飞鬓云边，娇脸上擦了粉则太白，施了胭脂则太红，最好是贴上翠花钿。我看她那吹弹得破的娇脸，生气时好看，微笑时更美，春风满面，让人越看越爱，恨不得拿过来捧住了轻轻地咬她两口才舒心快意哩。

不提张生想入非非，却说莺莺小姐，也早就看见了张生，在她跟红娘踏进大殿时眼角就瞟到了。不过，她不会像张生那样露骨。现在张生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莺莺小姐，莺莺小姐则是用眼角一瞟一瞥，脉脉含情。

这时的红娘，到了大殿，好比小鸟飞出了笼子，感觉到浑身自由，东看看，西摸摸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在大殿里还有游人。

莺莺小姐这时想提醒一下这个天真的小丫头，说道：“红娘，你看，寂寂僧房人不到，满阶苔衬落花红。”说罢，便轻移莲步，走近红娘。

小姐这几句话，听得张生如醉如痴，魂灵儿从泥丸宫溜了出来，像风筝一般在半空荡悠悠的，心里直在叫唤道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”

本来张生一直注视着小姐的一举一动，观察到小姐在讲话之前脸上先起了一点红晕，露出腼腆的样子，然后微开樱桃小口，露出洁白如贝的瓠齿，又停顿了一会儿才说话，那语音好像花丛中的黄莺儿啾啾鸣叫，悦耳动听。那行走的这儿步路实在美妙极了，细腰肢又娇又软，千般袅娜，万种旖旎，好比垂杨柳飘舞在晚风前。张生完全被陶醉了。

红娘听得小姐说话，回头一看，发现了张生，见是位一表人才的白面书生，长得很讨女孩子们的欢心，就是眼光贼忒忒的，盯住了小姐不放。红娘觉得很好笑，心想这书生有点不老实，你要看小姐，我就偏不让你看，就对小姐说道：“小姐，那边有人，咱们回去吧。”说着，就去搀扶小姐。

莺莺小姐听得红娘叫她回去，倒有点舍不得就走。心想撵掇我出来的是你，叫我回去的也是你，真不知趣。但又不能不走，而芳心却已系在张生身上，所以在起步时微微回头深情地看了张生一眼，把张生看得酥麻了半边。

这些微妙的感情交流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的，法聪和尚并未察觉，还一个劲地为张生讲解哩，而张生则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，他直到看不见莺莺小姐的影子后，才有点清醒过来，说道：“小师父，刚才怎么观世音菩萨现身了？”

法聪已看到小姐和红娘到来，因为彼此常见，所以并不在意。现在听到张生在问，就说道：“别胡说八道！那是崔相国的小姐，什么观音不观音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世界上竟然有这般女子，岂不是天安国色乎？别说那模样儿，只是那一对小脚儿，也是价值千金！”

法聪道：“真邪门儿！离得那么远，她在那边，你在这边，她又是系着长裙儿，你怎么就知道她的脚儿小？胡扯！”

张生说道：“法聪师父，你不相信？好吧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证据，可以说明我不是在瞎说。你仔细看看，如果不是这落花满地柔软芳径，怎么能显得出这步香尘浅浅的鞋印。且不提她的眼角留情处，就说这脚印儿已经把小姐的心事传递出来了。”

法聪道，“俺怎么没有看出来。”

张生道：“你能看得出来，就不当和尚了。”

法聪可不高兴了，说道：“别吹，不信俺就看不出来。”说着，就在芳径上仔细勘察，又趴在地下，像捉蚰蚰似的，找了老半天，就是没见小姐踩下的弓鞋脚印，只好站起身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，看起来，俺只能一辈

子当和尚了。”

张生继续说道：“再说，刚才她走到栊门儿前面，刚挪了一步远，刚刚的打了个照面，而临去的秋波那一转。就让我变风着魔。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别胡思乱想，小姐早走远了。”

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唉！像神仙一般回归洞府去了，只留下了杨柳轻烟，鸟雀喧鸣。梨花深院，门掩重重，白粉墙儿，高似青山。老天爷！你怎么不近人情啊！怎么不给我一个方便呢？倒叫我既不能游览，也不能留连。小姐啊！就被你勾引得意马心猿，心神不定。”

法聪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别惹事了，人家是相府千金。”

张生依旧如醉如痴地说道：“环佩声听不到了，兰麝的香味儿还弥漫在这里的空间。我的心情，好似在东风里摇曳的垂杨枝条，难以安定，是春天晴空里的游丝，牵惹了片片桃花。小姐啊！你回去以后，桃花面紧贴在珍珠帘，是在盼望吗？人家说你们是河中开府相国家，我说是南海水月观音院。”张生说到这里，话音渐渐低下来了，只顾自言自语道：“也罢！‘十年不识君王面，始信蝉娟解误人’。小生不到京师去应举就是了，她的临去秋波那一转，小生就是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辞，哪在乎区区状元！可惜玉人不能相见，这座梵王宫，我真怀疑它是个武陵源。”

后人遂有一首[蝶恋花]，专写张生初见莺莺的情景，词曰：

丽质仙娥生月殿，谪向人间，未免凡情乱。宋玉墙东流美盼，乱花深处曾相见。密意浓欢方有便，不奈浮名，旋遣轻分散。最是多才情太浅，等闲不念离人怨！

第三章 巧借西厢

话说张生在大雄宝殿巧遇莺莺小姐，惊为天人，一时间神魂颠倒，也不知道是如何向法聪告辞的，一路上失魂落魄地返回城里，已经是万家灯火了。张生迷迷糊糊地只顾往前走，竟然走过了状元坊客寓。这时恰巧店小二立在店门口招呼客人，一眼看到张生低着头走过，认出是今天上午来住店的客人，出去游玩，奇怪他如何不回客店，连忙上前招呼。

小二喊道：“喂！公子爷！”

张生正在出神之际，听得背后有人招呼，就立定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店小二，心想，你叫我干吗？

小二说道：“公子爷，您走过头了，请里边坐吧。”

张生这才有点清醒，原来走过头了。他机械地跟着店小二进店，小二把他送上了楼。

这时，琴童正在着急，公子出去游玩，原来说好回来吃午饭，现在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回来，真让人担心。忽然听得楼梯声响，赶忙开门一看，见主人精神不振，有气无力地回来，一进房门，就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小姐的倩影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，叫他如何安定得下来？

琴童说道：“相公，吃晚饭吧。”

张生呆呆地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愁眉苦脸，一言不发，看着桌子上的菜肴，视而不见。

琴童想，坏了，相公早上出去还是神清气爽，现在回来却成了一个呆子，莫非在外面撞到了什么邪祟，着了什么魔？让我再叫叫看，就喊道：“相公，相公！吃晚饭吧！”

张生还是不开口，现在他所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和小姐接近。直接去求婚吗？非亲非故，素无交往，吃了闭门羹，那多难堪。不行。鱼雁往还，红叶传书吗？有谁能把情书送到小姐的手中呢？也行不通。这个办法不好，那个办法不妙，左思右想，弄得满腹经纶的解元相公一筹莫展，不觉自言自语道：“小姐啊小姐，这叫我怎么办呢？”

琴童一听，吓了一跳，什么“小姐啊小姐”，看来一定是撞到女妖怪了，忙喊道：“相公！相公！你醒醒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张生还是呆呆地坐着不回答，只是翻来覆去他说：“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

琴童想，相公今天大概碰上了棘手的事，能让他说出来，也好替他出出主意，帮他一把，就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有什么难办的心事，说给小的听听，也好让小的替你想办法。”

张生听了，一想倒也不错，琴童鬼点子多，说不定“旁观者清”，他会有个把馊主意的。张生也是病急乱投医，就对琴童说道：“呀，琴童，你哪里知晓，今天我闲游普救寺，在大殿上无意遇见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小姐，可称是绝世无双，天下第一。”

琴童道：“有那么美？擦点眼药，看看罢了，她也许没把你放在眼里呢。”

张生摇摇头说道：“不，你错了！小姐在临去时对我秋波那一转，传给我无限情愫，这分明是有情于我，我的艳福不浅，我怎么能辜负小姐的一片心意呢？我是一定要娶小姐为妻的。”语气非常坚决。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且慢一厢情愿。你别光顾了面貌长得美，她是什么

出身，你知道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她是已故相国崔钰之女，相国千金，出身高贵，我去娶她，也有点高攀了。”

琴童疑惑道：“相国千金怎么会住在和尚庙里？”

张生道：“她确是相国千金。她是随母扶柩回故乡，避乱暂时寄住在那儿的。琴童，你有什么良策成就你家相公这件好事？”琴童道：“别想得太美了，小姐看上了你，她家老夫人不见得也看得中你。”

张生道：“这倒奇了，我娶的是小姐，又不是老夫人。她看得中看不中与我何干？”

琴童道：“岂不闻‘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’吗？况且，如果老夫人中意了，那‘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’，事情就好办得多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我心急如焚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只要小姐有情就行。还是拿良策出来吧。”

琴童道：“依我看，还是明天到蒲关去吧。”

张生道：“我蒲关不去了。”

琴童道：“你不去见杜相公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去是要去的，等我和崔家小姐成婚以后，我们夫妻双双去拜访义兄，那有多风光！”

琴童摸透了主人的脾气，他所决定的事，九牛拉不转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有和主人“同舟共济”，一心一意地帮他完成这一件一厢情愿的婚事了，就说道：“相公，你要达到这个愿望，像这样饭也不吃，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琴童道：“现在先给你出一个好主意，就是先吃晚饭。”张生道：“我实在吃不下去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不吃，琴童也不能吃，我饿着肚子是想不出妙计的，只要一吃饱饭，我的计策就在肚肠旮旯里给挤出来了。”琴童是关心主人的身体，想法子让张生吃点饭，其实哪里有什么良策。

张生道：“那你先吃好了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不吃，我也不吃，计策也想不出。”

张生没办法，谁叫他“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”的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好吧，斟酒来。”

琴童一听主人要喝酒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喝酒的时间长，万一你喝醉了听不清我的计策，岂不要误事吗？就吃饭吧。”

张生觉得也对，就食不知味地三扒两扒吃了一碗饭。连忙说道：“琴童，快把你的良策说出来。”

琴童正在往嘴巴里扒饭，听得张生在问，赶紧囫囵吞下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说道：“啊哟，差一点把我噎死了！相公，你倒让我把饭吃完了也不晚嘛，现在把我的良策给咽下去了。”张生有点光火了，说道：“咄！狗才！就数你拖拉。还不快吃！”琴童见主人光火了，没办法，只好也三下五除二地把饭扒完，把饭碗一扔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看怎么办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笑话！我饭也吃了，你饭也吃了，你的良策应该挤出来了，怎么问起我‘怎么办’来了？快些把良策拿出来！”琴童装作思考的样子，磨蹭了一会，说道：“相公，计策倒被你逼出了一个，但是良不良可不保险。”

张生道：“先别管良不良，说出来让我鉴定鉴定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要成其好事，一定要设法住到庙里去，这叫做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也。”接着说道：“如果能借一间半间僧房，只要有耐心，总会成功的，真所谓‘若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’也。”

张生一听，不觉大喜，摇头晃脑地说道：“妙啊！好一个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呵！果然是良策。琴童，你从前糊涂，现在变得聪明起来了。”

琴童道：“我本来就聪明，从未糊涂过。”

张生道：“事成之后，重重有赏！”

琴童道：“谢相公！”嘴里说谢，心里却在说，八字还没有一撇哩，这份重赏太玄乎了。

主仆二人商议已定，且等明日到普救寺去借僧房。琴童是没有心事的，倒在床上就打鼾。张生却辗转反侧，尽在担心：长老在不在，僧房肯不肯借，如何措辞，能不能再和小姐见上一面，将来……胡思乱想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才合了一会眼。待到鸡叫头遍，立刻起身，叫起琴童，匆匆梳洗了一下，就要出门。

琴童道：“天还没亮，这么早跑去，和尚还没起身哩，去也没用。”

张生道：“你那里知晓，去晚了，长老又出去赴斋，岂不误了大事？还是早去的好。你在家收拾好行李，等我的好消息吧。”说罢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
琴童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自去收拾行李去了。

却说法本长老，昨天出去赴斋，很晚才回来。所以早上起来，就唤法聪道：“法聪，法聪！”

法聪听得长老呼唤，赶忙从屋外进来，问道：“师父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长老道：“昨天有人到此吗？”

法聪道：“有一位读书相公来拜访师父。”

长老道：“是何方人氏？可曾留下姓名？”

法聪道：“他说是洛阳人，姓张，名叫君瑞。”

法本长老原是一个饱学之士，对于当时一些有名的读书人，也相当熟悉，一听徒儿说是洛阳张君瑞，就知道是当年的神童，现在的洛阳才子张珙张君瑞。长老早就想结识这位才子了，现在居然前来拜访，心里很是高兴，可是来而不遇，未免有点遗憾，不知道今天还来不来？就对法聪说道：“张君瑞乃当世才子，请都请不到，没有见到面，很是可惜。你到山门外去看看，今天也许他还会来，就赶快来报知，我要亲自出迎。”

法聪答应道：“是！”心里却想，什么也许不也许的，菩萨都不用问，今天肯定到，那位活观音早把他牵系住了。

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法聪刚到门口，张生已经举起手要敲门了。恰巧法聪开门，险些敲在法聪的秃头上，倒把法聪吓了一跳。张生缩手得快，见是法聪，忙打招呼道：“小师父早！”

法聪见是张生，说道：“张先生早。”

张生问道：“长老在吗？”

法聪道：“小僧奉了师父之命，特来迎接先生的。”张生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法聪道：“师父还命小僧见了先生，回去禀报，师父要亲自出迎哩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何德何能，敢劳动长老法驾！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稍候，待小僧进去禀报。”说着，就要往里走。

张生把法聪叫住了说道：“小师父且住，小生和你商量一事，未知可行否？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有什么吩咐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想在宝刹借一间僧房，未知可能应允否？”

法聪抓了抓光头，露出为难的神色，说道：“这可不大好办呢！本寺从来没有出租僧房的先例。”

张生道：“好个法聪小和尚，一点都不肯周方！”

法聪道：“什么叫周方？”

张生道：“周全方便嘛。”

法聪道：“啊哟先生，这可冤枉了。俺不过是个小和尚，作不得半分主张，借不借僧房，要师父说了才算。”

张生一想，也有道理，就说道：“不过，小师父从旁美言相助，还是能办得到的。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放心，小僧一定尽力促成其事。”

张生向法聪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如此多谢了！烦请小师父引小生去拜见长老。”

法聪道：“师父之命，不敢有违，还是让小僧进去禀报吧！”说罢，转身进了。

不多时，长老从里边出来，见了张生，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。不知先生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过罪过。”

张生看那老和尚，慈眉善目，鹤发童颜，身披百袖锦斓袈裟，活像僧伽大师，就向长老一拱到地，还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小生才疏学浅，蒙长老不弃，不胜荣幸。今又惊动法驾，愧何如之！祈请长老恕罪。”

长老道：“先生哪里话来，久仰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识荆，真是三生有幸！”

两人客套一番以后，又互相谦让着进入方丈。分宾主坐下，法聪送上香茗，就侍立在长老身后。

张生先开口道：“长老，小生久闻宝刹幽雅，景色优美；久仰长老学识渊博，精研佛理。今日得能瞻仰清辉，不胜荣幸之至！”

长老道：“小寺荒僻简陋，蒙先生不弃，玉趾光降，实乃老僧与小寺之幸也！先生名满洛阳，来此河中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早失严亲，只留下四海一空囊，琴剑飘零，游学四方。今逢大比之年，正拟赴京应试，以取青紫。如能博得一官半职，亦足可聊慰先灵。”

长老道：“先生孝心，令人钦敬！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过奖了。小生今日特地前来拜谒长老，客路奔驰，来得匆忙，没有什么礼物相赠，穷秀才人情只有纸半张，哪里拿得出七青八黄。”说着，从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来，说道：“小生有白银一两，奉与长老公用，略表寸心，万望笑纳。”

长老推辞道：“先生不必如此，想先生在客中，必多花费，老僧断不能受！”

张生道：“区区之数，难买柴薪，不够斋粮，不成敬意，只能充当一杯茶水之费罢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老僧决不敢受！”

张生见长老再三不受，发愁起来，心想，这老和尚不贪钱财，借房子的事就难以开口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法聪这小秃驴，在山门口说得好好的，现在倒袖手旁观起来，真不够朋友！忍不住向法聪望望，口中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道，“这一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厚礼，算不了什么的。”一边说一边向法聪眨眼，意思说你如果有好主张，得赶快拿出来，帮小生一把，将来好事成功了，小生我生生死死不忘你和尚的大恩大德。

法聪对张生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心想，师父不收银子，还是个小僵局，犯不着浪费这份人情，等到不肯借房子的时候再出场，方显得好钢用在刀口上，所以，他对于张生的暗示，装作不见。

张生见法聪不理不睬，心里骂开了：“这小秃驴真可恶，隔岸观火，一点都不肯帮忙，如果破坏了我的美事，我跟他没完！现在我没词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法本长老也不是笨鸟，活了七十来岁，并未老悖，世事的阅历颇深，今见张生一定要赠送银两，一定怀有什么目的，他不肯直说，大概读书人拉不下脸面，不好意思开口，那就让老僧问吧。于是道：“先生，是否有什么事相托？”

张生道：“实不相瞒，的确有事相商。”

长老道：“请教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客居他乡，并无亲友投奔，目前暂借招商客寓居住，无奈客店乃四方杂处之所，嘈杂烦嚣，使小生无法温习经史，耽误了文章。所以想找一个幽静之处，租借一间半间斗室，避开尘嚣，俾可专心致志地攻读。”

长老听了，点点头说道：“是啊，读书需要安静的环境，不知先生找到否？”

张生一听，好！有门！这么一问，就可以接下文了，说道：“唉，难哪！连日东奔西走，一事无成。”

长老同情地道：“看来这房子是不好找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长老！说来也巧，今天被小生找到了。”

长老问道：“此处所好不好？”

张生道：“千载难遇，十分满意。”

长老问道：“座落何处？离小寺近否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近得不能再近了！就是宝刹，岂不是第一等幽雅清闲的好地方！”

长老一听，原来看中了普救寺。说实在的，本寺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，可是张生是富家子弟，饮食断不得鱼肉荤腥；寺庙则是素净场所，岂不有污秽佛门之虑，以往所以一直不外借，这是最大的原因。今日如果借给张生，恐怕不大妥当，还是不借为妙。长老想定了，说道：“先生，小寺固然清幽，然而此乃佛门清净之地，先生乃官宦子弟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不戒口福，恐怕过不惯山寺的清苦生活，老僧以为，先生还是另择佳地为妙。”

张生听了，心想，怎么，这老和尚不肯借，简直是在破坏婚姻！我是借定了的，看谁的决心大？他心里不大痛快，脸上还是笑眯眯的，说道：“长老，小生虽然出身官宦，利禄功名却非我所愿，身列孔门，却虔诚佛法，至于口福之欲，何足道哉！小生早就想茹素吃斋，以清肠胃。孟子曰：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’小生吃苦是不怕的，请长老不必为小生担忧。”

长老听了张生的一番议论，心想，你哪里知道我当家的难处呵！说道：“小寺自从崔相国重建以来，从未出租过，不大好开例。此例一开，大家都来租借，这普救寺岂不成了普救客寓了吗？还请先生宽容一二。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，例是人定的，可以开，也可以灭。万望长老玉成则个，只此一遭，下不为例。”

法聪在旁边暗暗好笑，一个要借，一个不肯借，看来这个书呆子要弄僵了，让我来帮他一把吧！就笑嘻嘻地对长老说道：“师父，这房子嘛，依徒儿看，是一定要借给张先生的。”

长老一听，什么！不仅“借”，而且还“一定要借”。法聪啊，你不怕“吃里扒外”的罪名吗？长老有点光火了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法聪说道：“师父，把房子借给张先生，一举五得。”

张生听了，心中大喜，这小和尚真有两下子，人家“一举两得”已经满不错了，他倒有“五得”，哪来那么多“得”？别“得”多了帮倒忙。

长老可被弄糊涂了，出借房子有那么多好处，倒要听一听，就说道：“如此多的好处，快些与为师讲来！”

法聪道：“遵命。师父，你老雅爱文章，精通佛学，张相公是才高八斗的大名士，又有心参禅学佛。张相公来了以后，你们二位朝夕相处，研究文章，谈论佛学，志同道合，彼此高兴。这是一得。张相公得到了安静的读书地方，这是二得。收了房金，俺们寺里多了一笔收入，这是三得。师父经常说我佛经学得不错，文章不行，要替我请一位饱学先生来，张相公是个现成的不用付学费的先生，这是四得。那第五得嘛，第五得……”法聪说不下去了。他本来想说崔家莺莺小姐就要得到一个如意郎君了，可这么一说，一锤子全砸了，自己挨师父的臭骂且不去说，书呆子的房子肯定也砸了，破坏婚姻是要伤阴德的，还得被书呆子咬牙切齿地咒骂一辈子，所以愣在那里“五得”不出来了。

长老听了法聪的“五得”高论，觉得也有点道理，听完四得以后，怎么没有了？就问道：“还有一得呢？”

张生听了法聪的高论，打从心底下佩服和感激，这“四得”已经足够说动老和尚了，还有“一得”一定更加精彩有力，所以也在注意地倾听。

那法聪的随机应变能力特别强，歪理十八条都能派用场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徒儿算错了，那第一得里您老人家和张相公各人一得，加起来不是五得吗？”

长老看看法聪，有这么说话的！谁知道你话里还带算术。长老想，法聪的话也对，就答应了吧，于是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敝寺房屋颇有几间，但大都简陋不堪，有屈先生，于心不安。不如和老僧同住一室，彼此风雨联床，抵掌论心，亦一乐也。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法聪听了，在旁边暗暗好笑，这老人家有点老悖了，冷的时候冷水都泼不进，热的时候烫死人，看你这书呆子受得了受不了。

张生一听，着实吓了一跳。什么？跟你老和尚同住，岂不把我憋死！叫我跟小姐同住，那还差不多。这热情我受不了，还是辞掉了吧。于是道：“长老一片盛情，小生不胜感激。和长老同住，得以朝夕相处，固属美事，无奈小生有夜读的嗜好，恐怕有扰清梦，影响长老休息，于心不安，还是另住的好。”

长老一想也对，说道：“也好，那就任凭先生拣选吧。”

张生很高兴，说道：“不要香积厨，也不要枯木堂，抛开南轩，远离东

墙，就是那塔院里的西厢，最最称我的心肠。”

长老道：“那里果然僻静，确是读书胜地，老僧就命人扫榻恭迎。请问先生，可有多少行李？”

张生道：“一肩行李，一个伴读童儿。”

长老道：“不知先生何日屈驾小寺？”

张生想，打铁要趁热，迟则恐怕有变，就说道：“就在今日吧。”说罢，就打算起身告辞。

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就在张生将起身未起身时，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张生只觉得眼前一亮，把已经提起来的屁股又重新在椅子上放稳了。只见那进来的人儿，头上梳个双丫髻，左鬓边插一朵五彩宫绢花，两道弯弯细眉，一双巧目，非同寻常，一看就是机灵慧黠的人儿。樱桃小口，薄薄嘴唇，一看就是伶牙俐齿之相。桃花娇脸上一双酒涡，显出天真无邪之态。身穿白绫对襟袄，外罩月白半臂，白碾光绢挑线湘裙，一身缟素，好比观世音旁边的龙女。你道来者是谁？乃是莺莺小姐的丫环红娘也。张生一眼便认出女子便是昨天在大殿见到的小姐身边的丫环，当时只顾看小姐，倒忽略了她。你看她眼角尽在瞟着我，小丫环就如此多情，若共她多情的小姐同鸳帐，我怎么能舍得叫她叠被铺床？我一定会替她央求小姐，央求夫人，如果她们不答应给这小丫头自由，我就亲自写给她从良状。

红娘踏进方丈，一眼就望见了张生，就这么一眼，已经把张生从头到脚看了个仔细。只见他长相英俊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两道剑眉，目如朗星，方脸大耳，仪表堂堂，和蔼可亲。红娘想，此人我认得的，不就是昨天在大殿上眼光贼忒忒盯住了小姐不放的那个书呆子吗？昨天我恼他对小姐没有礼貌，不把他放在心上，并未细看，今天看看，着实不错。不过他来这里干吗？昨天游了今天还要游，游兴倒不浅。不对，很可能是冲着小姐来的，那以后得留点儿神了。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，小红娘的脑子转得飞快，已想得那么多。她不能尽在猜想，还有正经事要办哩。这时她已经走到了长老面前，行了一个礼，说道：“长老万福！”

长老问道：“红娘姐姐到此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红娘答道：“奉了老夫人之命，特地前来请问长老几时与老相公做佛事。如果选定了日期，就给个回音。”

长老道：“二月十五日，就可以替老相公做佛事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婢和长老同去佛殿看了，再回夫人的话。”

长老道：“好。”回头对张生道：“张先生，请稍坐片刻，老僧陪同小娘子到佛殿去看一看便来，失陪了！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

张生心里着实不高兴，你老和尚陪了小娇娘一走了之，把我干摆在这里，没那么容易！我也要去看，就说道：“长老，为何推却小生？一同走一趟，如何？”

长老听了，知道张生已产生了误会，便说道：“先生休得见怪，老僧想此事与先生无关，故不敢有劳清神。”

张生一听，什么！此事与我无关！老秃驴太不体谅人了。此事与我张生大大的有关，红娘是小姐的贴身丫环，我要和小姐亲近，岂能少得了她？可是长老已经拒绝，如何是好？好！用一下激将法，不怕他不让我去。于是就在长老将要跨出房门时，说道：“长老，小心谨慎哪！”

长老听得张生言语突然，觉得话中有话，便站住了，问道：“先生，此

话怎讲？”

张生答道：“偌大一个宅堂，怎么没有一个男儿郎，却使唤梅香来说勾当？岂不闻‘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弹冠’！”

长老说道：“先生，此言差矣！想老僧是出家人，年纪活了七十余，做她的爷爷还嫌大一些，哪里会有什么事？先生你还不知道，老夫人治家极严，家里只有老家人一个男子——前些日子已派往长安去了——如今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，不叫红娘出来，难道要老夫人和小姐自己来说？”

张生道：“人言可畏哪！”

长老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幸亏那小娘子没听见，否则，是什么意思！岂不要惹出些口舌来！”转念又一想，就让姓张的一同去算了，于是说道，“既然如此，就麻烦先生一同去走走如何？”张生想，这就对了，当下道：“小生理当奉陪。”长老想，什么理不理，还不是你用话给激出来的，却还得客气一声，说道：“多谢了！先生请！”

张生说道：“让小娘子先行一步，小生靠后一些。”

长老点点头说道：“好一个至诚的君子！”

唉！长老如果知道张生这次来访的真正意图，不骂他一个“包藏祸心，居心叵测”才怪，哪里会有这样的谬赞！

长老和张生一前一后出了方丈，跟着红娘，一起来到佛殿上。

长老对红娘说道：“这斋供道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十六日开启，十八日圆满功德，请老夫人和小姐来拈香。”

红娘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张生问道：“敢问长老，为何做道场拈香？”

长老答道：“这是崔家相国小姐的一片孝心！一来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二来又是老相爷三周年孝满除服，所以要做一坛道场好事。”

张生听了，方明白做道场的原因，又听到小姐也来拈香，那不是个接近小姐的好机会吗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须赶快想一个妙计。略一思考，有了，说道：“惭愧啊惭愧！”说着，就哭起来了，亏得他像刘备那样有一副急泪。

长老觉得奇怪，好端端怎么哭起来了？问道：“先生，何事伤心？”

张生哭着说道：“想我张珙自幼父母早亡，别说从未延请一僧一道设坛追荐超度，就连一陌纸钱也未焚化过。‘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欲报深恩，昊天罔极’。想小姐乃一女子，尚有报答父母之心，小生枉为七尺男儿，几年来湖海飘零，至今未尽一丝孝道，岂不愧煞人也！是以伤心，叫长老见笑了。”

长老听了，不觉肃然起敬，这秀才也是一位孝子，应该同情，就说道：“先生不必悲伤。”

张生道：“恳请长老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设法与小生附斋一份，追荐双亲。”

长老道：“先生如此孝心，老僧理当方便。先生只要破费五千文钱，附斋一份足够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长老！不过，长老虽然答应，不知老夫人和小姐同意否？如若不允，也是枉然。”

长老道：“先生放心！在老夫人和小姐处，自有老僧为先生说情。想老夫人和小姐都通情达理，谅无不允，请放心，包在老僧身上。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的恩情，小生没齿难忘！”

长老对旁边的法聪说道，“法聪，替先生带一份斋。”

法聪答道：“遵命！”

长老道：“正事已毕，两位请到方丈去用茶。”

一行人陆续走出大殿，红娘走在头里，长老第二，张生第三，他故意落后几步，心想，做佛事那天，如果小姐不出来，岂不白花了五千大钱么！这一定要了解清楚。去问谁呢？也只有去问法聪了。现在看到法聪落在后边，正是个好机会，所以把脚步放慢。法聪被张生一堵，就站定下来。张生回头悄悄地问法聪道：“小师父，崔家做道场那天，老夫人、公子都要出来拈香吗？”

法聪随口答道：“全家上上下下，老老小小，阖第光临。”

张生道：“那小姐也要来的了。”

法聪道：“废话！这是她报答父母的事，怎么能不来呢？”

张生听了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暗暗说道：“这五千大钱花在刀口上，值得！”

张生得了确信，心里很高兴，又想，红娘到了方丈，大概快出来了，不妨等一会儿，等她出来和她说几句活，这样就走得更加慢了。法聪不愿奉陪，径往方丈去了。

红娘到了方丈，对长老说道：“多谢长老，小婢不吃茶了，迟回了恐怕老夫人怪罪，要赶紧回话去。”说罢告辞。

红娘出了方丈，低着头一径往回走，迎面碰着了张生。张生也不问情由，就向红娘一揖，说道：“小娘子拜揖！”

红娘正低着头走路，倒被他吓了一跳，抬头见是张生，只好还礼，说道：“先生万福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姐么？”

红娘有点不大高兴，没什么好声气地说道：“我便是，不劳先生动问！”

张生道：“果然是红娘姐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！”说罢，又深深地一揖到地。

红娘道：“哎！算了罢！油多菜也要坏，礼多人也要怪。免了罢！”

张生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！”红娘问道：“你等我干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有一言，相烦姐姐转告你家小姐。小生姓张名珙，字君瑞，中州洛阳人氏，年方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。先父曾官拜礼部尚书，一生清廉，故此小生家境清寒，尚未娶妻……”

红娘听了，又气又好笑，自报履历，长长的一大篇，真是个书呆子。就把俏脸一板，说道：“谁问你这些了？凭什么要替你转告？真是书呆子！”最后一句把心里的活也顺便带了出来。

张生连忙说道：“姐姐你误会了！小生并非书呆子，只因昨天小姐对小生临去秋波那一转，使得小生感激万分。敢问姐姐，小姐经常出来么？”

红娘发怒道：“先生枉为读书君子，难道忘了孟老夫子说过的话？孟子曰：‘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’古人云：君子‘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’。孔圣人也说过，他道是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’。俺老夫人治家严肃，有冰霜之操，哪怕是十二三岁的孩童，未奉传唤，也不敢随便进入中堂。前些日子，俺小姐未经禀告，出了闺房，被老夫人看到，把她叫到院子里，训斥道：‘你是个女子，没有禀告就走出闺门，万一碰到小

和尚或是游客，岂不是自找羞辱！’小姐当时就认错，说道：‘从今以后，一定改过自新，不敢再犯。’老夫人对亲生女儿尚且如此，何况对我们下人？小姐受了老夫人的严训，怎么会对你‘临去秋波那一转’呢？先生学习先王之道，应当遵守周公之礼，不关自己的事，不要去多用心思。今天你走运，碰到了我，还可以原谅。如果给老夫人知道了这件事，绝对不跟你罢休。今后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不要胡说八道！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

别看红娘她聪明伶俐，却是两服墨黑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是个大文盲。那么她对张生这一套孔孟之道哪来的呢？原来她是从老夫人那里学来的，老夫人经常教训莺莺小姐，像和尚念经似的，她在旁边听得滚瓜烂熟了，故使用起来得心应手，把一个满腹经纶的张生训得发昏章第十一。

张生听了以后，心里十分痛苦，把一天的忧愁全都撮到了眉尖上。说什么“老夫人有冰霜之操，不召唤谁敢进入中堂？”小姐啊！你既然惧怕老母的威严，就不应该临去秋波那一转。要想丢开手，可教人怎么丢得下呢？小姐啊，你的情已经黏住了小生的肺腑，你的意已经惹动了小生的肝肠！我张生今生如果得不到你这有情人，大概是前世烧了断头香；如果得到了你贤小姐，我要把你擎在手里，爱在心里，看在眼里。当初的巫山神女，隔离得像天一般远，听说罢巫山就在那边。我的身躯虽然立在走廊里，魂灵儿已经飞到了她的身边。本来我要把心事传过去，却恐怕泄漏春光被她母亲知道。老夫人恐怕女儿怀春，却责怪黄莺儿相对鸣，埋怨蝴蝶儿成双飞。小姐啊！我知你年纪还小，性子刚强，你的张郎倘若能够和你相亲相爱，你不会讨厌我，只要能够获得温存的娇夫婿，怕什么管教得紧的老亲娘。唉！老夫人也太过虑了！依我看，小生和小姐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不是小生自己夸口，小姐有德、容、言、工，我张生也有温、良、恭、俭。不要错过了机会，别等到眉毛淡了才想到要张敞来描画，青春将逝的时候回忆起阮肇入天台，到那时已经来不及了。想起了她那浅描的眉儿，淡妆的脸儿，粉香腻玉的颈脖子，绣鸳鸯翠裙下露出的三寸小金莲儿，绣鸾袄的衣袖口伸出玉笋般的手指尖儿……教人不想也得想。小姐啊！你抛撇下半天的风韵，我却拾到了万种相思。

张生在走廊里胡思乱想了一大通，才想起应该向长老告辞了，赶忙走进方丈，长老已经等候了一会，见张生进来，问道：“先生，哪里去了？”

张生不能说被红娘教训了一通，只好又撒个谎，说道：“小生更衣去来。敢问长老，房子怎么样了？”

长老道：“就依照先生的意思，在塔院侧边西厢有一间房，十分安静，正适合先生住下，现在已经收拾好了，先生随时可以搬来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长老！小生即刻便回店中搬行李去。告辞了！”说罢起身，向长老一揖到地。

长老也起身还礼相送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慢走。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请留步。”

长老叫法聪道：“法聪，代为师相送张先生。”

法聪领命，引着张生送出山门，法聪道：“张相公，恭喜你，称心如意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小师父鼎力相助。”说罢，对着法聪一揖，一径回城搬取行李去了。

第四章 隔墙唱和

话说张生辞别了长老，离开了普救寺，一路上长吁短叹，胡思乱想。如果住在客店里，虽然人喧马闹，尘嚣嘈杂，还可以消遣解闷，搬到寺里，禅堂清静，僧房寂寞，茹素戒酒，终朝枯坐，这种凄凉的日子，让人怎么能忍受得了呵！在那里，院宇深深、枕簟冰凉，一盏灯，一个影，只在书房帷幕上摇晃，即使是达到了今生的愿望，也难以消磨这般长夜！睡不着翻来覆去倒像翻手掌，少说一些也有一万声长吁短叹，五千遍捣枕捶床！小姐啊！你娇羞好比花解语，温柔赛过玉生香。我和她突然相见，转瞬分别，已经记不清楚她的娇模样，平常的记忆力那么强，读书千万行，个字也不会忘记，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却那么健忘！我恨我自己太窝囊，眼前只有手托着下巴颏慢慢去想了。

张生一路上神不守舍地一味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进了城，回到客店，对琴童道：“普救寺的房子已经借好。”

琴童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小的早已把行李收拾齐整，立刻搬家。”

张生到帐房结了房饭金，琴童一肩行李，主仆二人，直奔普救寺而来。暂且放下不提。

却说莺莺小姐自从昨天在佛殿上见到张生以后，觉得有点神思恍惚、神不守舍起来。张生的俊雅仪容，潇洒举止，风流人品。出众才华，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，一闭上眼，好像张生就站在自己的身边，对着她轻怜蜜爱地说道：“小姐，小生来了！与你画眉。”莺莺羞答答地微微仰起了娇脸，哪知就这么一仰，却把小姐给仰醒了。原来她正靠在妆台边红木圈椅里似睡非睡地想出了神。不觉难为情起来，顿时双脸飞红。她想到自己是相国千金，大家闺秀，自幼就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训，《女诫》、《女箴》背得滚瓜烂熟，怎么会如此心猿意马？幸亏红娘不在，否则又被这小贱人取笑了。唉！不去想他了。可怎么也不行，心里乱糟糟的，一会儿想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一会儿又想他是否婚配？转而又想到自己，已由父亲作主，许配给表兄郑恒。此人形态猥琐，不学无术，只知吃喝玩乐，十足的纨绔子弟，嫁了这种人，实在是天大的不幸！如果郑恒也像秀才那样，那该多美满！咳！怎么又想这些了？不！让我想吧，母亲把我拘管得如此严格，毫无自由，我又何必再自己束缚自己呢？她老人家管得了我的身，管不了我的心。红娘又不在身边。我可以大胆地去想。唉！这书生看起来十分聪明，但不知我的临去秋波那一转，传过去的情愫，他觉察否？他接受否？什么时候有情人能得成眷属？那时间，才子佳人，双宿双飞，卿卿我我，举案齐眉，该多么幸福，多么称心如意，人生可以无恨了！怎知道人生本是有缺憾的人生，月宫仙子啊！求你用五色石来补我的离恨天！她自怨自艾，忽悲忽喜，心儿却如奔马飞鸟，了无羁绊，觉得十分舒畅而陶醉于其中。

就在此时，小红娘上楼来了。见小姐独自呆呆地坐着，大概是在等待回音吧。于是喊道：“小姐！”

一声“小姐”，把莺莺从幻想王国里叫了回来，见是红娘，说道：“啊！是红娘！你回来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小姐问道：“我命你去问娘亲，几时做好事，问过了没有？回来得怎么这般慢？”

红娘答道：“问过了，因为老和尚还没有回复老夫人，老夫人又命红娘到前边庙里去问老和尚，故此迟回了。”

小姐又问道：“日期定下了没有？”

红娘答道：“现在已经确定了。二月十六日开启，十八日圆满功德，请老夫人和小姐去拈香。”说罢，却吃吃地笑个不停。

小姐见红娘这样的痴笑，心里一虚，该不会被她看出我在想那个书生吧？不会，红娘这个鬼精灵还不至于鬼到这种程度，心里于是坦然了。她白了红娘一眼，说道：“疯丫头，有什么好笑！”

红娘笑着道：“小姐，你不知道，我来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：咱们昨天在寺里见到的那个秀才，今天也在方丈。”

小姐一听红娘说起那秀才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她正想了解那秀才的情况哩，却装作事不关己的样子，淡淡他说道：“在又怎么样？有什么好笑的。”

红娘还是笑着道：“小姐你别先急着下断语，好笑的在后头呢，听我说下去。老和尚带领小婢去看斋堂，那秀才也跟着去看，在回方丈时，那秀才却在门外等着，看到我出来时，对着我深深唱了个喏，说道：‘小娘子莫非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姐么？’我说：‘是便怎样？’他说道：‘果然是红娘姐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！’”说着就学张生打恭作揖的样子，自己又笑了起来。

莺莺小姐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又说：‘小生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’我说：‘你等我干什么？’他说：‘小生有一言敬烦姐姐转告你家小姐：小生姓张名珙，字君瑞，中州洛阳人氏，年方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。先父曾官拜礼部尚书，一生清廉，故此小生家境清寒，尚未娶妻。’小姐，谁问他来着？你说好笑不好笑！”

小姐听了，芳心暗喜，不仅知道了他的姓名籍贯，连生辰八字都了解得清清楚楚，而且也是官宦子弟，最最重要的一句是“尚未娶妻”，真是字字值千金！这下可放心了。小姐光放心了张生，却忘记了自身已经受聘，真是银灯红蜡，不照自己，只照别人。

小姐还没有回答，红娘继续说道：“这真是一个书呆子，要我给小姐传言，谁替他传去！小姐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”

小姐几乎笑出声来，这傻丫头，说不替他传话，却全传过来了。小姐想，在平时你经常打趣我，这一下子我可要打趣你了。就说道：“啊！红娘！果真可笑之极！想那书生的话是传不得的，像那‘娶妻’之类话语，更不能让夫人知道！”

红娘终究不是傻子，说出口就觉察到说漏了嘴，全都竹筒倒豆子似地说了，还说不传哩。听小姐这么说，知道小姐在挖苦她，自己也笑了起来，撒娇道：“小姐，我不来了！人家就说错这一回，你就揪住了不放，下回你也得留点儿神！”既然已经把主要话语全传达了，还有些零零碎碎的都倒光算了，于是道：“小姐，我说他是书呆子，那书生连忙说道：‘姐姐误会了，小生并非书呆子，只因昨天小姐对小生临去秋波那一转，使得小生感激万分！敢问姐姐，小姐经常出来吗？’小姐，你说像话不像话？被红娘好一顿抢白。小姐，我真不知道他想于甚么哩，世界上竟然有这等的傻角！我恨不得马上去禀告老夫人！”

小姐听了不觉由衷地笑了起来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这真是一位多情郎君，

我的眼光没有看错，此事万万不能让母亲知道。于是说道：“红娘！禀不得！此事只能你知我知，不可让夫人知道！”说罢，向楼窗外望了望，道：“红娘，今日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晚间的月色定必佳妙，早些准备香案，咱们到花园烧香拜月去。”

却说张生虽然受到红娘的一番奚落，但是并未灰心丧气，要娶莺莺小姐为妻的“雄心壮志”还在。不过，他也不是没有顾虑的，他想，小姐是相国千金，自己虽然是尚书之子，总归是已经败落了，恐怕门第不相配，说不准会白费心机。好在小姐对我有情，希望还是有的。所以仍旧带了琴童，搬到普救寺来。

这时法聪已在山门迎接，见到张生，迎上前去，道：“张先生来了！”

张生见是法聪，道：“法聪小师父，有劳了！”

法聪道：“僧房早就收拾好了，请跟我来！”说罢，走在前头引路。

过佛殿，绕花墙，曲曲折折，来到西厢，把行李搬进一间僧房，房间并不大，也不过一丈方圆。

琴童首先叫了起来，说道：“相公，房间太小了！”张生想，你还嫌小！我费尽心机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，于是道：“你懂得什么！刘禹锡老先生说过：‘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，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。’这间僧房，室不在大，安身则行，往后如果有小姐来陪伴，那就唯我德馨了也！”

琴童噘着嘴道：“相公，你是德馨了，我琴童可德不了馨，叫我睡到哪里去？总不能把我挂在墙上。小和尚，你们也太小气了！”

法聪急了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真正冤枉也！”

张生忙说道：“琴童，休得胡言！这间房子是本相公选定了的，与和尚何干！”张生想，你懂个屁，这里离莺莺小姐近，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前边的大房子我还不要哩！

法聪却不依不饶，对琴童道：“琴童，你的眼睛瞎啦！你来看看房门口挂的那块匾，明明白白写着四个大字‘容膝山房’。什么叫做‘容膝’，你懂吗？告诉你，让你长点学问，‘容膝’就是只安放得下膝盖，这里连牛都可以放两三头，还说小！你说没有睡的地方，那边隔壁还有一个小间，够你去挺尸的了！”

琴童这才没话说，自个儿打开行李，整理床铺。

张生也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间“容膝山房”，屋子虽然小了一些，可布置的格局却很有雅趣，室内窗明几净，水磨方砖铺地，一尘不染。绿纱窗下放一张紫檀木书案，案上文房四宝，一应俱全。旁边紫檀小茶几上放着一盆清供，小巧玲珑的清虚石上长满了绿苔，还长着一棵小小的苍虬古朴的五针松。小佛龕里供一尊白玉鱼篮观世音，法相庄严，佛龕两旁有一副对联，上面写着“紫竹林中观自在，白莲坛上现如来”。佛前小巧的馏金香炉内青烟袅袅，香气氤氲。白粉墙上挂一张立轴，乃是当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达摩禅师《一苇渡江图》，两旁配一副颜真卿写的对联，上联是“室雅何须大”，下联是“花香不在多”。很切合此室的实情。推开绿纱窗，小栏于外是个小庭院，院内青草铺满地面，有两三棵倒垂柳，四五棵小桃树，真是一株杨柳间碧桃。近墙角有一堆太湖石叠就的假山，叠得玲珑剔透，巧夺天工。环境十分幽雅，到处都令人感到舒畅满意。张生看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不过觉得似乎还缺少了些什么。不是吗？就少一个莺莺小姐来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了。

张生知道，这样的一番布置，是法聪小师父的一番心意，心里很是感激，就向法聪致谢道：“法聪小师父，有劳你费神费力，陈设幽雅，布置得宜，不是大手笔是作下出的！小生这厢有礼了！”

法聪听了张生的称赞，觉得耳内和顺，心里舒泰，忙答礼道：“张先生少礼，小僧无能，先生谬赞了！”

法聪对于张生本来就有好感，张生对莺莺小姐有情，他也清楚。尽管和尚是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，但也总归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一样有感情，所以，他对张生和莺莺小姐很同情，所以一直在帮助张生，一心想促成其事。真有点“狗逮耗子——多管闲事”。现在给张生表扬了几句，好感又增加了几分，心想再送一个机会给你，看你的造化吧。就对张生悄悄地说道：“张先生，告诉你一件好事。”

张生见法聪那么神秘，又听到“好事”两字，就料到一定和莺莺小姐有关，连忙凑上前去，问道：“有何好事？请教了！”

法聪更加神秘地说道：“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事成之后，你拿什么来谢我？”

张生说道，“请你喝谢媒酒。”

法聪连忙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罪过啊罪过！出家人如何能近酒肉？你把我当成酒肉和尚了！”

张生说道：“啊！小师父，得罪了！这样吧，秀才人情纸半张，小生自问书法还可以看得，改日待我写一副对联相送，留个纪念，小师父以为如何？请快将好事说与小生吧！”

法聪说道：“先生的墨宝嘛，当然是求之不得，不过还在其次。想小僧佛经倒背会了不少，一般可以应付得过去，其他就肚内空空的了。昨天在借房子的‘五得’里就有这一得，小僧要拜先生为师，如蒙同意，那是最重的谢礼了。”

张生想，这小师父很有上进心，即使不为我出力帮助，我也应该帮助他，就说道：“小师父的向上之心，小生十分钦佩，理应支持，无奈才疏学浅，不堪为人师表，恐怕辜负了小师父的厚望。不过，你我既然已经成为朋友，今后我们可以互相学习，你向我学点文章，我向你讨教点佛学，不必拘泥于师生名分的俗人之见。小师父你说好吗？”

法聪听了张生的这番话，很是感动。心想，张先生为人谦虚厚道，对莺莺小姐一见钟情，乃是缘分注定，不是轻薄。说道：“先生，今后还请多多指教。”法聪把学习的事敲定以后，于是道：“先生，告诉你，莺莺小姐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花园里来烧香拜月。特别是月半、十六，碰上了好月亮，那是一定到花园里来烧香的。今天是十五，天气又这么好，晚上的月亮一定不会差，小姐是必到无疑！这里和花园只有一墙之隔，先生今晚上要不要去碰碰运气，如何？”

张生听了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多谢指点！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把握时机，好自力之。千万不能莽撞，惹出是非来，那可不是玩的！”

张生道：“承教了！”

法聪告辞，回到师父那里去了，放下不提。

再说张生，听了法聪的建议，真有点心猿意马，巴不得立时立刻就见到小姐。可现在还刚到申未西初，太阳在西山头就是不肯落下去，往日的太阳，

一到西山头，只要一眨眼，就滚下去了，而今天却像给谁撑住似的，月亮却又像被人拖住似的，就是不肯爬上来，真是要急死人的！弄得张生坐立不安。

这时，琴童叫道：“相公，香积厨的小和尚已经把晚饭送来了，吃晚饭吧！”

张生道：“好吧，赶快拿晚饭来吃！”

只见他食不甘味地三扒两扒，把晚饭吃罢，又好不容易挨到了月上东山，就准备往院子里去。

琴童来伺候主人洗漱，说道，“相公，洗脸洗脚，准备睡觉。”

张生道：“今晚月色颇佳，我要玩月一番，不忙睡觉。”

琴童道：“月亮有什么好玩的！看得到，摸不着，圆圆的又不能当烧饼吃。那月里嫦娥是骗骗傻瓜的，谁见过她来？折腾了一天，累得很，还是早点睡吧！”琴童罗里罗嗦的一大通，不满意张生玩月熬夜，主要是他年纪还小，早就困了想睡觉。

张生听得有点不耐烦了，心想你这小孩子，懂得些什么？今晚难道能错过好机会吗？跟你说了，你也跟着去，岂不讨厌！支使他去睡觉得了。便道，“罗嗦些什么！你累，你自去睡，我就在院子里，不用你侍候。”

琴童道：“好吧，那小的去睡了，相公你自己当心，多穿一件衣服，别着了凉！”说罢，就回他的房间里睡觉去了。

这时初更已起，月上东墙，两廊的和尚们都睡着了。张生想，我还是先到假山上等着，顺便察看一下那边花园里的形势，等小姐出来，我好饱看一番。于是踱出房门，走到院子里，深深吸了口新鲜空气，就觉得神清气爽。抬头仰望，只见玉宇无尘，银河泻影，月色横空，花阴满庭，真是一派好天气也！张生觉得有点凉丝丝的，夜凉了，啊！小姐！你自己要小心身体呵！现在已夜深人静了，张生是侧着耳朵儿听，踮着脚步儿走，悄悄的，暗暗的，偷偷的，等啊等，要等待那齐齐整整，袅袅婷婷的小姐莺莺。但等那一更之后，万籁无声，在那回廊下不提防见到俺那“冤家”，一下子把她紧紧地搂定，我只要问她，为什么总是相会少，别离多？为什么只见你影儿，不见你的身形？

话说唐代民间原来就有拜月的风俗，拜月的大多是妇女，其目的在于乞巧、乞美、乞求万事如意。拜月的方式也各各不同，有拜十五十六圆月的，有拜中秋月的，有拜新月的。当时诗人咏其事曰：

开帘见新月，便即下阶拜。

细语人不闻，北风吹裙带。

而张夫人的《拜新月》词，描写得更为具体，词曰：

拜新月，拜月出堂前。暗魄初笼桂，虚弓未应弦。

拜新月，拜月妆楼上。鸾镜始安台，蛾眉已相向。

拜新月，拜月不胜情。庭花风露清。月临人自老，人望月长明。

东家阿母亦拜月，一拜一悲声断绝。

昔年拜月逞容辉，如今拜月双泪垂。

回看众女拜新月，却忆红闺年少时！

莺莺小姐从幼年起，就养成了拜月的习惯，以求保佑双亲健康长寿，自己万事如意，所以只要是月明之夜，一定要到花园里焚香拜月。今天是二月十五，月明如昼，清光皎洁，正是拜月的好时辰，因而命红娘赶早安排香案，要到花园来拜月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去拜月，可卸了妆再去。”

小姐道：“既然要到花园去拜月，不用卸妆了。”

红娘却道：“拜月回来，你又乏又累，爬到床上都来不及，还是卸了妆去罢。”

小姐一想也好，省得回来时再麻烦。就让红娘帮着把晓妆卸了，换上了晚妆。头上的青丝，随手挽了一个堕马髻，身穿淡湖绿对襟罗衫儿，系一条淡湖绿百摺湘裙，素缎白绫弓鞋，缓缓款款，移步下楼。红娘手提着八角绿纱灯，在前边引路，走下楼梯就是一个小小的庭院，一道围墙把庭院和花园隔开，围墙左边有一道角门，可以通往花园，平常却是紧关着的。

红娘和小姐走近角门，红娘拨开门闩，拉动门扇，那门儿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这一声“吱呀”，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显得格外的响，也传得特别远。别人听了，那是单调的开门声，不足为奇，可是现在传到了正蹲在墙那边假山上的张生耳朵里，感受就大不相同了。

张生正爬在假山上，坐在一块石墩上，一抬头，刚好探出围墙，把隔壁花园里的景象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一直眼睛都不敢眨一眨，注视着花园内的一切变化，时间似乎过去了几个朝代，始终不见有任何动静。他想：小姐此时还下来，大概不会出来了。据法聪的消息，今晚的月色特别好，不可能不出来；是她母亲不放她出来吗？也不会，烧香拜月是件正经事，老夫人不至于把女儿拘管得那么紧；是小姐的玉体违和，忽然生起小毛病来？也不会，昨天不还还是好好的。张生左思右想，始终猜测不出小姐不来的因由，眼见月多花影上阑干，屁股坐痛脚发麻，依然没有一个人影。

张生正等得灰心丧气，意懒神倦，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，就听得“吱呀”一声，这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，如箫似笙，万分动听。这一缕声波，从张生的耳朵进去直叩心扉，又好比吃了一棵千年老山人参似的，立刻精神抖擞，信心百倍。他把目光盯住角门，虽见到朱漆木门缓缓打开，刚好一阵轻风吹过，送来了一丝淡淡的幽香，直沁张生的心脾，不禁深深地陶醉了！哪敢怠慢，干脆站起来，踮着脚尖儿定睛仔细地望。香风过后，只见门开处一盞绿纱灯先从出来，紧接着是红娘——这小丫头是熟人了，随后便是莺莺小姐。张生一见，顿时觉得眼目清亮，啊！比我那初见时更加美了！有人说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俊，我说月下看美人，有万种风韵，越看越爱！啊！她终于出来了！我想她一定是讨厌老母亲的拘管，飞出了她的广寒宫。看她那张吹弹得破的娇脸，经受不了轻轻的一捻。敞襟的便服，露出了半抹酥胸。耷拉着香袖不开口，低垂着罗裙不发声。好像湘陵妃子娥皇和女英，斜靠在虞舜庙字的朱门，又好像月殿的嫦娥，微微地露出了皎洁的素影，小姐实在太美了！你看她遮遮掩掩，行行停停地穿过芳径，料想她一定是小脚儿行步艰难。这娇娘的脸蛋儿不笑也是百媚生，哪能不勾去人的魂灵儿？

却说莺莺小姐踏出角门，看到花园里月光如水，便说道：“红娘，月色如此明亮，不用掌灯了。将灯留在院子里，把香桌儿搬到太湖石旁边放好了。”

红娘听了小姐的吩咐，一想也对，月下点灯，真是多此一举！就把纱灯留在院内，然后把香桌儿在太湖石旁边安排好了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来烧香吧！”

小姐缓步走到香桌边，说道：“红娘，拿香来！”

张生听见那银铃般的声音，差一点软瘫了！啊，多么美妙的声音呵！比昨天在大殿上听到的更加悦耳动听，我的魂灵儿已经飞到她的身边了，且听小姐祝告些什么。

小姐接过红娘递过来的檀香，双膝跪在拜垫上，先叩了三个头，对着明月陈告道：“此第一炷香，祝愿化去的先人，早生天界！”说罢，叩一个头，把香插在香炉里。

张生在墙头上听得清清楚楚，这第一炷香是为死去的老父亲，愿他早点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报到。这小姐真是个孝女，能娶到她实在是前世修来的福！有了第一炷，就得有第二炷，且听她第二炷香祷告些什么。

小姐接着说道：“这第二炷香，祝愿高堂老母身安气平，健康长寿！”

墙头上的张生也听到了。这第二炷香有主顾了，是孝敬老母亲的，一片孝心，实在难得！只不知这第三炷香献给谁了？

小姐又叩了一个头，把第二炷香插在香炉里，再拿起第三炷香，祝告道：“这第三炷香嘛……”说到这里却顿住了，是没有祝愿内容了吗？不！内容太多了，只是说不出口而已。

原来小姐近年来有一肚子的幽怨，她根本不愿中表联姻，表哥郑恒又村、又蠢、又俗，令人讨厌，她自己无法反对，她能对母亲说：“女儿不愿嫁给表哥，请母亲与女儿另外许配一个如意郎君吧！最好是女儿自己看中的，就像昨天在大殿上看到的那个白面书生那样。”且不说女孩子家的羞耻心，千金小姐的身分还在其次，违抗父母之命，大逆不道却是罪该万死，吃不了兜着走的。这不如意婚姻的痛苦，近年来一直折磨着小姐，更为痛苦的是还不能跟别人商量，哪怕是红娘也不行。因而借了拜月的机会，把自己的心事向月亮吐露，说不出口就在心里说，所以当说到“这第三炷香”只是心里在说，樱桃小口在动，不过不出声而已。

张生在墙头上可着急了。小姐说到第三炷香时就不说下去，肯定有不能告人的心事，是什么样的心事呢？“欲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”。你不说，叫我怎么知道呢？

这时，红娘见小姐不言语，就知道小姐在想心事，小丫头对小姐不满意中表联姻的心事了解得很清楚，心想，小姐你不好意思说出来，让我红娘替你说了吧。就说道：“小姐，你不愿明说，让我来替你祝告：祝愿我家小姐早日找到一个风流倜傥、性情温柔、满腹经纶、月中折桂的状元郎作夫婿，也拉红娘一把！”

小姐听了脸上一红，骂道：“啐！红娘，休得胡言！”其实，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在说：“知我者红娘也！可是你红娘虽然聪明，却只猜对了一半，你还不知道我已经看中一位如意郎君了。平常只是泛泛的祝告，模糊的幻想，现在已经有了目标，可以具体地去想了。”想罢，又拜了两拜，说道：“心中无限伤心事，尽在深深两拜中！”说罢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夜深人静，月光如水，天地间一片清雅，而小姐那两三声的长吁短叹，却又为这景色添加了一些凄凉的情调。

张生在墙上，对小姐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听的明明白白。小姐的第三炷香果然是为了终身大事，她的叹息，在这圆如镜的明月之下，既不是轻云薄雾，也不是香烟微风，几样都氤氲得看不分明，小姐已经动情了也！张生想，我虽然不及司马相如，但小姐却很有卓文君的风雅。司马相如用瑶琴来打动文君的心，这里没有瑶琴，姑且做一首诗，高声朗诵一番，看她有什么反应？于是张生沉思起来，他抬头看见皓月当空，低头见花阴满地，触动了灵感，诗情喷涌，立刻口占五绝一首，高声朗吟，诗曰：

月色溶溶夜，花阴寂寂春。

如何临皓魄，不见月中人？

夜深人静，张生的声音又不低，小姐和红娘都听得非常清楚，两人同时叫了一声“呀！”

小姐道：“有人在外边墙角吟诗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婢听出来了，这声音就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！”

小姐听了，芳心大喜，她想，我正在思念这书生，不知到何处去了？却想不到就在隔壁，真是近在咫尺之间。刚才的吟诗声，抑扬顿挫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金玉声。那诗章的含意表达得又是多么好！前两句写景，却浸透了浓烈的深情。后两句写入写情，更有深意！面对着皎洁的月儿，却看不见月中的人儿，这“月中人”明明是在说我，那么他是对我有情的！聪明的秀才呵！不能当面倾诉，就借诗篇来传递情愫，这般多才多情的人儿，叫奴家怎么不爱呢？

红娘见小姐低着头不说话，就问道：“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小姐听得红娘在问，心想，能说我在想那隔墙的秀才吗？那岂不被你笑死！就说道：“我在想那首诗啊！真是好诗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好诗坏诗我不懂，我想那张秀才二十三岁还没有娶到妻子，大概人品不大好。”

张生在墙外听到了，一时气得发昏，真想跳过墙去，一把揪住红娘，问她一个背后中伤之罪，只凭了晚婚这一点就能断定我的人品不好，在小姐面前拆我的台，太缺德了！且看小姐的态度如何？

小姐听了红娘的话，心里可不太高兴了。什么？这丫头如此大胆，竟然说起我心上人的坏话来了！说别人不关我的事，批评张秀才那可不行，我要替他辩护。于是道：“红娘，小孩子家口没遮拦，怎可信口说人家呢？你听他吟的诗，才思敏捷，锦心绣口，做得出这样清新的好诗来，人品是错不了的。古人说‘文如其人’，一点也不假。他二十三岁未曾娶妻，那是他的眼界高，看不上普通的女子，才子是要佳人配的啊！”

张生在墙外，听了这一番话，心花怒放，在假山上对着小姐深深一揖，恐怕惊了小姐，口中不敢出声，只在心里默念：多情多义的贤小姐，多谢你替小生辩解，小生感恩戴德，没齿难忘！我是才子，你是佳人，你我相配，才是天生一对哩！

只听红娘说道：“小姐你说好就好，反正我不懂。不过他也太欺侮人了！小婢原是个睁眼睛，就让他欺侮好了。小姐你读了不少书，也是个才女，你也做上一首诗给他瞧瞧，让他知道知道咱们不是好欺侮的！”

莺莺小姐差一点笑出声来。她早就想和诗一首了，可是不好意思，倒不怕张生见笑，却怕红娘取笑，现在红娘主动提出要我做一首，这真是瞌睡的时候送枕头来，称我的心，如我的意，小丫头怎么变得如此知情知趣起来了，就说道：“好啊！我就用他的原韵，和他一首。红娘！你听了！”曼声吟道：

兰闺久寂寞，无事度芳春。

料得行吟者，应怜长叹人。

小姐的这一声“红娘，你听了”，表面上是对红娘说的，实则是在通知隔墙的张生，“喂！秀才，听好了！”张生自是心领神会。红娘主仆的对话，张生全都听在耳中，红娘自己说是个睁眼睛，听不懂诗，小姐叫红娘听了，不是白费劲么，这无疑是冲着张生说的。

张生聚精会神，侧耳细听，对小姐所吟的诗句，一个字都不敢放过，听罢诗句，张生惊叫道：“真才女也！”他起初以为莺莺小姐只是身材儿窈窕脸蛋儿美，哪料到她还绝顶聪明！你看她佳妙诗句应声儿出，一字字，一声声，都倾诉着衷情，那么动听！诗句清新，音律轻盈，吟唱得珠圆玉润，尖团分明。一只黄莺儿的鸣声美，两只黄莺儿的鸣声加倍的美，她的小名儿叫做莺莺也不算冤枉了！小姐，你的诗句小生完全领会，你孤单单的独自一人久住在深闺，怎么不寂寞呢？大好青春都在空虚岁月中浪费掉了！多么可惜啊！应该有人来陪伴你，朝朝暮暮，卿卿我我，才不辜负这似水年华！这“行吟者”嘛当然是小生了，这“长叹人”嘛自然就是你贤小姐了，自古惺惺惜惺惺！不用多想了，干脆！我爬过墙去，看她说些什么？张生从假山上站起来，就准备跨过墙去。他这一探身，半个身子都露在墙头上了。

莺莺小姐虽然在吟诗，但她知道张生就在墙那边，但突然见到张生从墙头上探身而起，还是吓了一跳，由于事先有些思想准备，一看果然是意中人，不觉笑脸相迎。

小红娘本是个鬼精灵，她知道那个二十三岁还没有讨老婆的傻角就在隔墙，所以十分警惕，一直监视着墙头，恐怕这傻角傻里傻气地不顾一切傻过墙来，如果给老夫人知道，那事情就闹大了。现在墙头上突然长出了半个人来，也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果然是那个傻角，急忙说道：“啊哟！小姐，墙上有人！”

小姐本来芳心已经安定，给红娘一叫喊，反倒吓了一跳，惊慌地叫了一声“啊！”

红娘连忙安慰道：“小姐别怕！我已经看清楚了，那人就是二十三岁尚未娶妻的傻角！咱们快回去吧，迟了怕老夫人恼火。”

小姐想，还用你说，我早就看到了。可心知无法再逗留，只好说道：“我们回去吧！”说罢，一手搭在红娘的肩头，转身过去，就在转身的一刹那，又回过头去，深情注视，可惜是在晚上，虽然月光明亮，张生只看见小姐微微回头，却没有看清楚，这个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浪费了，惜哉！

红娘急忙扶着小姐，进入内园，转身把角门关好，自去安置不提。

却说张生见红娘扶着小姐去了，心中的后悔，难以用言语来表达，不觉捶胸顿足他说道：“呀，小姐，你去了，你被小生吓跑了！我竟然那么莽撞，吓坏了你。啊，小姐！你竟然去了！你把小生丢下了，叫小生怎么办呢？”

张生不住地长吁短叹，他抬起了一双失神的眼睛，看看周围，只剩得碧澄澄的苍苔露冷，明皎皎的花筛月影。在白天凄凄凉凉闷出了病，今晚上看来又得把相思整理到天明了！想小姐现在是珠帘已经放下，房门也关得紧紧；刚才我还悄悄地问你这“月中人”，承蒙你在那里低低地应答我这“行吟者”。现在是风清月朗，刚到二更时分，你我一样在受煎熬。小姐你没有缘份，小生我生来命薄！唉，今晚没希望了，还是回去吧！张生从假山上下来，一步一停，来到了院子里，庭院里空荡荡的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风吹动着竹梢，东摇西摆，宛如他现在的心神不定；北斗星已经移动，在那斗柄处笼上了一层薄薄的云翳，正像他心头蒙上的阴影。呀！斗柄笼云，只剩得四颗星，分明是今夜的凄凉有十分！唉！她不理睬我了！那又将怎么样呢？不过你已是眼角儿传情，咱们两个尽管口中不说，可大家的心里分明。张生懒懒地回到书房，对着那盏碧荧荧的矮油灯，斜靠在那扇冷清清的旧帷屏，灯儿暗淡，散射出伤感的光芒。窗外浙零零的春风，从稀疏的窗棂里透进来，把纸条儿

吹得特楞楞地响。睡吧！枕头上孤零零，被窝里冷清清，做梦也做不成，这般的凄凉也，你就是铁石人也会痛苦，你就是铁石人也会同情！

唉！怨也不能，恨也不成，坐也不稳，睡也不宁，痛苦的心情有谁来问讯？有朝一日，当那柳遮花映的良辰，夜阑人静的时分，我与小姐在那云屏雾帐里，海誓山盟。那时候，卿卿我我，雨意云情，风流嘉庆，美满恩情，这一片如锦似绣的好前程，咱两个幸福的生活画堂春生！

好啦！天大的好事从现在开始就算定局了，那首诗分明就是最完美的证据。再也不必到幻想的梦里去寻找，我要到那碧桃树下去苦苦等。

第五章 道场闹斋

话说老夫人和莺莺小姐要在这普救寺里请法本长老做服满除孝、超度亡魂的功德道场。原定二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三天道场，长老顾忌到二月十九日乃观世音菩萨生日，普救寺每年都有庙会，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拜佛的，小商小贩前来设摊作买卖的，四方游客前来赶庙会看热闹的，届时人山人海，喧闹异常，莺莺小姐出来拈香不便。所以提前一天，定于今天二月十六日开启。

道场设在功德堂，昨天已经准备就绪。正中央是一座荐亡台，台上供着崔相国的神位，上写“大唐故相国崔公珣之神位”。神位前摆着酒盅箸匕，各色供果，香炉烛台，样样齐备。下手也有一座荐亡台，比起来要小一些，乃是张生花了五千文大钱的附斋，神位上写着“大唐故礼部尚书张公悦之神位”，下手并排又设一神位，上写“先妣张门李氏太夫人之神位”。其他法物法器，安排妥当，只等和尚们来做法事了。

老年事已高，一般法事，不再亲自参与，都委托大弟子法智当班首，主持一切。这次因为是追荐剃度他的老施主崔老相国，所以长老破例，在十八日功德圆满时出来主持。

今天，法智和尚带领了一帮小和尚，来到功德堂，敲动法器，开始做功德，放下不提。

再说张生，自从晚上隔墙唱和以后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回到书房里的。先是呆呆地坐着，继而是斜靠在屏帷前，后来就躺到床上，长吁短叹，翻来覆去，捶着枕头，拍着床沿，几乎一夜未眠。他把自己狠狠地骂了一通：“张珙呀张珙，你这个成不了大事的人！谁教你如此性急，一起身就把小姐给吓走了？眼前一个人受孤凄还在其次，何年何月再能看见小姐呢？现在只有一个机会了，那就是从明天开始的三天道场，但不知小姐何日何时去拈香？碧桃树下且慢去，要赶快到功德堂里去等，等三天三晚也不放松。”

正在此时，法聪小和尚来了。他是来找张生的，他是好心与好奇加在一起，一来是问张生去不去拈香，二来是想了解张生在昨晚的收获如何。他兴冲冲地来到西厢容膝山房，一手推开房门，见张生睡在床铺上，衣服却是穿得好好的，原来张生昨晚是和衣而睡的。法聪轻手轻脚走到床铺前，压低了喉咙叫道：“张先生，张先生！”

张生正在似睡非睡的朦胧之中，脑子里塞满了昨晚月下唱和的情景，嘴里呜呜咽咽地说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你那里怎生发付小生！”

法聪倒吓了一跳，忙提高了喉咙叫道：“张先生，张先生！你醒醒！”

张生听得有人呼唤，睁开眼睛一看，见是法聪，问道：“小师父，何事？”

法聪看见张生的眼睛红红的，就问道：“张先生，你病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没有啊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！”

法聪明白了，笑着说道：“先生，你昨晚熬夜了。小姐出来拜月了么？”

张生没精打彩地说道：“来了！”

法聪问道：“有没有收获？”

张生伤感地说道：“有……也没有！”

法聪道：“什么有也没有，有这么说的吗？究竟有还是没有？”

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唉！小姐被小生吓跑了！”

法聪弄糊涂了，心里有一点担忧，莫非这书呆子昨晚对小姐有什么非礼的举动，才把小姐给吓跑了。如果给老夫人知道了，那乱子可惹大啦！待我

问问清楚看，就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是怎样把小姐吓跑的？”

张生已经把法聪当作知己了，所以对自己和莺莺小姐的事，并不隐瞒。于是就把昨晚如何趴在假山上，小姐如何烧香拜月，自己如何吟诗，小姐又如何答诗，自己又如何从假山上探身出墙头，被红娘和小姐发现，就被吓跑了之事说了一遍。

法聪一听，原来如此，一颗心放下来了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不必伤感，见面的机会就在眼前！”

张生听了，不觉精神一振，忙说道：“小师父，请快讲！”法聪道：“崔府不是做功德吗？你也花了五千大钱附了斋，在道场上不是可以见到小姐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我也想在道场上能见到小姐，可是三天佛事，小姐总不会天天来拈香，你知道她哪天来？我只有天天去等候在那里了。”

法聪神秘地说道：“张先生，你附耳过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！”

张生把耳朵凑过去，说道：“小生洗耳恭听！”

法聪低声说道：“十八日功德圆满，这天，小姐辰时准时出来拈香，先生不要耽误了！”

如此确切的消息，张生反而有点怀疑起来，说道：“消息可靠吗？万一小姐换一天来拈香呢，万一小姐她不出来呢？万一……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你哪儿来那么多的万一！消息绝对可靠，你也不想想，小姐是替她父亲做功德，能不出来吗？”

张生听了大喜，朝着法聪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是是是，小师父大慈大悲，恩同再造，等小生与小姐之事成就之后，定当重谢！”

法聪笑着说道：“好啦好啦，小僧不吃荤，不喝酒，要钱也没有用。先生的重谢，就算小僧的贺礼吧，但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！”

张生道：“如此多谢了！”

法聪向张生告辞，不提。

却说张生听了法聪的话，心里又高兴又难受：高兴的是不久又可以见到小姐了；难受的是这十六、十七漫长的两天时间没法消磨过去。今天又碰上天公不作美，下起小雨来了，否则，十六的月亮比十五更圆更美，小姐还有出来拜月的可能，也就还有看到小姐的一线希望，现在一下雨，什么都完了，真想把玉皇大帝、雨师风伯痛骂一顿，不会做天枉做天！

琴童见主人这两天茶不思、饭不想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到处团团转。尽管他很了解主人的脾气，但像这样的失魂落魄，还从来没有见过。恐怕主人会惹出病来，就劝解道：“相公，心慌吃不得热粥，还是定下心来……”

琴童还没有说完，张生就打断他道：“唉，教我如何定下心来呵！”

琴童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定下心来，只要过二十四个时辰，就可以见到小姐了！”

张生焦躁地说道：“这可怎么办呢？琴童，替你家相公想一个妙方出来，如何捱过这可恨的二十四个时辰？”

琴童十分得意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小的已经想出了几种捱过时辰的好方法，看相公选用哪一种？”

张生性急地说道：“狗头，罗嗦什么！还不与我快快讲来！”

琴童道：“是！第一种，到前边去跟老和尚下七八盘棋。”

张生连忙道：“不行不行！我哪有这份闲心思去下棋。再说，长老正忙

着张罗法事，也没有闲功夫来陪我下棋。”

琴童道：“那就练练剑术，练好身体，精神焕发，小姐见了更加喜欢你。”

张生不满意地说道，“这是什么馊主意！外边院子里在下雨，屋子里地方又狭窄，能练剑术吗？”

琴童又说道：“有了，这一种包你相公满意！相公是个弹琴高手，就弹十七八支古曲，把琴声传送到小姐的耳朵里，让她知道你在想她，她也就还过来想你。这个主意虽然比下上张子房，也能赶得上诸葛亮！”

张生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这主意还不错！如此就拿瑶琴来。”

琴童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，这一下子总算成了。连忙去把墙上挂着的那张焦尾瑶琴拿了下來，放到琴桌上，转身就去焚香。

忽听得张生惊叫一声，说道：“哎呀！琴童慢来！”

琴童一惊，只听得张生说道：“我倒忘怀了！想那小姐的妆楼，离此间相隔数间房屋，路途遥远，小姐又没有长一副顺风耳朵，我在这里鼓琴，她怎么能听得见呢？这个主意，不妙啊不妙，该打屁股！”

琴童想，这回可完了，白费了一番心思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不会听不到吧？你把琴弹到最响不就得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休得胡说！弹到最响，岂不是要断弦的么？你懂不懂，断弦是大大不吉利。”

琴童道：“断弦有什么不吉利？接一下，或者换上一根，还不是照样弹。”

张生道：“琴童，你那里知晓，这断弦就是死了妻子。我与小姐还未成婚，你就咒她死，岂不可恶之极！”张生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，骂道：“你这个狗头，胆敢诅咒我家小姐！我要重重责打！”

琴童一听，什么，你要打我，可太冤屈了！我是为你好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不过，琴童早把主人的脾气摸透了，雷声大雨点小，嘴里喊责打，手是不会动的。就嘻皮笑脸地说道：“相公，小的不懂嘛，不知者不罪，朝廷的律条也是标明白的。再不，小的诚心地向未来的主母莺莺小姐请罪。”说罢，就朝门外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小的罪该万死，望未来的主母开恩，饶了小的吧！”说罢，又叩了一个头。张生看他一番做作，道：“起来吧，看在你悔过心诚，就饶了你这一次。你快给我再想一个上好的主意，将功赎罪！”琴童心想，碰上像你这样的主人，倒了八辈子的霉，真也是前世修来的，一边想一边站起来，说道：“谢相公和未来的主母不罪之恩。”他站是站起来了，可在心里直嘀咕，想什么鬼主意才不会吃力不讨好，又能将功赎罪。世界上，古今中外一切计谋、策略、主意等等，全部是被逼出来的。琴童现在是赶鸭子上架，没有主意也得有主意，倒被他想出一个点子来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对崔家小姐喜欢不喜欢？”

张生道：“废话，那还用说！爱之入骨！”

琴童问道：“相公你见过小姐几次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个嘛，让我算一算——，一共一次半。”琴童道：“要么就是一次、要么就是两次，哪儿来的半次？”张生道：“这是实实在在的！你听着，前天在大殿上，我见到了小姐，小姐也见到了我，并且她在临去时给我秋波那一转，这是完整的一次，对不对？”

琴童点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不折不扣、货真价实的一次。那还有半次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昨天夜晚，我在假山上偷窥小姐拜月，我见到了她，可惜月

色虽佳，总归没有在大白天看得清楚，况且还不知小姐看到了我有多少，我算它半次还是占了一点便宜的哩！”

琴童几乎笑出声来，好不容易忍住了笑，说道：“相公的算法越来越精了！那么看了一次半，小姐的面貌、模样都记住了没有？”

张生道：“刻骨铭心！如果把小姐的形象忘记了，怎么能对得起小姐？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对小姐一片诚心，小的被感动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来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速速讲来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画的画，可以比得上吴道子，何不把莺莺小姐的容貌体态画下来，一来相公可以和小姐天天见面，朝夕共处，减少一些相思之苦；二来听法聪小和尚说，小姐也是个画画的家，往后相公和小姐在一起时，拿出画来给小姐看，小姐一定会更加喜欢你这位多才多艺的夫婿；三来嘛，也让小的鉴定鉴定，看看是小姐配得上相公呢，还是相公配得上小姐。”

张生听了，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，把小姐的真容细细地描绘出来，朝夕相对，既然不能和小姐真人共处，也足可以“画饼充饥”了。对！这样也完全可以消磨这难熬的两天时间。于是，吩咐琴童道：“琴童，拿画箱来，纸墨伺候！本相公要作画了。”

琴童恐怕主人又变主意，不妨敲钉转脚一番，于是问道：“相公真的要作画？”

张生道：“咄！狗头！什么真的假的，本相公何时说过是假？快去准备，还要焚一炉上等好香！”

琴童弄糊涂了，说道：“相公弹琴时才焚香的，作画从来就没焚有过香。”

张生道：“你懂得什么！这番作画，非同寻常，岂可亵渎！还不快去准备！”

琴童应声道：“是，遵相公吩咐。”说罢，就忙开了。在琴桌上撤掉瑶琴，拿出画箱，铺好宣纸，焚起一炉好香，一切就绪，就在旁边伺候。

张生默默地坐在椅子上，仔细构思，准备作画，以消磨这可恨的二十四个时辰。张生的画艺受过名师传授，很有功底，不论花卉翎毛，人物山水，写生写意，工笔泼墨，都能得心应手，挥洒自如。在各种画技之中，最最擅长的要算工笔仕女了，画得维妙维肖，神态逼真。张生思索了一番，腹稿就打成了。原来设想也要画上红娘，他的创作意图是“牡丹虽好，还须绿叶扶持”。经红娘一陪衬，小姐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。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构思，却被张生给否定了，其原因是他“恩怨分明”的思想在作怪。他想，红娘这小丫头，虽然可爱，却老是跟我过不去。在大殿上，当她一发现我，就把小姐给领走了。在方丈门外，小丫头又把我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通。最可气的是在十五那晚，我与小姐好端端地在月下吟诗唱和，又是她一发现了我，就把小姐给拉走了，实在可恶！也太无情了！无情的丫头是不能放在多情小姐的身边的，否则，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多情小姐也要被她同化，变得无情起来，那岂不糟了！把红娘跟小姐画在一起，实在不妥啊不妥！就这样，把初稿推翻了，重新起草，再经过一番构思，稿定下来了。画的是一幅工笔仕女图，画面上只有小姐一人，画的就是莺莺小姐在大殿上笑捻花枝那个姿态，发式衣着，都保持原样，不过在脸部描绘时则把小姐的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也画了出来。画得秋水盈盈，含情脉脉，千般娇态，万种风流，形象生动，十分传神。这也是君瑞的精诚所至，把一往情深的相思流注在笔端，才能画出如此生动的佳作来。张生对自己的创作十分满意，特别是对自己能够

把小姐的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画出来，非常得意，认为是神来之笔，是自己的毕生杰作。他在调朱弄粉，点染丹青，挥笔作画之中，不知不觉地打发掉了那难受的二十四个时辰。由于对小姐的爱，对小姐的一念志诚，在作画的时候专心致志，心无旁骛，落笔的进度不慢，只两天的时间，在第二天掌灯的时候就大功告成了。刚刚脱稿，来不及装裱，就把这半成品悬在粉墙上，对着真容，自我欣赏，自我陶醉，心情很是愉快。他想让琴童来看看，分享一点快乐，便唤道：“琴童快来！”

琴童此时正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和衣大睡。琴童特别能睡，似乎永远睡不够睡不醒，他的睡觉本领也锻炼得十分高超，躺在床铺上睡，不在话下。并且坐着能睡，站着也能睡，最显功夫的是一边走路一边睡，还不作兴磕磕碰碰，失脚摔跤，妨害行路。他的宗旨是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睡觉高”。所以，他只要有哪怕是一杯茶的空闲，也决不会浪费掉。这两天张生忙着作画，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，平日讲究喝茶的主人，连茶也很少喝，所以琴童一有空就躺在床铺上。现在听得主人在叫唤，心想，两天来没有叫我了，也许有什么事。连忙起身，拖着鞋，边揉眼睛边走，到得张生跟前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唤小的有什么事吗？”

张生仍然注目在图画上，说道：“琴童，你来看，我家小姐的真容已经画好了，画得多么生动逼真啊！”

琴童抬头一看，只见墙上悬着一幅画，那画上的女子实在美极了！美得比天仙还要胜三分。据相公说是“我家小姐”，琴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小姐，所以有点不大相信，小姐果真长得跟画上一般美吗？也可能是相公胡思乱想，胡编乱造出来的。就问道：“相公，这画的是‘我家小姐’吗？”

张生听了，生起气来，说道：“咄！狗头，休得无礼！这‘我家小姐’是你叫的吗？”

琴童想，怎么又犯错误了？说道：“相公，小的不会称呼，相公教教小的，应该叫什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狗才，你记得那么快！应该叫‘我家主母’，记住了！”

琴童一肚皮的不服气，哼！八字还没有一撇哩，就一厢情愿“主母主母”的，你不害臊我还怕难为情哩！可是心里尽管这么想，嘴里却不敢这么说，仆人总归是仆人，口是心非原是家常便饭，就说道：“是！相公！小的记住了，是‘我家主母’。”

张生这才高兴，点点头说道：“孺子可教也！”

琴童见主人高兴，干脆拍足了马屁拉倒。说道：“相公，刚才小的开罪了我家主母，小的罪在不赦，小的要向我家主母请罪，请我家主母看在小的忠心耿耿侍候我家相公的份上，小的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，也有疲劳，原谅了小的吧！”说罢，就对着画像趴下去叩了一个头。

琴童的这一番表演，奴性十足，可又正是作奴才的美德。如果不具备奴性，就不能当奴才。所以，张生见了，点头赞许。现在，只要谁对小姐尊敬，谁就是他的知己。

张生十分满意地说道：“琴童，你能对小姐有尊敬之心，本相公有赏！”

琴童一听有赏，精神就来啦，顺便又叩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谢我家相公赏赐！”

张生道：“慢来！且慢谢赏，本相公又要指出你的错误来了！”

琴童一听，吓了一跳，怎么又犯错误了？问道：“小的犯了什么错误？”

请相公明示。”

张生道：“好，你听好了！你在我家小姐面前，是不能叫‘我家相公’的。”

琴童不服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因为我是我家小姐的，你在小姐面前说‘我家相公’，岂不是我相公不是我家小姐的了么？你只能称‘相公’，不可用‘我家’二字，在别人面前就可以了。”

琴童想，我真是白日见鬼了，只好请罪道：“琴童无知，请相公恕罪！”

张生道：“幸亏小姐没有听到，恕你无罪，也就将赏折了罪吧！”

琴童想，相公你要赖掉赏钱，也不必横加罪名。他站起身说道：“谢相公将赏折罪之恩！”

张生道：“琴童，你看我家小姐长得美不美？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画得是很美，不过，不知真人有没有这么美，恐怕是你相公想出来的吧？”

琴童的怀疑，却使得张生很高兴，画上的美，还不到小姐的一半，琴童已经不大相信了，可见小姐确是生得美。于是道：“啊，琴童，这不用怀疑，你相公画得千真万确，小姐比画上还要美三分哩！琴童，你看小姐和相公相配否？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恕小的直言，相公和小——”琴童吃一堑长一智，学乖了，连忙缩嘴改口，“——和主母真是才子佳人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地长一双，可谓门当户对！”

张生听了不禁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哈哈！好一个天生一对，地长一双，门当户对啊！哈哈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且慢高兴！你和主母是门当户对，可是老夫人，不，是你的丈母娘不和你门当户对哩！”

张生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琴童道：“崔家是相府门第。”

张生道：“我家也是礼部人家。”

琴童道：“话虽不错，可是相公你尽管中了解元，可还没有做官，还是一个白衣，岂不还是门不当户不对吗？”

张生听了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，“这个嘛，这个嘛”了好久，才说道：“这个也无妨，一来，只要小姐喜欢我就行，又不是老夫人嫁给我；二来，我相公即将去应试，中状元，做高官就在眼前，我何惧之有！”

琴童道：“但愿如此！相公，明天要去拈香见主母，还是早一点睡觉吧！”

张生道：“言之有理，养精蓄锐，去见娇娘！”

主仆二人各自安寝，一宿无话。

话说今天是二月十八日，张生起得很早，他一方面有早读的习惯，另一方面是心中有事，所以起得又格外早些。琴童此时却还在抱头大睡，梦中正在和红娘谈情说爱，美得不想醒来。其实琴童也想早一点起床，一来，想看看“我家小姐”究竟是不是真像相公画得那样美；其次，听相公再三提起红娘怎么可爱，怎么聪明伶俐，他也有点想入非非。小姐嫁相公，红娘配琴童，顺理成章，岂不美哉！故也想看看红娘，亲近亲近，无奈就是眼皮不听使唤，没法主动醒来。

张生等了好一会儿，还不见琴童的动静，有点不耐烦了，就高声叫道：

“琴童，琴童！还不与我醒来！快来侍候本相公梳洗！”

琴童连忙爬起来，口中应道：“相公，来了，来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胆敢睡懒觉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还不赶快侍候我梳洗！”

琴童好像做了天大的错事似的，低声应道：“是！”说罢，就去打洗脸水，取出今天要更换的衣服来。

张生今天一身素服，头戴白绫解元巾，身穿葱白缎子海青，足登粉底皂靴，更显得格外风流潇洒。

这时，法聪小和尚来了，他是来看看张生是否已经起身。他和张生，也是三生石上订下缘分，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张生和莺莺小姐的这份姻缘。今天是关键的一天，似乎张生不急他法聪倒急起来了，因之一大清早就来找张生，提醒他要早一点到道场去。法聪走到容膝山房，推开房门，见张生已经衣冠楚楚地坐在那里，上前问候道：“先生好早！”

张生见是法聪，说道：“小师父早！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今天是正日子，你要早去才是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小师父指点。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请跟小僧走吧。”

两人一前一后往功德堂而去，琴童紧跟在后面。

话说功德堂里，十分热闹，香烟缭绕，结成云盖，直飘户外，笼罩了碧琉璃瓦。和尚们念咒诵经的梵呗声，好像大海里的波涛，一浪高似一浪。堂内幡影摇摇，幢形飘飘，法鼓咚咚，金铎当当，如同二月的春雷在殿角轰响；钟声和佛号，赛过半天的风雨，飘洒在松树梢。

法智带领着一班小师弟们，虔诚地礼佛做功德。依照法本长老的安排，第一天念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第二天念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第三天念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》。今天是第三天了，施主们都要来拈香，而且由法本长老亲自主持，所以和尚们个个都不敢懈怠，早早来到功德堂，敲动法器，宣佛号，诵真经，十分用心。

再说张生跟着法聪小和尚来到功德堂，一路上，张生不停地打如意算盘：小姐现在一定还没有到，小姐的闺门绝对不能让和尚们去敲，他们也没有资格去敲，自有红娘在纱窗外通报。我害相思害得把眼睛害成馋痨病，等小姐出来时，我一定要狠狠地看她一个饱。张生一边想一边踏进了功德堂。

法本长老见张生到了，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先生早！”

张生拱手还礼，道：“长老早！”

长老道：“先生，请先拈香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遵命。”说罢，在案桌上拿起三支香，点燃以后，执在手中，在父母神位前双膝跪下，默默告陈：“一炷香，祝愿在世的亲人寿比南山，长命百岁！二炷香，祝愿亡化的先人早升仙界，皈依三宝。三炷香，只愿小红娘不要顽皮恶劣，老夫人不要左右挑剔，小狗儿不要乱叫乱咬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啊！保佑小生和莺莺小姐早早成就了幽期密约，比翼双飞。”

祝告已毕，又叩了三个头才起身。

长老见张生拈香完毕，说道：“先生，等一会儿老夫人出来，恐怕要问的，你就说是老袖的亲戚好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长老成全，小生记住了！”

却说崔府，今天也都忙开了。相爷三周年道场是一件大事，脱孝换服以后，也许小姐和郑姑爷就要办喜事了，所以合家上下一切人等，都十分重视。老夫人今日绝早起身，由丫环春香、秋菊侍候着梳洗完毕，穿上孝服，一切都收拾停当，准备到寺院去拈香。等了好一会儿，见女儿还没有来，向左右看看，见红娘侍立在一侧，就对红娘说道：“红娘，速到后楼去请小姐下楼，同去寺院拈香。”

红娘应声“是！”就匆匆地往后楼而去。

却说莺莺小姐此刻尚在高卧，因为昨晚迟睡。她心事重重，思绪万千，明天的道场功德圆满，就要除去孝服，对她来说并非是好事儿。现在家中人手不够，特别是缺少大男人来支撑门户，所以，孝服一除，母亲一定会很快要她和表兄完婚。在旁人看来，也许是一件大喜事，可对于莺莺来说，乃是莫大的不幸。陪伴着打从心底里讨厌的男人过一辈子，简直比死还要难过，想想往后可怕的日子，忍不住心惊肉跳，但又有什么法子呢？不由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这时，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张生的形象，这个可爱的人儿，真止人永世难忘，心里暗暗地说道：“郎君，奴家和你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佳偶，为何造物无情，不肯成全，偏偏让我去匹配怨偶呢？我好恨啊！”

小姐在绿纱灯下自怨自艾到深夜，没精打彩地勉强解衣上床，可是翻来覆去如何能睡得着。她在床上恍恍惚惚，迷迷糊糊，忽见张生从门外走进来，站在她的床边，撩开罗帐，对着她笑容满面。小姐心里又喜又羞，心头突突如小鹿乱撞。张生解衣和小姐共枕，小姐半推半就，就在快要入港之时，忽听得有人在叫“小姐，小姐！”小姐大吃一惊，心想糟了！此事被人发觉，叫我有何面目见人？心里一急，就急醒了，睁眼一看，天已大亮，自己好端端睡在绣床上，身边什么人也没有，才知道做了一个好梦。回味一番，心中不觉又苦又甜，轻叹一声，侧过头去，见到是红娘呼唤，想起梦中之景，娇脸上不觉一红。

红娘见小姐醒来，见了她却脸上一红，红娘这鬼精灵，就已知小姐是在想心事，做好梦，一定是梦见了那位二十三岁尚未娶妻的书呆子了。今天要办正事，红娘不想去取笑，放着以后再说。对小姐笑着说道：“小姐，时光不早了，小婢奉了老夫人之命，请小姐下楼，同去寺院拈香。”

小姐觉得很难为情，平常一向起得早，偏偏今天睡懒觉，连忙起身，梳妆打扮。今天是去道场在亡父灵前叩头，用不着浓妆艳抹，首饰也不戴，只在螺髻上插一根翡翠玉簪，用一对白玉钗绾住鬓发，耳上戴一副明月珠环；身穿雪白杭绸对襟袄，系一条雪白杭绸百褶湘裙，三寸金莲上一双小巧玲珑的白绫凤头鞋，浑身缟素，宛如白衣观音下凡尘。红娘帮小姐打扮就绪，主仆二人下了妆楼，来到中堂，小姐见过娘亲，全家一起拥出院门。

在院门外已经停下了两乘大轿，一乘小轿。老夫人和小姐分别乘坐两乘大轿，奶娘抱着欢郎坐一乘小轿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了后寺门，绕道直奔山门而来。到得山门的滴水檐下，轿子停下，轿夫回避，春香扶着老夫人，红娘扶着小姐出轿，早有法本长老在山门迎接。

长老见崔老夫人驾到，合十施礼，说道：“夫人驾到，老衲未及远迎，还请夫人恕罪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长老少礼，有劳出迎，实不敢当！相烦引路。”

一行人等随着长老一径到功德堂来。

功德堂在大殿后面的东北角，设计精巧，不用屋梁，所以叫做无梁殿，也叫无量殿，本来是取“功德无量”的意思。殿门正上方悬挂一块蓝地金边金字匾额，上面“功德堂”三个大字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，门口两旁挂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功德堂功德无量”，下联是“普救寺普救众生”。也是出自欧阳老先生的手笔。

崔老夫人一踏进功德堂，心中便激起了无限悲痛，颤巍巍地走到老相爷的荐亡台前，点燃香烛，在神位前双膝跪下，一阵哀伤，泪水不住地流淌，心里有无数的苦水要向死去的夫主倾吐。想当年，你老相公在世之日，那是何等的煊赫，门庭若市，奔走满座；如今是人走茶凉，门可罗雀。剩下了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，寄寓寺院，难返故乡；女婿郑恒，凡番寄书，至今杳无音信，耽误了女儿的终身，本想女婿半子有靠，现在则希望渺茫。想到这里，更加伤心，不觉放声痛哭起来。哭了一会，丫环春香和奶娘一起把老夫人劝住。老夫人从拜垫上起身，奶娘把欢郎抱过来，也在神位前跪拜，然后是红娘搀扶着莺莺小姐过来跪拜。

小姐到得荐亡台前，眼泪已经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，扑簌簌地往下掉，亲手点好三炷香，插在香炉内，转身扑倒在拜垫上，放声痛哭，只喊了一声“爹爹啊！”就泣不成声了，可是心里在边哭边诉：爹爹，你老人家生前最喜欢女儿，你教我读书写文章，诗词歌赋样样教，琴棋书画件件学，我学得满腹经纶不输男子汉。女儿虽然是一个女孩子，也一样承欢膝下，替您老人家消愁解闷。哪料到你老人家一病不起，撒手西归，丢下了苦命的女儿，叫我去倚靠谁？小姐想到“倚靠谁”，心里更加悲切了。爹爹你疼我爱我十六春，却没有为女儿的终身幸福设想过，你的临终一句话，把女儿许配给表兄。爹爹啊，你是聪明人做了糊涂事，你只知道门当户对、中表联姻、亲上加亲的好，却不了解表兄郑恒是何许人？他乃是个不思上进、没有出息的无赖子！爹爹你不仅葬送了女儿一辈子，也损害了我们崔家的好声誉！小姐越想越痛苦，本来是哭父亲的，现在是哭自己了。她又想，如果父亲还在世的话，他老人家知道女儿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一定会依从女儿的心愿，决不会像母亲那样硬咬定中表联姻，门当户对。母亲啊！你枉做了娘！怎么不懂得女儿的心愿呢？你就那么忍心让女儿去跳火坑吗……越想越悲伤，真是痛断肝肠，几乎哭晕在台前。

再说张生，自崔家一行人来到以后，便对一切视而不见，只盯牢其中一个人，而且连每一根头发丝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就是莺莺小姐。当小姐一跨进功德堂，张生的眼睛就直了，连忙对站在旁边的法聪低声说道：“小师父，多亏你的虔诚，引来了神仙下凡！”

法聪也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张先生，也是你的精神感召啊！这是第二遭了，看得仔细点，看个够。”

张生没有心思去听法聪的回答，眼睛紧盯着小姐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只认为是玉天仙离开了广寒宫，却原来是可喜可爱的多情种子到道场拈香。小生是个多愁多病的身躯，怎么能经受得了她那倾国倾城的容貌啊！她小小的嘴巴像樱桃，白白的鼻子赛过宝玉琼瑶；梨花似的娇脸，杨柳般的柔腰。那么窈窕，满面儿都堆着俊俏；那么苗条，浑身儿全是春娇！”

且不说张生在那儿如痴如醉，就是法本长老虽然年纪老大，高居法座诵经，也不禁被莺莺俏丽的容貌所折服，直勾勾地把双眼紧盯着小姐。原班首法悟击磬，法聪正站在一侧，法悟双眼无暇旁顾紧盯着小姐，不知不觉，把

法聪的光头当作金磬敲起来。法明正在宣诵佛号，念着“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摩诃萨”，却念成了“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莺莺小姐菩萨，黑头发，皮肤白”；法智念的更是不知所云，他念的是“金刚经，金苍蝇，麻头苍蝇，红头苍蝇，莺莺小姐，小姐莺莺”；添香的头陀忘记了添香，剪烛的行者把蜡烛的芯子全都剪掉。法鼓铙钹，金磬木鱼一齐敲，好像正月十五闹元宵。不管老的、小的、村的、俏的，全都弄得神魂颠倒。法聪光头上被敲了几个大包，正在暴跳，见了这种场面，觉得有点不大妙，师兄弟们今天似乎都撞着了魔道，念的经文，莫名其妙；敲的法乐，没谱没调。反正今天全乱了套，给师父察觉了，看你们一个个挨骂，谁也别想逃！

再说张生，对一切都是熟视无睹，只对小姐的一举一动“无微不至”，连脸部表情的变化，一丝一毫都没有放过。现在他看到莺莺小姐如此恸哭，心想，她这样痛哭，是要哭坏身体的，我不妨帮她一起哭，也可以减少小姐一半的悲伤，最好我也去和小姐跪在一个拜垫上，一起去哭，更加见效。可是她的老娘亲就在旁边，此事不可莽撞。啊，有啦！我到自己的荐亡台去哭娘老子，谁也管不着，人家还会说我是孝子哩！只要菩萨知道就行了。于是趁着大家都在劝慰小姐的时候，他悄悄走到荐亡台前，趴在拜垫上，起先是抽抽咽咽，后来想到自己父母双亡，湖海飘零，既未立业，又未成家，更为伤心的是近在眼前的心上人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成为眷属，前途渺茫，后路空虚，真有点意灰心懒。不觉悲从中来，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他的哭声，虽然不是惊天动地，至少也是声震屋瓦。

最先听到的是红娘，她一听，这声音好耳熟，这不是那个二十三岁尚未娶妻的书呆子吗？他怎么又在这里？喔，我明白了！他出了五千大钱附斋，花了钱的，自然天经地义在这里了。可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也用不到如此揪肠搅肚的哭啊。小红娘脑子一转，懂了！这个书呆子一定看见我家小姐哭的这般伤心，是陪哭来了，真叫人好笑！

和红娘同时听到哭声的是莺莺小姐，她循着哭声微微一侧头，从眼角上看过去，见张生趴在一侧的荐亡台前哭拜，小姐想起来了，听红娘说过，他是附斋荐亡来的，想不到他也是一个孝子哩！可见他的感情和我是一样的，真是我的心上人啊！小姐想到这里，哭声不觉低下来了。

红娘见小姐的哭声减弱了，忙及时劝慰道：“小姐，不要哭坏了身子！”说着，就去把小姐扶了起来。小姐也趁势起身。

崔老夫人也听到了张生的哭声，她想，好奇怪，我家在做功德道场，怎么会跑出一个大男人来号啕大哭？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也太放肆了！她也循着哭声看过去，只见在下侧也设有一座荐亡台，她明白了，原来在功德堂里还有一家同时在做道场。老夫人可不高兴了，要做道场也可以另选日子，何必挤在一起呢？就对长老看看，说道：“长老！”

长老此时正好在夫人旁边，听得夫人叫他，应声道：“夫人！有何吩咐？”

夫人道：“请问长老，那边是甚么人家？为何两家挤在一处做功德，恐怕不大妥当吧！”

长老一听，心想，啊哟，真是老糊涂了，原来在答应张生附斋之时，是打算先来禀明老夫人的，后来事务繁多，一下子给忘记了，难怪老夫人要责问。现在只有把张生和自己的关系说得亲密一些，或许可以得到夫人的原谅。就连忙说道：“老夫人，请宽恕老衲专擅之罪！这一家乃是老衲的一房亲戚，是一个饱学秀才。父母双亡以后，无可报恩，听得小姐追荐老相爷，触动了

思亲之心，故恳求老衲替他附斋一份。老衲念他一片孝心，又因亲情难却，故而答应了他，来不及禀明夫人，万望夫人恕罪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长老何罪之有。这人知书达礼，孝心可嘉，既然是长老的亲戚，便是老身的亲戚。何不请来一见？”

长老道：“遵命！”心想，张生仪表不俗，人才出众，不会丢人现眼的，尽见无妨，就向张生那边走来。

此时的张生，已经听到小姐不哭了，他自然也停下哭声，从拜垫上起来，站在那里。只见长老走近，说道：“先生，崔家老夫人敬慕先生高才，特命老衲前来请先生相见。”

张生听到老夫人相请，心里非常高兴，这位未来的丈母娘是应该要见见的，以我的才貌，肯定是“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”。就对长老道，“既蒙崔家老夫人见爱，小生理当拜谒，还请长老引见。”说着，就跟着长老兴冲冲地来了。

老夫人坐在荐亡台旁边的一张大师椅上，看到老和尚领着一位年轻的书生走过来，这书生相貌堂堂，仪表非凡，斯斯文文，目不斜视，看上去是一个谦谦君子。崔老夫人心中不免顿生好感。

长老带了张生走到老夫人跟前，将身一让，手一招，说道：“相公请过来，这位就是崔府相国夫人，上前见过了。”

张生在走过来的短短时间内，心中想道，本来读书人初见长者，大多是一躬到地，可今天情况特殊，一来，对方是相国夫人，身分尊贵；二来，搭伙荐亡，占了便宜，应该道谢；三来，也是最最主要的，她是未来的丈母娘；四来，我的礼数周到，小姐在旁边看到我彬彬有礼，对她的母亲如此尊敬，也就是尊敬小姐，小姐就会更加喜欢我。如此说来，这个大礼是一定要行的，所以张生听老和尚一介绍，立即上前一步，双膝跪地说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晚生给老夫人叩头了！”

崔老夫人没有提防到张生会行大礼，连忙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啊哟，先生行此大礼，老身万万不敢当，快快请起！”

张生叩了头，道：“多谢老夫人！”说罢，站起身来。

此时，小姐站在母亲身后，今天是个机会，用不到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了，但是也不能堂而皇之地圆瞪着两眼狠瞧——那是有失身分的。可她又舍不得不着，在这种场合，小姐也是很会做作的，只见她把粉颈微微一低，眼皮略略下垂，俩眼似看非看，一个劲地打量着张秀才。她见那秀才的外表风流潇洒，倜傥不群，青春年少，雄姿英发；从他的礼仪上看，心思十分机敏，才学当今第一，举止洒脱，令人爱慕。不禁暗暗赞叹道：“好一个张秀才也！奴家如果有这般的夫婿，终身无憾！”小姐此时不再悲伤，而且很高兴，她长了这么大，从未这样仔细地看过一个男人，现在不仅看了，而且看的是心上人，心中觉得很满足。

莺莺小姐暗自思量的时候，也就是老夫人和张生寒暄的时候。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请坐。”

张生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晚生安敢妄坐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不必客气，但坐无妨。”

张生道：“是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那么还请老夫人先坐，晚生才敢放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身告罪了。”说罢，在椅子上坐稳，道：“先生请坐。”

张生见老夫人已经坐下，说道：“晚生大胆，告坐了。”说罢，后退两步，在旁座上恭恭敬敬地把半个屁股放到椅子上。

老夫人看了，很是满意，这秀才很有教养，一定是位大家子弟，倒要问问他的身世，于是道：“请问先生大名？”张生答道：“晚生单名一个‘珙’字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不知怎生写法？”

张生道：“乃是斜玉之旁一个‘患难与共’的‘共’字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佳名，佳名！请教台甫？”

张生道：“草字君瑞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想必是君子的君，祥瑞之瑞！府上何处？还有什么人否？”

张生道：“老夫人容禀：晚生家住中州洛阳城，先严官拜礼部尚书，为国操劳，只因卢杞奸贼弄权作恶，先严忧愤而卒，不幸慈母相继去世，从此家道中落，剩得晚生孤身一人，湖海遨游，琴剑飘零，虚度二十三春，既未立业，更未成家，实在愧对先人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听了先生的身世，老身深表同情。先生年轻有为，文章盖世，掇巍科，取青紫，如同拾芥，荣宗耀祖，光大门楣，就在眼前。希望先生好自为之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老夫人教诲，金玉良言，自当刻骨铭心！”

红娘在旁边听得差一点笑出声来，这书呆子又来了，还是“二十三岁尚未娶妻”那一套，不过今天药没有换，汤倒是换了，并没有说“年方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，尚未娶妻”，肯定是怕老夫人见怪，不敢如此放肆，总算还老实。我看他今天如此殷勤，大概昨天晚上忙了一夜，不过书呆子晚上又要睡不着觉了，千声吁，万声叹，直到大天光，唉！这相思病他是害定了！

琴童始终跟主人在一起，张生凝视小姐，他就盯着红娘，很可惜，他想红娘，红娘不想他，红娘一眼都没有看他，好像他不存在似的。这使得他很丧气，所以当张生趴在拜垫上号陶的时候，他也趴在地上陪哭，借题发挥，吐吐他的委屈。他倒不是为了情啊爱的，而是觉得红娘太瞧不起他了。张生和老夫人寒暄，他就站在主人身后，也偷偷地瞧一眼莺莺小姐，他觉得相公说的一点不假，确是比相公画的还要美，有这样的主母，不仅是相公的福气，我琴童也有光彩。他的得意劲，几乎超过了他的主人。当他听到相公在说“更未成家”时，一心以为崔老夫人会说：“先生不必忧虑，老身有一小女，容貌不俗，可配君子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”这不是很好吗？可是老夫人却不这么说，只是说了一通大道理，真是岂有此理，这样有才有貌的女婿，打了灯笼都难找，这老太婆瞎了眼，大概老糊涂了。

就在老夫人和张生寒暄的时候，法本长老带领徒弟们念诵最后一卷经，就要功德圆满了。小和尚们早已看饱了小姐，而且有长老师父在场，所以大家都正经八百地做佛事，不一会，道场就结束了。长老走到老夫人面前道：“启禀老夫人，荐亡功德已经圆满，天色不早了，请老夫人和小姐回宅吧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长老辛苦了，小师父们辛苦了！老身告辞。”说罢，带领着一众人等回归宅院。

张生听得长老在请老夫人等起驾回府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，又难受，又恼火，这老秃驴真不知趣，为什么不把佛事多做一会儿呢？看你怎么样来打发我！你看那小姐一直在看着我，眉梢上含情脉脉，我的心绪你知道；心儿

里万种忧愁，你的情思我猜得到。唉！真是有心的哪能及得上无心的好，多情的反而被无情的恼。劳累了整整一个通宵，月亮落了，钟声响了，公鸡啼了，真个是玉人回去得快，好事收场得早。道场已经完毕，大家都散了，莫名其妙的各自回家，糊里糊涂的闹到天亮。只因为你有着闭月羞花的容貌，少不得险些被剪除了一家大小。

第六章 君瑞退贼

话说在河中府的雷首山里盘踞着一股官兵草寇，什么叫做官兵草寇呢？就是本来是朝廷的正规军队，现在则成了强盗土匪。这一股草寇人马也不算少，有五千来号人马。草寇头子叫孙飞虎，原为河中节度使丁文雅的部将。主将丁文雅，既飞扬跋扈，又懦弱无能，他残暴无道，失去了民心，统率无方，失去了军心。部下分崩离析，各自为政。孙飞虎本来奉命镇守河桥，但一来没有油水可捞，二来朝廷经常欠晌，更加维持不了，三来要受管辖，不能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，很不自由，所以干脆把队伍拉出来，占山为王。在河中府一带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，骚扰百姓，人民恨之入骨。崔家运枢返里，寄寓普救寺，就是被孙飞虎所阻，白马将军镇守蒲关，也就是要剿除孙飞虎。

孙飞虎在朝廷当过官，所以知道崔相国其人，也听说过崔相国的千金小姐是姿色国色，绝代佳人，生得眉黛含情，莲脸主春，有倾国倾城之貌，西施杨妃之容，一直垂涎三尺，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现在听说莺莺小姐借居在普救寺，真是个天赐的良机，去把莺莺小姐抢了来，作为压寨夫人，岂不妙哉！一天，对喽罗们传令道：“大小三军听我号令：饱餐一顿，喂饱战马，人皆衔枚，马尽勒口，连夜进兵河中府，围困普救寺，把莺莺小姐给本大王抢过来，重重有赏！”

众喽罗轰雷也似地应道：“得令！”

当时有人对孙飞虎的弃官为匪作歌一首，歌曰：

河桥上将亡官军，虎旗长戟交垒门。
凤凰诏书犹未到，满城戈甲如运屯。
家家玉帛弃泥土，少女娇妻愁被掳。
出门走马皆健儿，红粉潜藏欲何处？
呜呜阿母啼向天，窗中抱女投金钏。
铅华不顾欲藏艳，玉颜转莹如神仙！

从雷首山到普救寺也有不少路程，五千贼兵多半乃是乌台之众，沿途免不了打家劫舍，掳掠抢夺，闹得个鸡犬不宁。百姓们纷纷逃难，一齐拥向府城而来。开初还只有少数难民，到后来越来越多，惊动了知县，这位大老爷一听到孙飞虎的人马杀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忙下令关闭城门。表面上说是确保城池，实则是要保住他的身家性命。城门一闭，后面来的难民进不了城，只好拥向普救寺。和尚终究是出家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并没有像那个父母官知县大人那样，把山门一关了之，而是来者不拒。一时间，寺内人头攒动，丁口兴旺，差一点要把普救寺给挤满了，把个知客法悟忙得不亦乐乎。法聪原是个无事忙，也帮着师兄忙前忙后，一同安排难民，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各得其所。

难民们进了普救寺，以为到了安全地带，都放下心来，但也有人担忧，就议论开了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不无忧虑地说道：“听说孙飞虎这次要到普救寺来。”

一个中年人道：“我看不会，寺院乃是佛门之地，他来干吗？”

老大爷道：“孙飞虎这个狗强盗，目无王法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，看见我们一大群人躲在这里，他能放过吗？”

法聪听到了，说道：“老大爷，你尽管放心，自古以来，还没有听说过强盗抢和尚的。孙飞虎虽然穷凶极恶，也不至于丧尽天良，到佛地来造孽，可能他是过境的，不用害怕。”

哪知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孙飞虎的人马已经到了普救寺前。孙飞虎的军马一到，就在寺前的广场上扎下营盘。孙飞虎把人马列成阵势，设立旗门，压住阵脚，就命一个嗓门大的小喽罗到山门前来叫阵。用孙飞虎的后来来说，因为是抢压寨夫人，也要有一点礼数，叫做“先礼后兵”。

五千人马，声势也不算小，早惊动了寺内的人们。法聪刚好在山门前，发现山门外人喊马叫，一看，不得了，孙飞虎果然来了！连忙把山门关得紧紧的，自己将脸紧贴着山门，从门缝里往外瞧。

小喽罗走到台阶下，对着山门吼道：“呔！寺里的和尚们听着！快快把崔莺莺献出来，万事皆休，若有半个不字，我们大王说，就要放火烧掉寺院了！”后边还有不少喽罗一齐喊道：“不把莺莺献出，我们冲进来，就要放火烧寺了！”

法聪听了，大吃一惊，心想，不好了，赶快去禀告师父，就脚不点地的直奔到方丈来。他气喘嘘嘘地踏进方丈，只见长老正在蒲团上打坐，闭目入定，忙提高了喉咙喊道：“师父，大事不好啦！”

长老睁开眼睛，说道：“法聪，你就是大惊小怪的，何事惊慌？”

法聪喘息着说道：“师父，祸事到了，山门外来了雷首山的强盗孙飞虎，带了五千人马，把寺院团团围住，口口声声说快把莺莺小姐献出，如若不然，就要放火焚烧寺院，不分僧俗老小，全要化为灰烬！师父，快想想办法吧！”

长老听了吃惊不小，说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法聪道：“师父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，徒儿还会瞎说吗？不信，你听声音好了。”

长老凝神细听，果然外面传来喊杀之声。长老年纪高，经验足，十分镇静，知道碰上了这种事，着急也没有用，只有冷静对付才可能脱险，说道：“法聪，你快到外面去告诉僧俗人等，叫他们不必惊慌，为师自有退兵之策。”法聪一听师父有办法退兵，非常高兴，连忙出去安定人心。法本长老真的有什么妙计良策吗？非也。他实际上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不过让法聪去暂时稳定人心而已。其实，他是一寺之主，心里比任何人都要着急。他静下心来，全面思考了一下，觉得孙飞虎是冲着莺莺小姐来的，此事一定要报知老夫人，商量一个解围之法。于是长老急急忙忙直奔西厢而来。

崔家的老总管崔安刚从长安回来，他在长安并未找到姑爷郑恒，不敢在外多耽搁，急急忙忙赶回，和孙飞虎的队伍前后脚到了普救寺，寺外发生的事他也清楚，便急急奔进来禀告。老夫人在内堂也听到外面人声鼎沸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正要命人出去查看，却见两位老人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进来，看样子一定有什么急事，否则不会如此模样。

长老道：“老衲参见夫人。”

总管道：“夫人在上，老奴叩见夫人！”

夫人道：“长老少礼，老人家罢了。你们此等模样，到此何事？”总管道：“禀报夫人，祸事到了！外面草寇孙飞虎兵围寺院。”

夫人听了，吃惊不小，强盗上门，确是祸事，说道：“强盗抢劫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长老此时喘息略定，说道：“抢劫还在其次，还有更大的祸事哩！”

夫人问道：“什么祸事？”

长老道：“贼寇是为了莺莺小姐而来的！”

夫人道：“怎么说是为了我的女儿呢？”

长老道：“贼人孙飞虎听得小姐貌美，所以包围寺院，高声叫喊立即把小姐献出，否则就要放火焚烧寺院了！请夫人拿个主意，以免玉石俱焚！”

夫人听了，好像五雷轰顶，几乎晕了过去，已经急得六神无主，还能想得出什么良策，只有痛哭流涕，哀哀哭道：“啊哟！我的老相公啊！你为什么去得那么早呵！想你在世之日，何等的显赫，小小的河中府，也踏不上我家相府的台阶，更别说河东县了！现在你去世了，人一走，茶就凉，这些当官的近在咫尺，竟坐视不救，不肯发一兵一卒前来解围。老相公啊，你丢下了我们这些孤儿寡母，叫我怎么办呢？”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不住啼哭。

老夫人一哭，法本长老也被哭昏了，一个劲地念叨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！保佑阖寺平安，贼人速退，阿弥陀佛！”真是“急来抱佛脚”。

还是老总管镇静些，对老夫人说道：“夫人暂勿啼哭，依老奴之见，何不请小姐出来商量商量？小姐是才女，或许能够想出退兵之策。”

老夫人一想不错，女儿聪明，这事又与她有关，也应该让她知道，就对身边一个小丫环说道：“荷花，快到楼上去请小姐立即出来！”

荷花是老夫人到了普救寺以后买的小丫头，模样长得还看得过去，就是嘴巴快一点，听得老夫人吩咐，应声道：“是！”转身就要走。

老夫人道：“慢着！千万不可说强盗之事，当心急坏了小姐！”

荷花道：“小婢知道了！”连忙走出内堂，往小姐的闺楼而来。

将近闺楼，刚巧红娘从楼梯上下来，见是荷花，问道：“荷花，急匆匆到此有什么事？”

荷花见了红娘，急忙说道：“红娘姐，不得了啦，出了大祸事了！老夫人命我来请小姐下楼，又叮嘱我不能说给小姐听，小姐听了要急坏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不能告诉小姐，我红娘不是小姐，说给我红娘听没有关系。”

荷花道：“我不能说的，就是强盗孙飞虎带了五千喽罗兵围困了寺院，老夫人再三嘱咐我不能说，那狗强盗要来强抢小姐，我不说了，那强盗说如果不把小姐献出去，就要放火烧寺院，大家一起烧死。红娘姐，你说像这样的大事，我能说出来吗？”

红娘一听，大吃一惊，心想，你一口一个不说，我可全知道了。像你这样的快嘴，见了小姐，还不是竹筒倒豆子？小姐突然得到这消息，不急死也得急出病来，还是让我去。就说道：“荷花，你先去复命，我和小姐随后就到。”

荷花道：“好吧，我先走了，可你要小心一些，千万别露出口风。赶快来，老夫人等着哩。”

红娘见荷花已走，心里直如压了一块大石头，急得喘不过气来，连忙上楼，踏一步，想一想，想起和小姐从小在一起长大，名为主仆，情同姊妹，一步也没有离开过，现在是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。强盗是没有什么理好讲的，眼看小姐就要被抢去了。干脆，强盗抢小姐时，连我红娘也一起抢了去，要死就和小姐死在一起，倒也一了百了。好不容易爬完了这几步楼梯，到得房门口，先把眼泪擦干了，免得小姐起疑。把门帘一掀，推开房门，

只见小姐站在窗口，向外眺望，似乎也觉察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。

再说莺莺小姐，自从在功德堂见了张生以后，回到闺房，神魂荡漾，情思不定，一直在思念张生，弄得茶饭不思，懒洋洋的有气无力。况且又是在这暮春天气，更让人伤神劳心，身上的罗衣，忽然宽大了许多，一个黄昏已经忍受不了，怎么能挨得了几个黄昏！

想起了隔墙吟诗唱和，是何等的融洽！现在则是帘儿垂得低低的，门儿关得紧紧的，你的身影已经像袅袅篆烟被风吹得见不到了。我只有暗暗哭泣，好比雨打梨花，这正是“好句有情怜夜月，落花无语怨东风”。默默地斜靠在阑干上，凝望着天尽处那飘流不定的白云。唉！院子里花儿都谢了，花瓣儿纷纷飘落，激起了无限的伤感。春天已经悄悄地走了，蝴蝶的粉翅，轻轻地沾上了白雪似的柳絮；燕子衔的巢泥，染上了落花尘土的香气。长长的柳丝太短，系不住春心，那心上人只隔个花阴那么近，却和天涯海角一般远！憔悴了花容，清减了精神。牙床上翠缎的被子，绣锦的褥子，越睡越冷，也别拿兰麝香木来薰，就是把兰麝香木薰光了也不见得会热，只好自己温存自己了。昨夜晚隔墙的诗句分明是在打动我，今天在道场上心上人又不得亲近，害得我坐又不安，睡又不稳，要想登临又提不起劲，要想散步又闷得发慌，整天的情思恹恹，昏昏欲睡。也不知怎么的，往常只要看见了外人，早就生气了，看见了客人，也讨厌得不行。自从见了那个人，顿时觉得格外亲密。想起了夜夜的诗篇，我依照他的前韵，酬和得那么清新；他的诗做的意境高远，念得腔圆字正，那首咏月新诗，的确要比织锦回文强得多！不知谁肯来穿针引线，替我向东邻去说一声。想起了这个读书人，实在爱煞人！他的脸儿清秀，身儿英俊，性儿温文，心儿多情，不由得叫人口儿里念叨，心儿里刻印。

小姐正在独自胡思乱想，仿佛听到外面有喧闹之声，所以走到窗前去观望。

红娘此时已经进了房门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夫人叫你立刻下楼，快些走吧！”

小姐感到今天的红娘有点不大对头，怎么这样惊慌失措的，可能这小丫头做错了什么事，有点作贼心虚。这丫头，你尽管当面直说好了，难道我能把你吃了不成？于是问道：“红娘，究竟为了什么事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不必问了，见了老夫人就会明白的。快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！”

小姐见红娘如此着急，心里老大不忍，想着别把她急坏了，道：“红娘，些些小事，不必惊慌！”

红娘差一点眼泪又要掉下来了，强忍在眼眶里，心想，如此大事，还说“些些小事”。强盗的贼手快要抓到你身上来了，还说“不必惊慌”。好像吃了定心丸似的。又一想，也别怪小姐像个没事人，她还不知实情哩。想到这里不由地说道：“小姐，这不是小事，有天大的事，快会见老夫人吧！我求求你了，快走，快走！”一边说一边拉住了小姐的衣袖，拖了就走。

小姐平常日子里走路是斯斯文文，袅袅婷婷，脚尖都不可以露出裙幅之外。现在给红娘拖着下楼，急行快步，那三寸金莲如何受得了？连连说道：“红娘慢些，红娘慢些！”

小姐被红娘连拉带拖，到得内堂门口，只听得里面一片哭声，就知道确是出了大事，便把裙裾一提，跨进屋里，两腿不由自主地簌簌发抖，踉踉跄跄到得老夫人身边，扑在老夫人的膝盖上，叫声“母亲！”眼泪就滚滚流下

来了。

老夫人正在悲悲切切、痛哭流涕地诉说：“唉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我崔家从未作过孽，老相爷在世时，为国为民，赤胆忠心，谁料到会有此等飞来横祸？老天爷啊，你太不公平了！”一见女儿来到，哭得更加伤心了，一把抱住了莺莺不放，好像这一抱强盗就抢不去了，哭着说道：“儿啊！你知道吗？狗强盗孙飞虎带领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……”

小姐问道：“是否抢我家的财物而来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如若来抢我家的财物，倒也罢了，那狗强盗是看上了你啊！说你眉黛青颦，莲脸生春，好像是捧心的西子，倾国倾城的杨太真，要抢你去做压寨夫人！儿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小姐听罢，吓的魂灵儿顿时离了身躯，晕死过去。红娘连忙扶住，并用手不住地在小姐的胸口轻轻揉搓，叫道：“小姐醒醒，小姐醒醒！”

老夫人放声大哭，叫喊道：“儿啊，我的苦命儿啊！”

小姐经过红娘的一阵揉搓，悠悠地苏醒过来。低声叫了一声“娘啊！”眼泪就像泉水一般涌出来，用衣袖也抹不完。想想母亲经常说我长得好看，将来一定有福气，哪里知道现在却是个祸根！我是进退无门，叫我到哪儿去找一个能够保护我的亲人？最关键的是偏偏亡过了老父亲这个有福之人，丢下了孤儿寡母无处投奔！耳边听得寺外锣鼓震天响，料想是战云弥漫，尘土飞扬，可怕煞人！那家伙不知从哪儿听到的，胡说什么奴家生得“眉黛青颦，莲脸生春，好像捧心的西子，倾国倾城的杨太真”，如果我真的是倾国倾城，岂不要把这里的三百个和尚送了命，连那外面的五千贼兵，一眨眼就可以斩草除根，杀个干净，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，对国对家没有忠信，肆无忌惮地掳掠人民，现在还要来焚烧这盖造得像天宫般的普救寺，真是无法无天了！你们又不是诸葛孔明，这里也不是博望坡，用不着来烧屯！

小姐悲伤过度，一时站立不起来，就靠在红娘身上，席地而坐，一面在思考如何应付这个严峻的局面。

老夫人见女儿已经醒过来了，哭着说道：“老身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，就是死了也不算寿夭，就是苦了孩儿，年纪轻轻的还没有出嫁，老身和先相爷未了向日之愿。死不瞑目，却如之亲何？”

小姐听到母亲说“寿夭”两字，就想到了死，想我堂堂相国千金，如何肯从贼？被强盗抢去也是一个死，倒不如自己死还可以保住一个清白之躯，今天只有一死才可以了之。就说道：“母亲，不必悲伤，孩儿有一计，可退贼兵，或许可以保全一家人的性命。”

大家一听小姐说有计可退贼兵，悬着的心都放下来了，无不钦佩小姐终究是才女，临危不乱，一下子就想出了妙计，所以大家都侧着耳朵静听。

老夫人听得女儿已有妙计，很是高兴，说道：“儿啊，快把妙计说说！”

小姐道：“母亲，让孩儿死了吧！强盗要抢的是孩儿活人，死人是不会要的。待孩儿死后，只要把孩儿的尸体交给强盗，他们一定会退兵的。”

众人一听全都泄了气，这是什么妙计，比馊主意还要馊，不死而能退贼兵，才是妙计！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可谁愿意眼睁睁看着聪明善良、如花似玉的小姐去死呢？一时大家都默不作声了。老夫人哭着说道：“儿啊，为娘怎么能舍得你去死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死了孩儿一人，可以保全一家，保全寺庙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娘亲你不必爱惜女儿，就让孩子死了吧！母亲你白白养育了女儿十九年，就

譬如当初没有生这个女儿，娘亲的养育之恩，孩儿只有来生再报答了！”说罢，哀哀痛哭，泣不成声。

老夫人听了，心如刀绞，说道：“女儿你如一死，为娘也不想活了。”

小姐想，我要死，娘舍不得，看来在家里是死不成的了。小姐此时已经横下了一条心，在家里死不成，就死到外面去，一到贼营，自尽不迟，母亲也可以眼不见为净了。意志已决，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还有一计，可退贼兵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

小姐道：“只要把女儿献给那贼首，他达到了目的，就不会再为难无辜的人了。”

大家听了，比得知孙飞虎来到还要吃惊。什么？小姐自己出主意要把她献给强盗，这怎么成呢？小姐甘愿自我牺牲，感动了大家，那是万万不能的！但是他们都作不得主，且看老夫人的意见吧。

老夫人听了忙道：“儿啊，这是万万不能的！想我们崔家，没有犯法之男，更没有再婚之女，怎么能把你献给贼寇为妻，岂不辱没了崔家的门第，败坏了崔家的声誉！这是万万不行的！”

小姐想，事情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还念念不忘“门第”、“声誉”，老娘亲啊，你也太糊涂了！于是说道：“母亲，何须考虑得那么远，如果把女儿献出去，其利有五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怎么说其利有五，你且讲来。”

小姐道：“第一条，可以免得摧残老母亲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心里像灌了蜜糖似的，女儿第一条就想到了母亲，一片孝心，可见我没有白养了她，问道：“那第二条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免得寺院殿堂化为灰烬。”

长老听了，很觉安慰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多谢小姐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第三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父亲的灵柩可以保全。”

老夫人很是感动，说道：“好女儿，你在紧要关头，不仅顾到了在世的娘，还不忘去世的爹，有孝心的好女儿！那第四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可以免得寺内僧俗人等白送性命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第五条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欢郎弟弟还没有成人……”

欢郎插嘴道：“姐姐，我没有关系，我不怕！”

小姐继续说道：“他是崔家的继承人。我莺莺如果爱惜自己的声誉，不肯从贼，那么许多僧俗都要被屠杀，寺院要被烧毁，父亲的灵柩也要化为灰尘，爱弟之情，慈母之恩，全部玉石俱焚，我们崔家大大小小不留一个，这又何苦来呢？都是做女儿的不孝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把你送给强盗，为娘是坚决不愿的！”

小姐哭着说道：“娘啊！你这也舍不得，那也不愿，又没有别的妙计，还是让女儿死了的好！”

正在此时，法聪小和尚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从外面直闯进来，喘着大气说道：“禀报师父，不好了！强盗说，再不把小姐献出，马上就要放火烧寺院了！师父，快些想办法吧！”

长老听报，更加着急，现在火已经快烧到眉毛上了，再不想办法，将要不可收拾。于是转向老夫人道：“老夫人，快想妙计，救救寺院吧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长老，老身乃女流之辈，已经没有主意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夫人，我们何不一起到大雄宝殿去，传示两廊僧俗人等，古人说过：‘十步之间，必有芳草；十室之邑，必有俊士。’老衲认为一定有能人出来出谋划策。另外，老夫人可以立下重赏，常言道：‘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’说不定会有人出来退贼解围，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长老言之有理，我们一起到外边商议商议吧！”又回头对女儿道：“孩儿，你先回去，听候消息，一切有为娘作主。”

小姐含着眼泪，由红娘扶着，到了绣楼上，小姐往绣床上一躺，默不作声，只是流泪。

红娘可唠叨开了，她对张生有一肚皮的意见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唉！人心难测呵！在太平的时候，一个劲来套近乎，什么‘年方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，尚未娶妻’啦，什么爬在墙上吟诗啦，什么在道场上痛哭啦，多么亲近！现在到了紧要关头，倒好，连个人影儿都见不到，不知躲到哪个旮旯里去了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”小姐躺在床上，红娘的话句句听见，想道：红娘责怪张生，毫无道理，我要替他辩护。于是说道：“红娘，你怎么可以随便埋怨人家呢？你不想想，那秀才能随意到我家的内堂来吗？也许他现在正在思考妙计良策哩！”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又在帮那个秀才了！小婢实在替小姐着急，恨不得他能来替我们出出主意，想想办法。小姐，你且躺一会儿，我到前边去看看，有什么好消息，即刻回报。”

小姐道：“你去吧。”

于是红娘又到前边来了。夫人带了一些丫环仆妇，跟着长老来到大雄宝殿。大殿两廊下挤满了人，大哭大喊，十分嘈杂，又传来了寺外强盗们的喊杀之声，真令人心惊肉跳。

老夫人颤抖着说道，“长老，有劳你向廊下传言：倘若有人能退贼解围，必有重谢！”

长老想，到了此刻辰光还许空头愿，“重谢”，究竟多少重？那是要落实的。于是说道：“如何重谢，请老夫人明示。”

老夫人虽则是女流，却跟着丈夫学了一套官场圆滑经，也有点老奸巨猾。她所说的所谓“重谢”，是有伸缩性的，到时候可重可轻，支配权攥在自己手心里。今见老和尚要问个水落石出，心里不免责怪老和尚多口，但是，又不能不落实，可又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来，我总不能倾家荡产地去重谢吧！好吧，就这样，便说道：“我愿拿出崔家的一半财产来酬谢，但等强盗退去，一定兑现，决不反悔。如若有人信不过，就请法本长老作个证人。”长老想这还不错，金钱人人喜爱，虽说这个“一半家财”还是个囫囵数，崔家的财产总不至于只有十两八两银子。外边传说崔家富可敌国，这个“一半”，足可以打动人心，一定有能人出来退贼。长老到得大雄宝殿门口，外边人声喧嘩，议论纷纷，长老由法聪扶着，对着两廊的僧俗人等高声说道：“大家肃静！”两廊僧俗立刻停止议论，鸦雀无声，瞪着眼，侧着耳，都在用心听老和尚要说些什么。长老依旧提高了嗓门说道：“大家听了！相国夫人特地命老僧传话，谁人有能耐退得强盗，夫人说，不论僧俗，情愿把崔府的家财对半分，作为酬金！有人应者，请往前来。”

长老宣说完毕，下面一片寂静，毫无反应。长老恐怕众人没有听清，再说一遍，一连说了三遍，还是不见有动静。只听得有一个声音说道：“我们如果有退贼的本领，也不会逃到普救寺来了。”

又有一位道：“我们也是被强盗围困的，能够退贼，也不会要钱。”

又有一个人说道：“一半财产倒是不少，可惜我们没有退贼的本领！”

正在此时，外面又是一阵喊杀叫骂之声。只见在山门的门缝里了望的法空奔进来说道：“禀报师父，那强盗说，再不把小姐献出，就要攻打山门，杀进来了！”

长老听了，更加着急，说起来钱可通神，现在连人也通不了啦！赶紧进殿，回复老夫人。

老夫人正在大殿上等候回音，见长老进来，神色有点不大好，预感到有些不妙，就问道：“长老，可有人退贼么？”

长老道：“没有人退贼。”老夫人道：“那你是否说清楚了家财是对半分的？”

长老道：“说了，没有用！谁都没有这个能力退贼，现在强盗又在叫嚷着再不献出小姐，就要杀进寺来了！请老夫人定夺。”

老夫人一听，完了！总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哪料到如此重赏，还没有勇夫，可叹呀可悲！我已经是智穷力竭，无计可施了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普救寺的诸佛菩萨也保佑不了我们崔家了，还是自己救自己吧。强盗的目的是来抢女儿的，我也顾不得中表联姻，亲上加亲了，把女儿送给一个普通人，总比弄一个强盗女婿要光彩一些，为了一家，就把女儿作筹码吧。把心一横，对长老说道：“长老，再麻烦你去传话，如果有哪位英雄，不拘僧俗，只要能退强盗，我愿将女儿莺莺许配与他，倒赔妆奁，待等太平无事，立即完婚。我言出如山，决不反悔！”

长老道：“是是是，老衲马上去传言。”

其时红娘在旁，一切都看在眼里，见用金钱也打动不了人心，心里也很着急。又见老夫人想出个下策，用小姐作为赏格，心想，小姐嫁给平民老百姓，尽管门不当，户不对，总比去当强盗的压寨夫人要强得多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不过，老夫人不应该说“不拘僧俗”。银钱可以不拘僧俗，和尚一样要钱用的，女儿可不行，能嫁个和尚吗？世界上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万一那位退贼的英雄是个和尚，堂堂相府，招一个和尚女婿，到那时，看你老夫人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老相爷！老夫人大概急昏了头，病急乱投医。但愿那个二十三岁尚未娶妻的书呆子能当一下退贼的英雄就好了。你内堂不能去，这大殿上你还不肯露面吗？下回再跟我罗嗦，非要给他一个难堪不可！

却说长老领了老夫人之命，又来到大殿上，高声说道：“大家安静！”

众人一听，都在想不知又有什么新的解围办法了。

长老道：“老僧奉了老夫人之命传言，老夫人说，不拘僧俗，谁能够退去贼兵，老夫人愿意倒赔妆奁，把莺莺小姐许配给英雄。”

话音方落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引起了僧俗人等的极大兴趣，一时议论纷纷。

俗人们说，莺莺小姐生得美如天仙，人见人爱，可惜本事不济，别老婆没有捞到，先搭上一条小命，还是让有能耐的人去享受吧！

和尚们说，怎么，我们和尚也有份？这是强盗孙飞虎作成我们的。机会倒是不错，就是没有本事打跑强盗，最好去跟强盗商量商量，叫他们自己退了吧。唉！强盗是不讲理的，我只好不还俗了。

其中有一个和尚对这一份赏格发生了兴趣，那就是小和尚法聪。他倒不是自己想当英雄，捞这份赏格，而是为张生着想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怎

么看不见读书人的影儿？是不是个胆小鬼，吓得在书房里不敢出来了？

却说张生，自从在功德堂道场上见了小姐，见小姐对他含情脉脉，着实有点飘飘然。但是听到法聪告说小姐已经中表联姻，名花有主了，他又犹如跌进了冰窖，浑身冰凉，万念俱灰。回到书房里，就往床铺上一躺，不住地长吁短叹，正在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，却被外面的金鼓喊杀声给惊醒了，想让琴童出去看看，就叫道：“琴童，琴童！”

琴童早就被外面的金鼓喊杀声吵醒了，来问主人，却见张生睡得正香，就不想叫醒他，一个人悄悄地到外边来打探情况。一到大殿上，正当长老在宣布崔家愿用一半财产募人退贼的时候，他立即返回书房，来向主人禀报。刚踏进书房门，听得张生在叫唤，就说道：“相公，不得了啦！大祸事到了！”

张生问道：“何事惊慌？”

琴童道：“寺外强盗孙飞虎带领了五千喽罗把寺院团团围住，“强抢莺莺小姐做压寨夫人哩！”

张生道：“果有此事？啊哟！我家小姐呀！”说罢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琴童道：“相公且慢啼哭，小……主母还没有被抢去，不过，强盗说，如若不把主母献出，就要放火烧寺院了！”张生惊叫道：“啊哟，这便如何是好？看来要玉石俱焚了！”琴童道：“现在崔老夫人出了赏格，说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够退贼，崔府的财产与他对半均分。”

张生道：“这就好了！可曾有人出来领赏否？”

琴童道：“我紧跑回来禀报相公，后边的情况还不知道。”正在此时，法聪小和尚来了。一进门，见张生半倚半躺在床上，说道：“张先生，你好悠闲！外边的事你知道吗？”张生道：“小生已经知道了。”

法聪道：“你既然已经知道了，就该想个妙计良策来解围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无计可施！”

法聪道：“张先生，你太不仗义了！你难道不肯为普救寺想想，不肯为小僧我法聪想想，难道也不为自己想想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有什么可想的？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你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难道一个计策都想不出来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实在无计可施。”

法聪道：“你难道能眼看着小姐献给强盗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我家小姐是万万不能献出的！”

法聪道：“那么，你就忍心让小姐被烧死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我家小姐是万万不能烧死的！”

法聪道：“小姐不能献出，也不能烧死，那是要救她的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那是自然！小生可以不救自己，我家小姐是万万要救的！”

法聪道：“那好，赶快拿出退贼的妙计来！”

张生道：“我心已乱，有计也想不出了。”

法聪道：“张先生，不必心乱，刚才老夫人叫我师父向大家传言，说道：‘如有那位英雄，不拘僧俗，只要能退强盗，我愿将女儿许配与他，倒赔妆奁，待等太平无事，立即完婚，言出如山，决不反悔。’老夫人当殿许婚，还怕什么中表联姻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遇的机会，千万不可放过，一解了围，小姐就是你的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法聪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再说我法聪对你张先生一直是赤胆忠心的，

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如此”，说到此，他忽然惊叫起来，说道：“啊哟不好！不拘僧俗！”

法聪倒被他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先生何事惊慌？”

张生道：“我家小姐万万不能被强盗抢去，也不能被俗人得去，更万万不能给你们和尚得去！我家小姐万万是小生的！”

法聪道：“为了小姐，还不赶快用心想计。”

张生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就说道：“哈哈，小生有计了！”

法聪有点不大相信，那么快就有计，此计大概不妙，道：“先生，你的妙计来得那么神速，恐怕不是鸡（计），是鸭吧？”

张生道：“休得胡言！这叫做急中生计。”

法聪道：“既然有了妙计，救兵如救火，快去见老夫人吧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师父不必性急，且慢去见老夫人，稍等片刻，待小生写一封书信来。”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大火已经烧到屁股上了，怎么还有闲功夫写信呢？算了吧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师父你哪里知晓，退兵妙计尽在其中。琴童，速速备纸磨墨！”

琴童马上铺好八行薛涛笺，打开墨盒，端砚中的宿墨尚未洗去，稍微注上一点水，不一会，已把墨磨浓了。

张生从笔筒里抽出一支象牙管长锋小楷羊毫，蘸得笔饱，文不加点，一挥而就。信上是这样写的：

珙顿首再拜大元帅将军契兄纛下：伏自洛中，拜违犀表，寒暄屡隔，积有岁月，仰德之私，铭刻如也。忆昔联床风雨，叹今彼各天涯。客况复生于肺腑，离愁无慰于羁怀。念贫处十年藜藿，走困他乡；羨威统百万貔貅，坐安边境。故知虎体食天禄，瞻天表，大德胜常；使贱子慕台颜，仰台翰，寸心为慰。辄稟：小弟辞家，欲诣帐下，以叙数载间阔之情；奈至河中府普救寺，忽值采薪之忧。不期有贼寇孙飞虎，领兵半万，围困山寺，欲劫故臣崔相国之女，小弟之命，亦危在旦夕。兄长倘不弃旧交之情，提一旅之师，以推天子之恩，以解苍生之危，使故相国虽在九泉，亦不泯将军之德矣！鹄候来旌，造次干渎，不胜惭愧！伏乞台照不宣！张珙再拜。二月十八日书。

张生把信写好，从头细看了一遍，并无差错，就放进信封内，带在身边，说道：“法聪师父，请吧！”

于是两人来到大殿，琴童跟在后面，一路上，法聪嚷道：“诸位，请闪过一旁，退贼的英雄来了！”

众人一听，纷纷闪过一边，让出一条道来。

张生一边向前挤去，耳朵里听到长老还在传命：“老僧奉了老夫人之命，廊下传话，不拘僧俗，谁能退得强盗，愿将小姐许配与他，倒赔妆奁！”果然如此，法聪没有撒谎，不仅有希望，而且我家小姐已是稳稳地到手了。张生不觉心花怒放，哈哈大笑，鼓掌说道：“妙啊！妙极了！”

法本长老正在为已悬重赏却仍无回音而发愁时，忽然听得有人在哈哈大笑，在这种生死存亡关头，居然还有人笑得出，是否该人的神经出了毛病？听听这笑声很耳熟，往笑声处一看，原来是“老衲的一房亲戚”来了。这时，张生已经到了长老跟前，长老问道：“相公何故发笑？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，小生见你这般高声叫喊，觉得有些好笑。”

长老道：“相公难道还不晓得强盗孙飞虎兵围山寺的祸事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已经知道了。”

长老又道：“你可知晓，强盗扬言，要献出莺莺小姐。不献出莺莺小姐，强盗就要放火烧寺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也知道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既然你都知道，事情已经大火烧到眉毛上了，还有么可笑的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，我且问你，崔老夫人是怎样说的？”

长老道：“老夫人言道，有人退贼，愿将小姐许配给他。”

张生道：“果真是这么说的？”

长老道：“还有一句‘倒赔妆奁’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有一事不明，请教长老。”

长老道：“相公请讲。”

张生道：“据小生所知，莺莺小姐早已中表联姻，怎么现在又要佛殿许婚了？”

长老有点迟疑了，说道：“这个嘛，这个嘛，也许，大概，可能，可能是为了救命要紧，顾不得中表联姻，也是合乎情理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烦请长老通报老夫人，说张珙求见。”

长老说道：“相公果真能退强盗？”

张生胸有成竹地说道：“长老不必多虑，不用骑战马，不必拿刀枪，也不要对阵打仗，看一看管叫那半万贼兵化为一滩肉酱和鲜血。小生自有锦囊妙计，事不宜迟，速去通报就是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老衲知道了，请相公稍候。”说罢，兴冲冲地回到大雄宝殿。

老夫人正在大殿上急得脑子发胀，恐怕佛殿许婚这一招不灵，只好大家同归于尽。现在看见老和尚走进来，脸上春风得意，一副考上了进士的样子，觉得似乎心宽了一些，问道：“啊，长老，事情怎样了？”

长老道：“老夫人，不用担心了，已经有人挺身而出，能退贼兵，真是吉人天相啊！”

老夫人大喜，双手合十，对空膜拜，说道：“佛天保佑！菩萨保佑！长老，不知这位恩公高姓大名？”

长老道：“此人与老夫人有一面之识，乃老衲的亲戚，昨日附斋追荐的秀才，姓张名珙，双字君瑞的张相公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说道：“原来就是此人！想不到一介书生，有此谋略，我无优矣！”

长老道：“张相公在外面，等候拜见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连忙道：“长老，赶快出去，说老身有请！”

长老道：“遵命！”说罢，就到大殿外，见了张生，说道：“相公，老夫人有请！”

张生说声“来了！”便潇洒自如地踏进了大殿，整理了一下衣冠，趋步上前，说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晚生有礼了！”

老夫人这次不同于在功德堂，还有点摆相国夫人的架子，这次是有求于人，所以当张生进来的时候，已经站起来迎接。见张生风度翩翩、神采飞扬地走进来，向自己行礼，连忙用手虚扶一扶，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老身还

礼了。先生请坐。”

张生道：“请老夫人先坐。”

老夫人坐下了，见张生坐在那里，神色自若，好像没事人一般，真有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，看样子我们一家子的性命要寄托在他身上了。心里一阵宽慰，但仍然流着泪说道：“先生，家门不幸，祸从天降，孙飞虎贼人兵围寺院，要抢小女莺莺，可怜我们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。古人云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万望先生施展子房、卧龙之才智，伸手救援，则老身一家，感恩戴德，没齿不忘！”

张生听了老夫人的一席话，心想，这些全是空洞的客套，为何不提许婚之事？从古以来，婚姻都是父母之命，老和尚的传话终究有点靠不住，必须由老夫人亲口说出，方为稳妥。但是自己却不好意思去问，只好坐在那里不吭声，装作洗耳恭听的样子。

老夫人见张生不搭腔，明白大概他没有听到我的传话，于是说道：“先生，刚才老身曾托长老传话。”

张生连忙接口道：“不知如何传的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但有退得贼兵的，将小女莺莺许与为妻，再倒赔妆奁，以报大恩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夫人果真是这样传话的么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是老身亲口许下的，先生若能退贼，老身决不食言，待得太平，便立即完婚，更有法本长老为媒作证。”

长老一听，连忙摇着双手说道：“夫人，想老衲乃出家之人，作媒恐怕不妥吧？”

老夫人想，现在到了什么时候，有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还谈什么妥不妥！就说道：“长老此言差矣！想《诗经》上有言：‘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；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’老身在佛殿许婚，长老作伐为媒，乃是顺理成章之事，不必推辞了！”

长老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老衲遵命就是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，今日危在旦夕，所以佛殿许婚。先生若能退却强盗，老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！”

张生听了，心中大喜，当即起身，抢上一步，倒身下拜道：“承蒙老夫人抬爱，晚生张珙敢不从命，请受晚生一拜！”

老夫人忙道：“先生请起，请起！”

这时，红娘一直在旁边，一切场面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难得这秀才一片好心，与我们崔家非亲非故，却能够挺身而出，来管这份闲事。但愿他能有诸葛亮之才，横扫了这五千贼兵。那时，不但贼兵可退，而且小姐也可了却一桩心愿，我红娘也可以得到一个好姑爷。刚才我在小姐面前错怪了他，真不好意思，现在得赶快向小姐报喜去。走了几步，又站下了，心想且慢，这傻角有没有退贼的本领，不要说嘴郎中无好药，看看再说。于是又返回原地。

长老道：“相公请起，请起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请坐，请教退贼之计。”张生起身坐定，说道：“老夫人但请放心，不用害怕，不是晚生夸口，只要略施小计，管教扫除贼兵，保存寺院，免去众僧俗的灾祸，老夫人一家大小不叫伤害一个！”

老夫人听了，心想这都是空话，退不了贼兵，仍是枉然，于是道：“有

先生筹划，老身极为放心，请教良谋。”

张生道：“晚生有一故人，同乡同学，又有八拜之交。此人姓杜名确，双字君实，也是官宦子弟，乃太宗皇帝驾前宰相杜如晦的重孙。他壮志凌云，不袭门荫，考中了贤良科举，能开六石之弓，熟习八阵之法，文韬武略，满腹经纶，内怀信义之心，外有威严之色。初任郡城，地方盗贼绝迹；后守边疆，胡骑不敢来犯。武备德修，将士归心。临阵使一柄大刀，冠绝古今，爱骑一匹雪白龙驹宝马，人称‘白马将军’。目前在蒲关镇守，威名远震，敌不敢犯。晚生已修书一封，只要送往蒲关，兄长定会前来救助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多谢先生仗义相助。杜将军确是当世名将，令人敬佩，有他出兵，何愁贼人不灭。不过，此法虽好，无奈贼人威逼得紧，蒲关离此尚远，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蒲关大军未到，强盗已经放火杀进来了，又将如何？”

张生道：“请老夫人不必担忧，晚生还有一条缓兵之计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心想，这秀才足智多谋，我把女儿送给他也值得。说道：“如此，请教先生那缓兵之计？”

张生道：“老夫人，这一条缓兵之计嘛，要用着长老了。”说着就向法本长老拱拱手。

长老一听，吓了一跳，忙摇手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弄错了！想老衲年事已高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哪里会冲锋陷阵？还是另请高明吧！阿弥陀佛！”说着，向张生合十顶礼。

张生道：“长老不必惊慌，并非要你出去和强盗厮杀，是要借重你鬓发如霜的法相，一寺之主的身份，请你去和强盗说几句话。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老衲只会诵经念佛，没有苏秦、张仪的口，陆贾、酈生的舌，怎么能做得了说客？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，岂不闻‘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’。你在讲经说法时，可以说得天花乱坠，一定会成功。”

长老道：“这些强盗比石头都不如，点不了头，老衲难以胜任。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不必惧怕，又不要你去和强盗面对面说。请问长老，在寺内有没有可以登高了望的地方，能够和寺外的强盗对话？”

长老道：“有呵，就是在头山门内的钟楼。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，你只须登上钟楼，对强盗如此如此说，强盗绝对不会伤害你，而且还会暂时退出一箭之地。长老，可以吗？”

长老道：“计策是不错，要老衲一人前往，尚无此胆量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无妨，小生陪同你前往就是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如此甚好！有相公在旁助威壮胆，老衲遵命就是。”

于是两人告辞了老夫人，直奔钟楼，撩衣拾级而上。已经听得人声喧哗，马匹嘶叫，开窗一望，只见寺外旗幡招展，刀枪生光，军容不整，阵法零乱，好一群乌合之众。喽罗们个个横眉竖目，恶狠狠的好似凶神恶煞一般，正在摇旗呐喊，虚张声势。长老见了，两腿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。

张生见状，安慰长老道：“长老休怕，你在楼上，他们伤不了你，赶紧和他们对话！”

再说寺外的强盗们，见寺内一直没有动静，不由得焦躁起来，正想叫阵，忽见寺里钟楼上的窗子打开了，从窗口探出一个光头来。靠近山门的值哨喽罗见了，以为寺内有人偷看军情来了，就大声喝道：“呔！钟楼上的人听着：

速把窗门关闭，否则要开弓放箭啦！”

张生连忙道：“长老，赶快答话！”

长者慌忙答道：“好汉们且莫放箭，老僧有话，请大王前来答话。”

喽罗们听了，就把弓箭放下，到大帐禀报孙飞虎道：“禀报大王！”

孙飞虎正在帐篷里发怒，按他的性子，就要立刻杀进寺内，把莺莺小姐抢了就走，岂不痛快。无奈要抢的是相国千金，不得不客气一些，真是强盗学斯文！见小喽罗来报，问道：“何事报来？”

小喽罗道：“普救寺里有一个老和尚，在钟楼上请大王爷到寺前答话。”

孙飞虎听了，说道：“闪开了！带马！”他踏蹬上马，一抖丝缰，直往寺前，对着钟楼大叫道：“呔！和尚听着：速把莺莺小姐献出，万事皆休，若有半个不字，本大王要放火烧寺，把僧俗人等杀一个鸡犬不留！”

长老往下一看，见孙飞虎生的那般模样，吓得胆战心惊。只见那孙飞虎腆着一个似妇女十月怀胎样的大肚子，三角眼，大鼻子，粗嘴唇，阔脑门，竖眉毛，宽下颏，海下一部刺猬毛般的红胡子，简直是人怕鬼摇头。头戴一顶红彪彪的纱巾，身披一领云雁金缕蓝战袍，护心镜耀日生光，套一双抹绿狼皮战靴；腰间右边挂一张铁胎弓，左边挂一壶狼牙箭，手拿一柄簸箕来大的开山斧，胯下一匹青鬃战马，装作威风凛凛，实则猥琐非凡。长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道：“好怕人也！吓死老僧了也！”

张生见了孙飞虎，也微微吃了一惊，心想这狗强盗长得如此丑陋，妄图强抢我家小姐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有我张珙在，狗强盗休想得逞！听得长老叫怕，心想这不是害怕的时刻，忙道：“长老休得害怕，速速答话！”

长老定了一定神，壮着胆子说道：“大王，请暂息雷霆之怒，且听老僧说来：相国夫人听得大王虎驾前来，本待早把小姐献与大王，无奈她们母女情深，小姐嫁给大王以后，不知何年何月再能见面，一时难舍难分。大王你若是鸣锣击鼓，大叫大嚷，把小姐给吓死了，岂不可惜！老夫人言道：“大王若要做女婿，请按兵束甲，退出一箭之地，让她们母女叙别一番，然后再献与大王。”

孙飞虎道：“本大王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要马上成亲，时间不能太久！”

长老又说道：“再说莺莺小姐现有父丧在身，目前正在做除服道场，等三日功德圆满，脱了孝服，换上大红吉服，倒赔妆奁，一定献与大王。”

孙飞虎大叫道：“不行！三天不行！”

长老道：“大王息怒，若是今天就把小姐送出，小姐穿了一身孝服来到军中和大王成亲，恐怕对大王不利。大王请三思！”

孙飞虎听了，觉得很有道理，最近军情确是很不顺利，别再惹些晦气来，弄成一个光杆大王，那就糟了！想到此处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限你三日。老秃驴听着，是连今天三日，三日之后若不送来，我要你们人人皆死，个个不存！你对夫人说去，像这样好性儿的女婿，打了灯笼也找不到，教她就招了俺这个好女婿吧。”说罢，转身发号令道：“儿郎们，后退一箭之地！”就领了喽罗们回大帐去了。

长老抹了一把汗，对旁边的张生说道：“相公，强盗已经骗走了，你也听到，三日后不送出去，大家便都是没命的了！相公，这三日时光易逝，还望相公速速退贼。”

张生道：“这倒不妨。我这里有一封给杜确将军的书信，此地离蒲关只有四十五里。请问大师，寺院内可有能人敢到蒲关去送书信？”

长老道：“若是白马将军肯出兵，怕什么孙飞虎！若说是送书信的人，寺里倒有一个。老衲有一个徒弟，法名惠明，平日不念经文，就喜欢喝酒打架，老衲也拿他没办法。这个徒儿，生性戆直，你如果求他去，那是杀了他也不去的，一定要用言语去激他，不让他去，他就是死也一定要去的。相公，你会激将法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有这个人选就好，一切就看小生的手段吧！”说罢，和长老一起下了钟楼，来到大雄宝殿，对着满殿的僧俗人等说道：“强盗孙飞虎围困了寺院，我等岂能坐以待毙？小生有一故友，人称白马将军，现在镇守蒲关，我已修书一封，要寄给杜将军，请他带兵前来解救，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，你们僧俗人等有谁敢突围前去蒲关投书？有谁敢去？”

众人听了，你看看我，我望望你，都不吭声。他们也都知道，这位书生忙进忙出，是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，无奈自己没有这份能耐去突围送信，只有闷声大发财了。

张生见大家默不作声，也并不怪罪大家，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，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胜任。一旦用非其人，书信落到了孙飞虎手里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何况他已经有了人选了，那就是莽和尚惠明。现在这和和尚不知躲到哪里去睡大觉去了？要设法把他给激出来，于是又说道：“小生曾听说本寺之内有一位师父，武功盖世，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仗义之人，今天为何一言不发？是否没有到场？还是没有胆量前往？”

再说那惠明和尚，原是胡族后裔，自幼喜欢舞枪弄棒，走马打猎，又长得魁梧剽悍，力大无穷。后来父母双亡，他觉得世道险恶，就看破红尘，到这普救寺出家来了，他人是出了家，可心没有出家，他不念法华经，不礼梁王忏，不清不净，只有一个泼天大的胆。又爱打抱不平，动不动就要拔拳相向，所以全寺的和尚都怕他三分，对他敬而远之。虽说是佛门弟子，却从不遵守三皈五戒，最喜欢偷吃酒肉，常说：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坐。”喝醉了酒就撒酒疯，长老也拿他没办法，就派他在香积厨烧火。今天他喝了三大碗老白干，微微有点醉意，正躺在灶前柴草堆里睡大觉，现在刚给外边的吵嚷之声惊醒，一问在厨下值日的小沙弥，知道强盗孙飞虎围困了寺院，要洗劫佛地，残害百姓。他听了以后，真是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杀人心逗起了英雄胆。他丢掉了僧伽帽，脱下了黑僧衣，拿起了一直闲置多年诛龙斩虎的戒刀，挂在腰间，两手提起了经年不曾打磨的乌龙铁棍，撒腿就往大殿而来。刚到大殿，就听到了张生的话语，这不是分明对我惠明叫阵吗？气得他哇哇直叫，人未到，声先至，“哇呀呀，阿弥陀佛，气死我也！”这一声吼叫如同焦雷一般，震得众人耳朵嗡嗡直响，只见他两手一分，排开众人，直冲到张生面前，伸出蒲扇般的大手，说道：“相公，拿来！”

张生听得一声吼，就知道惠明被激出来了。等到惠明来到跟前，一看，嗨！好一个莽和尚！豹头环眼，八尺身躯，好似出了家的子路，削了发的金刚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长老说的一点不错，这送信的任务一定是非他莫属了。不过，长老说的，此人是吃激不吃请的，有必要再激他一激，于是说道：“小师父，拿什么来啊？”

惠明道：“拿书信来，让洒家投送到蒲关去！”

张生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小师父，你有这个能耐送去吗？敢不敢去啊？”

惠明道：“相公，不是我贪，不是我敢，大踏步杀出那虎窟龙潭；也不是我抢夺，也不是我包揽，实在这几天吃菜馒头，嘴巴里淡出鸟来，举戒刀

今日开斋，那五千人也不需要煎炒烹炸，腔子里的热血可以解渴，胸膛内的心肺可以解馋。再备好一万来斤黑面，和合些酸黄齏、烂豆腐，我把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，包剩下来的馀肉就把青盐蘸着吞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师父勇武可嘉，你能挺身而出，一定能够冲出重围。不过，贼寇厉害，孙飞虎骁勇，你要留神才是！”

长老也说道：“张相公命你去蒲关寄信，你真的敢去？”

惠明道：“师父，相公，你们问我敢不敢，我要问你们用我还是不用我？你们怕孙飞虎的本事大，我说他能淫欲，会贪婪，身体淘空，已经不堪一击了！老实说，别的人都是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女不女，男不男，只会撑饱了肚皮躺在僧房里装聋卖傻，哪管他焚烧了寺院，杀尽了生灵。小僧是为了你这仗义的张相公和那善文能武的杜将军，凭着这济困扶危的一封信，用我的本领，一定要闯他一个人仰马翻！”

张生道：“如果贼寇不放你过去。则将如何？”

惠明道：“相公，你放心，他怎敢不放？如若不放啊，哼！远的就破开步用铁棍扫，近的就顺着手拿戒刀砍；有小的提起来把脚尖踢，有大的扳下来将他的骷髅头铲。我瞅一瞅古都都翻江倒海，晃一晃厮琅琅震山动岩；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，手扳得忽刺刺天关撼。我从来是暴烈莽撞，不懂得心虚恐慌，磨练就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壮。我欺硬，最怕软，能吃苦，不爱甜，拚着命提刀仗剑，那怕他阻挡不放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师父勇力过人，侠肝义胆，愿往蒲关冒险投书，小生代表全寺人等拜谢小师父的救命之恩！”说着，一躬到地，就把书信拿了出来，交给惠明。

惠明道：“张相公言重了，救人亦是救己。”说罢，接过书信，在怀里藏妥，提了铁棍，背了戒刀，拜别了师父，再到香积厨去饱餐了一顿。此时已经天黑，惠明开了后山门，悄悄地没入夜色中去了。

却说惠明出了后山门，趁着天黑，一溜风地往外冲去。贼军的主力大都在前山门的广场上，分派在后山门的不多。巡哨喽兵见从寺内冲出一个和尚，便放了一阵乱箭，并未射中，仍被惠明逃脱了。小喽罗连忙去禀报孙飞虎，孙飞虎认为逃脱个把小和尚，无关大局，所以并不介意。哪知道就是这个无关大局的小和尚，偏偏断送了孙飞虎的黄粱美梦。

惠明逃过强盗的封锁线，不敢怠慢，撒开大步，直奔蒲关而去。刚刚天亮，已到蒲关，恰巧杜元帅操兵点卯。惠明到得辕门，对守军说道：“普救寺僧人惠明，有天大急事求见元帅。”

守军入内禀报，道：“启禀元帅，辕门外有一僧人求见。”

元帅道：“命他进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守军领了惠明进入大帐。

惠明上前打个问讯，道：“河中府普救寺僧人惠明稽首。”

元帅问道：“小师父到此何事？”

惠明答道：“启禀元帅，今有贼寇孙飞虎作乱，带了五千贼兵，围困寺院，欲抢劫故臣崔相国之女为压寨夫人。有游客张君瑞，奉书令小僧拜投麾下，欲求将军以解倒悬之危。”

元帅道：“把书信拿来。”

惠明从怀里掏出书信，双手呈上。

元帅接过书信，观看以后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师父你可先走一步，

本帅点齐兵将，随后就到。”

惠明道：“时间紧迫，请元帅务必火速发兵。”

元帅道：“那是自然。我虽然没有圣旨发兵，但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大小三军，应我号令：速点五千人马，人尽衔枚，马皆勒口，星夜出发，直至河中府，剿灭孙飞虎，解救众百姓！”

五千人马在杜元帅的率领下，疾如流星，不到半日，已经到了普救寺。元帅一声令下，把孙飞虎和他的喽罗们团团围住，众将士高声叫道：“贼兵速速弃械投降，免尔等一死！”

孙飞虎本来稳坐在大帐内做美梦，专等莺莺小姐来成亲。忽听得帐外金鼓齐鸣，喊杀连天，立刻从迷梦中醒来，披挂提刀上马。出帐一看，只见对面一彪军马，旌旗招展，甲仗鲜明，一杆认军帅旗上，写着斗大一个“杜”字。他大吃一惊，暗暗叫苦道：“啊哟不好！白马将军到了！这便如何是好？”说来也叫人不相信，孙飞虎强狠霸道，天王老子都不怕，就怕白马将军，这也所谓一物降一物。那些喽罗们，见了白马将军的军队，也都吓得魂胆俱丧，因为他们都是白马将军手下的败军之将。来军好似爷爷，贼兵如同孙子；来军势如龙，贼兵好像虫。贼兵一个个都把弓箭解，刀斧撇，旌旗鞍马都不顾，回头来看着白马将军，听候发落。有的则弃刀丢甲，趁乱逃走。孙飞虎原是杜元帅的手下败将，如今仓皇应战，战不几个回合，被元帅轻舒猿臂，从马上生擒活捉过来，丢于地下，命小军绑上了。

杜元帅高声说道：“尔等原来都是浑瑊太师的部下，自从浑太师去世以后，无人统制，丁文雅又只知酒色，放松训练，未加管束，想来你们只不过是为了抢掠一些财物，并无反叛朝廷之心。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旧营，你们一旦忘记了国恩，势必全部要被杀戮。我现在亲自带领了大军前来征剿，杀你们这些无主乱军，容易得好比割草。但恐怕在你们中间大多不是叛逆，只是胁从，不忍心把你们不分好坏，一概诛杀。现在你们听着：你们不是反叛的，可放下兵仗，靠东边坐地；要反叛的，到西边去列队，准备决一死战。”

杜元帅话音刚落，贼兵们都放下兵仗，跑到东边坐在地上。杜元帅命令把孙飞虎推出斩首，其他喽罗们全都宽大处理。

话说普救寺内，自从惠明连夜突围以后，寺内的人都在提心吊胆，不论僧俗，都在口宣佛号，求菩萨保佑。其中最为忧虑的就是张生，他担心惠明的安危，如果惠明有什么差错，后果不堪设想；倘若已经冲了出去，计算路程，救兵也得明日中午才能赶到。思前思后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这晚，张生并来回书房，他哪能睡得着，只在大殿上踱来踱去。天亮以后，老夫人和法本长老都到大殿上来了。

老夫人道：“书信已经送去好久了，怎么还没有一点动静，真是急死人！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真是令人担忧，但愿菩萨保佑。”

张生见老夫人和长老一起来到，上前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二位老人家不必担忧，那白马将军与晚生情同骨肉，一定会来相救的。计算惠明小师父投书的时间，想来用不了多久，即可有好消息了。”

正在议论之际，忽听得寺外金鼓大震，喊杀连天。张生喜出望外，不禁大笑道：“哈哈，我家大哥来也！长老，你我速去钟楼眺望。”说罢，拉了法本长老急忙爬上钟楼，登高远望，只见烟尘滚滚，旌旗蔽天，军中一杆认军帅旗上显出斗大的一个“杜”字，果然是白马将军到了。再看贼营中人仰马翻，乱作一团。少时，又见贼兵们一个个缴械投降，孙飞虎被处斩，五千

贼兵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全部解决。合寺僧俗人等，无不兴高采烈，额手称庆。众难民纷纷离寺回家，不一一细表。

张生和长老在钟楼上见社元帅已经得胜，连忙走下钟楼，到山门外迎接虎驾，把杜确邀进寺里。兄弟见面，格外亲切。

张生道：“自别兄长台颜，一向有失听教；今日一见，如拨云见日，快何如之！更蒙救援，恩同再造！”

元帅道：“贤弟见外了！敢问贤弟，为何不到为兄营中来？”

张生道：“请大哥恕罪，小弟本来是要前来拜谒的，无奈偶得小病，行动不便，所以失礼了。”

崔老夫人得知贼兵溃灭，已经解围，激动得眼泪直流，真是佛天保佑，也是崔门积德，方能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就吩咐摆筵，为白马将军庆功。

元帅见了老夫人，行了一个军礼，说道：“杜确甲冑在身，不克以大礼拜见，请老夫人鉴谅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将军，如此多礼，折煞老身了！”回头对张生说道：“今日聊备小酌，为将军庆功。张先生，请陪令兄入席。”

张生道：“晚生遵命！”于是陪同元帅入席。分宾主坐定。席间，元帅道：“杜确有关防御，以致让老夫人受惊，切勿见罪是幸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将军言重了！想老身母子的性命，都是将军所赐，真不知怎么来补报哩！”

元帅道：“不敢不敢，这是小将的职责所在，何用言报！”

张生道：“这次请兄长来，因见老夫人受困，言道：谁能退得贼兵的，即以小姐许亲。故此斗胆作书。”

元帅道：“贤弟，既然有此姻缘，可喜可贺！”就对老夫人说道：“贤弟建退贼的计策，夫人佛殿许婚，如果说了作数，那是淑女配君子，美满的一对儿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只恐怕小女配不上君子。”

张生道：“兄长现在有功于国，有义于友，有恩于蒲州的老百姓，朝廷一定会即刻封赏。到那时，一定前来拜贺。”

元帅道：“你我弟兄，何用客套、他日大喜，当来庆贺。”说罢，起身离坐，说道：“愚兄军务在身，不能久离蒲关，况且贼人尚有馀党未除，未便在此久留。告辞了，请老夫人和贤弟勿罪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大哥军务繁忙，小弟也不敢久留，有劳台候了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将军救命之情，老身一家感恩戴德，没齿难忘！小女于归之日，请将军不弃，来舍间喝杯喜酒。”

元帅道：“多谢老夫人盛情！后会有期。”

元帅离席，张生和老夫人也起身相送，行至滴水檐下，元帅说道：“请老夫人留步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恕老身不远送了。”

张生则把元帅直送至山门外台阶下，大家各道珍重，挥泪而别。

第七章 夫人赖婚

话说莺莺小姐，自从孙飞虎兵围寺院，由内堂回到妆楼以后，忧心忡忡，眼泪不曾干过。尽管有两个小丫环在旁边劝解，仍然一夜没有合眼，一直在自思自叹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自己想想却不能算是红颜，为什么如此命薄？自己一个人死了，倒也并不可惜，将来要我去嫁给一个无赖子，倒不如死了的干净。但是要连累一家大小，要连累寺院和寺院中的许多僧俗人等，他们都是我害的，我成了罪魁祸首！难道女人真的是祸水吗？年迈的老母亲将为我而死，年幼的小弟将为我而死，胜如姊妹的红娘将为我而死，最对不起的是那英俊多情的张秀才，我知道他是为了我才留在普救寺的，现在是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，和我一起遭难，多么痛心啊！不过这也好，我和他生不能同罗帐，也许死后可以做夫妻，倒也是一件美事。小姐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一直到大天亮，忽听得外边金鼓喧天，杀声震地，吓得小姐几乎晕了过去。她想，一定是强盗放火烧寺，杀进来了，昨晚拖过去了，今日一定难逃此劫，大概我莺莺命中注定要横死！

正当小姐悲痛的时候，红娘却满面春风地上楼报喜来了。昨天红娘离开了小姐，到外边看看情况，主要看看这个傻角究竟仗义不仗义。她一直在老夫人身边，跟着到大雄宝殿，听着老夫人两次让老和尚传话，看着张生挺身而出，老夫人当面亲口许婚，惠明送信，白马将军领兵破贼，一天乌云，全都吹散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更为开心的却是替小姐高兴，老夫人在佛殿亲口许婚，小姐从此再也不必为中表联姻而愁闷了。小姐如果知道了，还不知有多高兴哩！那张相公我错怪了他，他不是傻角，想不到他不仅多情，还是胸怀奇才的义士，如果没有他那封书信，我们崔府一家，合寺僧俗，全都变作刀头之鬼！红娘眉飞色舞，喜气洋洋地踏进内房，却见小姐泪流满面，闷坐在床沿上，心想，小姐啊小姐，你现在哭哭啼啼，我要马上让你笑出声来，于是说道：“啊，小姐！”

小姐正在悲痛欲绝的时候，听得有人在叫，抬头一看，见是红娘，虽然只有一夜未见，却觉得比一年还长。现在红娘回来，感到格外亲切，连忙拉住红娘的手，说道：“红娘，我害苦你们了！”说着，又痛哭起来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休要悲伤，你怎么会害苦我们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强盗是为我而来，马上就要放火烧寺，那时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，岂不是我害苦你们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别哭了，大家不是好好的吗？红娘来，是来向小姐报喜的。”

小姐一听，什么！报喜！红娘是不是被吓昏了，在胡言乱语，说道：“想我死在眼前，喜从何来？”

红娘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在楼上光顾了悲伤啼哭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外边的情况大变了，小姐，要听吗？”

小姐连忙道：“红娘，快些讲来！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和小姐分手以后，一直跟着老夫人，到了大雄宝殿，老夫人先命法本长老传言：不论僧俗，谁人能退强盗，赏给我们崔家的一半财产。”

小姐问道：“可曾有能人否？”

红娘道：“大殿两廊人山人海，竟无一个能人！”

小姐忧愁地说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没法，第二次让长老传言：谁人能退得强盗，愿把小姐许配给他，叫做恩上联姻，还倒赔妆奁哩！”

小姐一听，不禁呆住了，心想娘啊，怎么可以把女儿当作赏格呢？大概被强盗给吓昏了，不然，不会出此下策的。再一想，这也好，总比被孙飞虎抢去当强盗婆要强得多。就问道：“可有能人否？”

红娘道：“有的！”

小姐听了，半喜半忧，喜的是总算有人出来退贼了。忧的是不知是何等样人，别离了虎口，又入狼窝，那才糟呢！不无担心地问道：“但不知是何等样人？”

红娘道：“是法聪小和尚……”

红娘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小姐突然哭着说道：“啊哟，我好命苦呵！”她想我免嫁了强盗，却嫁给和尚，我还能见人吗？我们崔家的颜面何存！

红娘笑着说道：“小姐你别急嘛，红娘的话还没有说完哩！是法聪小和尚的朋友啊！”

小姐白了红娘一眼，说道：“死丫头，说话不吞不吐的，看我不捶你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别生气，这个人红娘包你称心如意！”

小姐听了，不禁心中痒痒的，说道：“究竟如何。快说！快说！”

红娘说道：“此人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秀才，长得风流多情，一表人才。他胸怀锦绣，足智多谋，先用缓兵之计，骗得强盗退去一箭之地，延期三日。然后写了一封书信，命惠明和尚闯出重围，连夜到蒲关请了白马将军到来，剿灭了贼兵，杀了孙飞虎。现在太平无事了。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红娘恭喜小姐，贺喜小姐了！”

小姐听了，不觉笑逐颜开，说道：“红娘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红娘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这等大事，岂可胡说！”

小姐问道：“红娘，那位大恩人姓甚名谁？”小姐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了，自己一直不满意中表联姻，这恩上联姻听红娘的口气，那个人似乎蛮不错，这有关我的终身大事，所以要问问清楚。

红娘露出一丝狡黠而又神秘的笑容说道：“嗯，这个嘛，这个嘛……小姐，此人的姓名，不知道也罢。”

小姐一听，好啊，小丫头卖关子了，我非问出来不可！说道：“红娘，这般的大恩人，他的姓名，怎么可以‘不知道也罢’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此人嘛，小姐你不久就可以知道了。”

小姐道：“哎，红娘，早些知道比晚知道好。你再说，我要生气了。”红娘见小姐急了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此人其实你也认得的。”

小姐觉得有点奇怪，说道：“我一直在妆楼，怎么会认得他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不仅认得，而且见过三次面，一次比一次亲。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你又胡说了！我怎么一点也记不得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让红娘来提醒你吧。第一次是在大雄宝殿上无心相遇，第二次是月夜隔墙吟诗，小姐你不是还和他一首诗吗？他在墙头上露出了半个身子，你不是也看到的吗？第三次是道场附斋，陪着小姐你一起痛哭的，他就是那个大恩人。”

小姐听了不禁心花怒放，说道：“噢，原来是他！”

红娘笑着说道：“小姐，这回可心满意足了吧！”

小姐羞得满面通红，低头不语，但心中却如倒海翻江，她想，佛殿许婚是一件无奈的事，所幸有情人能成眷属。不过她很了解母亲的为人，她是一心一意要中表联姻的，佛殿许婚也许是一个权宜之计，口说无凭，不要危难一过，就要变卦，倒也拿她没办法。想到这里，原来的喜气洋洋不由得变成了忧心忡忡。小姐的这种担心，倒不是杞人忧天，换句话说，也许就是“知母莫若女”吧！

却说崔老夫人，自从解围以后，心头压着的一块大石落地，不知有多轻松！但轻松过后，心事又来了。现在一女许了两家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家是老相爷的遗言，也是她一力促成的，女婿又是自己的侄儿，老相爷的遗言不能违背，她本人的主意不能放弃，又是中表联姻，亲上加亲，门当户对，所以这一门亲事是万万不能退的。现在这家是大恩人，受恩必报，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自己亲口所许，长老为证，再看看张生的人品、学问、智谋样样都胜过自己的宝贝侄儿，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着想，实在也难以反悔。但她心中却认为侄儿终究是自己人，门第又高。张生是个什么东西？好煞也是外头人，尽管也是尚书门第，却是败落了的，门不当，户不对，将有损崔家的声誉！她权衡轻重，横下心来，决心赖婚。但是用什么方法去赖呢？老夫人终究不愧为相国夫人，也算得上一只老奸巨猾的老狐狸，她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已经胸有成竹了。第一步，她决定先让张生搬到院内来住，以此制造“亲近”的气氛，让大家和张生不提防有赖婚这一着狠棋。

话说张生送走兄长白马将军杜确以后，因为尚未向崔老夫人告辞，故仍旧回到崔家大院。

老夫人对张生道：“先生的大恩，永世难忘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要住在寺里了，就搬来家里西厢书院安歇。老身立即命人去收拾，请即日就搬过来！”

张生听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终究是自己人了，应该住在一起。从此和我家小姐见面的机会更多了，越想越美，几乎要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了。但哪敢在未来的丈母娘面前放肆，所以在表面上下露一点声色，很坦然地说道：“晚生遵命。多谢老夫人厚爱，晚生告辞了。”说罢，一揖到地，很潇洒地走了。

老夫人望着张生的背影，脸上闪过了一丝冷笑。

张生飘飘然地从崔府出来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未来的岳母大人已经把他当作自己人，要他搬进去同住，这事儿得和长老说一声，于是往方丈而来。

长老正在蒲团上打坐，紧张了几天的神经也得放松放松，见张生进来，长老忙从蒲团上站起来，说道：“相公，请坐，辛苦了！闍寺生灵，全仗相公得救，老衲谨此致谢了！”说罢，双手合十顶礼。

张生一边还礼，一边说道：“长老不必客气，救人自救而已，不足挂齿。”

长老道：“相公过谦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，小生的亲事，你看如何？”

长老道：“莺莺小姐，不用怀疑，肯定是相公的娇妻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刚才老夫人要小生搬到她家西厢书院去住，看来这门亲事确是不用怀疑的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这是好事的先兆。相公，老衲恭喜你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托长老的福！小生去收拾行李，告辞了！”

西厢书院的环境十分幽静。原是当年老相爷在正屋西边另外建造的一座小院落，作为读书养性的地方。它和正房有围墙分隔，崔府处在普救寺内，

是寺中院，而西厢书院则处在崔府大院之内，是院中院。现在张生搬了来，一看这个地方，十分满意，确实比容膝山房强得多。那小院的月门上方嵌一块小横匾，上写“退思”二字。进入书房，陈设更为高雅，粉墙上挂一幅中堂，是玄宗朝大诗人王维画的山水，画意取梁朝诗人王籍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诗意。中堂两边配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闭门即是深山”，下联是“读书随处净土”。周围放着不少书柜书架，上面摆满了书籍，三坟五典，八索九丘，诸子百家，四书五经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那珍宝架上，陈列着夏鼎商彝，秦砖汉瓦，各种古玩，全是稀世之珍。张生看了这些陈设，心里非常感激老夫人，她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女婿看待了。张生此时感到一切都称心如意，心想，从此以后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虽不能和小姐朝夕相处，至少见面的机会是不会少的，更何况不久的将来就要结为连理，白头偕老，我张珙也不虚此生！

第二天，老夫人带了欢郎一起来到西厢。她来的目的是让欢郎拜张生为师，表面上是要造就儿子，实则只要你张生一接受下这个学生，那么，婚事已经差不多赖掉了。因为在古代，伦常观念特别重要，在社会上，最受尊重的是“天地君亲师”。如果张生收了这个学生，就是老师，在辈分上就上升一级，和老夫人平辈欢郎和莺莺小姐是姊弟。张生于是不知不觉成了小姐的长辈了。按照“五伦”中“长幼有序”的原则，长辈是绝对不能娶小辈的。这样，张生如果是个知书达礼的人，就会自动取消这门亲事。老夫人的这一招棋十分恶毒。且看张生是否上当。

老夫人到了西厢，张生接进书房，分宾主坐定。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，来此习惯否？照看不周，还请鉴谅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老夫人关怀，晚生不胜感激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，老身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先生答应否？”

张生道：“老夫人，但请吩咐，只要晚生能办到的，当尽绵薄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小儿欢郎，今年七岁，天资尚佳，因家道变故，久失师教。先生才高八斗，欲命他从先生为师，幸勿推辞为盼！”

张生听了，不觉沉吟起来。按理说，以张生的才学，教个把小学生是绰绰有馀，简直是屈才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，何况欢郎又是未来的小舅子。更应该出把力教寻教导。还可以在丈母娘面前讨好。但是一旦当了欢郎的老师。自己就成了莺莺小姐的长辈。哪还能成亲？这老师是万万当不得的。一定要推辞掉。于是道：“老夫人，晚生才疏学浅，不足以为人师表，请老夫人原谅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过谦了！欢郎，过来！拜见师尊！”

欢郎的奶娘立刻把带来的红毡毯铺在张生的面前，欢郎像傀儡一般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红毡毯上趴下叩起头来。

张生一看，怎么，要霸王硬上弓？这是不能接受的！我跟欢郎是平辈，即使要我教，我也只能当一个不挂名的老师。所以他连忙侧身让开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晚生万万不能受此大礼！至于欢郎的学业，晚生一定尽力辅导就是，当先生则万万不敢！”

老夫人见张生不上钩，也没有办法，如果再要逼得急了。恐怕露了赖婚的馅，将会前功尽弃，这书生确实不能小看他！现在要赶快补救这一疏忽。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欢郎，就拜见哥哥。”

欢郎刚才跪在红毡毯上还没有站起来，也就趋势向张生拜了一拜，张生

也回了个半礼，双手把欢郎扶了起来。

老夫人说道：“先生，你安心在此，不必见外，和在家里一样，欢郎的学业就拜托了！至于和小女的亲事，本该早日成婚，但有一事，也许先生已经知道，先相爷在世之时，小女已中表联姻，现在必须去退亲。老身已命总管前往办理，等到有了回音，即可和小女成亲。”其实这老婆子根本没有去退亲，总管是到博陵去的。她之所以这么说，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。

时光过得飞快，一眨眼已经到了八月。这些日子里，张生除了教欢郎读书以外，老夫人从未请他去过内堂，小姐也无法见面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但也无计可施。

老夫人的心里也没有踏实过，一直在周密策划赖婚之事，心想此事不可再拖了，现在所要考虑的是如何赖才能赖得体面一些。经过深思熟虑，觉得可以开始实施她的计划了。通知张生的差事则要派给红娘，因为红娘是小姐身边的人，可以起迷惑、麻痹作用，让张生想不到有赖婚的阴谋。为了赖婚老夫人真可谓煞费苦心了。只听她吩咐身边的秋菊，说道：“秋菊，去妆楼上把红娘叫来！”

秋菊领命而去，不一会儿，红娘到了，道：“红娘参见老夫人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罢了！红娘，命你去书院，对张先生说，我在明日特备小酌，有要事商议，请张先生一定要来赏光！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，红娘就去！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不一会儿，红娘来到书院，这里地处偏僻，少有人到，青苔上点点的露水还没有干。到得书房门口，红娘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先生在家吗？”

张生听得有人，说道：“在家，你是谁啊？”

红娘答道：“是我，红娘。”

张生一听是红娘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她是小姐的贴身丫环，她来了，就能打听得到小姐的情况了。还要对她尊敬一些，对红娘的尊敬，也就是对小姐的尊敬。故连忙起身，亲自开门，见了红娘，就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不知红娘姐姐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敬请恕罪！”

红娘也还了一个万福，说道：“先生，红娘还礼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不知红娘姐姐到此有何贵干？请坐！看茶！”

红娘道：“多谢先生，不用啦！我家老夫人命红娘来说，明日特备小酌，有要事商量，请先生一定要赏光！”

张生听了，十分高兴，忙说道：“是是是！请姐姐上复你家老夫人，小生谨遵台命！敢问姐姐，明日小酌，有小姐否？”

红娘道：“这个嘛，红娘现在还不清楚。不过，老夫人特地派红娘来知照先生，很可能小姐也要来。”

张生道：“如此嘛，小生就放心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还有别的事，不便久留，告辞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恕不远送！”

到了次日，老夫人精心安排好了一席酒筵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叫

秋菊道：“秋菊，去把红娘叫来！”

秋菊应命而去，不一会儿，红娘到了，道：“参见老夫人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罢了！命你去书院，把张先生请来，说我特备小酌，有要事商议，请他一定要来！”

红娘想，昨天要我去，今天还要我去。昨天说了一遍，今天还要说上

一遍，这老太太倒不怕罗嗦！心里在腹诽，嘴里应命，说道：“是！红娘就去！”说罢，转身就要走。

老夫人却又叫住她，说道：“慢来！你一定要把张先生请到，不得推辞！”

红娘听了，心想，老夫人真是多余，张相公不请还想来，听说请，还不是八只脚都跑不及，能不来吗？就说道：“老夫人放心，包在红娘身上，一定请到！”红娘做梦也没有想到老夫人要赖婚，就兴高采烈地去请张生了。一路行来，一路在想，这次如果没有那张相公，我们崔家一家子的性命难保。现在，那半万贼兵，一眨眼就灰飞烟灭。今天高高兴兴地备办了山珍海味的酒席款待他，那也是应该的。想当初小姐和张生都觉得绝望了，谁能想得到就这么一封书信倒成就了姻缘。今天在东阁吃着丰盛的酒筵，比在西厢照着月亮苦等要强得多！早先你一个人睡冻得个半死，今晚上你那薄被子、单枕头就有人替你暖了。你可以受用足新房里的宝鼎香浓，绣帘垂下没有一点儿风，闺房里静悄悄的只有你们俩情意正浓！她为朝夕与共的小姐高兴，也为多情多义的张生高兴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西厢。

再说张生，昨晚兴奋得几乎一夜未曾合眼，今天一早就起床，叫醒了琴童，侍候梳洗。特意拿出了青铜镜，仔细擦洗，皂角用掉了两个，水也换了两盆，把脸儿擦得白里泛红，光莹剔透。那顶软脚乌纱小帽也揩刷的闪光发亮，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襦衫，黄澄澄的角带，粉底皂靴，平添了许多风韵。他装扮好了在书房里等，坐也不是。立也不是，在镜子里照照，人影儿还在，心已经到了莺莺小姐身边。昨天老夫人派了红娘来，明明说特备小酌，请我前往，怎么到现在还不见有人来请？真急死人也！

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红娘已经在窗外了。她隔着窗子照旧咳嗽了一声，伸手敲门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开门！”

张生问道：“是谁啊？”

红娘想，不妨跟这个秀才开开玩笑，于是道：“是你娘！”

张生一听是红娘，连忙开门，对着红娘一揖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有礼了！啊哟哟，小小年纪，居然要做起我的娘来了，羞也不羞！”

红娘不觉脸一红，是有点难为情，只好强辩着说道：“先生，你的耳朵老背，听错了！我说的是‘是红娘，’。”

张生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是小生的不是了！小生赔礼了！”说着，又对着红娘深深一揖。

红娘一看，今天的张生，似乎和前几天不同，衣冠整洁，脸庞儿格外英俊，这般相貌才气，莫怪会引动小姐。我从来是心肠硬的，今天一见了也不免心动。正想着，见张生施礼，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相公，红娘万福！”

张生问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到此有何贵干？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奉了老夫人严命，特来请相公前去小酌几杯，希望相公不要推辞！”

张生连忙说道：“去，去！就去，就去！敢问一句，在酒席上有莺莺姐姐吗？”

红娘想，今天是怎么啦，老太太重复罗嗦，小书生也罗嗦重复，又见张生这副猴急模样，很是好笑。你看，一个“请”字还没有出声，他那“去”字连忙答应，对莺莺小姐也叫开“姐姐”了。他听到一个“请”字，好像听到了皇帝的圣旨一样，看来他肚皮里的五脏神也老早执鞭随镫，摩拳擦掌了。

张生见红娘微笑着没有回答，又问道：“红娘，今日老夫人究竟为了什

么要摆酒筵？莺莺姐姐究竟去还是不去？你快些说呀！”

红娘道：“第一来为了压惊，第二来为了感谢。不请街坊邻居，不邀亲戚朋友，也不受人情，避开了和尚们，单单的相请你相公，去和莺莺小姐成亲。”

张生听了，心花怒放，不禁高声大笑道：“哈哈，哈哈！乐坏小生也！红娘，麻烦你替小生看言，这一副模样如何？”

红娘和他开玩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副模样嘛，实足的文魔秀才，风欠酸丁。你的高脑门上倒费了不少功夫，擦得闪亮，光油油的耀花了人的眼睛，酸溜溜的螫得人牙齿疼！”

张生笑笑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取笑了！老夫人准备了些什么请我？”

红娘道：“茶饭已经安排好了，煮了几升老陈米，炒了七八盆萝卜青。”

张生沉思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小生想，自从在大殿上一见了小姐之后，日思夜想，无法亲近。想不到今日能够结成夫妇，岂非姻缘本是前生注定吗？”

红娘听了，心想，这话有道理，老夫人一心要中表联姻，也不问问女儿愿意不愿意，哪知神差鬼使跑出一个孙飞虎来，成就了恩上联姻。于是说道：“相公说得很对，姻缘本是老天爷早就配定了的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。”说到这里，又想：有些人，一事精，百事精；一无成，百无成。我家的老夫人好像就是这种人。你看，世界上的草木本来是没有情感的，可是古人说‘地生连理木，水出并头莲’。小姐和张生就是很好的一对儿。别看这秀才年纪轻，却学着害相思病。你看他天生的聪明英俊，衣着也朴素干净，无奈夜夜一个人孤零零，如果这会才子佳人配不了对，岂不要耽误了人家的性命！噢，想起来了，还要叮嘱这秀才一句要紧的话，就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听着：今晚上你和小姐成婚，告诉你，小姐娇嫩得很，从来没有经受过。你一定要温柔些，轻一些，慢一些，不能粗暴，好像有了今天没有明天似的，不肯放过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尽管放心。请问你们那里准备了些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们那里准备着鸳鸯夜月销金帐，孔雀春风软玉屏，还有笙管丝弦，演奏的是《合欢令》。那里是落红满地胭脂冷，相公，你不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景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书剑飘零；孤身一人，没有彩礼，怎么办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不要你什么彩礼，凭着保举将军的能为，灭除贼寇的功劳，这两件就可以作为红定聘礼了。俺小姐心里已看上了你，都只为你相公才华盖世，胸中藏有百万兵，不要你半根红线，就得到了一世姻缘！到晚上，我红娘要坐看牵牛织女星了！老夫人命我不要耽搁，相公也不要推托，就此和红娘一起走吧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请先走一步，琴童喂马去了，小生收拾好书房，随后就来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要快一点，老夫人专门等候你哩，别让我红娘再来请。”说罢，就回内堂去了。

张生见红娘已走，就又关上房门，坐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，设想见了老夫人以后的情景：我到了老夫人那里，老夫人说道：“张先生，你来了，喝了几杯酒，到妆楼上和莺莺做亲去！”我到得妆楼，和小姐解开人带，脱去衣服，颠鸾倒凤，我和她脸贴着脸，胸贴着胸，她的头发也乱了，眼睛眯缝着似开似闭，眼角上挂了两滴泪水，紧紧抱着我，娇喘嘘嘘，香汗淋漓，世界上没有比此刻更为美妙甜蜜的了！张生陶醉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之中，简直

不想苏醒过来。

却说老夫人，把酒筵摆在客厅上，命红娘去请张生，其实时间并不久，可老夫人却觉得那么长，倒神经开始紧张起来，担心那秀才识破她精心设计的赖婚阴谋，不觉自言自语道：“红娘去请张生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来？小丫头别误了事！”

正在老夫人念叨的时候，红娘回来了，禀告说：“老夫人，先生叫红娘先走一步，他随后就到。”

老夫人一听，放下心来，说道：“红娘，在厅外等候先生！”

红娘说道：“是！”

不一会儿，张生到了，红娘把他让进厅内。张生见了老夫人，上前施礼，说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晚生张洪拜见！”

张生进门，老夫人一看，不觉呆了，觉得张生比在佛堂相见之时更是不同，大概是“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”的缘故。只见他相貌堂堂，温文儒雅，潇洒风流，举止端庄，倜傥不群，确是一位人才出众、品貌非凡的好人材，自己的侄儿能有他的一半也不错了，跟女儿相配确是一对璧人。但非常可惜，门户不相当，只好割爱了。今见张生对她施礼，说道：“先生少礼！前日如果没有先生，哪有今天？我们崔家的命，都是先生救活的。今日特备小酌，请先生来喝上一杯酒，算不上是报答，请勿嫌简慢。”

张生道：“老夫人太客气了！《尚书》上说：‘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’一个人有福气，大家都能沾光。强盗孙飞虎的败亡，都是你老夫人的福气啊！万一杜将军不来，我们大家都不免一死。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必挂齿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请坐。”

张生道：“晚生侍立在座下，尚且觉得有失礼节，哪敢和老夫人对坐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不必客气，常言道‘恭敬不如从命’，但坐无妨！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晚生谢座了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红娘，把酒拿来，先生，请满饮此杯！”

张生恭恭敬敬地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多谢老夫人抬爱，晚生拜领了。晚生虽不善饮酒，不过《礼记》有言：‘长者赐，幼者贱者不敢辞。’老夫人是晚生的长辈，晚生不敢推辞，勉力从命。”说罢，端起白玉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喝于酒后，心里有点纳闷，怎么今天成亲，红娘说筵席上有小姐的，怎么我来了好一会儿，还不见她的倩影呢？是不是“另有要事商议”，这个要事不是成亲，是另外的要事？但看看内堂上的布置，跟红娘说的差不多，也张了几盏灯，结了一些彩，尽管不大像相府办喜事的排场，至少也有一点办喜事的气氛。是不是要商议成亲前的一些礼节，要问名纳彩、六礼三端，可是我在客中，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呢？红娘说过不要我的彩礼。噢，明白了，男女成婚之日，新娘是后出场的，也许小姐正在闺房内梳妆打扮哩。张生心里是一个劲地往好处想，哪知好事即将泡汤。

老夫人这时也在盘算，你既然不会喝酒，就让我再灌你一杯，让你喝得糊里糊涂，就好办事了。于是道：“先生，小儿欢郎，承蒙先生教诲，费神费力，老身十分感激。请先生再饮一杯，略表谢忱。”说罢，对红娘说道：“红娘替先生斟酒！”

红娘奉命，又替张生斟满一杯。

张生道：“多谢老夫人抬爱，晚生拜领了！”说罢，又端起酒杯，一饮

而尽。其实张生颇能饮酒，其所以说“不善饮酒”，一来是今天要和小姐成亲，如果喝得醉醺醺的，和小姐同床共枕，小姐必定不快。二来是要给丈母娘留下一个好印象，不要把女婿看成个酒鬼。张生两杯酒下肚，老夫人心想，酒已劝了两杯，估计张生的脑袋，大概已经在天旋地转了。老夫人说道：“红娘，去把小姐叫出来，和先生行礼！”老夫人用“行礼”这两个字眼，是经过斟酌的。如果要她说“行婚礼”，她是死也不肯出口的，而只有“行礼”最妥切，你说行常礼也行，说行大礼也可，说行婚礼也合适。

小红娘是个千伶百俐的人，这次也被骗过了。听到老夫人命她叫小姐出来行礼，心里高兴万分，哪里还有余暇去品味“行礼”这两个字的奥妙，一心以为“行礼”还不就是举行婚礼的意思，所以立即答应道：“是！红娘就去！”说罢，先是文文雅雅地走出内堂，一到老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便飞也似地往妆楼上奔去。

再说莺莺小姐，今天尚不知道母亲宴请张生，要“另有要事商量”。因昨天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去请张生今大小酌之事，回来并未告知小姐。红娘想，给小姐说了，又要兴奋得一夜睡不着，今天做新娘子精神不振不好看。另外让她今天知道也可以使得她高兴得措手不及。所以小姐如问木偶，一概不知。依旧一身家常打扮，在楼上做些女红，写几个字消遣。

红娘小跑着上楼，走得有点气喘嘘嘘，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定一定心，然后走进里屋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！”

小姐一看是红娘，见她有点脸红气喘，似乎是急急忙忙来的，心想，难道又出了什么事？忙问道：“红娘，如此慌张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红娘想，万幸我在旁门外站了一会哩，否则，又要把小姐吓坏了。说道：“没发生什么事，老夫人在内堂请客，命我请小姐出去行礼。”

小姐听了，心想，母亲请客，为什么一定要我出去呢？如果碰上长安郑家来的，岂不更是尴尬？遂道：“红娘，母亲请的是何等样的客人？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不去也罢！”

红娘笑着说：“小姐，你知道请谁吗？”

小姐道：“这两天我又没往前边去，知道请的是谁？管他是谁，反正我不去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请别人可以不去，请这个人你是一定要去、非去不可的。”

小姐问道：“死丫头，还不快说，究竟是谁？”

红娘更乐了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附耳过来！”

小姐想这丫头今天着了什么邪，鬼鬼祟祟的，告诉请什么人还要“附耳过来”，只好稍微凑近了一些，说道：“快讲！”

红娘道：“请得是张相公！”

小姐一听，不由芳心大喜。心想，若不是张解元交游广，朋友多，换了别人怎么能退去贼兵！是他的一封书信，免除了崔家的灾祸，救了咱们全家人的性命，他的大恩必须报答，正应该摆着筵席，张灯结彩，诚诚恳恳地敬重他、款待他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更何况几个月的相思，今天都可以还掉了。母亲命我出去，肯定是要兑现佛殿许婚的诺言，这样，从此可以不必再苦苦相思了。请心上人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这话本是心里话，却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，说道：“啊！请的是他，那我就是生病也一定要去！”

红娘听了，哈哈大笑，用食指刮着自己的脸说道：“小姐，羞不羞，羞

不差！”

小姐立刻满脸通红，连头也抬不起来，怎么连心里话也露了出来，又送了这刁蛮丫头一个取笑的把柄。于是俏脸一板道：“死丫头，看我不捶你！”说罢，举起手来，作势要打，可心里实在高兴极了。又问道：“红娘，老夫人请张生，是今天临时决定的？”

红娘道：“不是，是昨天，老夫人还命我去请张生来。”

小姐道：“昨天秋菊来叫你，就是为此事？”

红娘道：“是的。”

小姐道：“那你在昨天就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说着，狠狠地白了红娘一眼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别生气，我怕提前告诉了你，会像张相公那样，高兴得一夜睡不着，今天做新娘没有精神。”

小姐听了，脸又一红，说道：“啊！啐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今天知道了，不是更高兴吗？”

小姐道：“你看我穿的这个模样，像什么呢！”

红娘笑着说道：“是不像新娘的样子吗？小姐，你放心好了，红娘给你打扮起来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命小丫环把洗脸水送上来。红娘让小姐坐到梳妆台前面去，随手揭掉镜袱，小姐自己对着镜子里看看，也觉自己今天长得似乎比往日更美，真有点顾影自怜。红娘轻轻地给小姐打开乌黑的头发，一边梳，一边吩咐在旁侍候的小丫头道：“冬梅，去禀报一下老夫人，小姐正在梳妆，过一会儿就来。”红娘是恐怕张生等得心焦，所以叫小丫头先去通知一声。

冬梅答应了一声，往前边禀报去了。

红娘很熟练地替小姐梳了个倭堕髻，两支翡翠玉钗拴住了乌云，前边插一支八宝百珠穿就的双珠风钗，耳朵上挂一副明月珠环，首饰不多，已显得珠光宝气，雍容华贵。小姐喜欢淡妆，她自己动手，在脸上薄施朱粉，轻染胭脂，淡淡春山，盈盈秋水，显得格外妩媚。

小姐问红娘道：“红娘，你看我画的眉毛，深浅如何？”

红娘笑着说道：“小姐，我说了没有用，最好去问他。”

小姐一时没听懂，问道：“去问谁呀？”

红娘道：“去问那堂前的张郎。”

小姐臊得粉脸飞红，说道：“啐！休得胡言！”说罢，又在眉心间轻轻贴上一个金黄色的梅花形额黄，对着镜子轻颦浅笑了一下，自己很是满意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这个脸蛋儿嫩得吹弹得破，张相公不知是几世修来！”

小姐道：“小丫头，你也真会夸张，我的脸能吹弹得破么？”

接着是更换衣服，今天的衣着令莺莺很费踌躇。按道理，行结婚大礼，应该穿戴凤冠霞帔，可是老娘又没有明讲，总不能自说自话穿了大红婚礼吉服，一本正经自封为新娘，出去拜堂，万一不是成亲，岂不羞死。按说平常，即使没有父丧，小姐一直是爱穿素服的，但今天是吉日，何况孝服早已除去，总不能一身素净，扮了个白衣观音出去，有点不大吉利，也不像大喜之日。小姐和红娘参谋了一会，觉得还是穿一身淡红的衣着好，于是上身穿一件淡粉红百花对襟通袖衫，系一条淡粉红百蝶戏牡丹百褶拖泥湘裙，一双淡粉红凤头小弓鞋，走一步，花枝招展，袅袅婷婷，回眸一笑，百媚俱生。

红娘在旁边看了，拍着手说道：“小姐，你今天格外的美，真是标准

的新娘子，又是个天生的夫人模样，张相公赶明儿考上了状元郎，小姐就做状元夫人了！”

小姐说道：“你也真罗嗦！总是信口开河，我又不是贪了做状元夫人才嫁给他的。不过像我这般模样当一个夫人也不是不可以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们两个，在往常都害足相思病，今天可好啦，大家如愿以偿了！”

小姐道：“是啊！往日里，我相思为了他，他相思为了我，从今以后，我和他两下里的相思病都痊愈了。这也是我娘亲疼爱女儿，好心成全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今天和张相公成亲，老夫人为什么不大排筵席，请亲戚，邀邻居，会朋友，一点不像咱们相府办喜事的排场，老夫人也太小器了！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你错了！这里乃普救寺，又不是在博陵，亲戚总不会为了喝喜酒，千里迢迢赶来这里。邻居也只有普救寺的大小和尚，他们又不吃荤，做喜事摆素斋。你听说过没有？我们现在是寡母孤女，又在异乡客地，哪来朋友。没有排场也不能怪娘亲。”

红娘道：“话是不错，总不能只安排小酌了事。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你不了解老夫人的心思，她怕我是个赔钱货，就两个当一个地贱价送走。她也不想想，他一举手就把强盗退了，给他一半家财也不算多，马马虎虎成了亲，免的去花费什么。算了，我娘亲只想省事，怕麻烦，不想去张罗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楼去吧！也许张相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小姐和红娘下了妆楼，来到内堂，红娘一掀软帘，说道：“小姐来了！”

红娘一手打起软帘，见小姐却迟迟不前，就用手招招，意思说别怕难为情了，迟早总是要进去的，张相公在等你去拜堂哩，小姐在门外迟疑了一下，就往前走了几步，进得门来。

丫环仆妇们一看，今天的小姐，确实不比往常，好像九天仙女下凡，都在心里说张相公好福气。再看看张生，风流英俊，也是天上滴仙，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

张生这时，觉得眼前光芒四射，被小姐的艳丽仪态给镇住了！心想：张珙啊张珙，尔有何德何能，享受此天生丽质，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？我好幸运也！又见小姐低垂粉颈，面带愁容，觉得奇怪，拜堂成亲，洞房花烛乃人生快事，为何紧蹙双眉，是不是不愿嫁给我这穷秀才？不可能，她临去秋波那一转，隔墙唱和，明明是对我有情；是否对这婚礼的场面不热闹而不高兴，只要有情人得成眷属，已是称心如意了，那些繁文俗礼不必去计较。你嫁给我以后，只要我对你好，疼你爱你就是了。

莺莺小姐在红娘的搀扶下，缓步走近席前，别说正眼看张生，连眼角也不敢瞥一下，芳心突突跳，几乎迈不开步，看得张生神魂飘荡。

小姐走到老夫人面前，头还是不敢抬起来。轻声说道：“母亲在上，孩儿参见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女儿罢了。儿啊，到那边席上拜见你那救命的哥哥！”

一声“哥哥”出口，惊呆了内堂里所有的人，同声喊了声“啊哟”。

张生喊了一声“啊哟”以后，就一声不吭。他被老夫人这句“哥哥”一闷棍差点给打昏了，气得手足冰冷，周身发抖，心里直想喊：你这不守信义的老婆子，当初孙飞虎兵围普救寺，要抢你女儿时，如果不是我挺身而出，

有谁能来救你的女儿，谁能来救你全家？退贼成亲，佛殿许婚也是你亲口说的，又不是我乘人之危要挟。今天你却厚着脸皮赖婚，言而无信，反复小人！气得张生说不出后来，呆坐在那里，两眼直直地看着老夫人，似乎要仔细观察一下那张老脸上羞不羞。

莺莺小姐喊了一声“啊哟”之后也没有吭声，两行眼泪直泻下来。她不是没有话说，而是在母亲面前不敢说。她先对张生看看，希望他能够提出抗议，据理力争，则尚有一线希望。一看张生那副模样，突然的打击，惊得他坐着一动也不动，呆呆地一点儿反应也没有，软瘫在那里快要坐不住了。莺莺觉得一切都完了，谁能想得到我的老娘亲会如此的花言巧语，绵里藏针，命我莺莺做妹妹，要去拜见哥哥。唉！白茫茫的大水，淹死了蓝桥上的尾生高，陈氏子得了蜀公主玉环，怨气成火，烧掉了祆庙。碧澄澄的清波，活生生的把比目鱼分割。小姐把双眉紧蹙，珠泪涟涟，这“哥哥”两个字绝对不能叫，小姐也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来一个无言的抗议。

红娘叫了一声“啊哟”以后，对老夫人看看，心想，老夫人啊，堂堂相国夫人，竟然会干出这种忘恩负义、言而无信的丑事来！从前你在我红娘的心目中是多么神圣，原来都是假惺惺，你已自毁相国夫人的尊严，变得一钱不值了。

丫环仆妇们的“啊哟”，是在惋惜这么一对玉人，被老夫人硬生生拆散，包含着对老夫人的不光彩行为的不满。

老夫人此时，神色自若，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，陶醉在赖婚计谋圆满成功胜利的喜悦之中。但是见女儿居然不听她的指挥，没有前去拜见哥哥，心里很是恼火。我赖婚已经赖了，你胆敢违抗母命，要知道你不去叫哥哥，我的赖婚就只能算是半生不熟。这孩子一点也不理解老娘的苦心，我是为了你的幸福啊！老夫人心里是十分冒火，恨不得揍莺莺一巴掌，但是终究身份攸关，不能摆在面孔上。女儿你装听不见，我就说得响一点，于是用温和慈祥的语气高声说道：“红娘快去热酒。儿啊，快快过去，给你救命的哥哥敬酒！”

小姐一听，好啊，我不去叫，你就叫我去敬酒，柔和的言语逼我去做忘恩负义的事，我死也不干！就把身子一偏，小嘴一噘，表示这杯酒我也不敬，这是赖婚酒，不是孟光的举案齐眉酒，我不能去敬。虽然说父母之命不得有违，但是母亲啊，你也太不讲理了，做女儿的今天也要不孝一次了。想到这里，低了头，看也不看老夫人一眼。

老夫人气极了，心想女心向外，一点不假。一向百依百顺的孝女，为了张生，竟然胆敢违抗为娘的命令了。你这杯酒是非敬不可的，但又不能去生拉硬拖。好吧，暂时放一下，让你安一安神。于是说道：“红娘，代我去敬张先生一杯酒。”

红娘此时，一股不平之气在肚皮里东窜西跳，不住地在暗骂老糊涂。现在听得老夫人命她去敬酒，心想，哼，女儿使唤不动，却叫我红娘去，今天你老夫人太不讲理了，凭了什么叫赖婚？我可不能像往常那样，一呼百应。也让你这老糊涂知道知道这赖婚不得人心。于是站在那里装作没有听到。

老夫人一看，好啊！女儿不听话，连你的贴身丫环小奴才红娘也使唤不动了，这还了得！你装作没听见，我就提高些声音，你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吧！就喊道：“红娘！”

红娘知道再也不能装糊涂了，我是奴才，主命不能违。老夫人提高喉咙叫她，她也拔直了喉咙回答：“小婢在！”红娘一贯是自称“红娘”的，在

这场合突然换了“小婢”，一是对老夫人表明：你是主子，我是奴婢，不能不从；二是嚷给张生听：张相公，我是身不由己，奉命差遣，你要原谅。

老夫人听得红娘一声叱喝，倒也被她一吓，看出红娘也对赖婚不满。但老夫人此刻已鬼迷心窍，你一个小奴才，满不满无关大局，不过你要破坏我的赖婚大计，就得小心家法。现在只要你执行我的命令，不跟你多说，以后再收拾你。于是道：“红娘，代我给张先生敬酒！”

红娘想，我去敬酒也好，可以让小姐喘上一口气，也给你老夫人一个台阶下。另外也要去向张生提醒提醒，我要让他说话。红娘走到张生面前，看了看他那副斗败公鸡的样子，心里十分同情，就拿起白银酒壶，替张生满斟了一杯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小婢奉了老夫人之命，特来敬酒，请相公满饮！”一边说一边向张生摇手，意思说这杯赖婚酒有毒，喝不得的，快些据理力争。

张生虽然呆在那里，神智还是清楚的，红娘的暗示，他也领会。心想堂堂一品相国夫人，反不如一个小小丫环！他很感激红娘，对她苦笑了一下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红娘见张生已经领会了，也就退到原处。

老夫人见红娘已经把酒斟好，就说道：“张先生，这淡酒一杯，请先生满饮，以表老身心意。”

张生道：“晚生不敢！老夫人乃一品相国夫人，晚生乃一介寒儒，如此恩宠，何以克当！且无功受禄，愧不敢饮。”

老夫人知道张生在讽刺她，但婚都可以赖，何在乎小小的嘲讽。今天老夫人是拿定了主意，只要赖得掉婚，一切都可以忍受。说道：“先生，你太谦虚了，常言道：‘恭敬不如从命。’请先生饮此一杯。”

张生想，又是恭敬不如从命，我不上当了。说道：“老夫人一定要晚生饮此一杯，请问不知此酒何名，表何心意？请老夫人明示，方可使晚生受之无愧！”

老夫人听了，心想张生此问实在厉害，我怎么能直说这是赖婚酒，如果再骗他说是喜酒，一来张生是不会相信的，二来婚也赖不掉了。还是先骗他喝了再说。说道：“先生先饮此杯，老身自当详告。”

张生道：“请老夫人说明以后，再饮酒不迟。”张生想，吃一堑，长一智，我再也不上当了。

老夫人见张生不肯上钩，没奈何，只好摊牌了。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身就直言了吧。先生，都是为了你啊！”

张生一听，什么？都是为了我，岂不怪哉！难道她良心发现，不赖婚了？看来亲事还有希望。说道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此事为难煞老身了：先生有活命之恩，佛殿许婚是我亲口所说，无奈先相国在日，已将小女许配给老身的侄儿郑恒了。前次老身也曾和你说明过。解围以后，老身曾派总管去长安，提出要和郑家退亲，昨天总管回来，得了回音，郑家不同意退亲。老身只有一女，许不得两家，只好有屈先生了。先生读书明理，宽宏大量，老身一定厚赠金帛，请先生另择名门淑女，贵族佳人。寒门的事，请多关照。这杯淡酒，就是这份心意，还望先生谅解。”

张生听了老夫人的一套赖婚歪理，又被气得噎住了。心想，明明你要赖婚，却把责任推到死了的相国身上。我接受你赖婚，就是读书明理，宽宏大量；我如果不接受，那就是不明理，器量小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可是光顾了生

气，话却说不出。

莺莺小姐听了母亲的这番赖婚大道理，更气得浑身打颤。心想，娘啊，你怎么这样不讲理，这样不要脸！这些话全是假的。父亲临终把我许配给表兄郑恒，也仅仅是一句空话，并没有六礼三端，明媒公证。你又何曾派老总管去长安退亲？老总管明明是去博陵的，回来也好久了，哪里是昨天？娘啊，你真不知羞耻！想着想着，本来是暗中流泪，变成了出声痛哭。

老夫人听得女儿在旁哭出声来，心里十分恼火，怎么今天女儿老是和自己唱对台戏，命你叫哥哥你不肯叫，要你去敬酒你也不动，我刚说了赖婚理由，你竟然哭出声来，这分明是通知张生：娘的话全是假的！我不同意赖婚！这还得了，让你如此任性放肆，我今后还好做娘吗？今天非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。但她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，故仍然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儿啊，快快过去，给你家救命的哥哥敬酒吧！”

小姐依然哭着不动。

老夫人的脸色不变，语气却变得十分严厉。说道：“儿啊，快快过去给你家救命的哥哥敬酒！怎么，为娘的话你也不听了么？”

小姐听到后面一句话，知道母亲发怒了。今天的母亲，已经换了铁石心肠，冷酷无情了。说了这句话，我是再也无法抗拒了。只好十分委屈地说了声“是”。她想，也好，过去和张生悄悄说上两句话，表表我的心意。

老夫人见女儿肯去了，就对红娘说道：“红娘，好生扶着小姐过去，给哥哥敬酒！”

红娘答应道：“是！”心中却想道：红娘好恨啊！刚才我已经代你去敬酒了，张相公没有喝，现在又要逼小姐去，这岂不是硬要人家死吗！

小姐和红娘一起来到张生面前，三个人都呆呆的像泥塑木雕一般。

张生见小姐来敬酒，心想，你怎么也来敬酒了，你难道不明白这酒一敬，你我夫妻就要敬掉了么？终究母女还是母女，你敬好了，反正我不喝，哪怕你玉天仙手捧来玉液琼浆，我也不会喝的。想到此处，把头低下，一眼也不看小姐。

小姐到了张生跟前，心里在说，娘啊，你即使把我逼到了这里，我也不会敬这赖婚酒的。我与其站在你身边受冷酷，还不如站到张生这里，和心上人在一起温暖些。今见张生头也不抬，一眼也不看自己，知道张生误会自己了，不觉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唉！”心想：“张郎张郎，你怎么能埋怨我呢？我来敬酒是被母亲硬逼的，你难道看不见、听不见吗？你我是一般受苦的同命人啊！”话虽没说出来，眼泪却扑簌簌流下，痛哭抽泣。

红娘也不动，心里却骂开了，这种积世婆婆真狠心，真造孽，你只叫我扶着小姐，我就扶着，其他我管不着。

老夫人见了这种场面，心想：好啊，我要拆散你们，你们反而亲近起来了。不行，再烧一把火。说道：“儿啊！快快给你那救命哥哥敬酒，红娘快斟酒，好让小姐把盏！”

红娘想，老夫人又使出霸王硬上弓这一招了，再不执壶斟酒，一定要被当场训斥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就默默地拿起酒壶，斟上一杯，递给小姐。

小姐见红娘把酒杯递过来，心想，红娘啊红娘，你何必递过来呢？你递过来，我也不会去敬的，他也不会喝这杯酒的。看看这形势，让我对他说几句心里话提醒提醒他吧。她移动了两步，走到张生身边，用轻得只有张生才能听到的声音，娇声说道：“张郎，张郎！”她是反抗到底，娘要我叫哥哥，

我偏不叫。要我叫哥哥，等我们成亲后到床上去叫，现在就是不叫。一叫了这两个字，就等于宣告夫妻情缘的结束。

张生正在低头落泪，忽听得像蚊虫的低声叫“张郎”，如听了丝竹纶音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慢慢抬起了头，两人目光相对，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对断肠人！张生见小姐哭得如雨打梨花，楚楚可怜，眼泪更加落得快了。

小姐见张生抬起了头，看张生也哭得泪眼模糊。啊！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来到伤心处。是的，今天他被老母亲伤透了心，哪能不落泪呢？老夫人不在乎，小姐反倒内疚起来，觉得我们崔家太对不起他了！就再移近一些，差不多贴着张生的耳朵，吹气如兰地轻轻说道：“张郎，你恨我吗？都是我娘不守信，变了卦，还拿甜言蜜语来欺骗你和我，弄得我们如此痛苦。佳人自古以来是薄命的多，可你秀才也不能那么懦弱啊！张郎！若不是你一封书信破了半万贼兵，那我们崔家将会一个都不存！到如今，老娘她不思报恩，不想成就婚姻，她究竟在想些什么？实在捉摸不透她的鼠肚鸡肠。我母亲谎撒得像天一般大，当日作成好事的也是这个母亲，到今朝拆开鸳鸯的还是这个母亲，真乃‘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’！母亲出尔反尔，莫怪你开初高兴得笑呵呵，现在则成了江州司马白居易，泪湿青衫多。奴家从今以后，一定会憔悴了梨花玉容，褪掉了胭脂樱唇，这份相思不知何年何月能痊可？唉！这相思啊，昏邓邓像黑海那般深，白茫茫像陆地那般厚，碧悠悠像蓝天那般阔；仰望像太行山那么高，思渴像东洋海那么深！唉！我的老娘啊！你好忍心呵！把那颤巍巍的并头花蕊揉碎，把那香馥馥的同心缕带割断，把那长搀搀的连理琼枝挫折。我那白头老娘不负责任，将耽误了女儿的青春，把我们那美满幸福的锦绣前程一脚踢掉。又害得我空担了个虚名！张郎，你应该了解奴家的一片心啊！”

小姐一番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诉的倾谈，说得张生如醒醐灌顶，又好似服了一剂清凉散，获得许多安慰，解除了不少痛苦，增添了无穷的信心。对，如此多情多义的贤小姐，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夺去呢？我太懦弱了！好，我一定要据理力争。你老夫人别以为你是一品相国夫人，我不敢和你论理，在这生死关头，我张珙拚了小命也要和你争一争。他对着小姐微微点头，表示理解。

张生的变化，小姐已都看在眼里，灵犀一点，息息相通，但想到自己的美满婚姻从此一笔勾销，母亲只咬定了中表联姻不放，还说是父亲作的主。父亲啊，你在黄泉路上可曾想到女儿啊！想到这里，格外伤心，忍不住放声大哭，叫声“爹爹啊！”转身急步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掩面痛哭。在转身时，把红娘手里的酒也撞翻了。

红娘见小姐哭得如此伤心，又急匆匆走回座上，恐怕有什么闪失，连忙放下空杯子，赶去扶住小姐，一面劝小姐，一面自己也哭起来了。

老夫人见状非常尴尬，弄得骑虎难下。听得女儿在哭爷，就领会了。她明是哭爷，暗是恨娘，恨我赖婚。对女儿的背叛，她生气极了，气得也哭起来。女儿哭爷，我也可以哭老相公，于是拉腔拖调地哭道：“啊哟，我的老相爷啊！”

就在这一片哭声中，只有一个人不哭了，那就是张生。他本来已像斗败了的公鸡，经过小姐的一番诉说，给他增添了勇气，所以一抹眼泪，站起身来，重新整了整衣冠，对着老夫人一拱手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！”声音是那么宏亮，压过一片哭声。

红娘最先反应过来，忙一拉小姐衣袖。小姐也听到了，立即停住哭声，盯着张生，看他做些什么。

老夫人本来在起劲地哭老相爷，被张生响亮的叫声一震，停住了哭声，答道：“张先生。”

张生道：“刚才老夫人的一席言谈，晚生都听到了。然而，有些事情还想请教老夫人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请教不敢，先生有话请讲。”她想，在我一品相国夫人面前，我才不怕你小小的一个解元翻得了天！

张生道：“请问老夫人，在贼寇孙飞虎兵围普救寺，要抢劫小姐时，老夫人是怎样说的？”

老夫人无奈之下，只好答道：“我曾说过，谁能退去贼人，不论僧俗，就把莺莺许配给他。”

张生道：“后来是何人杀灭了强盗？”

老夫人想，你这么问是想突出你的功劳，我偏不如你的愿，便说道：“那是白马将军杜确元帅。”

张生听了，好啊，你抹掉我的功劳，没那么容易。说道：“请问那白马将军是如何来的？”

老夫人只好说道：“那是先生写了书信请他来的。”

张生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哼哼，原来老夫人也知道是晚生写了书信去请来的，那么退去贼寇的还是晚生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退贼之功，活我全家之恩，老身铭刻在心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未忘诺言，未忘晚生的一点微末功劳，为什么今日反悔，言而无信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并非老身言而无信，实因小女婚姻乃先相爷亲口所许，不便更改。”

张生道：“难道佛殿许婚不是你老夫人亲口所许吗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是老身亲口所许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也是老夫人亲口所许，为何今日就能反悔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你是个明理之人，凡事总有个先后。中表联姻在前，佛殿许婚在后，何况天字出头夫作主，老身实是万分为难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中表联姻在前，如何可以又在佛殿许婚，一家女儿受两家茶，岂不荒唐！再说既然是天字出头夫作主，老夫人为何又要作起主来了呢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事出仓促，迫不得已，想先相爷在九泉之下也会原谅老身的。此事为难煞老身，如若侄儿郑恒前来迎娶，叫老身如何处置？”

张生道：“兵围普救寺之时，令侄郑恒躲在何处？若非晚生挺身而出，小姐早被强人抢去了。请问令侄如来迎娶，不知老夫人叫谁去和他拜堂成亲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再问一句，你在佛殿许婚之时，可曾想到中表联姻之事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那时候也考虑到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考虑到了中表联姻，为什么又要佛殿许婚？岂不是把女儿的婚姻大事当作儿戏了么？可见你在佛殿许婚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今日要赖婚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这都是老身在危难之时，急糊涂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这哪里是急糊涂，分明是信义全无，存心赖婚！晚生现在终

于明白了，老夫人从佛殿许婚到如今，全是精心设置的一个大骗局，你骗了所有的人，包括你老夫人自己在内！”老夫人想，我设置了一个骗局，这话没有错，可怎么会自己骗自己呢，倒要听听他的高论。说道：“先生言重了，老身以信义为重，何能设置骗局，倒要乞道其详。”

张生想，你也配谈信义，信义太不值钱了。说道：“老夫人休谈信义！你当初佛殿许婚，是骗我张珙挺身而出替你解围。在白马将军解围以后，承蒙夫人邀请，晚生作陪，在筵席间你亲口邀我兄长在我与小姐完婚之日来喝喜酒。请问白马将军如果前来喝喜酒，你老夫人有什么样的喜酒给他喝？你又欺骗了白马将军。你在佛殿请法本长老为媒，长老以出家人不便为媒而推辞，是你老夫人一定要他作伐，你现在要反悔，是欺骗了出家人。你让我搬进西厢书院，并非关心我，乃是缓兵之计。你硬要欢郎从我为师，是想确立了师生名份可以名正言顺地赖婚。一直到今天，还让红娘来相请，说有要事相商，原来这要事就是赖婚，你也欺骗了红娘。你既然决心要赖婚，又何必耍兄妹相称，也是欺骗了你家女儿，我家小姐！既然你老夫人要赖婚，何必在今天还点灯挂彩，装出办喜事的样子，也欺骗了你家的仆妇丫环们。你老夫人自以为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可以完全按照你的心愿，很方便地把婚约赖掉！老夫人啊，你虽然是一品相国夫人，皇封官诰在身，有财有势，可以为所欲为，却不道一手难以遮天，纵然你今天赖婚得逞，也得防一防人言可畏吧！你的一切行为，实在是欺人自欺！”

张生侃侃而谈，小姐听得如醉如痴，心里更加喜爱他的张郎了。红娘心里也着实舒服，张相公理直气壮，是一个男子汉，下回一定要尽全力帮他的忙。

老夫人听了这一席话，哑口无言，确实觉得自己理亏，无词可答。心想，歪理纵然有十八条，总抵不上正理一条，驳理是驳不过了。你有理，我有钱，刚才跟他提到过，多给他一点钱，让他另外去找淑女佳人好了。刚要说话，只听张生又开口了。

张生道：“老夫人，今天我不是专程吃你的酒席来的，如果你一定要赖婚，晚生就立即告退！”

老夫人忙说道：“先生休要动怒，先生有活我之恩，老身岂能不报？这里有礼单一份，些些薄礼，万望笑纳。请先生不妨另选佳人。”

张生见了，又气又好笑，你用官势压不倒我，想用钱来收买我，太小看我张珙了，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。心中怒极，不由得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你好有财有势呵！可是你又看错人了，既然你不肯实践诺言，把小姐许配给我，我难道还贪图你钱财吗？没听过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’吗？告辞了！”说罢，一甩衣袖，也不道别，转身就走。

小姐一见张生不辞而别，她想一切希望都完了，心灰意懒，也不向母亲告辞，一边哭，一边独自回身而去，立即有个小丫头跟着侍候。

老夫人见张生长叹一声，傲然而去，心想，你走了也好，希望走得越远越好，这是你自己要走，我可没有赶你。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，说道：“先生喝醉了，老身不会和你计较的。红娘，代我送先生回西厢安歇。”

红娘道：“遵命！”连忙跟了张生出去。红娘想，老夫人啊，就是你不叫我送，我也要送的。你要赖婚，我偏让你赖不掉，我要留住张生，再作打算。

第八章 琴声传情

却说张生痛斥了老夫人的背信弃义以后，拂袖而起，傲然而退。一边走出内堂，一边在思忖，与莺莺小姐本来是名正言顺的婚约被赖掉，再留在崔府也没有什么希望，不如就此告辞，以免在此触景伤情。所以决定回到西厢以后，立即搬出，先回容膝山房，再作打算。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，步履艰难地回到书院。正是：有分只熬萧寺夜，无缘难遇洞房春。

再说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，来送张生回书房。她比张生晚走了一步，所以一出内堂，就急匆匆地追赶。她是担心张相公受不了这次沉重的打击，别一时想不开而去寻短见。出门往前一看，还好，张相公走得并不太远，但见他脚步踉跄，好像喝醉了酒一般。张相公今天受的刺激太大，精神上支持不了，身体摇摇欲倒，得赶快上去扶他一把。红娘于是紧走了几步，到了张生身后，轻轻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张相公。”

张生正在失魂落魄的时候，听得身后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红娘，他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，眼泪又淌下来了，有气无力地答道：“红娘姐姐，痛煞小生了也！”说着，一把拉住了红娘。他已把红娘认做知己了，他要向红娘倾吐一下心中的屈辱，就含着眼泪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今日之事，是从何处说起！小生自从春天在大殿上遇见了你家小姐以后，害得我朝思暮想，食不知味，寝不安枕，魂牵梦断，为了小姐，我放弃了温课赴考，搬来寺内寄住，总算得到隔墙唱和的机会。后来强徒孙飞虎兵围寺院，要抢小姐，当时，你家老夫人亲口说的，谁能退得强盗，不论僧俗，就把小姐许配与他。是小生挺身而出，运用计谋退了强人。当场佛殿联姻，老夫人还请法本长老为媒。此事神人共见。后来你家老夫人招我住进西厢，我一直以为是老夫人对子婿的关怀，也可以多亲近小姐。哪知几个月来，除了教欢郎读书之外，连隔墙唱和的机会也没有了。今天刚刚以为可以成就婚姻，哪知一到内堂，老夫人背信弃义，赖我婚姻。老夫人倚仗了相府官势，肆意欺侮小生，叫小生如何不痛心呢！请红娘姐姐慈悲，把我的一片痴情，转达给你家小姐，让她了解小生的心，小生也死而无怨了！”说罢，就欲用头触那假山石而死，口中凄惨地叫道：“小姐，你我来生再……”

红娘一看，十分着急，这秀才真是迂腐固执，我不能眼看着他碰死。慌忙一把揪住张生，叫道：“呀！张相公，使不得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还是让我死了吧，我活着也没有意思，倒是死了的干净，一了百了。唉！可怜刺股悬梁志，今作离乡背井魂！”

红娘发怒道：“呸！真没出息！街上的柴火倒便宜，不烧死你这傻角！你是读书明理之人，岂可英雄气短！你不想想，你自寻短见，正合老夫人的心意，她巴不得你死呢！”

张生一听，此话说得很对，是不能死，死了不仅表示我的懦弱，更会遂了这可恶的老妇的心愿，我不能让她如意。可是活着又将怎么样呢？不觉沮丧地说道：“红娘姐姐此言有理，可是小姐也得不到了，小生活着也太乏味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常言道：有志者事竟成。你难道忘了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个……我空有痴心，也无计可施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不用急，此事还是有希望的。倘若你要自寻短见，连红娘也要瞧不起你这个懦夫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是，是，谢谢红娘姐姐教训。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送相公回西厢，我们先回西厢再作商议。走吧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请！”走了几步，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却填满了耻辱，这口气咽不下去，不死又将如何呢？又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想小生蒙受奇耻大辱，有何颜面活于人世！况且即使活着，也是前途渺茫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不必灰心丧气，这件事，有我红娘在！”

张生见红娘说“此事有我在”，心想，小丫头到底年纪小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老夫人的身份如此尊贵，还会无耻赖婚，你一个小小的丫头，有什么能耐，还不是回天乏术，这不过是安慰安慰我而已。他虽如此想，但心里十分感激红娘。死是不想死了，别说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，也对不起这位好心肠的红娘。不过，惹不起，躲得起，还是离开这里的好。

红娘之所以敢于一力承担，并不是小孩子天真，不知轻重高低的“假大空”。她对老夫人嘴上一套、心里一套、忘恩负义的行径十分不满，对张生的遭遇非常同情，所以一心想要帮助他。另外，也是最主要的，张生情重，小姐恩深，两人已建立了深厚的爱情基础。如是单相思，拨火棍一头热，她也不敢如此承诺。再说她是个丫环，行动要比小姐自由得多，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替他们从中搭桥牵线，所以即使现在还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，她仍然很有信心。

两人不一刻就到了西厢，红娘站住了说道：“相公，西厢已到，红娘不送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姐姐，请受小生最后一拜。”

红娘听了，大吃一惊，怎么，还是想要寻短见呀。说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老夫人仗势欺人，赖掉婚约，我已灰心了，留在此间，无甚意思，所以要离开这里，远走他乡，因为不便到里边告辞，故先向姐姐辞行，并请转达老夫人，说张珙去也。”

红娘着急道：“相公，你走不得，走不得啊！”

张生道：“我留在这伤心之地，实在无法忍受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也不要如此伤感，暂且忍受一下。再给你说一遍，一切都在红娘身上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纵然红娘姐姐好意相留，无奈老夫人已翻脸无情，留下来也没甚趣味。还是走的好。”

红娘一想，这也是事实，不过你和小姐彼此都有情意，虽然被活活拆散，但只要留下来，还是有一点希望。如果你现在一走了之，从此天涯海角，叫小姐到哪儿去找你？你也不想想，你一走，小姐是要伤心死的。一定要把他留下来。就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实在要走，红娘也留不住。不过红娘想请你暂时留下一下，等我到内堂向老夫人复命之后，再来书房相送。那时相公要走，红娘决不敢挽留，你看如何？”

张生一想，红娘是一片好心，不能辜负，说道：“停留片刻无妨，请姐姐快去快来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不必心急，红娘不会耽误你的行程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走，小姐也许有话哩！”

张生一听小姐也许有话，心里悲喜交加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等你

就是。你可要快些来啊。”

红娘说道：“放心好了，不会耽误的。”说着急急忙忙地走了。她一来是去复命，二来想老夫人无情无义，不要张生还未整理好行装，她就下逐客令，老夫人心狠手辣，做得出这种绝情事。要想个什么法子，让老夫人不但不赶张生走，还要非把张生留下来不可。她一边走，一边思索着，回忆了张生痛斥老夫人的一大段话语，觉得有一句“人言可畏”很有用，崔家不是一直要保住脸面吗？今天在家庭的小圈子里，老夫人说了算，可以不顾脸面赖婚，如果把它传到外面去，看你老夫人还狠不狠，还怕不怕？好，就在“人言可畏”上做做文章。红娘打好腹案，高高兴兴地来到内堂。

老夫人还坐在那里。她被张生一席话说得又羞又恼，她想，现在已经翻了脸，婚也赖掉了，就没有必要再把张生留在西厢，得让他滚蛋，滚得越远越好。可是怎么开口赶他走呢？当初也是自己叫张生搬来住的，现在又要赶他走，倒是不大好出口。当然，婚约都可以赖掉，赶张生走已是小事一桩，但也得有个借口啊。赖婚可以让莺莺去叫一声“救命的哥哥”，就可以赖掉，逐客就用不上了，总不能让莺莺去说“哥哥，母亲要你搬出西厢”。她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红娘回来了。老夫人灵机一动，心想不妨听听红娘的汇报，看那姓张的小子有什么反应，可否借机逐客。

这时红娘已到老夫人跟前，说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红娘拜见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罢了，命你去代送张先生，现在如何了？”

红娘一想，你问得好，我正想说呢。答道：“回禀老夫人，像这种不讲道理的穷秀才，不要再提起了，没得让人生气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他如何不讲理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奉命去送他，哪知他却把我大骂了一通。”

老夫人觉得有点奇怪，张生骂我倒是应该，怎么会骂起你这个小丫头来了？问道：“他如何会骂你，想必是你得罪了他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婢怎么敢得罪相公呢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红娘答道：“他骂我是骗子，说上了我的当，把他骗来做亲，哪知道是赖婚。其实我又不知道你老夫人要赖婚，我只是奉命差遣而已，我真是冤枉极了！另外，那穷酸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。我也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不说也罢。耳不听，心不烦。”

老夫人有一个脾气，听了上句，不给她讲下句，心里会一百个不舒服。那怕下句是骂她的，她也要听完后再生气。红娘知道老夫人有这个毛病，所以用了个“激将法”，先不讲给你听，你一定非听不可，那么我就可以借嘴骂人了。

老夫人道：“那书生有多少难听话，你且讲来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他一派胡言，说了倒惹老夫人生气，又要怪罪我红娘多嘴多舌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是秀才说的，与你不相干，恕你无罪。”

红娘道：“他骂你老糊涂，老不要脸，老不成人，赖掉婚约，一定是神经错乱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呀！骂得太过份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这都是那穷酸说的。他还说你枉为一品相国夫人，竟然连自己的身份和尊严都不要，忘恩负义，会干出赖婚这样的大丑事，真是枉活人

世。老夫人，你听这个狂生骂得凶不凶？还左一个赖婚，右一个赖婚，好像赖婚犯了天条似的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可是她的涵养功夫到家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仍然和言悦色地说道：“对这种人就让他骂几句也无妨，不必计较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老夫人是宽宏大量，我红娘可受不了。我们堂堂相府，还能让他在我们脸上抹黑吗？”我不回敬他几句，也显得我们相府太软弱可欺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那你对他怎么样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对他说，你也不要开口赖婚，闭口赖婚，赖你一次婚，你就呼天抢地，一副穷酸相。我们富贵人家对赖婚是不以为奇的，想赖就赖，想配就配，赛过家常便饭，无须惊天动地。你也不替自己算算命看，就算你人品长得漂亮，和我家小姐是天生一对，可是你是个穷秀才，能配相国千金吗？我家夫人对门第要求高，你家门第低，门不当，户不对，怎能相配？等你考中了状元，做了一品大官，我家夫人就不会赖婚了，还要好好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哩！老夫人，你看红娘说得对吗？”

老夫人虽然觉得味道不对，但想想自己如此对待张生，读书人闹起别扭来很可能这么说。却丝毫没有想到是红娘这小丫头作怪，说道：“后来怎样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后来他还说，幸亏他退了强盗，救了我们一家子性命，是我家的大恩人，受恩不报，还要赖婚，欺人太甚！我对他说，你不要以恩人自居，退贼救了我家，也救了你自己。强盗火烧寺院，你一样同归于尽。你退强盗，并不完全为了我家！”

老夫人听了，连连点头称赞，说道：“红娘，说得好！”

红娘道：“我说你也不必后悔写了书信退贼，你要后悔，就写封信给强盗，叫他们再来围困普救寺好了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红娘，你真是个孩子，这如何使得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放心，孙飞虎杀掉了，小强盗投降解散了，张相公还不认识其他强盗，要招也招不来的。我又跟他说，你白吃白住在崔家四五个月，老夫人诚心待你，你不知感激，还要死咬住赖婚不放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张生怎么说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说我不过，只说不跟我理论。说什么赖婚不关我红娘的事，都是老夫人一人赖的。不过，是非自有公论，他要把这件赖婚的事，先到城里，在茶坊酒肆去谈论，取得公道。再到蒲关，找他的兄长白马将军杜确，把老夫人赖婚的事告诉他。长安去，说什么要把这赖婚的经过写个揭帖。老夫人啊，什么叫揭帖，红娘不懂，让他去写好了，读书人除了写臭文章，没有什么本事。”

老夫人听罢，吓了一跳。这秀才好厉害，给他这么一宣传，我不是要弄得身败名裂了么！忙说道：“啊哟！红娘，这便如何是好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别怕，让他去说好了，没有什么了不得，说说又不痛不痒的。反正我们听不到，耳不听，心不烦。穷人知道了，也奈何我们不得，富贵人家知道了，他们也有赖婚的，大家都是家常便饭。”

老夫人想，小丫头你懂得什么，给穷酸这样一宣传，崔家就得名声扫地，怎能对得起先相爷和崔家列祖列宗？这读书人在目前是万万不能让他走的，一定要留住他，再用些功夫，让他消消气，退退火，然后再给他些钱，把他

打发了。只要他肯收钱，就不会再说我赖婚了。另外，现在就让他走，也要被旁人议论。对一个救命的大恩人，不但赖了婚约，还要把他赶出大门，更加说不过去了。所以必须要把张生留下来。想停当了，问道：“红娘，那张生真的要走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已经在收拾行李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张先生年纪轻，火气大，对我无礼，但终究是我家的大恩人，我不能对他无情。一定要把他留下来。”

红娘一听，暗暗好笑，饶你老夫人是老狐狸，这一下也上当了。让我再激她一激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我看这个穷酸无情无义，说走就走，别去留他了，你去挽留也留不住的，反而辜负了老夫人的一片真诚。”

老夫人不知是激她，说道：“宁可 he 无礼，不可我无情。一定要挽留他。”说罢，她又为难了，让谁去挽留呢？由她亲自出马，不行，目前那个穷酸对她恨之入骨，跑去挽留，肯定要自找没趣。就命老总管崔安去，她想崔安老成持重，办事很有经验，应该会把张生留住的。于是说道：“秋菊！去把老总管崔安与我叫来！”

崔安急忙来到内堂，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崔安参见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罢了。西厢书院的张先生，今日负气要走，你速去传我言语，将他挽留，务必不能让他走掉。”

崔安说道：“老奴遵命。”去不多时，回来复命，说道：“回禀老夫人，张先生已把行李整理停当，一定要走。老奴无能，挽留不住，请老夫人恕罪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老人家何罪之有，一旁退下。”这可犯难了，让谁再去呢？想来想去，只好去请法本长老。

这时，红娘在旁边不住冷笑，老夫人觉得她太放肆了，分明是在讥笑我，说道：“红娘，太放肆了，笑些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不敢放肆。我只笑老夫人对穷酸太着重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小孩子家，懂得什么，挽留张生岂是容易的？”

红娘道：“留个把穷酸，其容且易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红娘，不要说得那么轻巧，你能行吗？”红娘想，是我一手策划，岂有不行的？说道：“老夫人，不是红娘夸口，留个把穷酸，不费吹灰之力。”

老夫人有点不大相信了，说道：“红娘，你真的成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你相信红娘，就让红娘去；不相信红娘，就另请高明。”

老夫人一想现在实在找不到人，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作先锋，让她去试试也好。说道：“红娘，你去要好言相劝，一定要让张先生留下来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请放心，红娘一定像请他来喝喜酒那样，把穷酸留下来。”说着，就信心十足地前往西厢。

其时，张生已等得脚麻眼跳，极不耐烦了。今见红娘到来，如获至宝，迎上前去，说道：“啊，红娘姐姐，怎么现在才来？等煞小生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都是为了你啊！”

张生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从你这里回去以后，就到小姐楼上，把相公一定要走的消息告诉了小姐。”

张生问道：“小姐听了如何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听了，很是悲伤，她要红娘转告你，她说你受了莫大委屈，火气大也是难免的。虽然母亲赖掉婚姻，奴家却因佛殿许婚，天神作证，永不变心。”

张生哭着说道：“啊，我的贤小姐呵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听说相公要走，悲伤得心都碎了，言说从此天各一方，永无相见之日。如果相公能留下来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。相公，小姐对你如此多情，你难道能硬得下心肠抛她而去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不走了。小生如走，对不起我家小姐，小生决意不走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还差不多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真的是小姐留我的？”

红娘道：“那还有假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请你转告小姐，小生要见她一面，请她今晚到西厢来。”

红娘一听，吓了一跳，小姐现在还不知你要走哩，再说你这种要求目前也办不到，说道：“那可不行！”

张生道：“那就是你红娘姐姐哄我的。琴童，收拾行装，准备走路。”

红娘见了，又急又恼，说道：“相公要走，关我红娘什么事？可是你辜负了小姐一片心。你枉自读书明理，也不替人家设身处地地想想。小姐是堂堂相国千金，能那么随便来你西厢吗？即使要见，也得事先看准机会，约好时间。你和小姐虽然已有佛殿许婚之约，可是现在已被老夫人赖掉了，所以你们的相会是私会，能要来就来吗？你这个读书人，把书读到脊梁上去了！”

张生一听，是不错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说的有理，小生错了，还请姐姐设法成全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你不要慌，心慌吃不得热粥。让红娘想一条计策出来。”

张生说道：“红娘姐姐有妙计，小生当筑坛拜将。”

红娘在书房东看看，西望望，见墙上挂了一张七弦古琴。这张琴名焦尾琴，是东汉末年蔡邕蔡伯喈所制，他有一次出游，见有人用桐木煮饭，那根桐木爆裂的声音很美，是优良琴材，就买了下来，命琴工制作，由于尾巴上烧焦了，故名焦尾。后来辗转流传，到了张生父亲手里，传给了张生，是张生最心爱之物。红娘见后，计策来了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你谅必会弹琴吧？”

张生受过当代著名琴师指点传授，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琴手，平常对自己的琴艺颇为自负。说道：“小生对琴道颇有研究，不知红娘姐姐所问何意。”

红娘道：“我家小姐特别爱好弹琴，三天以后，等月上西厢之时，我让小姐出来拜月，你就在墙外弹琴，要弹得动听，最好在琴声中诉说你的心愿。小姐是个知音，一定会听懂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隔了一道粉墙，我又瞧不见，怎么能知道小姐已经到花园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听我咳嗽为号，那时就是小姐已到，你就动手操琴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好久没有操琴了，弹起来未免手生，不大好听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还有三天时间，你可以先练一练，再说你和小姐是夫妻，弹给自己人听，差一点也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把你的心意弹进去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红娘姐姐指点。”

红娘道：“那么相公是留下来不走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不走了，就是老夫人来赶，小生也不走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既然不走，红娘告辞，要去复命了。”红娘不说明向谁复命，就是不让张生知道她是奉老夫人之命来挽留的，只认为是小姐的意思，否则，这书呆子又要发呆劲。

张生现在对红娘是感激涕零，为了他的事，关心同情，不辞劳苦地奔波，她是张生的大恩人，只有她才能安慰张生那颗破碎的心，今后的希望也都寄托在她身上，所以希望她能多留一会儿，再诉诉衷肠。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再稍坐片刻，陪小生叙话。”

红娘道：“不啦，小姐在楼上不知如何着急哩！我要赶快给小姐一个回音呢。”

张生道：“是是是，我也真被气昏了，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把我家小姐给急坏了，小生罪莫大焉。红娘姐姐，快去快去！快去安慰我家小姐，告诉她，张珙不和小姐成为连理，决不离开此地，赶我也不走。”

红娘也觉得好笑，一会儿留，一会儿又急着催她走，心想，相公对小姐实在痴情，我红娘再不帮忙，真要送了他的性命。说道：“相公，红娘走了，一定把你的话传给小姐，你就安心住在这里，等待好消息吧。”说罢，辞别了张生，去向老夫人复命。一路上想想，张生和小姐也真可怜，好好的一对美满夫妻，硬生生被老夫人拆散，心里一股不平之气涌上来。你老夫人赖婚，我红娘偏不让你赖掉。不过事成之后，总不能偷偷摸摸一辈子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事情终有一天要败露的，到那时，我红娘要吃不了兜着走，一顿家法板子是逃不了的。但我红娘不怕，受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，总不会杀我的头吧！谁叫你老夫人做出这种忘恩负义、伤天害理的事来，我没有做错，我是伸张正义，一定要把小姐和张生撮合成。好了，不去想它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。一路过来，到了内堂。老夫人正在坐等，她见红娘去了好一会儿还不回来，心里有些着慌，不要这小丫头也不顶事，那事情就难办了。戏是演了，收场却难，弄得这位诡计多端的老夫人束手无策。正在为难之时，红娘进来了，她似乎心头一松，忙问道：“红娘，那张生如何了？”

红娘想，你不是个东西，先吓唬你一下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真是一言难尽！这种穷酸，脾气固执得九牛拉不回，他一定要走，一定要出去宣扬老夫人的功德，说是那个叫作揭帖的都已写好了，只要去散发就是。”

老夫人一听，急出了一身冷汗，说道：“唉！这便如何是好！这便如何是好！”

红娘见老夫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心中暗喜，接着说道：“老夫人请宽心，后来给红娘左说右说，好话说了几箩筐，总算把张相公给留下来了。现在他不走了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不觉轻舒了一口气，周身忽然通泰起来，说话也精神了。心想，幸亏派了红娘去，才办成了这件至关重要的大事，我平常总算没有白疼她，说道：“红娘，你干得很好，有赏。”

红娘道：“谢老夫人赏赐。”

老夫人这才想起自己的女儿哭着独自回楼，不知怎么样了，就对

红娘道：“红娘，速回妆楼侍候小姐！”

红娘想，你不叫我，我也要去的，不知小姐哭得怎么样了。说道：“是，红娘去了。”说罢，转身急匆匆回楼。

再说莺莺小姐，回妆楼以后，伏在绣花枕头上伤心地抽咽起来，心想一天好事，霎时烟消云散，我莺莺为什么这般命苦，眼睁睁被弄掉了一位如意郎君。硬要中表联姻，让我嫁个蠢牛，还不如被强盗抢去，死了的干净。现在张郎不知怎样了，推测母亲的心思，婚已赖掉了，接下去顺理成章的是下逐客令，把张生赶出我家。狠心的老娘呵！你忘恩负义到了这种地步，做女儿的都替你害臊。张郎一走之后，从此天各一方，永世难以相见了。想到此处，不禁放声痛哭。

红娘来到楼上，一进内房，见小姐哭得泪人儿似的，心中凄然，忙安慰道：“小姐不用悲伤，不要哭坏了身体。张相公本来一气之下，要离开西厢，现在被红娘留下来了。”

小姐听了，更加悲伤。红娘说张郎本来要负气而走，这原是意料中的事，自己要走，可见张郎是有骨气的，否则，你不走，我母亲也会下逐客令的。现在被红娘留下来了，可留下又有什么用呢，婚约已经被母亲赖掉了，又不得见面，空自咫尺相思，增加痛苦。不过小姐觉得奇怪，红娘怎么会有这个权力留下张郎？就问道：“红娘，你是如何留下张相公的？老夫人同意吗？”

红娘笑笑说道：“老夫人不但同意，而且是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去挽留的。”就把老夫人如何派老总管先去挽留也没有留住，只好派了——她不说毛遂自荐——我红娘去，才把张相公留下，前前后后说了一通。

小姐又问道：“奇呀！我母亲怎么会不下逐客令，反而要挽留张相公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你可不懂了。老夫人是怕‘人言可畏’，怕张相公出去以后，把老夫人的赖婚功德到处宣扬，那时崔家的脸面何存？”

小姐一听，恍然大悟，心想，母亲呀母亲，你真是老谋深算！小姐哪里知道这个老谋深算是上了红娘的当。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红娘又劝慰道：“小姐，你现在悲伤也没有用。只要张相公肯留下来，事情还有挽回的希望。说不定过些日子，老夫人一朝醒悟，又成全你们，也说不定。”

小姐一想也只好如此，就收住了眼泪。

再说张生，打从红娘走后，就对

琴童道：“琴童，把行装打开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不走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是的，不走了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说话算数不算数？不要打开了又想走，光折腾我琴童。”

张生道：“哪有不算数之理，不走就是不走！”

琴童道：“不要三婶婶嫁人心不定！”

张生道：“我是相公，不是什么三婶婶，有什么心不定的？你放心打开行装，按原来的安排好了。本相公不和小姐结为连理，永远不离此地！”

琴童道：“对！相公，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本色。琴童不得红娘，也陪着相公，永远不离此地！”

张生道：“不必多言，把瑶琴拿下给我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倒还有心思弹琴。”

张生道：“你哪里知晓，这是我相公请的大媒啊！小心与我拿过来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别开玩笑，我琴童的琴乃是个大活人，做做媒人还可以凑合凑合；瑶琴的琴，它是死东西，又不会开口，媒人全靠一张嘴，瑶琴能当媒人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个你就不懂了。瑶琴比你还会说话哩。”

琴童道：“我不信，相公，你现在就叫它说两句给我听听。”

张生道：“现在不行，就是说了你也听不懂，你又不是知音。”说青，张生褪下琴囊，双手一理琴弦，发出了铮 之声。他后退了一步，对着瑶琴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瑶琴啊！小生和足下湖海飘零，相随数年，形影不离，结交不为不深。这次一场大功，都要拜托你这冰弦之上了。务请足下秉上天好生之德，君子成人之美，相助小生一臂之力，事成之后，定备三牲祭品相谢。”通陈一番以后，就坐在琴桌前，先熟习一下指法。

一晃三天已过，正是七月十四日，明日是中元节，寺内有盂兰盆会，少不得有善男信女前来烧香礼佛，这一切都在寺内，与崔府无涉。今天虽然未到十五，月相还不大圆，但亦不减其明亮皎洁。张生早早吃过晚饭，坐着调息。等到月上西厢，就叫

琴童道：“琴童，快把墙上瑶琴拿下来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刚吃过晚饭，不要弹了，休息休息吧！”

张生道：“休得多言，抱了瑶琴，跟我来！”

琴童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不用多问，跟我走就是了。”

琴童只好抱了瑶琴，拿了香炉，跟在张生身后。张生到了院内，走近靠东楼的一座假山，登上假山，向隔墙园内一望，只见一片月光，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影，心想来得太早了。见身旁有一张平整的石凳，原是休息闲坐用的，今晚正好可当作琴桌。张生道：“琴童，把瑶琴放在此处。”

琴童先安妥香炉，放下瑶琴，褪去琴囊，点上篆香，一切准备妥当。

张生又对着瑶琴说道：“琴兄啊！今晚全仰仗老兄了！”琴童在一侧听到，不禁“扑哧”一笑，说道：“相公，琴童不敢，当么能当得起相公的兄氏呢？”

张生瞪了他一眼说道：“狗才，放肆！相公是叫瑶琴，又不是叫你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别生气，琴童弄错了。相公就弹起来吧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时光还早，再等片刻。”其实他是在等红娘的信号。红娘虽然向张生许诺拉小姐来月下听琴，可是并未向小姐吐露，她知道小姐的脾气，尽管想张生想得快要生病，却始终压住了喷薄的情感，像在内堂赖婚时那样的哭泣，已算是出格的了。现在平静了三天，说不定又要恢复老样子，事先跟她说了，又要顾忌这，考虑那，前怕狼后怕虎，难为情不敢去。现在约期已到，怎么能让小姐到后花园去，只有让她去烧香拜月。于是说道：“小姐，今晚的月色真好，去烧香拜月吧。”

小姐抬头望了望楼窗外，只见天上是万里晴空，一丝云彩也没有，白银盘似的月亮，刚刚从墙头探出半个脸儿。地下一阵阵的微风，吹动了坠落的花瓣，乱纷纷拥向庭阶。外面的景色甚佳，可是谁能了解我有一千种的生离之恨，一万种的寂寞忧愁。娘啊！《诗经》上说过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。你老人家就是这样的有始无终，弄得张郎做了一个影儿里的情郎，我做了一个画图里的爱人。到如今只落得心里痴想，嘴里叨念，梦里相逢。前日里，满以为我娘大开东阁，像公孙宏那样接纳贤士，如何的烹龙炮凤，备了丰盛的酒筵，让我“翠袖殷勤捧玉钟”，去学那孟光举案齐眉敬夫君。哪知道我这位当主人的老娘情太重了，却让我妹妹叫哥哥，就此把夫妻的姻缘一语断送。小姐想到此处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事已无成，烧香有何用？月亮啊！”

你倒是团圆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从今以后，再也不烧香拜月了！”

红娘听了，心中一急，什么？不烧香了！小姐啊小姐，换了别的日子不烧香，我管不着，今天你不烧香，隔墙那位弹琴先生叫我怎么交代？今天非要拉你去烧香不可。于是说道：“小姐，这拜月之香你是不能不烧的。”

小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每次烧香有几炷，许愿有几个？”

小姐道：“有三炷香，三个愿。”

红娘道：“第一炷香祝愿些什么？”

小姐道：“祝愿化去先人，早升天界！”

红娘道：“对，老相爷之孝刚除服不久，是否已经走到了天界，还不清楚，所以小姐你还得要祝愿下去。”

小姐道：“先父早已登了天界，不管女儿了，不用再祝。”

红娘一想也对，中表联姻尽管全是老夫人一人之力，你相爷不该凑上个临终遗命，现在小姐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，你也不显些灵圣给老夫人，任凭她胡作非为赖婚，可见你确是到了天界，迢迢相隔，不用祝了。遂道：“那第二炷香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愿堂中老母，身安无事。”

红娘道：“对，老夫人还在堂中，还是要祝一祝的。”

小姐道：“老母亲精力充沛，无事找事，有劲赖婚，身安得很，何须祝得！”

红娘一想，说得不错，老夫人吃饱了饭没事干，寻点赖婚的事出来，弄得小姐和张生哭哭啼啼，寻死觅活，是不必再祝了。说道：“那第三炷香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我刚才已经说过，事已无成，烧香何用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这就不对了。红娘知道小姐有满肚子的委屈，不能向别人吐露。闷在肚子里是要闷出病来的，不如向月光娘娘倾诉倾诉，心里也会许好受一点；再说事情还没有完，怎么能断定无成了呢？说不定求月光娘娘保佑，还有成功的希望。”

小姐听了，觉得红娘说得也对，虽然并不抱成功的希望，向月光娘娘吐一吐心头怨气，倒也可以自我解脱一下。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在楼窗口烧炷香吧。”

红娘想，你还是不想下楼，那这香烧了也是白搭，不行，一定要拉你出去。说道：“这是不行的，既然要烧香，就要诚敬，楼上是在房内，尽管有月光照进来，小姐却并不在月下。另外，楼上是闺阁之地，在此烧香，未免亵渎了菩萨，是罪过。还是到花园去吧！”

小姐见红娘今天一力撺掇自己去花园烧香，心想也好，闷了几天气，出去散一散吧，也不要太扫了这知心知意的小丫头的兴，说道：“那就去花园吧。”

红娘十分高兴，连忙挟起早已准备好了的香具，提了纱灯，扶着小姐下楼。主仆二人来到花园里，园内风清月白，花香阵阵。几点萤火，像流星飞逝；数声蛩吟，如泣如诉。换了往常，原是花月良宵，令人舒畅。无奈今宵的小姐，愁肠九转，哪有这份闲情逸致来欣赏这般美景，只觉得孤单，寂寞，凄清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看月亮的外边有一个圆圈儿，那是什么？”

小姐抬头一看，说道：“这是月阑，也叫月晕，农谚说‘月晕而风’。”

看来明日要刮风了，也可能会下雨。”她突然又伤感起来，说道：“唉！风月天边有，人间好事无！”

红娘听说明日天气有变化，心想好险，幸亏约在今晚，否则张生又将怨煞红娘骂煞天的，或许这也是一个好兆头。

只听得小姐又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对红娘说：“你看在人世间，也有月阑。许许多多的淑女佳人，没有一点自由，被深锁在重重的绣帏之中。想天上的嫦娥仙子，孤单地住在广寒宫，她像很是自由自在。可这个月阑呵，跟我的几重罗帏一样，老天爷恐怕嫦娥春心动，因此上就围住了广寒宫。嫦娥仙子啊！你和我莺莺一样不自由！老天爷啊，你为什么不让裴航做游仙梦呢！张郎，你不就是裴航么？”

红娘把纱灯一挂，小香几安排好，点好檀香，铺好拜垫。小姐手拿三炷香，按老习惯跪下，可是今晚祝祷些什么呢？连自己也想不出。往常拜月，小姐满腔心愿，所以有话向苍穹祝祷，今晚却是被红娘哄出来的，更何况一切美妙的希望全都破灭了，在她的脑子里一片白茫茫的，想诉说心中的委屈和愁苦吗？又有何用！不觉擎着香呆呆地跪那里，默默地看着檀香在燃烧。眼看香快烧完了，就机械地把香插进了香炉里，慢慢站起身来，心里直想放声痛哭一场。

红娘目睹此情此景，心想不知等一会隔壁张相公操琴时，是不是会使小姐的痛苦减轻一些，但不知张相公准备好了没有？见小姐拜月已毕，就说道：“小姐，今晚月色很好，我们既然出来了，何不赏月一番？”

小姐此时如同木偶一般，任凭红娘摆布，点点头道：“也好！”

红娘扶着小姐，缓步踏月，慢慢走向便门，就在一条石凳上，铺好坐垫，让小姐坐下，然后，像没事人一般，提高嗓子，一连咳嗽了三声。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为何如此大声咳嗽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红娘喉咙里缠上了一口痰，好痒好痒，忍不住了。”

小姐道：“女儿家的，下次不可如此！”

红娘想，这一次我已够受的了，还能有下次！说道：“是，红娘知道了！”

却说隔墙的张生早已等得心急如焚。琴童心中无事，已经靠在假山石上睡着了。张生一个人枯坐而待，心想，现在已二更了，怎么小姐还不来？别是红娘在骗我。如果这次没有结果，明日一早一走收拾行装，坚决离开此地。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，先听得隔墙有脚步声，继而听到响亮的三声咳嗽，张生一听是红娘的声音，顿时精神大振，“啊，小姐果然来了，红娘姐姐，小生要给你记一大功！”他连忙轻理琴弦，先弹什么曲子，他早已事先想好了。他一理琴丝，开始操一曲《凤求凰》。这支古琴曲，是西汉时候司马相如作的，他为了追求富家之女卓文君，弹奏此曲，结果卓文君被琴声打动了，深夜私奔，嫁给了司马相如，后人一直把这一古曲作为追求爱情的代表作。他先弹奏了一遍乐曲，琴声行情幽婉，传到了隔壁园内。

红娘一听，张生果然等在那里，真是好耐心，现在我可不能明白地告诉小姐，隔墙张相公在操琴，她会怪我骗她出来，所以装作不知道，问道：“小姐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小姐是弹琴的行家，哪有听不出是琴声的，可是她犯疑了，在这更深人静，怎么会有人操琴？这里是便门，隔壁就是西厢，操琴的没有别人，肯定是张郎。可我万万不能点明，于是说道：“是什么声音，你难道听不出来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听不准。”

小姐道：“你猜猜看。”

红娘道：“好像是发髻上的玲珑步摇声。”

小姐道：“不是。”

红娘道：“好像是拖泥湘裙上的环佩声。”

小姐道：“也不是。”

红娘道：“好像是姐妹们做衣服的剪刀牙尺声。”

小姐道：“都不是！红娘你怎么总是猜在女子身上。再猜！”

红娘想，我根本是在胡猜，没话找话，索性一路瞎猜下去也罢，于是一口气说道：“好像是风吹檐前的铁马声，又好像帘栊的金钩声，还好像计时的铜壶滴漏声。小姐，是也不是？”

小姐道：“都不是！”

红娘道：“大概是前边梵王宫黑夜撞钟，可能是潇潇疏竹在曲槛中。小姐，如果再不是，红娘猜不着了，也不猜了！”

小姐道：“傻丫头，别猜了，那是琴声啊！别说话了，听，多美的琴声啊！”

红娘一看，小姐听琴听得很投入，也就放下心来，充内行听琴。她只觉得张相公弹得很好听，至于弹些什么，自己就一窍不通了。

这时，张生已把《凤求凰》曲子弹毕，接着重复一遍，边弹边唱。唱的也是司马相如作的词，张生唱道：

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凰。
时未通遇无所将，何悟今夕升斯堂？
有淑艳女在此方，室迩人遐毒我肠！
何缘交颈为鸳鸯？

唱罢，张生略为停顿一下。

小姐被张生的琴声和歌声陶醉了，张郎的琴艺高，歌喉好，一曲《凤求凰》，是在说他自己啊！他湖海飘零去求他的“凰”，始终没有找到，“此方”有我莺莺在，可是我们咫尺天涯，婚约已被我老娘赖掉了，已成不了夫妻啦！

这时，听得张生继续唱道：

凰兮凰兮从我栖，得托字尾永为妃。
交情通体心和谐，中夜相从知者谁？
双翼俱起翻高飞，无感我心使余悲。

唱毕，张生又停了下来，他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之中，不知是悲是喜。

隔墙小姐幽幽地叹口气说道：“唉！这首歌是为我唱的啊！我是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也愿意和你远走高飞，现在全化为一场春梦了！”

张生又弹起了第二支曲子，这支曲子叫《别鹤操》，传说是古代高陵牧子所作的。牧子娶妻五年，还没有生儿子，牧子的父亲要他另外娶一个。他的妻子知道了，在半夜里受惊而起，靠着门户又哭又叫，牧子听到了，就拿出琴来弹奏，他悲伤恩爱夫妻要永远分离，所以弹奏《别鹤操》来抒情，后来他们仍旧为夫妻。张生弹奏此曲，含有深意。他边弹边唱：

将乖比翼兮隔天端，山川悠远兮路漫漫。
揽衣不寐兮食忘餐。

小姐听了，不觉淌下泪来。我和张郎虽然没有成亲，已经定下了婚姻名分，也和牧子夫妇差不多，家长一定要拆散我们，你是睡不着，吃不下，我

也一样不寐忘餐。我们在今后恐怕难以成为夫妻了。这曲子的旋律多么感人！雄壮的乐章，好像铁骑刀枪铮铮鸣；柔和的乐章，好似落花流水溶溶声。高音响起，宛如风清月朗，鹤唳长空；低音悲鸣，又如儿女私语，小窗喁喁。他那里琴心无穷，我这里神会意通。我们好比是娇鸾雏凤，拆散了雌雄；他的曲子还未终，我的悲愁更加浓，眼睁睁黄莺儿和飞燕，一个儿西，一个儿东。不必用话语表达，千思万想，都在这琴弦中。小姐听得入了迷，不知不觉立起身来，靠近便门细听。

红娘见小姐已经听得入迷了，最好让她听了以后能说出一点心里话来，不过，我如若在她身边，她一定不好意思说，还是让我避开一会儿。遂道：“小姐，时光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小姐想，我不出来，你就千方百计要我出来，我听琴听得有味时，你却要我回去，就说道：“尚早。”

红娘一听，又说道：“小姐，夜深了，露水重，容易着凉，得了病不是玩的，我们回楼去吧！”

小姐想你怎么那么烦人，说道：“我不冷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我又听不懂，回去吧！”

其时，隔墙的琴声又起，小姐也不回答，连忙摇摇手，意思是叫红娘别说后。红娘趁势退下，但没有走远，却躲在假山洞里，仍注视着小姐的一举一动。

墙外弹的是一首新曲，乃是张生采用《凤求凰》的旋律改编的，可说是变奏曲，和《凤求凰》似同非同，让人听起来又熟悉又新鲜，取名叫做《相思引》。配的词也是张生所创作的。张生依旧是边弹边唱，词曰：

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。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

凤飞翩翩兮，四海求凰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

张弦代语兮，欲诉衷肠。何时见许兮，慰我彷徨？

愿言德配兮，携手相将。不得于飞兮，使我沦亡！

小姐听了，几乎失声痛哭，琴声多么美妙啊！歌词多么哀怨啊！表达的情意真切，凄凉处好像白鹤唳天，倾诉着自己的衷情，令听者耳聪目明。知音人芳心共鸣，伤感者断肠悲痛。这一曲和《凤求凰》的曲调、开头和结尾不大相同，但又不是《清夜闻钟》，也不是《黄鹤醉翁》，更不是《泣麟悲凤》。新翻曲情深意重，一字字令人不眠难入梦，一声声让人憔悴得衣宽带松，漫天的离愁别恨，都寄托在这相思一弄中。

一曲方罢，小姐只听得墙那边在说道：“唉！老夫人忘恩负义，赖婚倒也罢了，小姐呵！她不应该说谎啊！”说罢，又轻拨琴弦，再谱宫商。

小姐一听，可受不了了，低低地说道：“张郎，你错怪我了。这都是娘自己变卦，怎么能怪我脱空呢？我也和你一样受尽委屈。如果能由得了我，巴不得立刻成亲效鸾凤。实在我娘拘管得紧，我如果能有一点自由，张郎啊，怎么会让你在背地把妾身相思念诵！”此时，张生又弹起一曲《白头吟》，此曲据说是卓文君所作。当时司马相如欲娶一个茂陵女子为妾，卓文君知道了，作《白头吟》和相如决裂，相如只好打消纳妾的念头。此曲哀怨凄苦，催人泪下，张生边弹边唱。词曰：

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

今日斗酒会，明日沟水头。躑躅御沟上，沟水东西流。

凄凄复凄凄，嫁娶不须啼。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

竹竿何袅袅，鱼尾何簌簌。男儿重意气，何用钱刀为？
唱罢略为停顿，续唱下章道：

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
平生共城中，何尝斗酒会？今日斗酒会，明旦沟水头。
躑躅御沟上，沟水东西流。东郭亦有樵，西郭亦有樵。
两樵相推与，无亲为谁骄？凄凄重凄凄，嫁娶亦不啼。
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竹竿何袅袅，鱼尾何离筵。
男儿欲相知，何用钱刀为！

小姐听此二曲，不由得泪下如雨。张郎，你不应该埋怨我，我哪里有过两意，我就是你追求的痴心人，我愿意和你白头到老不相离。现在我跟你仅仅隔了一堵墙，我恨不得打开便门，到你身边，或者我叫你一声，你过来相会。但是家教森严，我不敢越礼，这一堵墙呵，胜如相隔云山几万重啊！想到这里，小姐脱口把心里话说了出来：“假若有一个人来替我们通通信息，就是巫山十二峰我也敢上，你也可以来共赋高唐，神女会襄王。”

红娘在假山洞里，对小姐的一切言行举动都一目了然，听到这几句，就闪身出来，问道：“小姐，你一个人在说些什么？”

小姐见红娘突然现身，又听得问说什么，心里又惊又怕又恨，说道：“呀，女孩儿家喉咙这么响，不能轻些吗？”

红娘又问道：“小姐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小姐可慌了，刚才的自言自语，被这鬼丫头听去了，怎么能照实回答呢。只好赖一下，反正口说无凭。说道：“我没说什么，你看我的舌头什么时候转动过？身子也没有动一动。”

红娘想，我亲耳听到的，你赖不掉，说道：“小姐，‘就是巫山十二峰我也敢上，你也可以来共赋高唐，神女会襄王’。小姐，对不对？”

小姐听了，真是恨不得有一斗地洞钻钻，心想，你我终究是主婢，一点都不肯给我留点颜面！想要马上训斥她，自己又确实说过，又怕她到老夫人那里去汇报，心里真是有火发不出，有火不敢发，只有发怒的表情，没有发怒的言语。

红娘见小姐下不了台，就干脆挑明了吧。说道：“小姐，不要怕什么羞了，红娘是你的心腹之人，都不必瞒了。张相公虽然被我暂时留住，不过他对我说……”

小姐忙问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说老夫人赖婚且不去管他，小姐如果也变心，他就立刻动身回去！”小姐听了，非常着急，说道：“好红娘，求求你，让他留下吧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叫我去让他留下，用什么话跟他说呢？”小姐也豁出去了，说道：“你去跟他说，不要去管那说话不作数的狠毒的娘，我莺莺决不会让一往情深的志诚君子落空，我舍不得离开他啊！”

这时，圆月已到天顶，红娘收拾好香具，提了纱灯，扶着小姐回楼。张生听得隔壁已无声息，也只好收起瑶琴，推醒了琴童，没精打彩地回书房安歇。

第九章 红娘送信

却说张生，自从十三日那夜操琴以后，一晃三天过去了。张生整天盼望小姐到来，可是别说小姐，连红娘也不见人影。心里好生烦闷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加上那晚夜深天凉，染上了一点风寒，却生起病来。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，四肢无力，不想动弹。一个人躺在卧榻上，长吁短叹，口中反复地说着“害杀小生也”。想想我缠绵病榻，却没有一个人来看我。老夫人是狠心肠，她巴不得我病死了，可以万事大吉。可是小姐和红娘一个也不来，特别是红娘，挽留我的时候，口吐莲花，什么“有我红娘在”啦，“还有一线希望”啦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你的锦囊妙计我也实行了，却白白地弹了曲子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简直是“对牛弹琴”！刚想到这里，立刻煞住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啊哟！且住，罪过啊罪过，我怎么把我家小姐比作牛了！我病糊涂了，怎么可以唐突西施呢！”就在床上连连作揖，说道：“小生罪该万死，叩请小姐恕罪！”

琴童见了，心里很是着急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怎么啦？”

张生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我病了！不久就要命赴黄泉，再也见不到小姐了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不必胡思乱想，你一定会活到一百岁。”

张生道：“哪里会如此！我是被小姐害杀的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千万不能乱说，我家主母多情多义，不会害你的。也许她现在也生病呢。”

张生一想，琴童之言有理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，只顾自己，不顾小姐，还错怪小姐，心里痛起来。说道：“啊哟小姐，你是思念小生，想出病来的，你要保重玉体，少想我一些，只要想一半，小生也就足够了！”

琴童见张生神魂颠倒，就知道是得了相思病。别看琴童年纪不大，什么都懂。他跟着张生走南闯北，琴剑飘零。张生所接触的大多是骚客词人，琴童所接触的，多是三教九流，贩夫走卒，社会经验着实比张生丰富得多。知道相思病无药可救，常言道，心病还须心药医。相公的病是想小姐想出来的，一定要小姐这服心药才会有奇效。红娘姐姐人也不见，不知躲到哪个旮旯里去了，要想法子把相公得病的消息传进去。琴童不是崔家的下人，不能随意出入。忽地想到崔家门上的小仆人崔禄，他是老夫人到了普救寺后，觉得人手不够，才买下的。平常琴童和他很谈得来，就交上了朋友，今天要请他帮忙，把相公得病的消息传入崔府，总会传到老夫人和小姐耳朵里的。琴童于是走到门房，找见崔禄，说道：“崔禄哥。”

崔禄一见琴童，非常高兴。因为崔禄是河中府本地人，没见过世面，而琴童却是满肚子倒不完的掌故，两人一见面就聊起大天，海阔天空，奇谈怪论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把崔禄听得如醉似痴，也对琴童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凡是琴童要他做的事，无不尽心竭力，比老总管交代的还要热心。如今见琴童走来，十分亲热，说道：“琴童兄弟，这几天怎么老是不见你，到哪里去了？”

琴童道：“唉，相公病了，我在侍候他。”

崔禄问道：“张先生几时病的，严重吗？”

琴童道：“就是这两天，今天重了一些。崔禄哥，我想托你一件事。”

崔禄忙道：“兄弟，咱哥俩是自己人，有事尽管吩咐，我崔禄对朋友可不含糊，两肋插刀。”

琴童笑道：“崔禄哥，我又不是请你去打架拚命，哪里用得上两肋插刀？”

崔禄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事？”

琴童道：“我想请你把我家相公生病的事传到内堂去，特别要传到小姐那里。办得到吗？”

崔禄一听，胸膛拍得震天响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小事一桩，不是做哥哥的夸口，不消半个时辰，我就让全家上下人等都知道。就是要让全寺、全府都知道，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”

琴童道：“禄哥，倒也不用让全寺晓得，只要小姐知道就足够了，我还要去侍候相公，拜托了！”

崔禄受了琴童之托，心里很得意，认为琴童看得起他。他对于老夫人的赖婚，也知道一些。认为主人做得不光彩，张先生的病，说不定是被老夫人气出来的。琴童既然关照不用禀报，那就私下传播吧。他第一个去厨房找烧火丫头腊梅，说西厢书院的张先生病了，病的还不轻哩。在崔府里，新鲜事很少，赖婚的大事，热了一两天也逐渐降温了，这张先生得病，乃是今天的头条新闻，腊梅迫不及待地丢下手里的事，立刻出去贩卖，没到一炷香功夫，崔府便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了。

消息也传到了老夫人耳朵里，这位一品相国夫人真是心肠硬，听到了只当没有听到一样。穷酸生病，并未有人前来正式禀报，我完全可以不管，病死了也怪不到我头上，我还巴不得这穷酸死了才太平呢。我总不能留他一辈子。所以听了张生得病，心中暗暗高兴，却装作不知。

再说小姐，自从那夜听琴以后，回房来躺在床上，好久睡不着，尽在思念张郎，心中想道，别说他是救我们崔家的大恩公，也不论他的人品文才，就凭他的一手精湛琴艺，嫁给他也不冤枉了，像这样多才多艺的好夫婿，打哪儿去找？可恨老娘，得了失心疯，瞎了老眼，硬生生的把一对好鸳鸯活活拆散，太可恨了！刚才听送水的小丫头说，张相公病了，病的还不轻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他在异乡客地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顾，想必境况凄惨，我恨不得身插双翅飞到张郎身边，亲奉汤药。无奈狠心的娘拘管得紧，不能挪动半步，如之奈何？怎么红娘往前边去了还不回来，她回来后，或可商议出一个办法来。

红娘今天早上到前边去走走，想设法抽空去西厢找张生，说说小姐听琴后的反应。她到了内堂门口，碰上秋菊刚从里面出来。秋菊见了红娘，说道：“红娘姐，告诉你一件事。”红娘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秋菊道：“西厢的张相公病了，听说还病的不轻哩！”

红娘钗道：“啊哟！是张先生那里命人来享报的吗？”

秋菊道：“没有，是外边门上传进来的消息。”

红娘又问道：“老夫人知道吗？”

秋菊道：“我们姐妹间纷纷谈论，老夫人应该知道。不过，她好似根本没有听见一样，连查问都不查问一句，别说派人去看了。”

红娘顿时便知道老夫人的心思了，她是巴不得张先生马上就死啊。得赶快让小姐知道。于是说道：“秋菊妹，今天老夫人那里有什么事吗？”

秋菊道：“没有什么事，和往常一样。”

红娘道：“那我不进去了，我回小姐楼上去，有事就来通知。”说罢，急匆匆回到妆楼。

小姐见红娘回来了，连忙说道：“你可回来了！可知道张先生病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秋菊刚告诉我的，小姐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小姐道：“刚才厨房送水来的小丫头说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全府的人知道了。老夫人却不派人去探望。”

小姐哭着说道：“红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要不要让红娘到西厢书房去一趟，看看相公的病情如何？”

小姐听了，心想我本来是要请你去的，你现在自动讨这份差使，再好也没有了。说道：“你去探望相公，最为妥当。”

红娘道：“恐怕老夫人知道，又要怪罪。”

小姐道：“好红娘，去一趟吧，母亲不会知道。”

红娘道：“那小姐你有什么话要对张相公说？”

小姐想，我有千言万语，你也带不了那么多，说道：“你就跟张相公说：天长地久，不负知音！”

红娘听了，心里很是感动，说道：“红娘就去，我还要告诉张相公，你的病重，我家小姐的病也不轻。俺小姐这些日子里，针线也无心去做，脸上脂残香消也懒得去添，眉头整日价紧蹙着，我让你们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敢情你们俩的病都会痊愈。”

红娘躲躲闪闪，一路往西厢而去，一边走，一边思索着：想我们一家，寄住在寺院里，被强盗围住，孤儿幼女，将要遭到不测，车亏张生挺身而出，一封书信请到了白马将军，可见文章可贵。若不是剿灭了那半万贼兵，我们一家险些儿要灭门绝户。老夫人佛殿许婚，莺莺君瑞，堪称一对美满鸳鸯。哪知老夫人失信，花言巧语，说什么兄妹相称，破坏了婚姻。到如今还谈什么成亲合欢，男的混钝了胸中的锦绣才华，女的眼泪打湿了脸上的胭脂花粉。英俊的潘郎，被折磨得两鬓添上了白发，美丽的杜韦娘，憔悴得不像旧时模样，瘦腰肢的带围又宽了几分。一个是昏沉沉的不想观看经史，一个是嗔洋洋的无力拈弄针指；一个在瑶琴上弹出了离恨谱，一个是花笺上吟成了断肠诗；一个笔下写幽情，一个弦上传心事，他们两个都一样的害相思。我才相信普天下才子佳人确是有的，不过在我红娘看来，相思病恐怕是有情人的通病。想想他们害相思，走火着魔，可我红娘搀和在里边瞎起劲，一个心眼儿的操心到底，算是什么名堂呢？一路思索，不觉已到西厢书院。她想，我先慢些进去，看一看张生在做些什么？她走近窗口，想从窗缝里张望一下，窗缝太狭了，里面什么也看不见。于是她张开小口，伸出舌尖，把纸窗舔破，往书房里一张，不看尚可，一看吓了一跳。只见张生黄瘦脸儿，涩滞气色。声息微弱，和衣而卧，罗衫前襟都是褶皱，孤眠独宿，十分凄凉，也无人服侍。看来男人身边少不得女人，张生呵！我看你不是闷死，也得害相思病害死。红娘看了张生这副狼狈模样，便想着跟他开个玩笑，也替他添一点乐趣。往常红娘来此，是伸手敲门的，今天她故意拔下头上的金钗，在书房的门环上，轻轻敲打，而且敲出了节拍，铮铮之声，十分悦耳。

张生正在朦朦胧胧，似睡非睡之时，忽听得书房门外好似九天仙女下凡的环佩之声，心头微微一震，是否小姐来了？转念一想，白天人多服杂，小姐要避嫌疑，不会来的。忙问道：“外边是谁敲门？”

红娘道：“是散相思的五瘟使者。”

张生道：“呀，是红娘姐姐来了。”

红娘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红娘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每夜就盼望你来。”

红娘因是私自到此，催促道：“赶快开门！”

张生道：“来了来了！”连忙下床，拖了鞋子，把门打开。红娘一闪身进了书房，随手把门关上。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想煞小生了！这厢有礼！”红娘一边还礼，一边说道：“相公当不起，红娘还礼。相公，你是想红娘还是想小姐？”

张生道：“你们两个我都想！”

红娘道：“啐，我要你想什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我想你是盼你赶快告诉小生，那晚听了姐姐之计，月下操琴，不知你家小姐听琴之后怎样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只因午夜调琴手，引起春闺爱月心。我家小姐回去以后，独对银，默默无语，泪眼不曾干，镇日价无心拈线，脂粉懒添，病恹恹茶饭少咽。一天到晚要念一千遍张殿试。你道是你病得重，俺小姐的病也不比你轻啊！”

张生听了，哭道：“啊哟，小姐呀！”

红娘道：“我家小姐不顾自己的身体，听说你病了，急得肝肠痛断，连忙命我前来探望，我家小姐对相公真是一片真心！”

张生哭得更伤心，说道：“啊哟，我的知心知音的贤小姐啊！”

红娘又说道：“小姐还要红娘带两句话给你。”

张生一抹眼泪，问道：“是哪两句，红娘姐姐快讲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说：天长地久，不负知音。”

张生听到这两句，感动得涕泪交流，更加悲痛，说道：“纵然小姐多情，婚约已被赖掉了，多情也无用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知道老夫人为什么要赖婚？”

张生道：“是她口是心非，忘恩负义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因为你还是个白衣秀才，没有做官，所以老夫人才会赖婚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不是小生夸口，俺取青紫易如拾芥。我来河中，就是为了明年往长安赴考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这就对了。你应当把功名放在心上，不要丧失了志气，把你那双窃玉偷香的手，准备到贍宫去折挂；也不要让藕丝儿束缚住了那大鹏鸟的翅膀，也不要被黄莺儿夺去你那鸿鹄高飞的大志；也不要为了翠帏锦帐美佳人而耽误了玉堂金马好前程。你要用功勤读，到来年赴考，得了状元郎，博得个一官半职，争一副五花官诰，体体面面地来迎娶小姐，也好让小姐扬眉吐气。到那时老夫人不但不敢赖婚，还要把小姐亲自送上门哩。所以，这桩婚姻只赖掉了三分里一分，小姐一分和你相公的一分没有赖，好结局注定有，还要靠相公争气。相公，红娘说得对吗？”

张生听了，连连点头，心想别看红娘年纪轻，是个丫环，很有见识，忙说道：“是，是，红娘姐姐的金玉良言，小生铭记在心，一定用功勤读，决不辜负小姐的多情和红娘姐姐的一片好心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但愿如此，红娘和小姐就等那么一天。相公要善自保重，红娘去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且慢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还有什么事么？”

张生说道：“小姐既然对小生特别关心，小生有书信一封，请红娘姐姐转达小姐，让小生向小姐表表衷肠。”

红娘连忙摇手道：“不行不行。带带口信，口说无凭还不要紧，万一事情败露，还可以赖掉。现在写了书信，黑字落在白纸上，留下一个凭据给人家。不妥当，不妥当。”

张生道：“不会有事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即使瞒过老夫人，小姐的脾气也不大好捉摸，万一她见了你的书信，翻起脸皮来，把你的书信看也不看，撕个粉碎，带了去也没有用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一向帮着小生，这回就答应了吧。”

红娘道：“无能为力，实难从命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还请鼎力相助，小生一定多多给你金帛相报。”

红娘听了，气得脸色大变，声色俱厉地说道：“哼！相公，你把人看错了！”

张生觉得莫名其妙，心想我没有说错什么呀！问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这是为何？”

红娘气得流泪道：“相公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还是个大富翁，你卖弄有钱，把金帛赏赐给红娘，我好像是要图谋你的东西才到这里来的，是我贪图你的财宝！多谢你照顾我这个穷丫头！”

张生这才弄明白，我不该说用金帛酬谢，太小看她了，刺伤了她的自尊。红娘为我的事奔波操心，又不是贪图我几个钱，我太庸俗了。连忙赔罪道：“红娘姐姐息怒，小生一时情急，说错了。请姐姐恕罪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把我看成见钱眼开的轻浮女子。我红娘虽然是女孩子，是个丫头，穷志气还是有的。”说罢，失声痛哭，泪水湿透罗衫。红娘越想越伤心，她帮助张生，原是反感老夫人背信弃义、仗势欺人的恶劣行径而打抱不平，全是一股正义感，并不图什么金钱物质的报偿。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才貌双全、知书达礼的张相公，竟然会拿金钱出来卖弄，这不是赏赐，不是酬谢，是对她的正义感、热心肠的污辱，是瞧不起她那高洁的人格。她越想越委屈，哀哀哭个不停。

张生见此，知道闯下了大祸，一时弄得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安慰才好，只有打拱作揖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不要怪我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你是个有钱人，我穷丫头怎么敢怪你呢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千不是，万不是，只怪小生不是，小生赔罪了。”说罢，一揖到地。

红娘只管哭，理也不理。

张生想，这可难办了，开罪了红娘，非同小可，不但等于是得罪了小姐，更为严重的是今后和小姐再没有往来的渠道，岂非彻底完蛋了！这可怎么办呢，一想，只好用苦肉计试试看，就说道：“张珙啊张珙，你这个穷酸，能有几个臭钱，竟敢在我家红娘姐姐面前卖弄，侮辱了我家红娘姐姐，得罪了我家红娘姐姐，你这个穷酸，该当何罪！”一边说，一边用拳头在自己的额头上乱敲。

红娘看了，又气又好笑。谁让你胡言乱语用钱来糟蹋我，该打！不过他也是无心说错的，又赔了那么多不是，杀人也不过头点地，算了，不管他打自己是真是假，也算是悔过的表现，原谅他吧，他也是个被欺侮的可怜人。红娘的心软了下来，叫道：“相公，算了。”

张生一听红娘开口了，有门，不过还要扩大战果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不要劝我，我要打这个胆大妄为、得罪姐姐的穷酸。”说着还是一个劲地捶头。

红娘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你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”

张生道：“一直要打到姐姐饶恕了，我才不打。”

红娘道：“恕尔无罪，总好了吧！”

张生忙说道：“多谢姐姐不罪之恩。”

红娘道：“如今我要回去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慢来，姐姐已经不气恼了，小生拜托之事，姐姐还没有答应呢。”

红娘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就是捎带书信的事。”

红娘道：“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了么，小姐见了书信会生气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尽管放心，见了我的书信，小姐不但不会生气，还会谢谢你哩。再说，她生气不生气是她的事，带不带书信是姐姐的事。红娘姐姐，可怜小生独身飘泊，无依无靠，发发慈悲吧！”

红娘见张生如此可怜，心想，好吧，帮忙就帮到底，拚着给小姐骂一顿就是了。说道：“那你就写吧，我给你送去就是。”

张生听了，非常高兴。说道：“多谢姐姐成全小生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少谢几声吧，下回说话要留点儿神，快些写吧。”说罢，就替张生磨墨。

张生拿起笔来，蘸饱了墨汁，在铺好的薛涛笺上开始写信。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要小心才是，我家小姐是个才女，稍微有片言只字不妥，必将前功尽弃。”

张生自负地说道：“姐姐放心，你家小姐是才女，小生也是个才子！这封书信，比明年春闺的考卷还重要，哪有不用心之理！”

只见张生奋笔疾书，文不加点，一挥而就。

红娘在旁边看了，心里十分钦佩张生的才学。她本是个文盲，总以为写书信是件很难的事，把信笺铺好，还要打草稿，很费功夫。现在看了张生写信，拿起笔来，好像是现成的东西，拿来就用，一下子就写完了。红娘心想，这封信写些什么，我得问一下，别写错了，连我一起倒霉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你的信读给我听听好吗？”

张生想，这是情书，怎么好公开给第三人！后来一想，我和小姐的事，是瞒不过红娘，也不能瞒她的，让她多了解些情况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所以很大方地说道：“姐姐要听，哪有不可之理。待我念来：

珙百拜奉书芳卿可人妆次：自别颜范，鸿稀鳞绝，悲怆不胜。孰料尊堂以恩成怨，变易前姻，岂得不为失信乎？使小生目视东墙，恨不得腋生双翅飞于妆台左右；患成思渴，垂命有日。因红娘至，聊奉数字，以表寸心。万一有见怜之意，书以掷下，庶几尚可挽残喘于临危也。造次不谨，伏乞情恕！后成五言诗一首，就书录呈：

相思恨转添，谩把瑶琴弄。乐事又逢春，芳心尔亦动。

此情不可违，虚誉何须奉？莫负月华明，且怜花影重。

红娘尽管不识字，听还是听得懂的。即使不能全懂，也能知道一个大概。觉得写得很好，先写下几句问候的客套话，再写了思慕情意，最后题了八句

五言诗，诗的内容虽然听不懂，想来也是正儿八经的——这是红娘的想当然，偏偏张生的深意全都写在诗里。

张生读罢书信，信上的墨迹也干了，就把花笺折起来，叠成一个同心方胜，放到信封里，再在信封的封口处，一头写个“鸳”字，一头写个“鸯”字，张生写这两个字，含有深意，不知小姐看了以后，如何理解，这是后话。

红娘在旁边看了张生的这些小动作，心里不住地赞叹，张相公真聪明，真风流，真会讨女孩儿家的欢心，虽然这些都是虚浮的小温存，可换了别人就是做不来。这鸳鸯两个字，红娘是在绣花时认得的，一向以为这两个字是写在一起，不能分开的。现在见张生把这两个字分写在信封两头，这分明是说老夫人把他们这一对鸳鸯拆开了。张相公，你比方得恰当极了。

张生把信封好，交给红娘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拜托你了，你也要留神些。”

红娘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一定会办好的，我会找机会给小姐的。我只说‘夜里弹琴的那个人叫我带来的信。’”

张生又叮嘱道：“姐姐，千万要小心！”

红娘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。你自己要保重，别这样多愁善感，害相思清减成这般模样。你只想着临去秋波那一转的眉目传情，藏在心中不忘记。我不会随随便便对待这封信，红娘自会小心在意，妥当地打发这张纸。凭着我这舌尖儿，凭着你这筒帖儿里倾诉的心意，包教那个人来探望你一遭儿。”说罢，起身回去。

张生见红娘去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红娘把书信拿去了，不是我自家夸口，这封书信就是一道会亲的符咒，等到明日来回话，一定有个结果，且放下心来，等待好消息吧。”

正是：且将宋玉风流策，寄与蒲东窈窕娘。

第十章 暗约佳期

却说红娘接了张生的书信，藏在衣袖里，辞别了张生，一路小心翼翼地回去。她走花街，绕回廊，尽量避开人多的地方，因为是私探，又加上带有重要信件，能不被别的丫环仆妇们看到最好，免掉麻烦。一路上，她想想也觉得好笑，自己究竟图个啥？张相公拿钱来侮辱我，虽说是无心的，也终究有点不愉快。小姐呢，想张生想得要命，还要假装正经，动不动拿出小姐架子来训我。而我自己又好像做了小偷一样，还要提心吊胆过日子，恐怕给老夫人知道了，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们的好事成功了，也不会谢我红娘什么，我也不会要他们什么；不成功，也许会埋怨我红娘不尽心着力呢。要说我红娘不尽心着力，真是老天爷不长眼了。别将来弄一个顶了石臼演戏，吃力不讨好！真是何苦来呢，别管他们算了。后来一想，不行，还得管。老夫人恩将仇报，赖婚完全是仗势欺人，欺侮张生是个穷秀才，为了门第，连女儿幸福都不顾，太可恶了！那么好的一对，毫无道理去活活拆散，也是在造孽，我就要打抱不平。我红娘今天帮他们，是做好事，小姐说的叫做“君子成人之美”。做了好事，在下一世投生一个好人家的，不再做丫环。边想边走，不觉到了妆楼。楼上却静悄悄的，没有风儿，帘幕空垂，兰麝的香气从纱窗里透出来，弥漫四周。她轻轻地推开朱漆房门，摇响了黄铜门环。房内高高的红烛台，荷花形的金承泪里积满了烛泪，银江里的蜡烛依旧燃着，看样子小姐还睡在那里。且慢把暖帐挂开，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，轻手轻脚地偷看一下小姐。呀，小姐长得真是美极了！只见她头上的双股钗掉在绣枕旁，碧玉钗也横斜着，发髻蓬松，鬓脚散乱，脸上红扑扑的，眉毛却紧蹙着，可见小姐在睡梦中还有烦心之事。红娘轻轻地叫了两声“小姐，小姐”，见小姐依旧双眸朦胧，没有醒来。红娘想，让她再睡一会吧，就放下罗帐，一边退出来，一边轻轻说道：“太阳已老高老高了，小姐还睡懒觉，这几个月来，小姐变懒了，画也不画，字也不写，诗也不吟，箫也不吹，琴也不弹，瑟也不弄，针也不拈，线也不拿，脂粉也不调，镜子也不照，真是懒，懒，懒。”现在手里这封书信可怎么办，叫醒了小姐，直接交到她手中，如果正在她情绪不好的时候，肯定要碰壁。即使在高兴的辰光，她又有假正经的毛病，万一她翻了脸，我就无法掩盖推卸了。还是把信放在小姐的枕边，让她醒来后发现了自己去看吧。这办法行是行，可是我就观察不到小姐的反应了。这样吧，把信放到妆盒里，小姐起床，一定要去梳妆，也一定要动用妆盒，看她见了此信有什么反应。于是轻轻打开妆盒的抽屉，把书信放到里面去，她又恐怕小姐碰巧不用这只抽屉，所以把书信微露出一只角，朱漆的妆盒，雪白的信封角，不怕小姐看不到。放好以后，她还不能走开，她要在外房选择一个最佳角度，能够看到小姐的表情。于是搬了一只踏脚小凳，坐在那里，以绣花作为掩护，静待小姐的反应。

再说小姐，她不但没有睡着，反而清醒得很，她躺在床上，思绪万千。她有点后悔，不该让红娘去看望张生，更不该带了那八个字去，老娘已把婚约赖掉了，结合已经没有希望，去探望又有有什么用呢，徒然增添张生的痛苦。即使张生是我莺莺的救命恩人，去探望一下理所当然，可是为什么要带那八个字去呢？“不负知音”，如何不负呢？嫁给他，不可能的了；终身不嫁，由不得我作主。私奔，一想到私奔，小姐脸上一红，堂堂官府门第，相国千金，实在做不出来。那么像老娘赖婚那样，把“不负知音”赖掉，娘老了，

可以不要人格，我莺莺的人格还是要的，我不能说了不算。想到这里，似乎看到张生在床前对着她微笑，张生的俊俏人品，又使得小姐芳心荡漾。她已下定决心了，为了获得如意郎君，争得幸福，我一定“不负知音”，至于如何“不负”，以后任其自然吧。想到这里，懒洋洋地起床，昨天的晚妆已残，乌黑的头发也十分蓬乱，就移步到妆台，坐在红木凳子上，伸手揭去镜袱，只见铜镜下面的妆盒抽屉里露出一张纸角。咦，奇怪！我从未在妆盒里放过纸张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看看再说。小姐轻轻拉开抽屉，只见是一封书信，小姐顿时紧张起来，芳心一阵剧跳，口中轻轻地惊叫了一声“呀”！

红娘在门口坐着假装绣花，小姐起床，走到梳妆台前，坐下开镜袱等动作，她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又听到一声“呀”，知道小姐已经看到那封书信了，但不知看了没有，看了以后的反应如何，必须要观察清楚，连忙抬头往里偷偷张望。小姐是背着红娘的，可是脸部却全映照在铜镜中。红娘自然是一览无遗。

小姐拿出了信封，先对着信封呆呆地注视着，信封表面未写一字，是谁写来的信，不必去猜，肯定是张生的。是谁这么大胆放到妆盒里去的呢，除了红娘之外还能有谁？红娘啊，你太可恨了，我命你去探望张生，带了八个字去，张生一定会有回音的，既然张生来信，为什么上了楼不立即交给我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放到妆盒里，还要故意露出一只角，是算定我要梳妆吗？真可恶，往后又要挖苦我，说我逃不出她的算计，今天我偏不看信。伸手想把信放回原处，可是张生的信，诱惑性太大了，里面不知写些什么，能够送到我手中也不容易，不要辜负了他，他终究是我的恩人，是我心爱的人，来了信岂能不看！一定要看，管它今后红娘如何嘲笑挖苦，我也不在乎。她鼓足勇气，拿起信封，心还是突突地跳个不停。她翻过信封，见背面一头写个鸳，一头写个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鸳鸯二字两边分，意味着我们一对鸳鸯被拆散，小姐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，张郎，你真聪明，我理解你的心意。她拿过一支玉簪，准备挑开封口，可是两只手却抖得厉害，挑了好久才把封口打开，抽出信笺。见是叠同心方胜，心里不由得想到，张郎真细心，懂得女孩儿家的心理。同心方胜，表示两人同心。打开方胜，一笔秀丽工整的小楷，令人越看越爱，古人说字如其人，看了这一笔好字，就可以想象得到信文一定错不了，赶快看吧。第一句“珙百拜奉书芳卿可人妆次”，怎么没有写我的名字呢？噢！懂了，他怕万一落在别人手里，可以保全我的名节，张郎真是可人！小姐继续看下去：“自别颜范，鸿稀鳞绝，悲怆不胜”。是啊，从赖婚筵上见过一面以后，再也没有见到过，书信往来更不可能，你非常悲伤，我也一样痛苦。“孰料尊堂以恩成怨，变易前姻，岂得不为失信乎？”我母亲的赖婚，我也没有料到。我母亲以恩成怨，失信于你，但是我莺莺对你感恩戴德，绝不失信。“使小生目视东墙，恨不得腋生双翅飞于妆台左右”。你恨不得长了翅膀飞到我这儿来，我也何尝不想到你书房去。“患成思渴，垂命有日”。张郎啊，你应该保重身体，你思念成病，我也和你一样，同病相怜。再往下看到“万一有见怜之意，书以掷下。”我怎么不爱你呢，我会写回信给你的。信后附录一首五律，小姐也是个吟诗能手，自然对诗章格外喜欢，读得比看信还仔细，口中还曼声低吟：“相思恨转添，谩把瑶琴弄”。无穷的相思，思极而转化为恨，此恨是从我娘那里来的，满怀的怨恨无处发泄，就寄托在瑶琴之中。而前晚弄琴，相思与怨恨并存。“乐事又逢春，芳心尔亦动”。现在你我的好事已经有希望了，你的心里也一定会感觉到。“此

情不可违，虚誉何须奉”。这种爱情的发展是不能违背的，那种虚假的声誉何必要去遵守！“莫负月华明，且怜花影重”。啊！张郎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，去干什么呢？“且怜花影重”，“且怜花影重”，她反复吟咏这末一句，忽有所悟，“花影重”是花影浓密，“花影”意味着情爱。“重”就是说跟他重叠在一起，再想到信封背面一颠一倒鸳鸯两字，啊，原来他要我前去颠倒鸳鸯，成其好事！小姐越想越难为情，脸红到了颈脖子，轻声说了一声“啊啐！”心口怦怦乱跳。她反反复复、不厌其烦地看了好几遍，心里有许多说不出的滋味。

红娘在镜子里，一眼不眨地看着小姐的变化，只见她一忽儿高兴，一忽儿沉思，一忽儿痛苦，一忽儿忧郁，最后脸蛋忽然红了起来，而且一直红到颈脖子。奇怪，这封信的内容我已经听过了，有什么可害臊的。这也莫怪红娘原是个文盲，浅一点的书信之类还能听懂，对于讲究“意在言外”的诗篇，当然弄不懂了，在红娘纳闷的时候，忽听得小姐在叫“红娘”，这一声“红娘”，和往日大不相同，声音里充满了严厉、冷酷和怒气。红娘吓了一跳，心里在喊道：“糟糕，坏了！”一分神，绣花针不觉狠狠扎在手上，痛得她一声“啊唷”。红娘从小凳上起身，心想，现在小姐正火冒三分，不能立刻就去，稍停片刻，让我也好想一个对付之策。

小姐又喊道：“红娘，你在哪里？”

红娘不能不答应了，回答道：“小姐，红娘在这儿呐。”真糟，时间太紧了，来不及去想对付的办法，管它呢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。

小姐见红娘只有应声，却不进来，发怒道：“小贱人，为什么不来？”

红娘连忙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边说边进房去。“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小姐见红娘已到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小贱人，这东西是哪弄来的？”

红娘装作不知道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是什么东西呀！”

小姐见红娘装痴卖傻，心里又气又好笑，今天小姐生气，一半是装出来的，她不是气红娘不应该带张生的书信来，气的是你不把书信直接交给我，害得我不能当下看到张郎的信，我要惩罚你一下子，免得下回更加肆无忌惮。其实小姐是错怪了红娘，你小姐自己并未把对张生的情爱全部吐露给红娘，一直若即若离，很不明朗，即使表示了“天长地久，不负知音”，红娘也并未摸透你的真心。况且你小姐的情绪，一直不稳定，患得患失，怕狼怕虎，顾虑重重。终究红娘是下人，不能和你平起平坐。你小姐错了，可以不自责而骂红娘，红娘只有委屈忍受的份儿。再说这封书信，红娘又不知道你小姐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所以不直接给你，就是怕你要维护相国千金的尊严而翻脸！放在妆盒里让你自己发现，是很妙的一着棋，万一你小姐真的翻了脸，红娘还有一个退身的余地。小姐不设身处地地去替红娘想想，就生红娘的气，很不应该。小姐也不想想，你和张生的事，是你们两人的幸福，跟红娘有什么相干，红娘如此奔波，还不是为了你小姐，你应该感激才是。此次小姐是火出无名，在红娘则是多管闲事的苦果，真是热心肠招来是非多。

小姐还是板起了脸，手指着扔在妆台上的书信说道：“小贱人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从哪里拿来的？想我是堂堂相国的小姐，是哪个胆大包天，敢把这筒帖拿来戏弄我？我什么时候看到过这种东西？我要去禀告母亲，打下你小贱人的下半截来！”

红娘一听，什么，去禀告老夫人，我是不怕的，信里写些什么，我早知

道一个大概了，到了老夫人那里，我红娘固然要担个私传书信的罪名，你小姐也不见得没事，我要想个法子说得小姐不敢去禀告。遂道：“小姐，你问的就是这个简帖啊！”

小姐道：“是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拆开来看过吗？”

小姐答道：“看过了。”书信的封口明明打开了，能说没有看过吗？

红娘道：“小姐既然看过，怎么还来问我红娘呢？小姐你是识字的，红娘是不识字的，倒是识字的问起不识字的来了。小姐，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？”

小姐听了，心想这丫头果然厉害，居然反问起我来了，我能告诉你信上写些什么吗？说道：“我是问你从哪里拿来的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，怎么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？是他让我把这个拿来的。”

小姐故意装作不知道，问道：“他是哪个？”

红娘答道：“他呀，就是小姐派我送八个字给他的那个人。”

小姐知道是张生，可红娘却说是我派她去送八个字的那个人，好哇，这不就是说这简帖是我去招引来的。这丫头真鬼，把责任全推干净了。我还是装作没有听懂，看她如何。说道：“那个人是谁呀？”

红娘想，小姐啊小姐，你也太会做作了，非要我明讲不可，说道：“小姐，那个人就是被赖了婚的张生。”说罢，偷偷看了一下小姐的脸，看看她有什么反应。只见小姐原来板着的脸放松了下来。

小姐问道：“张生怎么样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不用问他了。他害得我红娘挨骂。小姐，你把简帖给我，不用你去禀告老夫人，让我拿了这简帖到老夫人那里去出首。”说着，装作要往妆台上去拿书信。

小姐连忙把简帖按住，说道：“红娘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饶过他一次。如果把这书信去给老夫人看，看他有什么面目去见老夫人。”

红娘见小姐软了下来，又卖个面子给她，心想，分明你自己要放过他，却推在我红娘头上，我才不领你这份情哩。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别哄我，你不给我书信也可以，我反正要到老夫人那里去出首的，看打下谁的下半截来！”说罢，装腔作势地转身要走。

小姐可急了，连忙一把拉住红娘，说道：“红娘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我的好小姐，你这种玩笑红娘开不起啊！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想那张生，虽然我家亏了他，只是已有兄妹的名分，怎么还能有其他的事。幸亏你口紧，若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还不知怎么样哩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哄谁呢，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七死八活，你还要怎么样？”

小姐问道：“张生他怎么样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不用问了，你怕人家讥讽你，说什么恐怕老夫人知道了，你我都不得太平。其实是你小姐怂恿他上了竿，你就撒了梯子在旁边看，用不着问他怎么样了！”

小姐道：“好红娘，你就讲给我听吧！求求你好么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就讲给你听吧。我去看张相公时，真吓了我一大跳。几天不见，就变成那副样子了。”

小姐听了，非常着急，说道：“他，他变得怎样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看他病骨支离，神思倦怠，形容憔悴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实在难看。”

小姐忙问道：“他是怎么得病的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问他，他说道自从婚约被赖掉以后，终日不思茶饭，懒得动弹，从黄昏直到天亮，眼睁睁望着东墙，悲切切难忘掉心中悲怨。”

小姐道：“为什么不禀告老夫人，去请个好大夫看看病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也问了，他说他这种病，请医吃药是没有用的。”

小姐问道：“那他要什么样的药才能治好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张相公说，他这个病，要想治好，除非是出几身风流汗！”

小姐听了，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啐！红娘，你把那文房四宝拿过来，我要写封回信给他，叫他下次不可以这样。”

红娘想，小姐终于要写回信了。不过看她的态度，听她的口气，究竟是真是假，实在吃不准。说她喜欢张相公吧，为什么带了信来要大发脾气，难道发脾气是假的？说她不喜歡张相公吧，可对张相公又待别关心，一听到张相公病得厉害，就急得不得了。小姐的这种忽真忽假，叫我红娘从中帮忙也不好帮，真是做人难，难做人啊！且看小姐怎么写吧。红娘一边想，一边把文房四宝拿了过来，在砚台里注了清水，静静地磨墨。

小姐拿起一支碧玉管长锋羊毫小楷，执在手中，思索起来，这封信该如何写呢？张郎之约，我是不能不赴的，一想到赴约去西厢，和张郎“花影重”，颠倒鸳鸯，这滋味一定美得很，芳心里甜滋滋的，可是这种事羞人答答的，怎么好意思去呢？又一想，我和张郎本来是夫妻，夫妻总是要有那么一回事的，迟早如此，有什么可羞的呢？不过我是堂堂相国千金，自己送上门去，岂不丢了崔家的脸！不过，母亲赖婚，已经丢了崔家的脸了，相国千金，只是空好看的名誉罢了，张郎的诗中写着“虚誉何须奉”，我还要这虚誉干什么呢？但是赴约之事一定要秘密进行，瞒老夫人容易，瞒红娘就困难了。她尽管是我的心腹之人，我和张郎之间的情感，她也了解，而且还鼎力相助，可是这种事还是不能让她知道，否则我这个主子岂不要威信扫地。一定要瞒住她，这小兔丫头绝顶聪明，苍蝇飞过都能分辨出雌雄，瞒她不大容易。不过她也有个致命弱点，就是样样都认得，只是一个字也不认得，我只要把信写得深奥一些，就可以瞒过去了。其实小姐也是自作聪明，既然红娘不识字，书信写得深写得浅都是一样的，反正是不懂。再说你一本正经瞒她，却有人全部抖出来哩！像张生这封信，红娘就比小姐先知道内容，可小姐还以为红娘不知道，小姐也是个聪明的笨人。

红娘已经把墨磨浓了，可是小姐拿了笔，对着桌上铺的那张梅花笺发楞。按理说，小姐是个才女，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。今朝可给难住了，别说是内容如何，就这开场白第一句的称呼就难办。称夫君，夫子，外子，他们还没有拜堂成亲，这种称呼是“非法”的。称“相公”，太生分了，不亲热。称先生，更见外了。写秀才，解元，殿试，都不妥当，就是这称呼，竟难煞了才女。没有称呼，纵然有千言万语，也无从写起。她对着张生写来的书信看看，见他的抬头并没有写名字，她想，我也可以不写，可是名字可以不写，称呼还是要的，心中想着，目光落到了书信后面的诗句上，她想，我何妨也写首诗去，既不用称呼，也不需要具名，这是最妙不过的了。就这么办。小姐决定以后，略一思考，蘸饱了笔，一挥而就。写毕掷笔，也叠了一个同心

方胜，一切就绪，把脸一沉，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疾言厉色地说道：“红娘，命你到西厢去对张生说。”

红娘问道：“怎样说？”

小姐道：“你跟他说，小姐派红娘来看望先生，是出于兄妹之礼才如此，并没有其他的意思。你为何要写淫词艳语？”

红娘一听，觉得不对，张生的书信，她听过一遍，并没有什么淫词艳语啊，是不是张相公写的是一套，念给我听的又是一套？算算张相公是个老实人，也用不着耍手段瞒我，问题是否出在那八句诗上，也不会，我听听觉得很悦耳，也没有听出“淫”的味道。那末是小姐在说假话了。小姐总是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真弄不懂。看她的脸色也不大好，不必和她罗嗦，且听她还有些什么话。

小姐接着说道：“本来是要去向母亲禀告的，一来看在先生以前的救命之恩份上，二来姑念你是初犯，给先生留个颜面。如果再犯，一定要去禀告老夫人知道，连你这个小贱人也有好处哩！”

红娘听了，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心想：我一直以为老夫人赖婚，你小姐还是多情的，就在前天晚上听琴的时候，还是一往情深，今天还让我带了八个字去，说什么“天长地久，不负知音”。不到半天，你就变卦了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张相公对你一片痴情，现在还在书房里等你的佳音，你就让我拿这样的回信去对张相公讲。这不是要我代表你们崔家去逼死张相公吗？你们母女俩狠得下这个心，我红娘可做不到。但是主命难违，西厢是要去的。在去之前，我也要指桑骂槐地说几句出出气。于是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别生气，像张生这种穷酸，年纪活了二十多岁，倒像小孩子那样，说话没有分寸，写些淫词秽语来。我家小姐是相府千金，大家风范，怎能受他的侮辱？小姐你也不要使性子、发脾气，别再去思念这个穷秀才了。”

小姐心想，红娘，你误会我了，不过，你越误会越好，越容易瞒过你，让你唠叨好了。说道：“红娘，把这个简帖交给张生。”

红娘一看，是个同心方胜，和张生的书信差不多，就认为是退给张生的原信。说道：“小姐，这简帖儿还有一个信封呢，要退还给人家就连信封儿也一起退还。”

小姐道：“傻丫头，这不是我刚才写的回信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那你的信写了些什么？”

小姐道：“信上写的和我口中说的一样。”

红娘道：“恐怕不一样吧！”

小姐道：“确实一模一样。不信你来看。”说着，装模作样地要打开那同心方胜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别打开了，你知道我不认得字，看也无用。小姐，既然写的和说的一模一样，书信我就不带了吧，免得多个口舌。”

小姐想，怎么好不带呢，岂不误了大事。说道：“傻丫头，你去传言，那张生可能不相信，认为不是我的意思，是你在从中捣鬼，这信可以替你作证明。快快拿了去。”

红娘听小姐一说，心想，好吧，拿去就拿去。一边到妆台上拿信，一边说道：“唉！他为了你梦里成双，醒来以后仍然是孤孤单单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罗衣经受不住五更寒。满腔的愁恨，悲伤得时时落泪。像这样的折磨人家，让人家空盼佳期，算什么呢！唉！小姐，我去了。”说罢，慢吞吞

地往外走去。

小姐看了很高兴，这丫头也有上当的时候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却见红娘又回来了。

红娘慢吞吞地回来，把那个方胜依旧往妆台上一放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书信我不带去了。”

小姐心里一急，忙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带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小婢想，当初兵围普救寺的时候，幸亏张相公挺身而出，救了大家，也救了红娘，今天小姐要我带了书信去骂他，是为了不让张相公恨我。我想，张相公恨我，是不会恨死他的，如果拿出小姐的书信来，非得把他活活气死不可。所以红娘宁可被他痛恨，也不忍心把他气死。这封书信是不能带的。”

小姐心中暗暗叫苦，小红娘啊，你真善良，我能有你这样的丫环，也是前世修来的，可是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呢？我能对你说这是一封约定幽会的信吗？明说不行，信却一定要送，说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快快送去！”

红娘也豁出去了，说道：“不送，就是不送！”

小姐急了，就拿出主子的威势来说道：“大胆的奴才，竟敢违抗主命吗？拿去！”顺手一带，把书信扔在地上，心想，今天对红娘如此，也是迫不得已啊！接着自言自语道：“好冷，加件衣服去。”说罢，匆匆走进内房，躲在绣幕后面，谛听中房的动静。

红娘被气得发昏章第十一，心想十几年来，我们亲如姊妹，今天竟然骂我奴才。我是奴才，你今天才知道！你把信扔到地上，逼我送去，还一转身走开，说什么“好冷，加衣服去”。笑话！现在刚刚交秋，我热得还想脱衣服哩。你这么压我，我也得还你几句。就对着内房说道：“小姐！保重，现在好像是冷，身体冷可以加衣服，摸摸看，是不是心也冷了！唉！今天在帘幕重重的妆楼上，还说衣服单薄，那晚在清露明月下听琴就不怕冷，又险些被先生当了美味佳肴，那其间怎么不怕羞？为了一个疯疯颠颠的穷酸，隔墙儿差一些做了望夫山。”

小姐在内房听得清清楚楚，心想：幸亏我逃得快，躲进了内房，否则，真少一个地洞钻呢！不知她牢骚发完了没有？只要能带信去，就受她几句吧。

红娘的气还真旺，还在说：“要不是你有了撩云拨雨的心思，我哪会好心好意去传书。你在听琴的时候，不是说过吗？‘假若有一人来替我们通通信，就是巫山十二峰我也敢上，你也可以来共赋高唐，神女会襄王’。你有了这个心，我才敢传书信，我是一番好意，你却尽找我的岔子，我只好受艾绒灸，暂忍一时吧！小姐啊，你也真可以，什么‘与张生是兄妹之礼，焉敢如此’！在人面前，说得倒比唱的还好听。在背地里愁眉苦脸，哭哭啼啼。在没有人的地方就叫着张郎张郎！唉！我如果不去，违抗主命的罪名受不了，那个穷酸还在等我的回音哩！”说罢，从地下拾起书信，下楼往西厢而去。

小姐听得中房已没有声息，撩开绣幕一看，中房的红娘不见了，地下的书信也没有了，知道红娘已去“完成使命”，暗暗地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对不起，委屈你了！”

却说红娘眼泪汪汪，一肚子的冤屈，想不到一向温柔多情的小姐也会如此绝情！现在叫我怎么办呢？张生所以留下，全是我红娘的主意，两头用手

段，张生只知道是小姐要他留下的。现在小姐已经变心了，原来不赖婚的有三分之二，现在赖婚的占了三分之二，事情绝对成不了了，这个痼疾迟早要开刀的，早比迟要好，免得张相公在这里浪费了青春，耽误了前程。我红娘是艾绒针灸，忍痛一时，张相公也应该是针灸艾绒，一时忍痛。不过，实在是没这张脸去见张先生。唉！丑媳妇难免见公婆，躲也躲不过得出人命，把他气死了。

张生此时正在西厢书房内洋洋得意，满以为这封书信送去，一定成功。老夫人啊，你要赖婚，你女儿不肯赖，你是枉费心机一场空，落得个空做闲冤家！咦！红娘姐姐去了那么久，还不见回话，敢情马上就要到了。张生正在心焦的时候，红娘到了。

红娘到得书房门口，伸手敲门，叫道：“相公！开门！”

张生听得外面红娘的叫声，喜出望外，忙说道：“红娘姐姐到了，好事儿成了！”连忙把门打开，一见红娘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我的擎天白玉柱，好事怎么样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不济事了，相公，别再傻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怎么会不济事了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屋里去说。”

张生让红娘进了屋，说道：“姐姐请坐。哪有不济事的道理？”

红娘道：“不济事就是不济事。”

张生道：“不会，绝对不会！小生的书信是一道会亲的符咒，那一定是姐姐不肯为小生用心，所以如此！”

红娘听了，气得几乎吐血。我红娘图个什么，替你们干着急，瞎操心，现在落到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的地步，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地说道：“我还不用心！你抬头看看上边是什么？”

张生给她哭蒙了，又不知犯了什么错误，抬头往上一看，说道：“上面是天花板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天花板上边呢？”

张生答道：“那是屋顶啊！”

红娘火冒三丈，说道：“屋顶上边呢？”

张生说道：“屋顶上是瓦啊。”

红娘想：你这个书呆子，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，说道：“那么瓦的上边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瓦的上边可能有白云。”

红娘气极了，说道：“那白云上边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白云上边或许是天吧？”

红娘想，你总算说到天了，可是还不敢肯定，真是又气又好笑，说道：“亏你说得出‘或许是天’，难道是地吗？”张生连忙说道：“姐姐说是天，那是错不了的。”

红娘抹眼泪说道：“相公，你还说我不肯用心，真是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！你那封书信写得好听！舞文弄墨，倒做了你的招供状，她出了拘捕令，我摊上了冤枉官司。若不是看在救命恩人的份上，照顾你的面子，是饶不了你的。”

张生一听，急得脑子嗡嗡直响，忙问道：“红娘姐姐，究竟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红娘说道：“相公，你不必问了，这是你相公的命不好，可不是我红娘不用心。你先生受埋怨、担罪名是理所当然，我红娘有什么罪错，差一点把我拖累进去！快与我整理好行李，立即远走高飞吧。”

张生想，看来此信已落到老夫人手上，所以下逐客令了。说道：“姐姐，你怎么不小心，把书信落到了老夫人手里，才弄得不可收拾。”

红娘道：“呸！此书信何曾落到老夫人手里，老夫人根本不知道。如若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！”

张生问道：“也没有落到别的人手里？”

红娘道：“没有。”

张生问道：“那么你已经送上妆楼，交给小姐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当然交了。”

张生问道：“小姐看了小生的书信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看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这就好了。不知小姐看过以后如何了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你还问！小姐看了以后，大发雷霆，命我前来着你立即动身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爱我，不会这般狠心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还说不会，告诉你吧，小姐说道，她派红娘来看望你，是出于兄妹之礼，并无其他的意思，你为何要写淫词艳语？本来要去禀告老夫人，一来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，二来念你初犯，给你留点颜面，叫你立刻搬走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真的是这般说的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。相公，从今以后相会少，见面难了。唉！西厢的月光暗淡了，秦楼的彩凤飞走了，巫山的云雨收敛了，你也去，我也走，早早的灯残人散，请相公不要再厚着脸皮耽下去了！”

张生央求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请你看在小生可怜的份上，向小姐美言美言，解释解释吧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事已如此，你的肺腑之言不必申诉了，申诉也无用。怕老夫人寻我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这么一走，还有谁来替小生分忧呢？请姐姐一定要想个办法出来，才能救得小生一命。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无能为力。”

张生道：“务必救救小生。”

红娘道：“我也没有办法啊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小生这里给你跪下了。”说罢，双膝一屈，跪在红娘跟前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当初老夫人赖婚以后，我是要走的，是你再三把我留了下来。既然今日赶我，何苦前日留我？”

红娘听了，眼泪直流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是读书之人，难道还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吗？小姐不变心，我还有办法。现在小姐的心也变了，你还想恩情美满，这岂不是要我去受皮肉之苦吗？老夫人已经手拿着家法板在摩弄着呢，这好比粗麻绳强穿细针孔，能过得了这一关吗？难道要等到我被打断了腿，拄着拐棍来帮你忙，被缝合了嘴唇皮来替你传递消息？”

张生拉住了红娘不放，哭着说道：“小生的性命，只有你红娘姐姐可以相救。姐姐，发发慈悲吧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不是我不肯帮忙，你知道，小姐的脾气好像撒盐入火，要我代你去申诉，肯定会中她的机关的。”

张生哭着说道：“小生这条性命，都在姐姐身上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我也不忍心看你落到这种地步，不是我不肯帮忙，事情实在无法挽回。真叫我两边都难做人。我也没法说清楚了，这里有小姐的一封回信，你自己去看吧！”说罢，就从袖子里拿出那个同心方胜，递给张生。

张生连忙接过，匆匆打开一看，直乐得手舞足蹈，这份高兴劲就甭提了，大笑道：“哈哈，哈哈，妙啊！”

红娘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张生给气疯了，连忙安慰道：“啊！相公，不要伤心，身体要紧！”张生对红娘的安慰，一点也没听到，一个劲在书房里打转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

红娘此时，心里悲痛万分，那么好的一个书生，活生生被气疯了，都是我不好，不该把书信拿出来给他。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眼泪不住地往下流，她感到万分内疚，对不起救命恩人张相公。张生乐得疯狂了一会，也有点累了，倒在床沿上喘气。红娘一边流着泪，一边上前说道：“张相公，安静些，看开些，不要伤心了！”

张生看到红娘哭哭啼啼，觉得奇怪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为何啼哭，有什么伤心事啊？”

红娘想，亏你问得出，我是为你而啼哭的，看来相公真的疯了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你醒醒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没有糊涂啊！小生遇到了天大的喜事，应该撮土焚香，三跪九叩。且慢，让我先向小姐请罪。”红娘听了，着实糊涂起来，明明是天大的伤心事，怎么变成天大的喜事，还要向小姐请罪，七颠八倒，相公不疯也是神经错乱。且看他如何行动。

张生把小姐的那封信，在桌子上恭恭敬敬地放好，一抖衣袖，对着书信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早知小姐书简驾到，理当远迎，接待不及，请小姐恕罪！”说罢，又是一揖到地。转过身来对红娘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也来分享一份欢喜。”

红娘被弄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什么欢喜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骂我的话全都是假的，信中的话才是真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胡说！小姐在我面前骂得你好苦，究竟小姐的信上怎么说的？”

张生道：“我跟你讲，小姐是爱我的，绝对不会骂我，更不可能赶我走。”

红娘道：“难道信上不是骂你的？”

张生道：“那是一首诗啊！她约小生和她‘哩也波哩也罗’哩。”

红娘道：“真有这么事，我不信，你念给我听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想听小姐的诗，要恭敬，坐得端正些。”红娘为了证实小姐的书信不是骂张生的，只好听他指挥，略微把身子坐得端正了些。

张生遂摇头晃脑地吟道：

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

隔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慢一点，你念得这么快，我听也听不懂，何以见得小姐要来？你一字一句解释给我听！”

张生道：“好的，好的。这第一句‘待月西厢下’，就是小姐将在月上西厢，夜深人静时等着小生。”

红娘听了，很是生气，心想：好啊小姐，你叫我来骂张生，赶张生，还说信上写的和口中说的是一模一样，难道这就是一模一样吗？是否张相公也像你小姐那样信上一套，嘴上一套地解释？不会，这一句我还是听得懂的，“待”就是等待，“待月”不就是等待月亮出来吗？“西厢”两字连解释都不用，这儿就是西厢。小姐，你真行。说道：“相公，这句的意思，红娘明白了，就是告诉你一个时间，一个地点，是也不是？”

张生道：“真是如此，红娘姐姐真聪明！”

红娘想，我还聪明，我这回被小姐当猴儿耍了。说道：“那第二句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‘迎风户半开’，就是说把门户打开。”

红娘道：“把门户打开，开哪儿的门？”

张生想，刚才说了你聪明，现在又变笨了，说道：“当然是便门了。”

红娘问道：“开门干什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你家小姐偷偷地开了便门等待小生。”

红娘问道：“那第三句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第三句是‘隔墙花影动’，就是命小生见到花影摇动，便要跳过墙来。”

红娘问道：“那第四句呢？”

张生得意地说道：“这末一句嘛，‘疑是玉人来’，哈哈，哈哈，就是小姐穿花拂柳来找小生也！”

红娘问道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千真万确，哪个来哄你？”

红娘道：“是这么解释的吗？你不要猜错了啊！”

张生笑着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也太低看小生了，不是小生夸口，我是个猜诗谜的老行家，风流随何，浪子陆贾，哪里会有猜错的道理。”

红娘此时才确实知道被小姐给耍了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你看我家小姐，在我这里还要使这种诡计，小姐啊小姐，你捉弄得红娘太苦了！”你的小心肠里变化多端，嘴上说的义正词严，写的却是西厢待月，等到夜深更阑，着相公跳过东墙，做那“女”字旁边加个“干”字。原来你的诗句儿里包笼着“三鞭枣”，要张生像五祖传授六祖衣钵那样“三更早来”，简帖儿里埋伏着“九里山”，你可以和张生像韩信那样“一仗成功”。我红娘忙里偷闲，东奔西走替你们传书寄信，你们闹中取静去云雨幽会。小姐啊，你在这紧要处却把红娘隐瞒欺骗！

红娘越想越气。哼！薛涛笺纸光洁得像玉板，簪花小楷散发出兰麝幽香，一字字一行行浸透了情爱的春汗，这一封书信情泪仍然是湿的，那一封简帖，满纸的春愁，墨迹还没有干，放心吧我的玉堂学士张秀才，从今以后你不必猜疑犯难，可以稳稳地获得金雀鸦鬟的相国千金！红娘越想越委屈，发狠道：“哼！小姐你太不该，对别人格外的亲近，对我红娘则特别的生分，在别人那里，你甜言美语三冬暖，在我跟前则是恶语伤人六月寒！常言道‘梁鸿接了孟光案’，今日里小姐你颠倒了过来，简直是孟光倒接了梁鸿案，暗地里答应了张相公的约会。老夫人的赖婚我知道，我在出力帮你们的忙，你们难道看不见？今日你们偷偷地做亲，却把我隐瞒。好吧，你有能耐，我就等着瞧，你这个离魂的倩女，用什么办法来打发那个掷果的潘安！我要冷眼旁观，看你今晚怎么出得来！”

张生正陶醉在即将和小姐会见的喜悦之中，听着红娘哭着发牢骚，心想，

小姐确是把她气苦了，让她说几句消消气，所以并未接口，现在听她说要冷眼旁观，看小姐今晚怎么出来。红娘是小姐的贴身丫环，几乎是形影不离，如果红娘真的要冷眼旁观，小姐可是寸步难行，岂非要妨碍了今夜的佳期！这怎么成呢，还是我来赔个罪吧。遂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千不是，万不是，都是小姐的不是，请姐姐看在小生份上，原谅了她吧，小生在这里代小姐赔罪了。冷眼旁观嘛，是使不得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别管。我要到楼上去问问小姐，为什么要骗我瞒我？”

张生着急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使不得，你去问小姐，小姐必定害羞，不肯来的，岂不害苦小生了么？万望姐姐成全了小生吧！”

红娘一想，这倒也是，小姐的脾气她是知道的，当面说穿了，一定不会下楼，说不定还要恼羞成怒，埋怨张相公，岂不又害苦了他。说道：“不去和她当面说明，那么怎样才好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你到了堂楼，见了小姐，只装做不知道有此事，这就成全小生了。”

红娘想，看在张生的份上，把这口怨气吞下了吧。说道：“看在你相公的份上，我照办就是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姐姐成全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小姐瞒我，你为什么不瞒我？”

张生说道：“啊哟！红娘姐姐，你是小生平生的第一位巾幗知己，对待知己，要推心置腹，岂有隐瞒之理！”

红娘听了，心里一阵安慰。说道：“相公你难道不怕我去向老夫人禀告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姐姐品格高尚，决不会做不义之事，我何惧之有！”

红娘大为感动，说道：“唉！我家小姐像你相公这般待人就好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也有小姐的难处啊。”

红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依照相公的嘱咐。”

张生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乃读书之人，怎么能跳得过那粉墙啊！”

红娘笑道：“这粉墙又不怎么高，连我红娘也能跳过，别忘了那边还有迎风户半开哩！怕墙高怎么能把龙门跳，嫌花密便难攀折得仙桂到，你的窃玉偷香手段用处就在今宵。别害怕，放心大胆地去好了，你若是不去，又要望穿她盈盈秋水，蹙损她淡淡春山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姐姐鼓励。小生也曾去过两次花园，没得到什么好处，这一番不知有没有收获？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虽然去过两次，我敢说都不如这一次，你那种隔墙酬和，月下操琴，全都是胡胡调，儿戏一桩，成就好事就在今晚。”

张生道：“如此就拜托姐姐暗中相助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放心，红娘告辞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走好，恕不远送。”

第十一章 莺莺赖柬

却说张生，自红娘走后，高兴得几乎发狂，反剪了手，在书房里团团转，心里不住地偷笑，心想凡事都有前定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，也是在冥冥中早就安排好了的。谁能料到，崔家的婚姻已被赖掉，小姐却给我这一场好处，岂不是姻缘本是前生定吗？这件好事，已是煮熟了的鸭子，想我张珙是猜诗谜的老行家，足智多谋，是风流随何，浪子陆贾，小姐的那首诗，一猜一个准。他又拿出小姐的诗篇，字迹秀丽，一笔卫夫人的美女簪花格，上好的薛涛笺，散发出阵阵墨香。他爱不释手，放到鼻子上，闻了又闻，然后就一遍遍地吟哦，继而由低哦到朗吟，在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，把他此时此刻的喜悦心情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他抬头望了望天色，太阳还是老高老高的，心中很是焦躁，不觉骂开了：“今日这个鸟天，百般的刁难，就是不肯暗下来，老天啊，何苦硬要争这几个时辰呢？太阳啊！你快快替我滚下去吧！唉！读书时盼望白天长些，就怕黄昏来临，可是总是不知不觉地红日西沉，很不情愿地关门；今天我要去赴海棠花下约，日头就像生了根一般，死都不肯下去，只好再等一等了。”等了没有多久，张生坐不住，又走到院子里，抬头看看天，那碧蓝的天空，万里无云，太阳依旧明晃晃地高挂在那里，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。

琴童见了，说道：“相公，秋老虎吃人，太阳还是毒辣辣的，小心中暑！”

张生道：“我恨煞鲁阳，只顾打仗，挥什么戈，不让红日西沉。我要看他刁难到什么时候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今天为什么盼太阳赶快下山？”

张生道：“休得多问！”

琴童道：“是不是又要到假山上操琴？”

张生道：“不是的。”

琴童道：“那么就是去会我家主母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不用你管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要去会我家主母，站在太阳下晒是划不来的，晒干了我家主母会不喜欢你，晒得发痧，主母也会心痛。”

张生道：“啊哟，这还了得！幸亏你提醒，否则，太对不起小姐了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在树阴底下看天也是一样的。”

张生一想不错，我何必非要晒太阳不可呢，就走到树阴底下，站了一会儿，又看看天色，太阳已偏西了。说道：“这不知趣的三足金乌，圆圆地耀人眼睛，怎能弄一把后羿的射天弓来，干脆把这留下的一轮红日也射落算了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总算下山了！”

此时，前边寺院里传来暮鼓晚钟。张生匆匆吃过晚饭，将身上衣衫重换了一套，心想，今天必须把琴童支走，不能让他跟随，否则，我和小姐‘哩也波哩也罗’，他岂能在旁。说道：“琴童，晚饭后无事，你先去睡吧。”

琴童想，今天相公一定有事，叫我先睡，是要把我支开，肯定是去和小姐幽会，我倒要看看怎样“会”法。说道：“相公，琴童还要侍候你哩。”

张生道：“今日不用你侍候了。”

琴童道：“现在去睡也太早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叫你去睡，你就去睡，不必罗嗦！”

琴童想去睡也好，我可以盯梢。说道：“是，遵相公吩咐。”说罢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。

张生见琴童已去睡觉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就好了，稍等片刻，拽上书房门，到得那里，溜进花园，妙哉！”

张生带上了房门，经过院子，走上花径，转眼到了便门口，用手轻轻推了一推，门依旧紧闭着，大概辰光还早，小姐尚未下楼，就转到假山上，站在那天弹琴之处，登高而望。只见隔壁花园里静悄悄地并无一个人影，只有蟋蟀在此起彼落地鸣叫。其时已月上东墙，清辉如水，好一派新秋景象。张生的心情格外舒畅，今晚上可以了却相思，不过也有点忧虑，小姐会不会失约？不过小姐是守信之人，不可能不来的，我只消待月西厢下，小姐一定会迎风户半开的。

却说红娘告辞了张生，回妆楼复命，一路上暗自思忖，如何去回复小姐。如果实话实说，说我奉命去赶张生，他先是哭哭啼啼，后来见了你的情诗，欣喜若狂说你约他，和他“哩也波哩也罗”，他的病也好了。这样说，一定把小姐羞死，今晚肯定死也不会去践约了，那岂不又害了张相公么？不能说实话，那只有编谎话了，以假对假，两不吃亏。你小姐又发脾气，又骂我奴才，演得像真的一样，我红娘不能发脾气，更不能骂你，可是我会吓唬你，挖苦你，让你也难受难受。一路上设计好惩罚小姐的计策后，遂匆匆地上楼。

小姐此时正在着急，挂念着那封诗柬，红娘是否交给了张生，张生看了以后如何？啊哟糟了，我在楼上对红娘要打要骂的哄吓骗，把约会的事瞒过了她，不要张生看了诗章以后，告诉了红娘，岂不糟透？我怎么不在信纸上面多写几个字，嘱咐张郎不要告诉红娘呢？现在已无法挽回，但愿张郎聪明一点，这种偷香窃玉之事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的。不过想来张郎也是个风流人物，应该有这个心眼，于是又把心放了下来。但心里终究不踏实。急于等红娘回来，观察一下红娘，确定秘密是否泄露。正在沉思时，听得楼梯响，知道红娘已经回来了，赶紧对着房门坐正。

红娘原是个鬼精灵，在路上已经算定了，小姐一定要仔细窥探我的面部表情，我就不让她看出来。所以板起了脸，不露一点喜怒之色，而且不慌不忙，用平常的步子走进中房，在小姐身边一站，不发一言，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。

莺莺小姐看了看红娘的脸，并无任何表情，心想，红娘这丫头的脾气我是了解的，什么事情都放在脸上，即使在脸上看不出，听话音也可以听得出，现在连话也不说，倒是摸不透了。可能刚才送信之时，我责骂了她几句，她当了真，还在生小孩子气哩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先开口吧。说道：“红娘，回来了。”

红娘答道：“回来了。”

小姐又问道：“西厢去过了吗？”

红娘答道：“去过了。”

小姐想，平常红娘的嘴巴好比教熟了的鹦鹉，滔滔不绝，不问也要讲个不停，今日怎么这般沉默？其中是否有什么变故？最担心的还是那封诗柬，一定要问个明白。说道：“红娘，那封柬帖儿可曾送给张先生？”

红娘听了，好哇，我就料到你一定要问，我先不告诉你，让你吃点小苦头。说道：“小姐，事情总是有先后次序的，你怎么不先问问张先生被赶走

了没有，倒先问起书柬来了？”

小姐想，好厉害的丫头，今天存心和我过不去。我这样急于问书柬，露出破绽来了，不过，弥补还来得及。说道：“我的书柬极为重要，当然要先问了，你可曾送给先生？”

红娘道：“不曾。”

小姐道：“你为什么丕送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命红娘到西厢赶走张先生，我把小姐的话一字不漏地转达给他，哪晓得这穷酸气量太小，当场气得几乎发疯，差一点昏死过去。倘若我再把小姐的书柬拿给他，岂丕要送他一条小命吗？他终究是我们崔家的大恩人，别人可以丕认，我红娘丕能忘恩负义，所以丕忍心，只是撵他，要他赶快离开。”

小姐一听，糟了，你丕忍心，却丕害了张郎也。我这封信，丕是撵他的啊。你这种好心肠，坏了大事，现在如何是好，没奈何叹道：“红娘，你没有给他，就把书信还我吧。”

红娘想，还你，拿什么还，已经送掉了。却道：“小姐，我还没有说完哩。后来我一想，如果丕给张先生，回来还给小姐，小姐又要怪我丕会办事，所以我又给了他。”

小姐一听，芳心暗自欢喜，忙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那张先生看了书信，可有什么话说？”

红娘道：“张先生见了书信，双手捧着，放声大哭，说小姐如此绝情，在信中也不会有什么好话，看了反而徒增烦恼，丕看也罢。”

小姐急道：“此信怎么可以丕看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丕看，我也没奈何，牛丕喝水，岂能强按头？”

小姐道：“他既然丕看，你怎么丕把书信索回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已经送给人家了，怎么好意思去要还？你小姐可以说了话丕算数，我红娘可丕开丕出口！”

小姐想，好啊，你挖苦我，由你去说吧，反正我并未反悔什么，不过此信关系重大，还是要追问下去。说道：“既然他丕看，留着也无用啊！”

红娘肚内暗暗好笑。说道：“红娘也是这么说的，我说相公，你既然丕看，还留它干什么？”

小姐说道：“是啊，张先生怎样说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张先生说，要留看作个终身的纪念，毕生的教训，等到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，再打开来给儿孙们看看。”

小姐一听，急得丕得了，张郎啊，你怎么如此愚笨啊！你到那时再打开看，只好到下一世去后悔了，丕觉脱口叫道：“啊哟，这如何可以呢！这如何可以呢！”她着实后悔自己弄巧成拙，把自己对张生的情与爱，竟亲手葬送了。丕禁眼眶里滚动着泪花，还得强自忍住，以免被红娘看笑话。

红娘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心想丕能再逼了，张生丕再看信，她今晚丕会去“迎风户半开”的，还是让她知道张先生已经看过信了吧。就说道：“小姐，别着急。那张先生说过以后，一眨眼他又变卦了。”

小姐忙问道：“他是怎样变卦的？”

红娘道：“张先生说，既然是小姐的信，看就看，反正也不想活了，被小姐气死，总比给老夫人气死要强得多。我看着他用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那书柬打开，仔细看了。”

小姐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，心想张郎啊张郎，只要你看一眼此信，你就不会恨我了，病也会痊愈了。但不知看过以后反应如何，千万不能把秘密泄露给红娘啊！让我试探一下红娘是否知道。说道：“红娘，那张先生看了书柬以后如何了呢？有无话说？”

红娘想，我全知道了，可是不能说，一说穿，你一定害羞，不敢去践约。岂不是替张相公帮了倒忙。张先生的话，还得编造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张先生看了小姐的书柬以后。倒反而安定下来了，嘴巴里不住念叨，好像是老和尚念经，也好像在吟诗，我听不懂。”

小姐想，是在念诗，又问：“后来怎样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听得一两句，他说道：‘小姐的一番好话，一定遵命，就恐怕说了不算。’”

小姐听后，沉默不语，心想，张郎，你等着我吧，我不会说了不算的。现在时光虽早，我却要先作准备，说道：“红娘，告诉厨房，安排晚饭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太阳还未下山，前边暮鼓未响，吃晚饭不免过早。”

小姐道：“我已经饿了，让他们安排就是。”

红娘想，这么早吃晚饭，从来没有过，看来小姐是恨不得马上去赴约哩。说道：“是，红娘就去吩咐。”说罢，走到外房，恰巧厨房的小丫环提了一桶热水送来，红娘吩咐道：“把水放下，速速回去，安排小姐的晚饭。”

小丫环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天色还早，怎么就要进晚饭，恐怕厨下还没有做好呢。”

红娘道：“休得罗嗦，小姐饿了，快去安排，马上送来！”

小丫头应命而去。

却说小姐吩咐红娘去吩咐安排晚饭后，她就坐到妆台旁，动手整理晚妆。今天的晚妆特别费心费力，本来小姐喜欢淡妆，今天却略为加浓，远山眉换成柳叶眉，樱唇点得更红，脸上重施脂粉，头上另换首饰，赤金单凤展翅步摇，百珠赤金双股钗，羊脂白玉簪绾住发髻，耳上挂一副八宝攒珠耳坠子，更显得雍容华贵，真个是杨妃再世，西子重生。小姐的晚妆方毕，晚饭已经送到，食不知味地吃了半碗，再也吃不下了，放下碗筷，小丫头收拾干净不表。小姐此时心里却很是着急，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，可如何避开红娘的脱身计策还没有想出来，很后悔在写诗定约时，没有把红娘的因素考虑进去，弄得现在进退两难，去赴约吧，怕红娘知道；不去吧，太对不起张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
红娘在外房，一直想着白天的事。小姐你命我去送信给张生，当面多少做作，原来在诗里暗约他来！你瞒着我，害得我为张生而难受，本来我要来质问你，当面揭穿你，看在张相公的份上，不说破算了。我看你们俩在此刻，都巴不得立即天黑，在太阳老高老高的时候就盼望月亮赶快爬上来，挨一刻好像过了一个夏天。看到太阳挂在柳梢头，迟迟不肯落山，恨不得请羲和圣贤来把它狠狠地打下去。看你天还没有晚，就叫着吃晚饭，把晚妆打扮得神气活现，这都是为要配成一对，控制不住心猿意马，准备着云雨巫山，去和张生幽会。可怜那张秀才，这二三日来水米都不沾牙，完全是为了闭月羞花的小姐，可是小姐的性子，真真假假，无法捉摸，一个劲任性胡来。总以为可以瞒过别人，真是欲盖弥彰。我知道你现今如坐针毡，没有办法到花园去“迎风户半开”。我宁愿冷眼旁观，也不想替你出谋划策，我要看你小姐有多大的能耐瞒过了我出去开门？不过，万一你被我盯得紧，出不去，岂非又

要害苦了张相公？刚才张相公再三托付要暗中相助，就助你一把吧。但是怎么去助，既要助，又要不露出我已经知道小姐的秘密，让她放心前去，倒是要费一点脑筋的。还是老办法，叫她烧香拜月，看她去不去。说道：“小姐，今晚的月色真美啊！”

小姐道：“是啊，花阴重叠香风细，庭院深沉月淡明。难得的初秋夜景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啊，今夜景致和往常不同，凉丝丝的晚风，透过了窗纱，绣帘儿用金钩绾束，暮色停留在朱栏，楼角上收敛了晚霞，一轮明月已在东墙高挂。小姐，这样的月色秋景，耽在屋子里，未免可惜，不如到花园走走。”

小姐正在苦思如何到花园去，听得红娘如此说，心中一虚，忙说道：“到花园做什么啊？”

红娘见小姐心虚，很是得意，谁叫你瞒我！说道：“去烧香拜月啊！这是小姐的老规矩，怎么忘了！”

小姐是巴不得立刻就走，张郎在那里大概等得心急火燎哩。但又不能让红娘看出自己也急不可耐，就装做平淡的样子说道：“红娘，我想夜色已深，不去也罢。”

红娘想，瞧，又在口是心非了，却道：“不去花园，又有何事可做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且去睡吧！”她想，安排你去睡了，我可以一个人悄悄地去。

红娘想，你要安排我睡了一个人去么？那我不放心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如何担待得起，还是同去为妙。如何让她和张生会面，到时候看情况再说。主意打定了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楼上闷热，睡不着的，还是到花园里去烧香乘凉，一举两得啊！”

小姐想别说一举两得了，一得没有我也是要去的，但是还不能立即答应，就故作迟疑，说道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红娘道：“不去则辜负了如此花月良宵，罪过罪过。”

小姐道：“既然你坚决要去，看在你的份上，不要扫了你的兴，我就去一回吧！”

红娘气得差点叫出声来，你自己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，还说我坚决要去花园。你去找男人幽会，还说成全我，好像是我和张生幽会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不过，为了暗中相助，也就认了。说道：“多谢小姐的一番美意。”

于是红娘拿了香具，执了纱灯，小姐拿了一把齐纨团扇，一方汗巾，主仆二人一同下楼。到了园中，小姐的心跳得格外剧烈，她担心张生会莽莽撞撞从花影下跑出来，那时，红娘在身旁，叫我如何是好？一路上尽在盘算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尴尬场面。其实小姐也是杞人忧天，她不想想，门都没有去开，张生怎么能进来呢？她一忽儿赶在红娘之前，她想，万一张生已经进了园内，我在前边，先看到他，我就向他递个眼色，打个手势，让他先藏好，等我调开红娘以后再出来。又一想，走在前边不妥，我使眼色，打手势，又不是白天，在这朦胧的月光下，万一他不注意，没看到，一下子走了出来，我连退步都没有，还是走在后面好。如果张生冒冒失失走出来，前边有红娘挡着，我还可以退身躲避。心里患得患失，一路上忽前忽后，徘徊不定。

红娘都看在眼里，心想，好啊小姐，到现在你还要弄虚作假，你先走，是想堵住张生，不让他给我看见；你走在后，是怕万一张生出来，你可以拔脚逃回去。想得真如意，且看你如何应付吧。

小姐与红娘走在小径上，脚步声、衣裙窸窣声惊起了嫩绿池塘里的睡鸳鸯，发出了泼刺刺的声响。小姐吓了一跳，莫不是张生从哪儿钻出来了？定

神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池塘里的几对鸳鸯在游动，连忙把脚步放慢。走不一会，又听得“哇”的一声，又把小姐一惊，原来是嫩黄杨柳丛中有栖鸦惊飞。小姐心慌意乱，脚下金莲踩损了牡丹芽，头上的玉簪钩住了茶架。夜凉露水重，花径青苔滑，湿透了凌波袜。

今晚，红娘把香案儿设在湖山杨柳边，离便门不远，对面是棋亭，亭子正中一张汉白玉石桌，上面刻有围棋盘，两筒黑白棋子，棋案四围有四只鼓形石凳，正好可以休息。小姐焚香拜月以后，

红娘道：“香已经烧了，小姐，不妨到棋亭里歇一歇。今晚园里萤火虫很多，我去扑几只来玩玩，小姐，你看怎样？”

小姐想，这鬼丫头真聪明，我巴不得你走得越远越好。她向四周看了一眼，果然有不少萤火虫，一闪一闪，像流星般飞掠，很是好玩。说道：“红娘，夜深露水重，花径湿滑，小心摔倒了！”说罢，独自走向棋亭，坐下后手托香腮，陷入沉思，谋划着如何去开门。

红娘之所以借扑流萤之机离开小姐，是想看看张生到了没有，便有意挨近便门。一看，便门还关着，可见小姐并未来过，就轻轻拨开门栓，把门慢慢地拉开，门外却不见张生，暗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这傻角还不来？也许躲在别处，给他发个暗号吧。”说着，就撅起嘴唇，“赫赤赫赤”地吹了几声。

张生在假山上早已等得脚疼腿软，垂头丧气，情绪极为低落，几乎绝望了，但两只眼睛从未离开过便门。现在忽然看到从便门里探出一个女子的身影来，不用问，一定是小姐无疑，顿时精神倍增，立即撩衣从假山上跳下，直趋便门，嘴里也轻轻地吹着“赫赤”，“赫赤”！

红娘一听，知是张生，轻声说道：“那个鸟人来了，我只以为是槐影风摇暮鸦，原来是戴歪了乌纱的玉人。”这倒很妙，一个是暗藏在曲槛边，一个是背立在湖山下，既未嘘寒问暖，也未互相搭话。

红娘正在张望，冷不丁给张生一把抱住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来了，想煞小生也！”

红娘连忙挣扎道：“该死的，是我呀！你仔细看看。”

张生定神一音，却是红娘，窘迫至极，说道：“啊，红娘姐姐，我不知道是你，小生鲁莽了，请姐姐原谅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是读书人，怎么这般莽撞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等待良久，已是心慌意乱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看你这穷酸，饿得眼花！幸亏是我，若是老夫人，看你怎么办？”

张生道：“姐姐，羞死我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下回看得仔细点。”

张生道：“是，是。红娘姐姐，我家小姐在哪里？”

红娘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你看，在湖山脚下棋亭里边坐着哩！”

张生道：“姐姐，请闪过一边，我要去见小姐。”

红娘忙拦住道：“慢来，我问你，真的是小姐约你来的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姐姐，这还有假，有小姐的亲笔简帖为凭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可别错会了意。”

张生很自信地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小生是猜诗谜的行家里手，风流随何，浪子陆贾，还会错吗？放心好了，请让我过去。”

红娘看他说得如此肯定，也就放心了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今晚是你的吉日

良辰，红娘有几句话要事先嘱咐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”张生心里很焦急，但又不能不听，因为便门给红娘堵死了。说道：“姐姐请讲，小生洗耳恭听。”

红娘道：“今晚你们这样成亲，虽然没有贺客，还是很热闹的，你看祥云笼罩着月华，好像红纸护银蜡的花烛，小园林是洞房，那柳丝花朵是帷幕，绿莎草茵是绣榻。你看这良夜迢迢。周围寂静，花枝儿高低交叉，正是入洞房的好时候。相公，我要叮嘱你，小姐还是黄花闺女、你千万不能粗暴，要温柔多情，话语要甜蜜，万不可把她看作是残花败柳。”

张生道：“姐姐放心，小姐是相国千金，小生怜香有心，惜玉有意，怎敢唐突西施？”

红娘又道：“相公你仔细瞧，她是个娇娇滴滴的美人儿，白玉无瑕，粉脸焕发春情，乌发光可照人。像这样的可人儿，给你享受，相公，你好福气也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姐姐成全！”

红娘道：“我也不图你一杯酒，也不想喝你一杯茶，却要这样的担惊受怕，可全是为了你啊！免得你在夹被窝里孤眠凄苦，从今以后，你可以不必再唉声叹气，也不需要牵肠挂肚，准备你那聪明解事的能耐，小心地去奉承小姐吧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姐姐关心，请姐姐引领小生去见小姐吧。”

红娘道：“不行不行！小姐写诗约你，还把我瞒得紧紧的，我到这里，还是借口扑萤火虫才来的。我替你带了书信，小姐恼羞成怒，把我骂了一通，现在我把你领了去，那还得了，当心别又弄砸了自己的好事。”

张生道：“那么请姐姐闪开，让我自己进去见小姐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也使不得，你不能从便门进来！”

张生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你也不想想，小姐根本没有来开门，你怎么能进园内呢？很显然，是我红娘放你进来的。小姐瞒我，就是想不让我知道你们约会的事，你要从便门进来，岂不要坏事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便门不得而入，难道要小生插翅而飞吗？红娘姐姐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还望姐姐想一个好办法出来，成全了小生吧！”

红娘一想，这倒也是，便门不能进，难道叫他飞来不成！她向周围察看了一下，见西厢书院靠粉墙处有座假山，花园这边贴墙刚好有棵桂树，地势很好，可以利用。就对张生说道：“相公，办法有了。”

张生很是高兴，忙说道：“姐姐快讲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你看，那假山靠近花墙，这边又有一棵桂花树，刚好探过花墙，你从假山上爬过花墙，沿着那棵树跳下来，不就进来了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乃读书之人，这粉墙儿叫小生如何跳得过去呵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亏你还是个读书人，这矮粉墙也跳不过，以后还能跳龙门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别开玩笑，龙门容易跳，这粉墙嘛，实在吓死人了，请姐姐再想一个妙法。”

红娘道：“除了跳墙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生也豁出去了！请问姐姐，何时才能跳墙？”

红娘想了片刻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先回去，和小姐下局棋，让我避开

和你串通了的嫌疑，再者，还可以分散小姐的注意力。然后你再跳，等我见到你以后，我再找借口离开，你就可以和小姐倾诉相思了。不过，和小姐谈话时，千万不能说我知道你们的事，也不要说我见到你来，否则你要自讨苦吃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红娘姐姐关心，小生记住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我回棋亭去，你也去吧。”说罢，转身入园，随手关上便门。又装模作样扑了几只流萤，包在素丝汗巾里，向棋亭而来。

却说小姐，独自坐在棋亭上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很是不安。由于自己一时疏忽，没有去把便门打开，害得张郎在那边空等了半夜，真对不起，不过，我也没办法，红娘始终没有离开过。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也许见等不到我已回去了。张郎，这不是我失约背信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啊！现在红娘不在身边，我且去开门，如若张郎没有回去就好了。正要立起身，只见有个黑影从便门方向自远而近向棋亭走来，小姐心头一震，我还没有去开门，张郎怎么会来的。等黑影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红娘，小姐的心又沉了下去，心想张郎啊，你我真是命苦，好事多磨，这个佳期算是完了。说道：“红娘，怎么现在方来，扑了多少流萤？”

红娘道：“扑的不多，就这么几只，有个把飞到那边墙外去了！”说着，把包萤火虫的汗巾扎好，挂在棋盘上方，萤光闪闪，倒也别致。又说道：“小姐，你曾讲给我听过，古人车胤好学，家贫无钱买灯油，在夏天捉了萤火虫来照着读书，叫做囊萤读书。我们今晚也可学他一半，来个囊萤下棋，小姐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小姐心想，你的棋是我教的，一手臭棋，何况今晚已经约好了张郎，哪里有心思下棋？一转念想道，下两局也好，可以挨些时间，一会儿找借口把红娘支开，好去开门。说道：“红娘，下几局无妨。”

于是主仆二人各拿棋子，在棋盘上角逐起来。

张生在粉墙上把二人的举动看得很清楚，心想，时光差不多了，可以往下跳啦，可从墙上往下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刚才在地下看粉墙并不高，现在爬在墙上为何变得高了呢？叫我跳下去，不死也得摔成残废。这便如何是好？看看周围，根本无路可通，张生心里又急又恨，真个是：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。

如果不跳吧，到手的好事，眼睁睁地丢掉，往日的相思岂不是白费！怎能甘心？看看时间又不多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能再犹豫不决了，这真是“人急悬梁，狗急跳墙”，色胆大如天。张生把衣襟一掖，一手攀住桂树枝，牙齿一咬，鼓足勇气，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，纵身往下一跳，刹那间就脚立实地。连忙整了整衣冠，衣服上只沾了些许露水，并无尘土。张生借了月光撩起衣襟，遮遮掩掩，挨近棋亭，掩到小姐背后，在一根亭柱后躲着，只要红娘一抬头，就能见到他。此时主婢两人虽然在下棋，但各有心事，所以这盘棋彼此都是昏着迭出，哪里是在下棋，不过是耗时间而已。红娘更是屡屡抬眼四顾，搜寻张生的影子。猛然间瞧见小姐身后有个人影，倒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果然是那呆鸟来了。心想你既然到了，那么我要脱身退出了。遂道：“小姐，这一步棋不大好下，让我多想想。这萤火虫的光也太暗了，让我再去扑几只，一会儿就来。”说罢，起身出了亭子，走到小姐看不见她的地方，就折了回来，绕到棋亭边，在花阴下躲着，注视着张生和小姐的举动。

张生一见红娘走开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就从小姐身后走出，转到前面，

说道：“呀，小姐！小生有礼了！”一拱到地。

小姐不由得“哟”了一声，一看是张生，心里又惊又喜又奇，惊的是太突然了，喜的是心上人终于赶来了，奇的是你怎么能进来的。我被红娘缠住了，无法脱身来开门，难道是飞进来的，还是红娘先前去扑萤火虫时给领进来的？如果是你自己来的，那还可以和你一诉相思之苦；如果是红娘领进来的，哼，今天要你下不了台。我且先问问清楚，问道：“你是如何进来的？”

张生正在施礼，听到问他是怎样进来的，就立起身来，连忙回答道：“小生是跳墙过来的。”

小姐一听，总算还好，是自己来的。又问道：“有人看到你来吗？”

张生脱口而出，说道：“只有红娘一个人看见。没有别人。”张生此时高兴得过了头，把红娘的千叮万嘱全给忘了。

小姐听得如此回答，心中火冒三丈，就红娘一个人看见，你还要多少人看见？我用尽心机，为的就是不让红娘知道、你倒好，全给我抖出来了，真可恶，叫我的脸面放到哪里去？越想越恼火，你是什么玉人，连木头人都不如！红娘缠了我一个晚上，不给我一个空隙去开门，此刻忽然又去扑萤火虫，人一走，张生就出来，有那么巧的事，还不是你们已经串通了来糊弄我。小姐此刻是火上加气，气火交加。别看你鬼丫头不露面，肯定躲在近旁瞧把戏，我来戳破你的诡计。就提高了喉咙喊道：“红娘、红娘，红娘快来！”

红娘躲在近旁，张生和小姐的一举一动，她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当听到张生说“只有红娘一人看见”，就知道事情糟了。心想，这个傻角，真拿他没办法，虽然事先千叮万嘱，还是露了出来，今晚别说好事了，坏事还不知坏到什么地步呢？现在听得小姐叫唤，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收拾。但不能立即就出去，出去得快了，连自己一起倒霉，还是等一会，看看事态的发展如何。再出去不迟。

张生给惊呆了，好好的事一眨眼变得如此难堪，礼也不回，话也没有，又一个劲地喊红娘，我究竟犯了什么错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这时的张生，窘得无地自容，口中“这这这……”说不出话来。

小姐见红娘还没有来，是真的走远了吗？又提高了喉咙喊道。“红娘快来，红娘快来！”回头看看张生，心想，都是你，谁让你被红娘看见，弄得我下不了台，现在我只好作一篇假文章，又要委屈你了。小姐连叫了好几声“红娘”，不见回音，就对张生说道：“喂，你是什么样人啊？”

张生听此问话，脑子里“嗡”了一下，什么？连我都不认识了，是救了你命的张郎。心里是这么说，可嘴巴却堵住了，只是“呀”了一声。

小姐又说道：“我在这里烧香，你无缘无故地闯进来，有何居心？”

张生已是张口结舌，只是“这、这、这……”

小姐道：“若被老夫人知道了，有什么理可说？”

张生想，怎么变了卦了？明明是你约我来的，你的诗我已背得滚瓜烂熟，须知这是你亲笔所写，如何可以赖得？哪知张生只在肚皮里说话反驳，口中却没有声音，可能是被小姐当头一闷棍给打蒙了。他还在暗自嘀咕！看来你们崔家耍赖是门风，你的老娘，当初赖我，赖的还是口头婚约，可以说是口说无凭。你小姐今晚却把黑笔落在白纸上的亲笔诗都能赖掉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！他一边想，一边呆呆地瞧着小姐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红娘在花丛里，蹑足潜踪，听得清楚，心想，小姐啊小姐，你太过分了。

你们本是一对儿夫妻，又何必如此难堪？一个是怒气冲冲，唠唠叨叨讲个不停；一个是满面羞惭，悄悄冥冥，早禁住了随何，镇住了陆贾，低着头，躬着身，如聋似哑。红娘心里火不打一处出，这个傻角，背地里的嘴巴到哪里去了？平日在我面前，那么会讲，在小姐面前，就成了哑巴！你也太没出息了，你为什么不懂得那“待月西厢下”，走向前去把她一把抱住了，即使告到官府衙门，难道怕丢了你的脸！你真是个花木瓜，中看不中用，活该给香美娘训得狗血淋头。红娘看了张生这副窝囊相，真是有火发不出。

莺莺小姐责备了张生几句，见张生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躬身低头，一言不发，心里也老大不忍，本想去向张生打个招呼，说明是假的。忽然发现花丛那里露出一片衣裙，分明是红娘躲在旁边暗暗偷看，那么我说的后她全都听到了。这就不能跟张生打招呼，而且戏还要做足，于是提高了声音喊道：“红娘快来，园中有贼啊！”

张生听得小姐喊园中有贼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，气得几乎晕倒，浑身都在发抖，好啊，不仅不认我，还把我当成小偷！

红娘一听，小姐大喊园中有贼，连说坏了坏了，半夜三更喊有贼，被别人听到，一起来捉贼，事情闹得更大了。赶快从花丛下钻出来，转到棋亭里，说道：“呀，小姐，做什么，做什么？”

小姐此时已明知“有贼”这两字太过分了，但已经说出口，也就只有错到底了。说道：“有贼！”

红娘道：“是哪一个呀！”

张生道：“是小生呀！”

小姐听了，“呀！”他如何自认是贼呢？

红娘听了，惊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心想有你这种傻角，会抢个贼来做做。本来我问是哪一个，小姐总不会指着你说就是这个贼，一定会改口的，现在自己承认是贼，有什么办法呢？红娘对张生看看，唉，真傻，只好我来挽回挽回吧。说道：“我们花园里不可能有贼的，让我来查查看。”

装模作样地对张生端详一番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你，小姐，这个贼子不是生贼，是熟贼。不要紧的。”

小姐听了，差一点笑出来，这鬼丫头，贼也有生熟！说道：“啐！一派胡言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红娘并未瞎说，这个贼子你小姐跟他也很熟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张先生！”红娘这么说，是在点醒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，也可以下台阶了。

小姐道：“不管是谁，给我赶了出去！”

红娘想，张生啊张生，小姐要把你赶走了，你有话快说吧！你不说，我来逼你说，遂问道：“张先生，你深夜来此，要做些什么勾当？”

张生心想，你们主仆倒好，一个写了诗约我来，一个出了馊主意让我冒了天大的险跳墙过来，现在一个把我当成贼，一个查问我做什么勾当，你们是存心捉弄我。张生被气得噎住了。

小姐见红娘在查他做什么勾当，心想，不能让她查，等会儿张生实话实说，我还不羞死，遂道：“红娘，不必与他多说，快撵他出去！”

红娘想，你不让我问，我偏要问，问出了实情，张相公的贼名可以洗刷了。于是道：“张先生，你说不说，你不说，扯你到老夫人那里去！”

小姐一听，大为着急，把他带到母亲那里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呢？忙说道：

“红娘，带他到老夫人那里，恐怕坏了他的名誉，不必计较了，撵他走了便罢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别生气，让红娘替小姐开导开导他。张先生，你是个读书之人，既然读了孔孟之书，一定懂得周公之礼，你深夜来此何干？不是我们崔家硬要像衙门里那佯审问你，我跟你说几句老实话，我只道你学问像海样深，有随何、陆贾的才智，谁知你的色胆有天来大！谁让你深夜进入人家的花园？你本是个蟾宫折桂的秀才，却不道来做偷花窃柳之人，不想去跳龙门，却来学跳墙。”说到这里，转头对莺莺道：“小姐，看在红娘的份上，饶了他吧。”

小姐也趁势下台，说道：“张先生，若不看在红娘的面子上，带你到老夫人那里，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！”

红娘说道：“张先生，现在小姐已经看在红娘面上，和你罢休了。如若弄到官府衙门，官府大老爷一定会说，你既然是个秀才，应该好好在寒窗之下苦读，谁叫你深夜随随便便到人家花园，夜入人家，非奸即盗，这个罪名你担得起吗？张先生呵，到那时，你只好让细皮白肉挨一顿打！”

小姐也说道：“先生虽然有救活我们一家之恩，受恩应当报答，但是既然已经兄妹相称，怎能有这非分之想？万一给老夫人知道了，先生你何以自处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息怒，叫他向你赔个礼，道个歉，消消气。”说着，过去一拉张生，说道：“小姐已经饶恕你了，快到小姐面前跪下请罪吧。”

张生此时已被她们主婢一吹一唱，气得好像木偶一般，红娘叫他跪下，他就跪下。

小姐见张生跪下，如何受得了，连忙立起身来。跌跌撞撞地回楼而去。

红娘没有防备小姐会临阵脱逃，一走了之，赶忙想位住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出棋亭一看，小姐逃得像飞一样快，也追不及了。就回到亭子里，对张生说道：“相公，请起来吧！”

张生茫然地说道：“小姐，呀，小姐走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走了，相公，请起来吧。”

张生才想到还跪在地上呢，想起身，只觉得一阵头晕，几乎跌倒，说道：“姐姐，请你扶我一把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，相公当心了！”见张生双手冰凉，脸色苍白，形容憔悴，知道这回受的刺激太深了，关切地问道：“相公、怎样了！”张生只觉得头晕脑胀，四肢无力，一边从衣袖里掏出莺莺的回柬，一边说道：“是你叫我来的，怎么一下子变卦，唉，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，隔墙花影动，疑是……”

红娘道：“别念了，我问你，小姐究竟约了你没有？”

张生道：“怎么没有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要不你解释错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并非小生夸口，我是猜诗谜的行家，风流随何，浪子陆贾。哪会解释错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算了吧！你是哪门子的猜诗谜行家？‘迎风户半开’差了一拍，‘隔墙花影动’被假山遮挡，‘待月西厢下’月儿不见，‘疑是玉人来，来了也白搭。”

张生道：“唉！从今以后我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红娘道：“你这个强作风情的穷秀才，别再题‘春宵一刻千金价’，尤

云 雨被太阳晒干了，窃玉偷香的胆子收起了吧，倚翠偎红的话语儿删除了吧，你管你何郎傅粉自己搽，她管她张敞的眉儿自己画，准备着‘寒窗更守十年寡’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想再写一封信，请红娘姐姐捎去，让我表白一番，可以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那种淫词儿算了吧，书信儿也用不着再写，你怎么还看不透、想不穿这风流戏法？从今以后，让卓文君自家去忏悔，你这个司马相如，收心养性游学去吧！”

张生道：“唉！你这小姐，送了我的命也！”说罢，连连叹息。

红娘扶着张生，说道：“相公，自己保重。”

张生道：“和小姐成为夫妻的念头再也不敢想了，但我自病自知。红娘姐姐，这半年来，蒙红娘姐姐关心照顾，小生万分感激，小生也把姐姐看成平生第一红粉知己。”

红娘道：“多谢相公看重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身在客中，自知疾病已入膏肓，如果侥幸不死，请姐姐来西厢看我一两遭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何出此言，要多多保重才是。”这时已经到了便门口，红娘拔去门栓，拉开便门，说道：“相公走好，红娘不远送了！”红娘看着张生摇摇晃晃走出便门，心里一阵难受，对张生无限同情，但却无力相助，只有长叹一声，悻悻然把便门关上。

张生走出便门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几乎跌倒。这时琴童飞奔过来，连忙扶住主人，说道：“相公，相公！”

张生见琴童过来，连忙把手搭在琴童肩上，嘴里不住地叫道：“气死我也，气死我也！”琴童也道：“气死我也！”

张生诧异道：“你气些什么？”

琴童道：“棋亭上的事，琴童都看到听到了，把你相公当成贼，我变成贼琴童，岂不气死我也！”

张生忙制止他道：“小声点，今夜之事，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快扶我回房！”

琴童扶着张生，觉得主人周身发抖，一摸双手，冰凉冰凉的，脸上也没有一丝血色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怎么这样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身上不舒服，恐怕要生病了。唉！这一场怨气，眼见得此生全休也！”

第十二章 得病寄方

话说张生在昨晚上受尽屈辱，勉强走出了使门，由琴童扶着，回到西厢，睡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如何能睡得着。越想越冤，且不说我解了半万贼兵之围，救了你们崔府一家性命，就说这次，明明是小姐约我去的，见面却变心肠，还把我当成贼。娘赖婚，女儿赖柬，赖得一个比一个凶，母女俩合伙着来害我，唉，我真傻啊！

更鼓已敲四下，张生在朦胧中忽然听到有敲门声。时辰这样晚了，还有人来敲门，忙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门外无人回答，但还是不停地敲门，张生披衣起床，走去开门，见门外竟是莺莺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不知小姐芳趾光降，未曾远迎，请小姐恕罪。”

小姐微微一笑，低头不语。

张生道：“小姐请！”

小姐依旧默默不语，微笑着走进书房。

张生见小姐独自一人来到，已急不可耐，拥着小姐走进里房，小姐也不拒绝，只是低头害羞。张生忙替她宽衣解带，二人上床并枕而睡。张生把小姐抱在怀里，又爱又怨地说道：“小姐有劳你来投奔我，承受你的情深意重，不过刚才为什么拒绝我，还把我当作贼。我来花园，原是你叫红娘送来了情诗，答应我同效鸾凤，哪里知道一句话不中听，你就即刻翻了脸，好像是在戏弄我。”

小姐在张生耳边软语温香地说道：“那是为了避开红娘的耳目啊！现在特来谢罪，侍奉张郎，给你享受，好吗？”

张生此时神魂飘荡，脸庞贴在小姐粉腻的脸上，樱桃小口上的口脂发出麝兰香味，尝尝滋味，觉得甜津津的，小姐把丁香舌尖，伸进了口中，好似含了玉液琼浆；最美的是小姐的一双玉臂，紧紧将自己箍住，身子不住地颤动，锦被翻起了一层红色的波浪。

后人有《一剪梅》词一首，咏张生与莺莺云雨。词曰：

芙蓉庭院晚风凉，好乘余兴，别逞风光。斜插花枝瓶口滑，轻挑莲足橹声长。颠鸾倒凤不寻常，一种风情，两处多忙。个中谁更着殷勤？不是情郎，却是情娘。

正在如醉如迷，欲仙欲死的时候，忽听得 的一声，萧寺疏钟震响，张生暮然惊觉，摸摸身边，哪里有什么玉人？楚台云雨一去无踪，原来是一场春梦。梦中的欢乐，更增加了醒来后的忧伤。不觉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只记得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有‘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’，今日你小姐啊，却是西边日落东边雨，道是有情却无情啊！”说罢，两滴清泪，滚向枕边。心里万念俱灰，竟然浮起了自杀的念头。他想，与其受这种无边的痛苦折磨，还不如死了的干净，人活百年，总是一死，早死早得解脱他想挣扎着起来，上吊自尽，怎奈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唉！看起来连死都没力气了。

张生自思自叹，有死的念头，却无死的力气，真想痛哭一场。后来一想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你们崔家如此欺侮捉弄人，惹不起，躲得起，我张珙也不是久居人下的无能之辈，蟾宫折桂，易如反掌，那时候，我自然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再来崔家，拜访你老夫人！如此一想，增添了他活下去的勇气，好不容易挨到天明，决定要离开这个令人心碎之地。

琴童今天起得特别早，他担心主人的病，过了一夜是否有所好转，过来一看，张生面如金纸，精神萎靡，一探额门，滚烫滚烫的，知道主人病得不轻，又见张生挣扎着要起床，忙说道：“相公，你不多睡一会儿？”

张生道：“琴童，与我速速整理行李，我们立刻动身，此处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在生病啊，需要静养，等好了以后再走不迟。”

张生发怒道：“狗头，不用你操心。快给我收拾行李去！”

琴童知道相公被欺受辱，心里委屈怨恨，有说不尽的痛苦，琴童也不想再在这里，可是主人病得不轻，怎么可以远行呢？先稳住他再说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先躺一会，等我把行李整理好了，再来服侍你梳洗，”

张生此时，头好像裂开似的疼痛，四肢一点力气也没有，也确是支撑不住，就是受不了这口怨气，才要硬撑着动身，琴童要他先躺一会，这也好，等行李收拾好，雇上了车，上车就走，倒也干脆。所以接受了琴童的建议，合上了眼睛，早已身心劳瘁，昨晚又没有睡好，所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琴童其实并未去收拾行李，在外间磨蹭了一会，进房一看，见张生已经入睡，连忙进去找到崔安老总管，说道：“总管老伯伯，我家相公病倒了，病得不轻。”说道，流泪不止。

老总管道：“琴童兄弟，别急，让我去禀告老夫人，去请大夫来医治。”

琴童道：“多谢总管老伯伯，拜托您老人家了。西厢没有人，我回去侍候相公。”说罢，向老总管施了一礼，急急忙忙回了西厢。

老总管立即来到内堂，见了老夫人，说道：“老奴崔安，参见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老人家，罢了！到此有什么事吗？”

老总管道：“禀老夫人，张相公病倒在西厢，病情不轻。请老夫人定夺。”

老夫人听得张生病倒，心里也着实着急，知道张生的病根是因为赖婚。读书人的脾气固执，想不开，抑郁成疾，如果病势沉重而发展到有个三长两短，传扬出去，说我仗势欺人，恩将仇报，赖婚坑了人家，落一个坏名声。平心而论，张生也确是有恩于我们崔家，赖婚归赖婚，受恩总该报答，我一定要尽力把张生的病医好，这样，也是我们崔家有恩于他了，恩恩相抵，将来再多酬谢些金帛，他去赴考，我们回博陵，各奔前程，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，我想张生也无话可说了。老夫人思索了一会儿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请法本长老先去摸摸情况，看看病情重不重，如果是偶感风寒，小病小痛，只要好好调养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如果是重病，就得请大夫医治了。最主要的是让法本长老去了解一下病源，长老和张生原是亲戚，张生必会对他吐露心曲。打定主意，说道：“崔安，你到前边寺里去请法本长老来此叙话。”

崔安应命而去，到得方丈，见了长老，说道：“长老，小人奉了老夫人之命，请长老过去叙话。”

长老问道：“所为何事，还烦管家亲自前来？”

崔安说道：“张相公病倒在西厢，可能是请长老前去商议医治之事。”

长老一听张生病倒，心里也很着急，他和张生虽非亲戚，却是个忘年之交，何况佛殿许婚时，曾经担任过临时大媒。这次张生的病，肯定是由赖婚引起的，读书人性情固执，怨气郁结，哪有不病之理！老夫人做事也太乖张，既然婚已经赖了，不及早打发张生走路，不是在坑害人家吗？长老对老夫人的行事，深感不满。随了崔安，来到中堂。

长老见了老夫人，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参见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啊，长老少礼，请坐。”

长老落座，问道：“老夫人呼唤老衲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只因张先生卧病西厢，特相烦长老前去探病，以便延医诊治。”

长老想，为何你们崔家不派人去探病，张生不管如何，是你们崔家的大恩人，现在要我去，去探张生的病，我老衲是应该去的，这是我老衲和张生的情份，你老夫人要我去，算什么名堂？老衲明白了，你是赖了婚，无颜面去见张生，好吧，反正你不想烦，老衲也要去的。说道：“老夫人客气了，相烦不敢，老衲和张先生是故交，理应前往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如此有劳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老衲即刻前往，探病以后，再来上复。阿弥陀佛！”告辞而去。

长老来到西厢，见张生病容满面，憔悴不堪，失尽了风流蕴藉。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相公，久违了。”张生见长老前来，心里很感激，说道：“长老请坐。”

长老道：“听得先生偶染小恙，特来问候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长老关切。”

长老道：“相公好端端的，如何生起病来了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长老，一言难尽！”

长老道：“不知得了什么病？”

张生道：“长老，不瞒你说，都是痴情所误，情根就是病根。崔府无情，欺人太甚！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，七情六欲，人人皆具，即使是出家人，成了佛菩萨，一样有情。”

张生道：“这就奇了，佛家讲究四大皆空、六根清净，为何有情？”

长老道：“相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佛家的情，是不能用凡人的情来衡量的，佛家的情是慈悲、慈悲的目的是普救众生。”张生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唉！可惜有人身在普救寺，就是不肯慈悲！”

长老道：“佛家的慈悲是无代价的，不论善恶，一视同仁，善人则接引西方，恶人则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；俗人的慈悲，是有代价的，有施有报，以德报怨是报，以怨报德也是报，以德报德也是报。有人施了恩不一定望报，至少在施恩时并未先想到别人必须要报。而受恩者则当时想到要报，过后又反悔，甚至忘恩负义，乃是常见的众生相，不足为怪的。”

张生知道长老的一席话，是针对老夫人赖婚之事而发的，但是，长老啊，你只知老夫人的赖婚，还不知道她的女儿赖柬的事哩！尽管小姐无情，我还不忍当众宣扬她的不义。有苦不能说，实在难以忍受。说道：“唉！长老，我想为人一世，活一百岁、一千岁也是死，彭祖号称活了八百岁，如今一个人也没见到过他，活着没有意思，还不如一条白练死了的好！”

长老道：“先生此言差矣！你是个饱读经史的君子，怎会有此短见，把性命当作儿戏。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有言：‘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’你现在有此拙见，那么上半年附斋追荐的孝心，完全付诸东流了。佛家讲要成正果，肉身成佛，要知道，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，不要为了区区一件婚姻小事而自暴自弃。望先生三思！”

张生听了，默默不语。

长老又说道：“先生言道，你为痴情所误，老衲以为情为先生之痴所误。情这东西，其本身无利无害，它的利和害，都是由人控制的，给它利，它就对你有利；给它害，它就对你有害，这就是魔由心生。一切有情，无情，都是不存在的，又何来痴情？”张生听了长老一番言语，不禁连连点头。

长老道：“先生，老衲姑妄言之，你不妨姑妄听之。仔细辨一下，是也不是，望先生暂且忘却物我，好好静养。”

张生道：“听了长老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承蒙解劝，小生敢不从命。”

长老见张生已有所觉悟，知道情字不是三言两语所能破得了的，张生能有此认识，暂时可以放心，说道：“先生保重，老衲告辞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恕不远送。”

长老离开西厢，到中堂复命。老夫人见长老来了，说道：“长老来了，请坐。”

长老道：“多谢老夫人赐坐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长老去探望张先生，不知病情如何？”其实老夫人所关心的是病源，病情倒是次要的。

长老道：“张先生的病嘛，可轻可重，总之，心病还须心药医。老衲告辞了。”长老实在不便说张生的病完全是你老夫人赖婚所害，只能说心病仍须心药医，其他都尽在不言中了。

老夫人听了，心里自然清楚得很，无奈不能和长老商议什么，今见长老告辞，说道：“长老请便。”

长老双手合十，向老夫人施了一礼，道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回到寺内。

长老走后，老夫人的肚皮里又做起功夫来了。很明显，那穷酸已把病源和盘托出给老和尚了。张生的心病是婚姻被赖掉，心药那就是我女儿莺莺了，现在如果马上把莺莺许配给他，毛病立刻痊愈，可惜这是办不到的，不过我也不能空担一个赖婚的恶名声。莺莺绝对不能给张生，张生的病绝对要医治，张生的病绝对不能请大夫来医治。女儿是才女，博览群书，对医道也有研究，平日家中婢仆有什么小毛病，都是女儿开出几服汤药，就可以治好。现在就让女儿开个药方，一来可以避免把赖婚之事张扬到外面去；二来也让大家知道我老夫人受恩知报，关心张生；三来这张处方出自女儿之手，张生见了女儿的手迹，可以得到安慰，抵得上半服心药，病情自然减轻，然后再加强调理，以收药到病除之效。以后如何，等到他病愈后再作定夺。主意已定，就命丫环去通知小姐。此时，恰巧红娘来到中堂，她是得知张生病重，到前边来了解情况的。老夫人一眼见到了她，心想，让她去告诉小姐，更为妥当。说道：“红娘。”

红娘听得老夫人呼唤，忙应道：“是，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西厢的张先生，忽然病了，想必是勤读过度，偶感风寒。他乃我家恩公，岂能不问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，听老夫人吩咐。”

老夫人说道：“你到妆楼上去，传我之言，命小姐开一张祛邪热、驱风寒、消积食、补虚弱的好药方，以医张先生之病，让他早日恢复健康，不负救命之恩。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遵命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快去让小姐开个药方，也不必拿来给我看了，立即送到西厢去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。”说罢，退出中堂，径往妆楼而来。一路想，张相公真可怜，这场病硬是被你们母女俩作成的，现在还要用这种煞渴充饥勿惹祸的汤头药去搪塞，岂不是要把张相公活活气死吗？不知小姐是什么态度，如果无动于衷，一赖到底，恐怕张相公的这条命休矣。且上楼去看情况再说。上得楼来，到中房门口，微微揭开绣帘，见小姐独自呆呆地坐着，眼泪汪汪，默默无语。红娘上前叫道：“呀，小姐！”

小姐此时，正在回想昨夜之事，觉得很对不起张生。自己出尔反尔，约了人家又骂人家，太不应该了，但也是迫不得已啊！但愿张生能够理解我的处境！今后如有机会，再作补报。忽然听得红娘的声音，转过身来问道：“红娘，刚才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我到老夫人那里去了，听说张相公病了，我是去探探消息是否确实。”

小姐问道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去中堂，恰巧老总管前来禀报，说张相公病倒在床，口吐鲜血，怨声不绝，立刻就要抱病动身，离开此地。”

小姐一听，好似晴天霹雳，心里像刀绞似的，眼泪不住地落下来。张郎的病，明明是被我气出来的，是我害了他啊。心里痛苦到了极点，流着泪说道：“红娘，这可叫我怎么办啊！如今老夫人怎样处分？”

红娘见小姐这般着急，看来小姐对张生还是有情的，昨晚上是为了避开我而演的一出假戏。可是小姐啊，你在演假戏，人家张生却当真了。你既然如此着急，当然知道张相公的病源，就得对症下药才是，说道：“老夫人命红娘上楼，请小姐开一张祛邪热、驱风寒、消积食、补虚弱的好药方，给张相公调理治疗。小姐，依红娘看来，不如趁送药方的机会，多写几句话劝慰张相公。”

小姐听了，有点犯难，怎么写呢？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不必迟疑。老夫人说，事不宜迟，速开药方，命红娘立刻送到西厢去！让红娘来磨墨，请小姐动手写吧。”说罢，立即拿出文房四宝，铺好纸张，磨浓墨汁，静静地等着。

小姐此时，心乱如麻。张生的病，岂是一张草头药方所能治的，即使写几句安慰的话，也不济事，真是“异乡易得离愁病，妙药难医肠断人”！红娘说张生气得要抱病启程，这怎么行呢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莺莺将是罪孽深重，无以自赎了。要医治张生的病，药方是有，那只有我自己这味灵丹妙药了。但如何下笔呢？我总不能写“莺莺一个，夜间床上服下”。左思右想，觉得如果只顾小行，守小节，将会耽误了张郎性命，那是罪莫大焉，我莺莺决不做负心人。主意已定，立即拿起笔来，如风扫残叶似的，一挥而就。把笔一掷，说道：“红娘，药方已经开好，你拿了去吧！”

红娘看了这张纸上，没有多少字，药方她见过，也不是这般写法，有点怀疑是不是药方，因为不认得字，不好多问，只说道：“这就是药方么？”

小姐心里很乱，没有回答。

红娘又问道：“没有别的话了吗？”

小姐道：“没有了！”红娘哪里知道，小姐的一切话语，都在这纸上了。红娘见小姐没有话说，心里很生气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张相公的病不是由你作成的吗？你就一句话都没有？照这种情形，张相公不气死也要负气而去的，到那时你可不要后悔啊！”

小姐道：“我的话都在这药方上了，叫我还要说什么呢？你拿去就是。”忽然又想起了一事，问道：“红娘，老夫人要我开药方，是否要拿去给她过目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说由我直接送去就行了。”

小姐放下心来，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你就把药方拿去给张相公好了，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你又来了，上次那封信，只为你彩笔题诗，原以为写的是织锦回文，却害得别人好像潘岳那样愁得两鬓添白发，沈约一般不思茶饭，卧床着枕，恨已深，病已沉，小命儿已送去了半条。昨晚上热脸儿当面弄得难堪，今日里又冷句儿把人折腾。我看这一张药方，少不得再加上半条命。小姐，半年相思，难道就此完结了吗？我看也不必把药方送去，让他去吧！”

小姐道：“好红娘，你就再送一次吧！”说着，掩面流泪。

红娘看了小姐这个样子，也无可奈何，说道：“红娘遵命就是。”说罢，拿了药方，一顿足，叹了口气，转身下楼。一路上，不住地想，小姐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见了面就假撇清，说什么“张生，我与你兄妹之礼，为什么生此念头”？背转身来，又是“好红娘，你就再去送一次吧”！把我红娘弄得晕头转向，无所适从！从今以后，就让她们把人家的恩山义海，看作是遥山远水，忘个干净吧。决不再去管闲事了。

红娘来到西厢，见琴童正在书房门口熬药，不知是伤心主人的病还是被炉烟薰的，眼泪直流。

红娘走到房门口，准备推门进去。

琴童见了，连忙起身拦住，说道：“且慢，不能进去！”

红娘道：“琴童，是我红娘呀！”

琴童道：“是你就更不能进去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这就怪了，为什么不能进去？”

琴童道：“你们崔家都没有良心，把我家相公当贼，我家相公气得生病；我家相公是贼，我就是贼琴童，我也被你们气出病来了！你还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琴童道：“昨天晚上，你们在棋亭的事，我在假山上全都看到了，你们说的话我也一句没有漏下。”

红娘想，难怪琴童生气，也不怪他，说道：“琴童哥，相公在里边吗？”

琴童听红娘叫他琴童哥，换了往常，能听到这一声称呼，早就飘飘然的骨头没有四两重了。可是今天却犹如未闻，实在这个“贼”字把他们主仆二人伤害得太厉害了。他没有好声气地答道：“在里边床上生病。”

红娘道：“让我进去。”

琴童道：“不能让你进去，让我家相公太平些吧！”

红娘道：“我是有事而来的。”

琴童道：“有事也好，无事也好，等我家相公病好了以后再说。”两人正在争吵，被里面的张生听到了，说道：“琴童，外边是什么人？”

琴童道：“外边没有人，就是我一个，相公，你安心休息。”红娘提高了嗓门说道：“相公，外面还有一个红娘。”

张生道：“是红娘姐姐呀，快些请进！”昨夜的事，张生一点不怪红娘，所以一听红娘来了，心里倒很高兴。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还是少操些心，安心静养吧。”

张生冒火了，说道：“狗才，谁要你管，快让红娘姐姐进来！”琴童对红娘看看，说道：“算你有能耐，不过见了相公以后，嘴上留情些，别再把相公气死了，我可跟你没完。”

红娘对琴童狡黠地一笑，也不跟他多罗嗦，直往里边走。到得内室，见张生半躺半坐地靠在枕上，面色黄瘦，精神萎靡，很是可怜。说道：“相公，听说你病了，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

张生道：“害杀小生了！我这番如若死了，阎王殿前，红娘姐姐，少不得要你做个见证人！”

红娘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普天下害相思的都不像你这个傻角！脑子里全不在用功勤读，睡梦里都离不开姑娘的情影，专门在那窃玉偷香上用心思，自从海棠开想起，直到如今，也不曾得到些什么，你真犯不着病成这个样子，千万要自己保重啊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的病，是瞒不过你的，都因你家小姐出尔反尔，小生当夜在书房里一气一个半死，想想小生好意救了人，却反被人害苦了。红娘姐姐，小生这个病是好不了的了。”言罢，歔歔泣下。

红娘安慰道：“相公，你不要紧的，想是昨夜在花园里受了一点风寒，只要吃一两服药就会好的，不必担忧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的病，哪里是受了什么风寒啊！唉！自古道‘痴心女子负心汉’，今日里却反了过来，成了‘负心女子痴心汉’了。红娘姐姐，小姐知道小生病倒了么？”

红娘听了张生的话，心想，秀才们从来就是那么固执，像这种干相思还是那么痴心，在功名上还没有称心，在婚姻上又受到挫折，也莫怪要得这种鬼病。说道：“相公，小姐已经知道相公病倒了。”

张生忙问道：“为什么要让她知道呢？她知道以后怎么样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听得相公得病，很是着急，哭哭啼啼，责怪自己昨晚不该悔约，又让你蒙受耻辱，害得你身染疾病。”

张生听了，哭道：“啊哟，我的小姐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精通岐黄之术，她开了个药方，命红娘送来。”说着，从衣袖里取出药方，说道：“这是小姐亲手开的，请相公按照药方煎服，一定能够霍然痊愈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虽然有情，但昨晚又何其绝情！区区一纸药方，纸上谈兵，救不了小生的命，药方不用了，红娘姐姐，去还给小姐吧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何苦这样呢，生了病，药总是要吃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的病，断非药石所能疗治好，何必要去喝那苦水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说的，这个方儿是对症之药。”

张生道：“什么药方都对不了小生的病症，除非小姐亲自前来，那才是对症之药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这是小姐亲笔所开的药方，总是一片诚心，也可以抵得上小姐亲自到来的一半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那好，小姐开了药方，跟你说过开了些什么药吗？”红娘想，我怎么知道，好在平日小姐跟我谈了些草药名和药性，我不妨胡诌一通，骗他看这药方，说道：“小姐讲给我听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那你跟我说说看。”张生对医学也有些研究，他想问问清楚，

免得上当。

红娘道：“相公你听了，她说要用几味生药，各有炮制的方法。”

张生道：“哪几味生药？”

红娘道：“桂枝摇影夜深沉，当归浸酸醋。”

张生道：“桂枝性温，当归活血，那么怎样炮制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要面靠着湖山背阴里深藏的，这个药方儿最难寻觅。”

张生问道：“要注意避忌些什么东西？”

红娘道：“忌的是知母未寝，怕的是红娘撒赖，如果服下了，稳稳的使君子就要一点儿一点儿参。”

张生道：“知母性甘微寒，红娘子苦平有小毒，不可近目；使君子性甘温，人参性甘微寒。啊哟，红娘姐姐，此方如此配伍，怎会出自小姐之手？”

红娘想，我说的哪儿是药方，我的意思是在暗示：桂花摇影夜深了，你这个穷酸应当去赴约了。你们俩在湖山背阴里悄悄地藏起来，就可以如此如此了。你问我提防些什么，那就是恐怕老夫人没有睡而知道了，还得当心我红娘跟你们捣乱。你们如若成就了好事，包管使你这位君子的病就好了。现在被你听出来不像是药方，我也只好用小姐的药方来抵挡了。说道：“相公你不信，这药方儿可是小姐亲笔写的，不信你看嘛！”说罢，把药方递给张生。

张生道：“好吧，看在姐姐刚才胡说八道的份上，我就看它一看。”接过药方，打开一看，认出是小姐的手迹。再仔细一看，咦，不是药方，又是一首诗，知道小姐又有什么新名堂了。连忙看下去，念道：

休将闲事苦萦怀，取次摧残天赋才。

不意当时完妾誉，岂防今日作君灾。

仰酬厚德难从礼，谨奉新诗可当媒。

寄语高唐休咏赋，今宵端的雨云来。张生读罢，纵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哈哈，哈哈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！”

红娘见到张生这种反常的变化，吓了一跳，心想：小姐啊小姐，你在药方上胡写了些什么，把相公气得如此地步，这明明是受刺激过度的失心疯啊！就连声叫道：“相公，相公，你要镇静，你要镇静啊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我要埋怨你了，有小姐这样的书信，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，让我远接，焚香跪读。”

红娘听了，真见鬼，刚才要你看药方，你好歹不肯看，还是看在我胡说八道的份上才看的，现在却埋怨我不早些拿出来，这不是疯话吗？说道：“相公，你的病……”

红娘的话还未说完，张生忙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何尝有病？”红娘想，这倒好，老夫人赖婚，小姐赖柬，碰上你这个傻角会赖病，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明明刚才还在生病，现在却说何尝有病，别的可以赖，病如何可赖！还是注意静养吧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不是小生赖病，而是病已经好了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看了药方病就好了，红娘不相信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的病真的好了！是姐姐你又上了小姐的当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啊！怎么又上当了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不是药方，又是一首诗啊！”

红娘心里气得直叫，小姐啊小姐，你的手段太高明了，说道：“啊，又

是一首诗！”怪不得我当时看了，一直怀疑不像药方。“相公，你别看错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如何会看错。不是小生夸口，我乃猜诗谜的行家，风流随何，浪子陆贾。哈，哈，哈！”

红娘道：“可是又叫你去跳墙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哈哈，比跳墙还要美！”

红娘道：“难道叫你去跳黄河？”

张生道：“不是的，小姐要和小生‘里也波哩也罗’哩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就少不了这道儿。我笑你这个风魔了的翰林，其实是愚蠢透顶，别装得那么高兴，没有地方去得到好消息，尽向书简上去追寻，得到了一张纸条儿就这么小心翼翼，诚惶诚恐，如若见了玉天仙，岂不要软瘫了！我提醒你，小心我家小姐忘恩负心。这封诗信又如何说的，你解释给我听。”

张生道：“姐姐听着，第一句是‘休将闲事苦萦怀’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句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劝我不要把以往的那些不愉快的事老是放在心里，这第二句是‘取次摧残天赋才’，是劝小生不要自暴自弃，随随便便毁掉自己的锦绣才华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是小姐说的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那还有假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如今你还要‘取次摧残，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的金口玉言，小生怎敢不遵？”

红娘道：“那你刚才为什么硬要死啊活的，连人家的相劝都不听。”

张生道：“刚才无乘之谈，如今是见乘而作，情况不同了哇。”

红娘道：“请再念下去。”

张生念道：“‘不意当时完妾誉，岂防今日作君灾。’”

红娘问道：“这两句怎么解释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是小姐自己检讨不是，赔罪之言。她说想不到昨天晚上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名誉，哪里料到在今日让你气得生病。小姐的检讨十分恳切，小生已经原谅她了。下边两句是‘仰酬厚德难从礼，谨奉新诗可当媒’。哈哈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这两句什么意思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说，为了报答小生的深厚情意，我也顾不得遵守家训礼法了，我恭敬而又慎重地奉上这首新写的诗章，可以当作我俩结为夫妻的大媒。哈哈，红娘姐姐，你听，小姐写的多么好啊！”

红娘想，写的是好，自己作自己的媒人，把我红娘替你们奔波了大半年的媒人一脚踢开，小姐真没有良心，说道：“还有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还有，还有，最后两句写的更加妙了！”

红娘问道：“是怎么写的？”

张生念道：“‘寄语高唐休咏赋，今宵端的雨云来。’”

红娘问道：“怎样解释？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说我不必再写回信了，今晚上确实实要来和小生‘里也波里也罗’哩！红娘姐姐，你说妙不妙？‘端的雨云来’，妙哉乎也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看看仔细，解释错了没有，别像上回‘待月西厢下，那样，待了老半夜，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倒捞了一个贼名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请放心，岂能如此，不是小生夸口，我乃猜诗谜的行家，风流随何，浪子陆贾。哈，哈，哈！”

红娘道：“又来了，别高兴过早，到那时雨云不来，干渴死你这个傻角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看小姐的诗，情深意重，非是前日之诗可比，等到今晚，小姐便来西厢，红娘姐姐，还不替小生高兴高兴！”

红娘想，你叫我高兴，我还高兴不出呢，小姐几次三番捉弄我，让我钻圈套，把我红娘当猴儿耍，我实在笨得可怜，可见还是读书的好，我红娘如果认识了字，这两首诗就瞒不过我了。听张生的解释，这首诗是写得头头是道，先是劝慰张生，接着是自我认错，最后是约定相会时间，“今宵端的雨云来”，就在今天晚上，小姐啊，你不觉得太仓促了吗？你决定得那么仓促，还说得那么坚决。你到现在为止还要瞒我，我看你到时候有什么法子去“端的”？别又像昨晚那样，死命要瞒我，差一点送了张相公的命。小姐写这首情诗时，难道没有想到一个人是出不来的么？你们真的能够成功，我红娘当然替你们高兴，可是现在，我却在替你们担忧，一个出不来，一个等不到，原来只病倒了一个，这次定然要病倒一双。我对这首诗实在不敢相信。让我把话先说在头里，打个预防针也好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今宵你们能成功，红娘我当然为你高兴。不过，你可别上小姐的当呵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不要怀疑我家小姐呵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也太健忘了！昨天晚上那首待月西厢诗怎么样？要不是我红娘从中周旋，放你出来，你这个‘贼’还能逃得了吗？怎么不接受教训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的疑心太重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并不是红娘疑心重，实在是小姐心思太活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令人捉摸不定，最怕的是临时变卦。”

张生说道：“这一回小姐决不会再骗小生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真的有此把握？”

张生道：“此番小姐决不会再戏弄小生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小姐此番也许不会再骗你，可是你想到没有，小姐出不来啊！”

张生倒有点着急了。忙问道：“是不是老夫人拘管得紧，不能够出来？”

红娘道：“虽然老夫人白天黑夜都把门关得紧紧的，却也不怕。”

张生道：“是不是怕婢仆们撞见，不敢出来？”

红娘道：“这也不足为虑，崔府的家规，一鼓更尽，下人一律入睡，不得随意走动。撞不见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哪么为何出不来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既在红娘身上，也在小姐身上。”

张生听了，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啊哟！红娘姐姐，你不能破坏小生的好事啊！发发慈悲吧！”

红娘道：“谁破坏你的好事了？话没有听完，就乱嚷起来！”

张生忙说道：“是是是，红娘姐姐息怒，乞道其详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我来问你，红娘是小姐的贴身婢女，是不是要紧跟着小姐？”

张生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否则何必叫贴身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不得了吗，小姐两次约你，都把红娘瞒在鼓里，就拿昨天

晚上的事来说吧，如果只有小姐一个人在棋亭，你们的事就成功了，就因为红娘在旁边，小姐怕羞，怕坏了名声，才喊有贼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红娘道：“今晚小姐要到西厢来，请相公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小姐能一个人单独出来吗？”

张生一想，红娘说得有道理，就算小姐能支开红娘，独自出来，不可能片刻就回。红娘发现小姐失踪了，就得到处去找，说不定要惊动老夫人，那事情就闹大啦。遂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是否可以故意避开，给小姐一个方便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你说得倒轻巧，也亏你放心让小姐独自夜行！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你相公可以不管，我红娘可担当不起，谁叫我是贴身丫环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还请姐姐救苦救难才是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办法是有一个，只有让小姐跟我言明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千金身份，如何肯自己言明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这倒也是，那么只有我去挑明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这也不妥，姐姐去言明了，小姐又害羞悔约，岂不又要害死小生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这件事不说穿是办不成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方寸已乱，小生把性命拜托给姐姐了，好在姐姐聪明，必有妥善的妙法。”

红娘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好吧，相公，也是红娘在前世欠了你一笔债啊！好事我就做到底吧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姐姐成全！小生为了小姐，弄成这般模样，不知小姐是否也为了小生而减却丰韵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她呀，弯弯的远山眉也不描，水灵灵的秋波也失去了光彩，不过身体还是像凝结了的酥油，腰肢仍然像风摆的杨柳，俊俏的脸庞儿，玲珑剔透的心，体态温柔，性格沉静，虽然不会艾灸神针，更胜似南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。相公你有意，小姐她有心，本来在昨天夜深沉的秋千院落里，花有阴，月有阴，环境条件很称心，早可以‘春宵一刻抵千金’，好事成就了，何必还要‘酒逢知己饮，诗对会家吟’，再一番手续两番做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今夜里成就了好事，小生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你以往只在嘴巴里叨念，梦里头追寻，往事已经过去，只说目前，今夜里相逢，管让你称心如意。将来不图你白璧黄金，只要你满头花的夫人诰命，备了拖地锦来明媒迎娶崔莺莺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理应如此，决不辜负小姐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小姐如果今晚来到这里，你就这副铺陈，身上盖一条烂布被子，头下枕一张三尺瑶琴，叫小姐怎么跟你一起睡？冻得她浑身打抖，还说得出知音不知音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这里有雪花银十两，有没有上好的铺盖替小生租一副来？”

红娘道：“算了吧，我那鸳鸯枕、翡翠衾睡起来美煞人，怎么肯租给你？你们可以穿了衣服睡，有什么怕的，总比你一个人睡强得多。倘若成亲了，也是你天大的福气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还是要你相助则个，小生的床铺太寒酸

红娘道：“你真是傻角！放心好了，只要小姐来，就有好铺盖给你享受。”

张生道：“如此多谢红娘姐姐成全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的病已经好了，我要回去复命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恕不远送，姐姐到得楼上，务必设法跟小姐说，今夜恭候小姐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不劳嘱咐，红娘理会得。”说罢，告辞出房，在房门口碰到了琴童。

琴童见红娘出来，仍旧有气，说道：“红娘，你把我家相公气坏了没有？”

红娘道：“你这个不长眼不生耳朵的东西，你难道不会去看看吗？刚才相公在里边乐得高声大笑，你难道没有听见吗？”

琴童道：“听到的，那是被你气昏了在疯笑。”

红娘道：“琴童，你胆敢得罪红娘姑奶奶，小心我告诉你家相公，叫他揍你。”

琴童道：“放一百二十个心，相公正在生病，没力气打我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家相公的病好啦，这一罐药不用煎了。”琴童不相信，刚才相公还像马上就要上西方的样子，凭你红娘走一趟就痊愈了，那太医院不要关门大吉？说道：“红娘，别开玩笑，大夫没有来，汤药还在煎，是谁医好的？”

红娘道：“是你家姑奶奶，”

琴童道：“什么，什么，你又不是大夫，会医好相公的病？”

红娘道：“别的病我不会治，专治你家相公的相思病。”

琴童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红娘姐姐，请你发发慈悲，替我琴童也治一治。”

红娘道：“胡说，你活泼鲜健的，哪有什么病！”

琴童道：“不瞒红娘姐姐说，琴童得的也是相思病。”

红娘觉得好笑，说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你也会得相思病，相思病太不值钱了。你想的是谁，告诉我，可以对症下药。”

琴童道：“药倒是现成的，就在眼前，不知肯不肯给我吃，我想的是你红娘姐姐。”

红娘一听，羞得满脸通红，对着琴童“呸！”了一声，赶紧逃出西厢。

琴童听红娘说相公的病已经好了，确是不相信，红娘一走，他就连忙进了里房，见张生已经起床了，脸上虽然清瘦，可气色非常之好，一点病容也没有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怎么起床了？不多躺一会？”

张生道：“大白天的，为何要多睡？还不与我来整理布置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实在要走，等病好些也不迟。”张生道：“狗头，谁说我有病，谁说我要走？”

琴童给骂蒙了，说道：“刚才不是你相公自己说的吗？还有一个劲叫我唤车哩。”

张生道：“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我可没有说，情况有变，不必多言，快与我收拾整理，收拾得越整洁越好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有什么喜事啊？”

张生道：“我家小姐要来了！”

琴童道：“真的我家主母要来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千真万确！”

琴童道：“恭喜相公，贺喜相公！”

张生道：“罢了，过后有赏！”

真是：好事从来磨难多，今宵始得凤鸾和。

第十三章 西厢艳情

却说红娘出了西厢，一路上先是骂琴童不要脸，占她的便宜，随即又想到小姐身上，她有那么大的胆，能瞒了我独自到西厢去，别的不去说它，先是那西厢便门，没有红娘，恐怕小姐你还打不开哩。你别人都可以瞒，只是不应该瞒我红娘，这次我还像前天那样冷眼旁观暗中帮忙是不行了了，这次无论如何要向小姐说穿，我不怕你小姐害羞翻脸反悔。见了小姐再说，现在先到老夫人处复命。

红娘到了内堂，见了老夫人，说道：“红娘拜见老夫人，遵命往西厢回来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罢了，那张先生的病情如何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回禀老夫人，红娘去看张先生的时候，见他面似金纸，萎靡不振，病势十分沉重！”

老夫人倒着急起来了，万一张生有个三长两短，死在我们崔家，我将如何交代呢？说道：“那张先生现在还服药否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那张先生的病是心病，服药是没有用的，我红娘就用好言相劝他。”

老夫人想，红娘啊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早就知道是心病，我所关心的是张生的病有没有问题，说道：“你相劝张先生，他如何了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那张先生十分固执，要命童儿雇车，抱病登程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这怎么成呢，你要留住他才好。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再三相劝，请他要走也得等到病愈以后，并且拿出小姐的药方，要他看在小姐一片诚心份上，服了小姐的药方，再走不迟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以后如何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张生见了药方，似乎开朗了一些，也愿意暂时留下来。”

老夫人放下心来，说道：“要好生调理。这事红娘你办得很好，去对小姐说，她哥哥的病无妨，不必挂念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，红娘告退！”红娘退出内堂，往妆楼而来，一路上在考虑，这次他们二人的约会要不要说破，是上楼后立即说破呢还是到了傍晚时分，小姐行动之前说破呢！想了半天没有结果，只好见机行事了。

却说莺莺小姐，得知张生得病，并且还要抱病启程的消息，心里急得六神无主。红娘来传言，母亲命开药方，她知道心病还须心药医，她自己就是一味心药，为了治好张生的疾病，她不顾一切，提笔又写下了一首情诗让红娘拿去交给张生。及至红娘走后，她略为定了定神，却坐不住了。这首诗，张生见了，病情一定立刻就会减轻，而且决不会走。可是怎样去践约呢？前日的约会，由于红娘在旁，结果弄得不欢而散，还害得张生气出病来。这次约会，难道能瞒过红娘吗？即使瞒过了，又能用什么法子把红娘调遣开呢？悔约不去吧，几次三番失信于人，有什么面目再立足世上？唯一的办法是直言告诉红娘，因为瞒过老娘容易，瞒过红娘困难。红娘是自己的贴身丫环，经常是形影不离，自己的一举一动，她都清楚。到西厢是一件大事，无论如何是瞒不过红娘的，干脆告诉她，如能得到她的辅助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可是自己终究是相国千金，羞答答的怎么好意思开口呢？说了以后，会不会被红娘看轻，认为小姐行为不端，自轻自贱？小姐胸中千愁万恨，非常痛苦，她恨红娘，为什么如此聪明，如果是个蠢丫头该多好。又恨她母亲，不该言而

无信，不报大恩，赖掉人家婚姻，也坑害了女儿，亲家成了冤家。唉！怎么办呢？去又不能，不去又不能，小姐真想一死了之，现在看红娘回来怎么说吧。

这时，红娘已上妆楼，见小姐愁眉不展，脸上泪痕斑斑，看来是哭了好久，刚停下来。红娘想：“唉，小姐，何苦呢，自寻烦恼，如果不对我隐瞒，不要说这一次，就是上一次，也早就成其好事，何至于弄得如此苦恼？”不觉可怜起小姐来了。走到小姐身边，说道：“小姐，红娘回来了！”

小姐见红娘回来了，急着想知道那张药方的消息，说道：“红娘，不知那张药方送给张先生没有？”

红娘想，到现在为止，你还说药方，先不揭穿你，说道：“那张药方嘛……”

小姐问道：“那张药方怎么样了？你有没有告诉他，这药方十分重要，必须依照方子吃药，不可延误。”

红娘想，说得一本正经，要不是我事先知道了详细内容，又被你骗过了。依方子服药，不可延误，说得倒轻巧，你这味药没有拿去，叫他怎么服？说道：“小姐，我在把药方交给张相公时对他说，小姐听得你病重，很是着急，放心不下，故而亲手开了这张药方。”

小姐问道：“张先生如何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开始张先生不肯接，说道小生之病，不是药石所能治的，要我还给小姐。”

小姐道：“那张先生也太不理解我的心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啊，我对张先生说，这是小姐的一片情意，你切不可把它当作普通的药方看待，快快依方服用，一刻也不能延误。”

小姐问道：“张先生如何说？”

红娘道：“那张先生还是不接，并说什么小姐的情意已经领教过了，这药方不看的好，看一看，他原来只有三分病，就得添七分。”

小姐着急了，说道：“这怎么可以呢？红娘，你一定要让他看。”红娘想，你早跟我说不是药方，是情诗，我也不用在张生面前多费唇舌，他还得像接圣旨那样来接你的诗笺哩！你现在着急，活该！还得让你急一下。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也对张先生说，这张药方一定要看，我家小姐是个女华佗，所开的药方，可以药到病除，在我们崔府里，已是百试百灵，怎会添你的病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张先生他怎样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还是不接，说他还要留条小命坐车离去呢！”小姐急得眼泪都掉下来，说道：“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张生不理解我，自动放弃这个良机，让我白费一番心机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红娘，把药方还给我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你先别急嘛，还有下文哩。我说，我这次来，是奉了老夫人之命，药方也是老夫人命小姐开的，你不接，我就回去交给老夫人，让她来给你，看你接不接！”

小姐一听，吓得芳魂几乎出窍，急得手足无措，说道：“红娘，此药方是给张先生的，如何可以交给老夫人呢？这不坏了事吗？”

红娘见小姐急到这种地步，恐怕急坏了她，忙说道：“小姐，别急，我还有下文。”

小姐想，别再下文了，我已经受不了啦，说道：“下文如何，快说呀！”

红娘道：“那张先生言道，不敢劳动老夫人，她如来到，小生非死不可，让小生多活几个时辰吧。”

小姐放心下来，说道：“那药方你没有交给老夫人？”

红娘道：“没有。”

小姐长出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既然未交，就拿来还我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这一张普普通通的药方，急它干吗，我还有下文哩。”

小姐想，你的下文怎么下不完了？这种下文真让人提心吊胆。说道：“红娘，你的下文何时可以不下了，快快讲完吧。”红娘想，急得小姐也差不多了，让她放松下来，也许可以转到正题上了。说道：“小姐，我对张先生说，早先你说过，小姐的书信，求之不得，为什么今日你硬是不看？”

小姐道：“那张先生说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说情书是甜蜜的，当然求之不得。这药方还不是些黄连、苦参，何必再找苦吃，坚决不看。”

小姐道：“他又不肯看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我又跟他说，张相公，这是小姐最后一封信，小姐虽然辜负你，难道文字也不值得一看吗？你怎能如此绝情呢？看在红娘的份上，拿去看一看吧！”

小姐道：“他看了没有？”

红娘道：“看了。张相公说，‘就看在红娘姐姐份上，看这么一看’。他就接过去看了。”

小姐此时，才把心放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张先生他看了以后如何了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张相公看了以后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”

小姐道：“他可曾说些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说可惜呀可惜，可惜少了一味最最要紧的主药！”

小姐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，我开的药方，配伍齐全，如何会少呢？”红娘想，你还要一本正经拿药方来哄我。说道：“相公说的，就少了你小姐。”

小姐一听，心想糟了，给红娘知道了。说道：“呀！少了我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就少了小姐在药方上开的那味药啊！相公说，如若有了这味药，这张药方好比太上老君八卦炉内的九转金丹，不用说药到病除，完全可以起死回生。”

小姐心里有数，但还抱着能瞒则瞒的侥幸心理，不肯坦白。说道：“是哪一味药啊？”

红娘见她还要装假，说道：“张相公说的，此味妙药，只有你小姐有，不知小姐肯不肯。”

小姐道：“我哪有这种药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说的，除了你小姐，别人是没有的，小姐，既然你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，别小家子气了，拿出来给了张相公算了。”

小姐说道：“我如何拿得出去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张相公救了你，现在你也应该救他，不要多顾虑，豁出去给了他吧！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红娘想，我已说得这样露骨了，小姐你还要装糊涂吗？

小姐也不是傻瓜，已听出红娘已经知道药方的内容了，她这样旁敲侧击，是在顾全我的颜面，可我怎么开得出口呢？还是让她先说吧，说道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别这个那个了，张相公说的，此药必须小姐亲自送去才有效验，还叫红娘陪同小姐一起送去，要我不得有误哩！”

小姐只好默认了，说道：“红娘，容我三思！”

红娘想，现在小姐肯定知道我已经了解情况了，此刻时光还早，就让她考虑去，等天黑以后，你不去也得去。说道：“小姐，可得好好想一想，别错过了救人的机会。吃过晚饭再作商议如何？”

小姐低头沉思。

却说张生，自从红娘走后，已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屋里团团转，指挥琴童整理杂物，打扫床榻。主仆二人忙乎了一阵子，看看整理得差不多了，窗明几净，书籍排列整齐，一切自觉满意。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，必须赶紧洗澡，自己病了一晚，身上也出了些汗，今晚和小姐同床共枕，别把娇滴滴的小姐给薰坏了。就命

琴童道：“琴童，相公要洗澡，与我备水。”

琴童连忙答应道：“是！”这可对了，主母是千金小姐，又娇又嫩，相公浑身臭汗，不薰死也得闭气。急忙到崔府厨房去打热水，再服侍主人洗澡。洗完澡，张生觉得浑身轻松，神清气爽。又叫琴童在屋内焚上一炉好香，折腾了一阵子，天色已晚。吃过晚饭后，张生叮嘱琴童，说道：“琴童，你听着，今晚我家小姐来此相会，非同小可，不许你在旁边，也不许你像前天晚上那样偷看。”

琴童道：“遵相公吩咐，不过，叫我做些什么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何用你做什么？与我睡觉去。”

琴童也知道，今天的相会是怎么一回事，事关重大，不敢怠慢，不管到不到睡觉时间，就乖乖躺到床上去，反正睡觉是他的特长。

张生等琴童走后，自己先在房内巡视了一遍，检查一下有无碍眼之处，香炉内又添了几块好香，身上也打扮得齐齐整整，除了没有插金花，穿吉服之外，其他都像一个新郎官。时间往往跟人开玩笑，要它慢些过去，它偏偏一不留神就溜走了；希望它快些过去，却又是慢吞吞就是不肯走。现在此刻，正是张生最不耐烦的时刻，恨时间走得太慢了，他一忽儿开门到外边看看，不见动静，又回到屋里，进进出出，片刻不定，别的不担心，就怕小姐失约。

时间不以张生的心急而加快，也不以莺莺的惧怕而放慢。红娘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到中房去，见小姐还坐在那里沉思，看样子，她又是三婶婶嫁人心勿定，想变卦了。今天你再撒谎不守约，岂不送了张相公的性命，不是好玩的事，今天由不得你了。说道：“小姐，你三思好了没有？”

小姐见红娘来问，心想，你是我的冤家，管得那么宽，要你瞎起劲，像催命鬼似的。最好你别管，走得远一些，让我一个人去西厢，不关你的事，可又不能不说，只得口是心非地敷衍道：“三思些什么呀！”

红娘想，小姐，你又来了，想赖也赖不掉的。说道：“去西厢送药的事啊！”

小姐想，你倒不忘记送药，我怎么好意思去呢？还是再赖一下吧。说道：“红娘，我现在有点头晕，你替我收拾卧房，我想睡了。”

红娘想，什么，你又要耍赖了，不行，不能让你赖。说道：“小姐，你不能睡，头晕是睡不得的，不如到花园去散一会步，也可消愁解闷。”

小姐道：“我哪有这份心绪呵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去吧，去走走，顺便还可以送药去。”

小姐道：“我不去了。”

红娘想，我再不说穿，又要像上一次弄巧成拙。说道：“小姐，不要再

瞒红娘了，你想瞒了红娘一个人去是不是？”

小姐还想狡赖，说道：“我瞒了你什么呀，我能到哪儿去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你还没瞒我，你约了张相公，要瞒了红娘一个人去，是也不是？”

小姐的脸羞得通红，这丫头全知道了。只好说：“这个……我何曾约他！”

红娘道：“你没有约他，我拿去那封信是什么？”

小姐道：“那是张药方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别再药方了，我来背两句给你听吧，‘谨奉新诗可当媒’，还有一句‘今宵端的雨云来’，是也不是？”

小姐一听，连忙用衣袖掩面，说道：“羞死我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不必害羞，去吧，张相公在西厢等着你哩！”小姐此时羞怯得不敢抬头。轻轻说道：“不去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不去了？你约过他没有？”

小姐道：“约是约过的。”

红娘道：“既然约过了，为什么不去？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此事如若被母亲知道了，如何是好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放心，老夫人是不会知道的，万一知道了，也没啥要紧，只说一个人要知恩报德，哥哥有病，妹妹去探望探望也是应该的。”

小姐又说道：“如果被丫头仆妇撞见，岂不羞死？”

红娘道：“她们怎么会知道你是去西厢的？去花园散步，她们也管不着，不用疑神疑鬼的。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我心里好害怕，是不是下回再约他吧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今晚不去可以，可张相公就活不成了，到明天你可不要后悔啊！”

小姐听了，不禁“啊哟”一声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红娘不是吓唬你，张相公说，此番小姐如果再失信悔约，他的命就等不到天亮，宁可自杀。”

小姐道：“羞人答答的，叫我怎么去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何须怕羞，你和张相公本来是夫妻名分，要不是老夫人作梗，你们都快抱儿子了。救人性命要紧，张相公被你捉弄得够惨的了。”

小姐听红娘说抱儿子，羞得脸红到脖子上，说道：“红娘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！去到那里，多么羞人！”

红娘道：“那不用怕，你闭着眼睛就是了。”

小姐被红娘一步紧逼一步，已没有退路了。其实她也觉得非去不可的，豁出去了，既然要报厚恩，万难从礼。确实像红娘说的，我和张生有夫妻名分，去了也不能说越礼。决心已下，可是嘴巴上还是软的，说道：“也罢，红娘，就依了你吧！”

红娘一听，气得险些吐血，你们的好事，又不是我的事，好像是我硬要你去。想想也不能怪你，除了这句话也没有别的可说了。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依我就依我，时间不早了，老夫人也睡了，快去吧！”

小姐道：“好，去吧，我不能负了他一片心！”说罢，走出房门。

红娘看了，心里很为张生高兴，小姐总算下了决心，你看她，刚才嘴巴硬得很，一个劲儿说不去不去，现在走得比我还快。我家小姐长得真美，白玉般的精神，鲜花般的模样，就是对红娘不大老实，明明是白天黑夜不断地

思量张生，她有一片志诚心，却硬要在书简上撒谎。现在我们出画阁，下楼梯，向书房，她学窃玉，试偷香，巫山女，离楚岫，赴高唐，会襄王。我看那位楚襄王早就在阳台上等得意乱心慌了。

却说张生正在书房里，闷得心烦意乱，已经初更起了，还不见小姐到来，小姐呵，不能再骗我了！人间良夜静又静，天上美人来不来？他走出书斋，立在空荡荡的台阶上，霏霏的香烟，从佛殿中飘出，散布在秋天的夜空。天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，月明如水，楼台殿阁好像都沉浸在月亮的光波之中，和尚们都回到禅室打坐去了，院子里老槐树上的乌鸦，也许看到了如此月明，疑是天亮而噪叫。那一边风弄竹声，只以为是月移花影，环佩叮 响，玉人来了。悬着一颗心把眼睛都快望穿，焦急得这颗心快从口腔里跳出来。身躯儿不知道安排到哪里去好，只好呆呆地靠定了门儿等待。静寂得青鸾书也没有，黄狗信也不寄来。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小生一日十二时，没有一刻不想小姐的，小姐，你哪里知道呵！”张生靠着门儿等等不来，等得神倦意怠，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又慢吞吞回到书房，躺到床上。小姐啊，你若是不来，我也只好在梦里边到楚阳台去。唉！早知道为了她没朝没晚的窖相思，倒不如当初不要碰上这倾国倾城的美娇娥，人有了过错，一定要自我检讨，不怕改正，我也想接近贤德之心来改变好色之心，怎奈禁不住她时时兜上心头来。张生又从床上起来，再到院子里，靠着门儿，一手托着腮帮子琢磨着，小姐究竟来还是不来，是不是在老夫人那里脱身不开？望得人眼睛快要穿了，等得人两脚发麻，想得人心儿要碎，现在还不来，莫不是小姐也在生病？张生失望地说道：“这时候还不来，看上去又是撒谎了吧？她若是肯来，那么这个破书斋就喜气洋洋；她若是不肯来，那这里就一片凄凉。她若是肯来，算起来早已离开闺房了。让我计算一下，小姐的闺房到这书斋，宽打宽算，有五百步吧，我且数着她的脚步儿靠着窗台默默等待。”良久，依然是庭院寂寂，空无人影。张生心里有些恼火了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告诉你吧，你的那种恶作剧，捉弄我，还责骂我是贼，我都没有记在心上，为的是要让你回心转意。明去夜来，我俩已经白白地过了半年多，这种滋味实在难受难挨，你倒也受得了呵！你去问问司天台，我这相思足足愁了半年多，要说有多少愁呵，不说假话，要用十几辆太平车装载。我在这异乡客地粗茶淡饭，就是为了你可爱的小姐才耐着心肠熬煎，全凭心中一股志诚的情意才留住一口气在。小姐啊，你这一回不来，也不必安排着害相思了，就准备着抬我的棺材吧。”说罢，又灰心丧气地回到屋里，独对孤灯，格外凄凉。

且说红娘和小姐出了便门，红娘随手把门带上，领着小姐，来到书房门口，红娘对小姐低低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在假山边稍等一会儿，让红娘把铺盖送去，让他来接你。”

小姐点点头，心想红娘这丫头，不愧是我的心腹，想得周到，我虽然已经到了西厢，总不成一直送到他床上去，也太自轻自贱了，大的面子不管，小的面子还是要的。此时，红娘到了书房门口，举手敲门，“笃笃笃”轻叩三声。里面似乎没有动静，于是又敲三声“笃笃笃”，而且叫了声“张相公！”

张生正在屋里闷坐，心里忐忑不安，第一次的敲门声他是听到的，以为是猫儿在抓门。又听得第二次敲门，知道有人来了，接着听到“张相公”的叫声，立刻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来了来了，是红娘姐姐吗？”

红娘敲了两次门，有点不大高兴，说道：“是你前世里的娘！还不开门！”

张生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！请稍等片刻。”赶忙着上鞋子，穿好海青，戴

正方巾，一阵手忙脚乱。

红娘可等不得了，一个大男人家，比我们女孩子还婆婆妈妈，说道：“快开门，小姐来了呀！”

张生奔到外房门，赶紧拉开门栓，见了红娘，忙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！”

红娘想，你说得倒轻巧，还嫌来得晚，你难道不替小姐想想，有你那么自由吗？说道：“吵醒了相公的好梦，请多多原谅。”张生忙分辩道：“姐姐，小生并没有睡啊。”

红娘道：“那你在干什么，老半天不来开门！”

张生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红娘道：“这个什么呀！”

张生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我在那里啼哭。我家小姐呢？”红娘想，这傻角也真老实，说道：“别这个那个了，快接衾被过去，把我都累坏了。”

张生连忙从红娘手中接过衾被，觉得一股幽香，直达脑门，即刻神魂飘荡起来，衾被尚且如此迷人，等会儿我张哄要死也！飘飘然把衾被捧到床上，红娘也跟了进来，很利索地把衾被铺好，说道：“快跟我去，接小姐去。”

张生道：“呀，小姐还在外边，罪过罪过！”边说边跟着红娘出去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现在来了，相公，你拿什么谢我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的大恩，小生一言难尽，寸心相报，唯天可表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我得警告你，放文雅一点，别吓着她！”

张生连声说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！小姐现在何处？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把眼睛张得大一点，那假山旁边站着的是谁？”

张生喜得心花怒放，忙说道：“姐姐请闪过一旁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张生说道：“去接小姐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我刚说过，叫你文雅一点，像你这般冒冒失失前去，小姐一害臊，回身就走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棋亭把你当作贼、也就是为此，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说的极是，那么小生应该如何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别心急，先等在这儿，待我把小姐扶过来，你再接进去，懂吗？”

张生连忙拱手道：“多谢红娘姐姐！小生遵命。”

红娘回到假山旁，轻轻对小姐说道：“小姐，张相公等你好久了，走吧。”

小姐此时可羞极了，罗袖遮了面孔，一言不发，也不动身。

红娘用手一拉小姐衣袖，说道：“‘今宵端的雨云来’，正是时候。小姐，走吧！”说着一拉衣袖，小姐身不由主地跟着红娘，一步一步向书房门口移去。

小姐此时，心里怕倒不怕了，就是又喜又羞，一种朦胧神秘的感觉，在眼前不停地变幻五彩的烟幕，越近房门，心越跳得厉害，步子也越慢，然而尽管慢，还是往前移，终于到达了门口。

红娘对张生一看，见他竟然像木头人一样呆呆地矗在那里，动也不动。连忙向张生示意，张生如同未见，红娘只好用言语唤醒他道：“相公，小姐来了！”

张生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姐，他的魂灵儿已经离开了躯壳，小姐越走

越近，他的魂灵儿越飞越高，好像是在睡梦里，云里雾里。没有红娘的一声喊，魂灵儿早已迷了路，回不来了。听得红娘一声“棒喝”，惊醒过来，连忙上前一步，招呼

小姐道：“啊，小姐，啊，小姐，啊……”他越想说得好听一点，越是说不出。

红娘一看这个场面，知道自己在旁，他们无法畅诉衷肠，连忙转到小姐身后，凑到小姐耳畔，轻轻说道：“小姐，相公已等了好久了，进里边去谈吧！”说罢，半推半扶，把小姐推进了门。张生还傻呆呆挡在门中间，红娘说道：“相公，外边露重，还不接小姐进去！”随即又在小姐耳边说道：“红娘在门外等你。”说罢，轻轻一推小姐。

小姐被红娘一推，顺势向门里冲了几步，刚好被张生接住，一把抱个满怀，两人的心都剧烈地跳动，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。

红娘一看，连忙把门轻轻带上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这对有情人，今宵终成眷属，也不枉我红娘半年的奔波操心，你们如愿了，我红娘也如愿了。想想这一对有情人，从春天佛殿相识到现在，从未面对面讲过一句知心话，今日里真正的面对面，不知有多少话可说哩！红娘又对着老夫人住的方向，在心里说道：“老夫人呀，你枉费心机了！他们本来是天生一对，地长一双的美满夫妻，你蛮不讲理，仗势欺人，忘恩负义，赖掉人家的婚姻，把这对好夫妻活活拆散，今天在我红娘手中，把他们合拢团圆，老夫人，你的精明算盘落空了！想想真是痛快极了。”高兴之余，不免感到有点寂寞。唉，他们在里面双宿双飞，不知多少甜蜜，我红娘却在门外受孤凄。无奈何懒洋洋地坐在曲栏上，默默地望着月华。

却说张生接住小姐，把小姐抱在怀里，小姐也不拒绝，反而紧紧地靠在张生的胸膛上，一股男性的气味，冲入鼻腔，令她懒洋洋的，舒服极了。张生把小姐娇小的身躯捧进了里房，放在床沿上。顿时满室中兰麝香散，花气袭人，薰得张生似醉如痴。张生想，半年的相思，今宵可算了结，在小姐未来之前，已想好了千言万语，欲待见到小姐以后，尽情倾吐。现在已是面对面了，却把预先想好的话全忘了。嘴巴说不出，眼睛可没有闲着，他想，自从春天在佛殿上见了一次，在道场上见了一次，在赖婚宴上见了一次以后，从未像今天这么近端详小姐。见小姐一身淡妆，低垂着头，仔细观看，觉得比以前更美三分，本来在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美。不觉下跪道：“小生张珙，有何德能，敢烦劳神仙下降，合当跪拜。”说着叩起头来。

小姐此时一阵害羞，不敢去扶，连忙侧身过去，也不还礼。

张生倒弄得尴尬了，好在只有两个人，你不还礼，我可以自己收场。拜了一拜以后，自动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小生既没有宋玉之容，潘安之貌，也没有曹植之才学，承蒙小姐不弃，可怜小生异乡飘零，今日降临西厢，莫不是在做梦？”

小姐仍旧低着头，默默不语。

张生又道：“小姐，我和你今日相逢，大概是前缘注定。记得在春天，佛殿相逢，蒙小姐临去秋波那一转，害得小生失魂落魄了大半年！”

小姐听得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，心里又羞又喜又叹，想那天初见时，确是从心底爱上了你，才给你秋波一转。当时并未想到有今天的结局，你失魂落魄了大半年，我也魂牵梦萦了六个月，一般模样。无奈小姐只敢在肚里说。怎能说出口，彼此心照不宣，不觉嫣然一笑。

张生接着说道：“小生蒙小姐留情，故而我设法借了僧房，欲与小姐亲近。却逢贼人孙飞虎围困寺院，要劫小姐，小生独力退贼，令堂佛殿许婚，这实在是天作之合啊！方自欣幸能和小姐得成连理，从此可以天长地久，白头偕老，哪知令堂悔婚，棒打鸳鸯，如非令堂，何至于今宵偷结并蒂？”

小姐听到此处，一团心酸，哭道：“母亲啊！”

张生见小姐哭泣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姐，不必悲伤，说说以往的痛苦，更觉得今天的甜蜜。今天是花月良宵，相聚一次非易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小姐不要哭了。夜深人静，谨防传到外边去。”

小姐听了，觉得有道理，我冒了风险，不顾名节来到西厢，为的是什么，哭哭啼啼岂不虚度良宵？所以收起眼泪，止住悲声。

张生见小姐已经不哭了，走上前去，轻声说道：“小姐，安歇吧！”一边说，一边去替小姐宽衣解带。小姐害羞，自己不便动手，由着张生拨弄。不多时，钮扣儿松，缕带儿开，兰麝香气更加浓烈，氤氲满室，飘散书斋。张生只顾手忙脚乱，小姐却满面羞红，把头扭到一边，再也不肯回过脸来。

后人有《马头调》小曲一首，专咏张生替莺莺解带。词曰：

灯下笑解香罗带，遮遮掩掩，换上了睡鞋。羞答答二人同把戏绫盖，喜只喜说不尽的恩和爱，樱桃口咬杏花肋，可人心月光正照纱窗外。好良缘，莫负美景风流卖。

张生替小姐宽衣解带毕，为她盖好被子，张生随即自己宽衣解带，上得床来，把帐门轻轻放下，和小姐并枕而卧，把小姐抱在怀中，仔细地端详起来。

后人有《桂枝儿》一首，专咏张生在床上看莺莺。词曰：

灯儿下，细把娇姿来觑，脸儿红，默不语，只把头低。怎当得会温存风流佳婿。金扣含羞解，银灯带发吹。我与你受尽了无限风波也，今夜谐鱼水。

张生想到红娘再三嘱咐，要文雅些，不能粗暴，所以只是紧抱着小姐，两人胸贴着胸，脸挨着脸，都觉得浑身舒畅。张生自不免四处摩娑，上下其手。触到了小姐的酥胸，两座肉峰高耸，又滑又腻，不由得轻吟唐明皇“软香新剥鸡头肉，滑腻犹如塞上酥”的对句。两手却不老实，渐渐向下滑去。小姐只觉得三分娇羞，三分欣喜，三分麻痒，再加一分无奈，合成十分好受，所以一动也不动。

后人有五律一首咏此。诗曰：

是物真希奇，双峰夹小溪。洞中泉滴滴，户外草萋萋。

有水鱼难养，无林鸟可栖。千金非易觅，留与世人迷。

此时，张生已冲动得克制不住，小姐也在全身微微颤抖。于是张生软玉温香抱满怀，轻轻入港，缓缓抽送，小姐轻声叫道：“痛，张郎，轻，轻些！”张生哪敢粗暴。呀！阮肇到了天台山！春色已经到了人间。此时的小姐，把柳腰款款地摆动，花心轻轻地开放，浑身儿发麻，花心里发痒，嫩花蕊让蝴蝶儿尽情地采。小姐半推半就，又惊又爱；张生七擒七纵，亦喜亦狂。张生的嘴唇吻住了小姐的香腮，小姐的玉臂抱住了张生的身躯，两个人变做了一个人。中间一根擎天柱支撑，一阵狂，一阵浪，刹那间雾解金风洩，露滴牡丹开。

后人有《如梦令》词一阙，专咏张生与莺莺初赴阳台。词曰：

一夜雨狂云哄，浓兴不知宵永，露滴牡丹心，骨节酥融难动。情重，情重，都向华胥一梦。

又有《小桃红》曲子一首，亦咏张生与莺莺云雨欢会。词曰：

高烧银烛照红妆，低簇芙蓉帐，倒凤颠鸾那狂荡。喜洋洋，春生翠被翻红浪；汗溶溶粉香，美甘甘情况，别是一风光。

二人雨散云收，觉得四肢无力，彼此气喘吁吁，可浑身通泰，每一个骨缝，每一根汗毛孔，都吃了人参果，不知春从何处来！叠股交颈，相依相偎。

后人有《小桃红》曲子一首，咏莺莺云雨初歇之态。词曰：

鬓云斜亸凤钗垂，枕簟留春意，锦帕盈香沁红记。蹙双眉，侍儿扶起娇无力；笑迷嬉语迟，困朦朦眼闭，风月此情知。另有《贺圣朝》词一首，写莺莺此时情景更为细致。词曰：

金丝帐暖牙床稳，怀香方寸。劝颦劝笑，汗珠微透，柳沾花润。云鬟斜坠，春应未已，不胜娇困。半欹犀枕，乱缠珠被，转羞人问。

张生借着微微烛光，偷看小姐，他畅开胸怀拥抱这绝色的佳人，不知是几生修来的艳福。想想自己原是个无能的穷秀才，孤身飘零的洛阳客，自从碰到了这倾国倾城的娇娃，心里就一直放不下。无奈咫尺天涯，让我忧愁无限，摆不脱相思，忘记了吃饭，睡不着觉，弄得形容憔悴，皮包骨头，等到你这多情的小奶奶，来西厢成就了今宵的欢爱，我张珙的魂灵儿已飞到了九霄云外。若不是我真心地等，诚意地待，怎么能够让这相思苦尽甜来？今夜的欢乐，我还在怀疑，是真的吗？也许又是昨夜的梦境再现，那又要忧愁无限。

此时小姐在张生怀里，好像从梦中醒来似的，心里又喜又愁又怕，喜的是初尝禁果，竟有如此的蜜意柔情；愁的是今宵别后，什么时候能再相会；怕的是倘若被母亲知晓，如何得了。况且怎知将来张郎会不会变心，想到这里，不觉泪下。

张生见小姐流泪，慌了手脚说道：“呀！小姐，莫不是怪小生无礼，玷污了小姐的清白么？”

小姐仰起头，对张生看了一眼，心想，我如果怪你，也不会躺在你怀里了。边哭边说道：“奴家今日以身相许，日后如何见人啊！”

张生见小姐哭得伤心，好似雨打梨花，楚楚可怜，心里又怜又爱，说道：“小生有幸，蒙芳卿姐姐不见怪，小生一定把你当作我的心肝一般看待！”

小姐又说道：“奴家因为郎君垂爱，故而把千金之躯，一旦自弃，奴家的一身都托付给郎君了，但愿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，将来不要因为奴家自荐而见弃，使我成了卓文君，有《白头吟》之悲。”

张生忙在枕上叩头，说道：“小姐何出此言！小生怎敢如此？想我张珙今夕蒙小姐赐荐枕席，异日犬马图报，怎敢忘情背盟，海枯石烂，永不离心！”说罢，紧紧抱住了小姐，口对口做成一个“吕”字。小姐轻吐丁香舌，张生如吸琼玉浆，心旌不住地摇曳。而后，张生轻轻抽出垫在小姐身下的一片洁白的春罗，只见上面猩红点点，艳若桃花。

小姐见张生端详素罗，难为情极了。口中说道：“羞人答答的，有什么好看！还不收了起来！”

此时夜深人静，露滴香尘，风拂闲阶，月照书斋，云锁阳台。两人躺在鸳鸯枕上，相偎相倚，温情脉脉，软语切切，不觉朦胧睡去，耳畔四鼓声敲，惊醒了这对鸳鸯，于是重整旗鼓，再续前欢，第二次佳会，更觉情浓如醴，彼此欲仙欲死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见门上有“笃笃”之声，接着，听得红娘在轻声叫道：

“呀，小姐，相公，月亮西沉，时光不早了，快回楼去吧！”

二人正在情浓处，听得催促，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，不恨长夜短，偏恨今宵易！有闰年闰月，为什么不闰一个五更，该有多好啊！

小姐低声说道：“张郎，怕母亲醒来寻我，让我回去吧！再晚了，也怕有人不便！”

张生道：“是，是，待小生相送小姐出去。”张生看着小姐穿衣，觉得小姐太美了，丰姿绰约，脉脉含情，如果是突然见到了，一定教人害相思，一眨眼的工夫不看见，就会让人坐立不安，见到了一时半刻，就令人越看越爱。今晚上和你同床共枕眠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替你重解香罗带。

张生实在舍不得小姐走，小姐也不想走，两人都站住了，想想今日分开后，不知何日重会，彼此都难舍难分。

张生道：“小姐，你去之后，叫小生如何过活呢？”

小姐心里也不好受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如若母亲不赖婚，你我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，用不着如此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又掉了下来，低声道：“张郎！……”

张生见小姐流泪，忙把小姐拥在怀中说道：“小姐，休得伤感，小生斗胆，请小姐明晚早些来。”

小姐一听，对张生看看，想我这次来已是提心吊胆，怎敢明晚再来，况且这种事还要看机会，万一明天老夫人有事把我留住呢，岂不又要失约？遂道：“此事岂可预定？今后何时能来，让红娘通报。”

此时红娘在门外等得十分焦急，天快亮了，再不走要坏大事了，忙说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辰光不早了，快些回去吧，怕老夫人醒来。”

张生无奈，只好拔去门闩，轻轻拉开房门。

红娘见房门已开，借着月光看去，见小姐站在张生身后，容光焕发，娇羞满面，春意满怀。张生则是春风满面，喜气洋洋，哪有什么疾病。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大喜啊，来拜见你前世的娘！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有礼了！”说罢一拱到地，这个大媒是要好好感谢的。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的病体如何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完全好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还是多多保养你的身体吧！小姐，快快走吧！”说罢，连忙扶着小姐，悄悄地踏月而去。

张生见小姐跟着红娘去了，心里万分惆怅。自己只能目送，眼看着主仆二人进了便门，霎时不见了倩影，不禁长叹一声，这难道是做梦吗？却明明是香在衣，妆在臂。在月光下，她那杏脸桃腮，更显得娇滴滴红白分明；在送她时，看她那动人的三寸金莲凤头鞋，走下台阶，懒踏青苔；在床上时，她是春色横眉黛，春意透酥胸，说不尽的风流韵态，道不完的风流风光。人间的金银玉帛、珍珠宝贝又算得了什么，简直是一文不值。我是个平庸之辈，承蒙小姐错爱，如若不弃小生，一心在我身上，你是一定会破费点功夫，明晚早早来这儿的。

张生回到书房，由于极度兴奋，久久不能成眠，他想想刚才的一切，真是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如此艳遇，如此韵事，岂能无诗词记述，于是赋《会真诗》三十韵曰：

微月透帘扰，萤光度碧空。遥天初缥缈，低树渐葱茏。龙吹过庭竹，莺

歌拂井桐。罗绡垂薄雾，环佩响轻风。

绛节随金母，云心捧玉童。更入悄悄，晨会雨蒙蒙。
珠莹光文履，花明隐绣。瑶钗行彩凤，罗帔掩丹虹。
言自瑶华圃，将朝碧玉宫。因游洛城北，偶向宋家东。
戏调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低鬟蝉影动，回步玉尘蒙。
转面流花雪，登床抱绮丛。鸳鸯交颈舞，翡翠合欢笼。
眉黛羞频聚，唇朱暖更融。气清兰蕊馥，肤润玉肌丰。
无力慵移腕，多娇爱敛躬。汗光珠点点，发乱绿松松。
方喜千年会，俄闻五夜穷。留连时有限，缱绻意难终。
曼脸含愁态，芳辞誓素衷。赠环明遇合，留结表心同。
啼粉留清镜，残灯绕暗虫。华光犹冉冉，旭日渐瞳瞳。
乘鸾还归洛，吹箫亦上嵩。衣香犹染麝，枕腻尚残红。
幕幕临塘草，飘飘思诸蓬。素琴鸣怨鹤，清汉望归鸿。
海阔诚难渡，天高不易冲。行云无处所，萧史在楼中。

张生一气呵成长诗，自己看了一遍，颇为得意，不免珍重收起，准备明日送给小姐，求她赓和。

第十四章 拷问红娘

却说小姐从西厢书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张生，跟着红娘悄悄回到妆楼，坐定以后，越想越怕，我怎么竟然做出这种事来，损害了相府声誉，沾辱了崔氏家风，如果给母亲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！但又一想，这并不是女儿的不是，都是老母亲赖婚所逼，你不赖婚，我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敢再去，过几天再看机会吧，今天先命红娘到西厢去看一下，张郎那边有无动静，再作计较。遂叫道：“红娘，红娘。”

红娘正在外房和衣而卧，她昨夜是够辛苦的，小姐在里边软玉温香，她在外边冷月清风；小姐在里边双宿双飞，她在外边形单影只。还要提心吊胆，替他们把门望风，几乎一夜没有合眼。所以把小姐扶到妆楼，安排小姐歇息后，自己也赶紧和衣躺下。满以为小姐辛苦了一夜，一定累了，现在正好睡呢，她也安然入睡，正在酣梦之际，听得小姐在叫，连忙起来，揉了一下倦眼，走到内房，见小姐已经起床，衣衫不整，云鬓散乱，坐在床沿上。红娘说道：“小姐，唤红娘何事？”

小姐道：“你到西厢去一次，看看张相公怎样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时光还早，张相公可能还没有起床哩。等你梳洗了再去不迟，小姐的头发太乱了。”

小姐给红娘一说，想起昨夜狂荡的情景，脸儿一红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帮我梳妆。”

红娘利索地替小姐梳洗完毕，命小厨房送上早餐，主仆用膳毕，红娘道：“小姐，现在红娘可以去了。”说罢下楼而去，不一会儿，红娘回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张相公那边没事，他叫我带了一首诗来给小姐，说是请你指正。”

小姐接过诗稿，从头细读，真是字字珠玑，行行锦绣，赞口不绝，此诗此韵，如果没有神明相助是做不出来的。她有点技痒了，也想步和一首，说道：“红娘，拿文房四宝来。”

红娘问道：“小姐，是否要写信给张相公？”

小姐道：“不是，我要和张郎的诗词。”

红娘去把文房四宝端来，铺纸磨墨。

小姐先是坐在书桌边，提笔沉思，继而放下了笔，站起来在房中走来走去，后来又靠在栏杆上仰头思索，想了好久，无法下笔，笑着说道：“我的才华不及张郎，不勉强去和了。”她想，张郎不仅长了个风流好模样，更有一段锦绣心肠，怎能教人不看上他呢？给他狂荡也不冤枉了。

却说小姐在告别张生时，张生跟她说“破工夫明夜早些来”，她回答他此事不能预定，决定今夜不去了。谁知一吃过晚饭，便觉得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心已经飞向西厢，这是情爱的召唤，也是肉欲的引诱。她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，就是白天收到了张郎的诗章，要去和他当面讨教，决心要去了。今天她梳妆更是精心，梳了个青螺髻，脸上则换淡妆为薄妆，更增加了许多妩媚。二更鼓刚过，时间已到，忙叫

红娘道：“红娘，我要到西厢去和张郎研讨诗文。”

红娘想，前两次你要去，千万百计瞒我，甩开我，今天你去要叫我了，我得跟她开开玩笑刁难她一下。就笑着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去西厢，嗯，那个那个，研讨诗文，红娘一个字也不认得，诗文和我没有缘份，小姐要去，就自己去吧！”

小姐一听，就知道红娘在开玩笑，也知道她还没有忘记我瞒她的这段过节。说道：“红娘，你果真不去，那昨天你为何那么起劲教唆我去呢？昨天逼得我几乎出人命，今日怎的不逼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也。”

小姐道：“我这里是彼一时此一时也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容红娘三思。”

小姐想，这鬼丫头放刁，说道：“鬼丫头，你还用得上三思，一思都不要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不是三思过的吗？既然如此，也罢，小姐，就依了你吧！”

小姐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这鬼丫头，全还给我了。”

主仆二人说笑一阵后，忙下楼来，悄悄地往西厢而去。

再说张生，虽然昨晚要小姐破工夫早些来，小姐并未答应，但仍然抱着侥幸心理，希望小姐会来。他自昨夜经过了情爱的洗礼以后，今天一直在回味个中乐趣，心旌摇曳，神不守舍。他将心比心，以为小姐会和他一样难以忍受。此时，漫长的铜壶玉漏已经过了二更，月亮早就从院子里的树梢上升起，像一面新磨的铜镜，悬挂在空阔的碧天上，四周是静悄悄的，给人以落寞的感觉。玉人到此时还不来，张生的心头泛起了丝丝惆怅，但还没有失望，耐心地等待奇迹出现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得“哑”的一声门响，一股幽香已从门缝里飘进来。啊，小姐来了！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到门口迎接，一见小姐，真好比嫦娥仙子离月殿，王母娘娘下瑶台，忙对着小姐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不知小姐驾到，有失远迎，万望恕罪！”

小姐虽说是昨晚已经过了初关，少女的羞涩依然还在，低着头，红着脸，也不还礼。

红娘从小姐身后出来，道：“罢了，一旁退下。”

张生见了红娘，道：“啊，红娘姐姐，你也来了！”

红娘一听，什么“你也来了”，好啊，讨厌我了！说道：“相公，我本是不想来的，是小姐把我硬拉来的，不欢迎吗？”

张生连忙告罪，说道：“哪里哪里，红娘姐姐言重了。姐姐是小生的大恩人，岂有不欢迎之理，里边请坐。”

红娘道：“得了吧！你们都已急得不行了，小姐，你们去研讨诗文吧，红娘在门外等你。”说罢，很知趣地退了出去，顺手把门带上了。

张生过来，一搂小姐娇躯，小姐就紧偎在张生的怀里，双双进入里房。床上昨天红娘送来的一套衾褥，并未带回，她知道这是经常要用的，索性就留在此处。

小姐今晚已是二度佳期，依旧羞怯，但比昨夜要自然多了，张生替她宽去外衣以后，就自动钻进被窝里，张生也麻利地剥去自己的衣服，上床和小姐睡在一处。

董解元有一首《梁州三台》曲子，写得倒也传神。其词曰：

莺莺色事，尚兀自不惯，罗衣向人羞脱，抱来怀里惜多时，贪欢处鸣损脸窝；办得个嗽着、摸着、偎着、抱着，轻怜惜痛一和。恁恁地觑了可喜冤家，忍不得恁情鸣嘬。

两人把昨晚戏重演一番，张生是轻车熟道，恁情放荡；小姐虽然已尝过禁果，终究只有一次，还不大习惯。雨尤云，把腰儿紧贴，娇声颤颤，情

浓处不肯让张郎歇一歇，樱桃小口微张，笑迷迷吐出丁香舌，喷出了一股龙麝幽香，被张郎轻轻地咬着吮着，一阵阵的酥麻，一阵阵的怜爱，但愿永远像今夜这般的欢愉。两人灵肉感应了好一阵子，才雨散云收，并头儿眠，低声儿说，反正更深夜静，没人偷看也没人偷听，只有幽窗上的花影和西楼的明月，在羡慕他们的幸福。

自此以后，小姐的胆子越来越大，起先还是二更起动身，溜到西厢，在晓风残月时返回妆楼。后来觉得情长夜短，那么点时间不够用，在太阳快下山时就进了西厢，黎明时才回妆楼，而且风雨无阻，夜夜不虚。汉代的枚乘，在《上书谏吴王》中写过：“欲人不闻，莫若不言；欲人不知，莫若不为。”俗语则说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张生与莺莺的私情，几乎到了公开的地步，日子一长，哪有不穿帮的道理。

最先发现这个秘密的是欢郎的奶娘。有一天晚上，欢郎因在中秋节赏月时，听老夫人和奶娘讲了月亮的故事，什么嫦娥奔月啦，吴刚伐桂啦，玉兔捣药啦，对月宫很是向往。见这天的月亮很圆，就不肯睡觉，爬在窗口要看月亮里是否有嫦娥、吴刚、玉兔下凡来，看着看着，就在窗口睡着了。奶娘正要去抱欢郎睡觉，忽然瞥见月光下花园里有两个人影一闪面过，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眼花，后来又见过好几次，就留上心了。再见有人影闪过，就定睛细看，断定是红娘和小姐无误。奶娘想，这两人合伙在黑夜去花园去干什么，小姐有拜月的习惯，可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拜什么月？几次见到小姐二人都是往同一方向去的，那路线正对着西厢。她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，这是独家新闻，又可以在崔府仆妇丫环中间露一手了。这位奶娘，由于是小少爷欢郎的奶娘，就自以为在府中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很有点不可一世的气概，经常对仆妇丫环们指手划脚。其实仆妇丫环们都并不买她的账，只是碍在老夫人面上方处处对她容忍，另眼相看。如此一来，她有点忘乎所以了。可只有红娘不买账，不把她放在眼里，而且红娘又是得老夫人和小姐宠爱的，更使得她妒忌万分，一直想找红娘的岔子，压她一压。现在掌握了这么一个大秘密，岂肯轻易放过，她又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角色，往往没有事还要制造一些新闻出来搬弄搬弄，有此头等大事，不把它讲出来，闷在肚子里，岂不要憋死。她开始还顾虑到小姐，只对几个她认为是比较知己的人讲讲，后来讲滑了嘴，就逢人便说，添油加醋，一心想把事情闹大，好让老夫人追究，那么红娘就难逃罪责了。原来她是想直接去向老夫人汇报的，后来一考虑，这样做对自己不利，这是有关小姐名节的事，无凭无据，万一老夫人包庇女儿，反而怪她胡说八道，造谣生事，岂不自我没趣？不如扩大宣传，让别人去传到老夫人耳朵里，自己可以隔岸观火，也不会结怨。哪知她这么大事宣传，却毫无作用。原来崔府的仆妇丫环们对奶娘都没有好感，知道她是老鸦嘴。另外，红娘在府里人缘好，除了奶娘以外，对谁都客客气气，小姐平日对下人十分宽厚，不摆主人架子，平常有了小痛小病，又都是小姐开药方治好的，因之小姐很得人心。再说，就算小姐确有此事，大家也都同情小姐和张生，他们本来是一对美满的夫妻，硬给老夫人拆散，现在暗中来去，也是被逼出来的。所以大家都维护小姐，并不声张。奶娘见此计不成，只得另想办法。自己既然不能去和老夫人当面讲，现在只有利用欢郎，让欢郎去说，小孩嘴里出真言，再加上她在旁边证实，就万无一失了。老夫人如果一查究，小鬼丫头当然是罪魁祸首，这一顿家法，神仙也救不了。

其实，老夫人对女儿的生理变化已起了疑心，她觉得女儿近来变了许多，

看上去容颜焕发出像少女的青春美，可又是精神倦怠，好像睡不醒似的。胸前的乳房高高耸起，腰肢也不像以前瘦了，旧时替她做的衣服，裹在身上都紧紧的。讲起话来恍恍惚惚，眉头紧蹙。老夫人也是过来人，这种生理变化哪会不知道。一定是瞒着我做出见不得人的大事来了，但是并未抓到凭据，为了女儿的名声，暂时隐忍，自己在暗中留神察看。

这一天，刚好是重阳节，老夫人端坐中堂，等候子女们一起来赏节。往常总是小姐带了红娘先到，今日却等了好久还不见她俩的人影。这时奶娘带着欢郎来了。欢郎见了老夫人，奔上前去，扑向老夫人怀里，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给母亲请安了。”

老夫人本因欢郎不是自己所生，总是觉得缺几分亲情，今日赏节，女儿不来，欢郎倒先来请安，儿子反而比女儿亲，心里很高兴，抱住了欢郎说道：“我的好儿子！”

欢郎偎依在老夫人怀里说道：“母亲，今天是过节吗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是啊，今日重九登高，等你姐姐来了，咱们一起到花园假山上去登高。”

欢郎道：“娘，别等姐姐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欢郎道：“姐姐这时候正在睡大觉哩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姐姐在睡大觉？”

欢郎道：“昨天晚上，我见姐姐和红娘去花园里烧香，好久不回来，我就回去睡，今天大清早，天刚蒙蒙亮，奶娘看见姐姐和红娘才从花园回来睡觉去了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心想她们俩在花园里难道烧一夜的香？其中必有蹊跷，莫非被我猜到了？要想问个明白，看看奶娘和两边丫环，心想这种事不宜当众查问，就对欢郎道：“小孩子不要胡说。”

欢郎道：“母亲，孩儿没有胡说，孩儿和奶娘都看到的。奶娘说她在中秋晚上就看见姐姐和红娘到西厢书房去的。不信你问奶娘好了。”

奶娘在旁边听得明白，现在正是插嘴告状的好机会。就上前说道：“老夫人，欢郎这孩子，一向是老老实实的，从不胡说。红娘和小姐到西厢去，我在中秋节晚上就亲眼见到的。”

老夫人想，凭你一张嘴，无足凭信，何况你奶娘的嘴本来是张臭嘴，怎能完全相信！既然你说穿了，让我问问其他丫环，遂道：“丫环们，你们有谁见过小姐和红娘往西厢去的？”

众丫环们想，我们都是听奶娘说的，没人亲眼看见，你老夫人没有问“有谁知道”，问的是“有谁看见”，所以都不吭声。老夫人见无人回答，一连问了三声，才听得有一个声音说道：“奴婢没有看见。”一人倡众人和，丫头一片声都说，“奴婢没有看见。”

老夫人对她们的回答很满意，对奶娘看看，怎么样？你又在胡说八道了吧。

奶娘见众丫环没有一个人帮自己的腔，心里很是恼火。这帮鬼丫头都不是东西，你们没人看见，就是说我在瞎说了。我平日编造不假，可小姐和红娘到西厢去，那是千真万确。好吧，你们不出来作证，有人会招认的。就说道：“老夫人，不必问她们，这些人只会吃饭，其他不管的，要问就得问红娘。”

老夫人想，我何尝不知此事必须问红娘，我是要私下去查问，岂能当众宣扬，你奶娘太多事了。可现在被奶娘提了出来，就不能不叫红娘来了。遂道：“秋菊，与我去把红娘叫来。”

秋菊道：“遵命！”就往妆楼而来。秋菊和红娘的交情很好，红娘和小姐去西厢，她不仅知道，也见过一两次，今天被奶娘捅了出来，红娘的这一顿家法是逃不掉的，得赶快通知她，让她有个思想准备。上得楼来，见红娘也是刚刚起身，还在梳洗。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好早啊！”

红娘一看是秋菊，一句“好早啊”，似乎话中有因，说道：“秋菊姐姐也早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

秋菊道：“奉了老夫人之命，叫你立刻去见她。”

红娘心中一怔，夫人好久没有传唤过了，不知有什么事。说道：“是老夫人立刻要我去吗，那么急？秋菊姐姐可知道有什么事吗？”

秋菊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事情有些不妙，老夫人要查问小姐去西厢书房的事。”

红娘一听，吓得魂灵几乎出窍，面孔顿时变色，不觉“啊呀”一声。

秋菊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你和小姐到西厢去，被奶娘看到了，今天在中堂告诉了老夫人，老夫人大发雷霆，命我来传唤你。你快想些应付的法儿出来，再去见老夫人吧！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，多谢秋菊姐姐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秋菊道：“不要慌张，慢慢地想，我要去复命了。”秋菊自去复命。

红娘等秋菊走后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心想，糟了，西厢的事果然泄露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过我也早料到，此事迟早总要泄露的，哪知这么快就瞒不住了。现在被老夫人知道了，这是不得了的事，虽然小姐和张相公做夫妻，是他们的事，可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红娘。小姐终究是老夫人的亲生女儿，绝对不至于不顾小姐的名节而当众责罚，自然要拿我顶缸，决不会宽恕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只有先去跟小姐商量商量。

小姐因为晚上尽情受享云雨欢爱，太辛苦了，每天清早一回闺房就呼呼大睡，外边的事一概不问，在白天养足精神，以便晚上去西厢欢会。正在甜睡的时候，被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。

红娘见小姐还睡在那里，忙一掀帐门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，西厢的事发作了啊！”

小姐一听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芳容失色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几乎晕倒。

红娘道：“方才老夫人命秋菊传唤红娘立即到中堂，说什么奶娘在中秋节那晚，亲眼目睹我们到西厢去。现精老夫人大发雷霆，传红娘去责问！”

小姐哭道：“啊哟，红娘呀，是我连累你了，总要替我遮盖遮盖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我的娘呵，我早就叫你做得秘密些，只叫你夜去明来，倒还有个地久天长。要知道你小姐和张相公握雨携云，如胶似漆，我红娘经常提心在口。谁知道你们太贪图欢娱，停眠整宿的，胆子也太大了，不是吗，有时候天还未黑就往西厢去。再说你小姐这些时眉毛散乱低垂，眼睛格外明亮，这都不要去说它，你自己试一试你的裙带短了多少？钮扣儿扣一下紧不紧，比一比早先是胖了还是瘦了？你长得越来越有精神，越来越风流了，即使没有奶娘多嘴多舌，老夫人也会看出来的。如今败露，早该预料得到，老夫人的心计又多，性情又狠毒，这次不是我红娘花言巧语、将无做有能哄得过去的。老夫人一定认为那穷酸做了女婿，小姐做了娇妻，都是我这个小贱

人做的牵头。”

小姐道：“好红娘，你到了老夫人那里，说话要小心些，别说错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我到老夫人那里，老夫人一定会问：‘你这小贱人，我命你去侍候小姐，是要你行监坐守，监督小姐的，谁让你引诱小姐胡乱行走！’如若问起这一节，你看用什么话辩得过去，即使辩得过，那知情不举的罪名也逃脱不了。”

小姐道：“好红娘，我和张郎能够成为夫妻，全靠你从中帮助，我和张郎不会忘记你的。现在好事多磨，我娘亲不关心我，你红娘一向爱护我，这次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替我遮盖遮盖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说起来你受责怪是理所当然，你和张相公在床上颠鸾倒凤多么痛快，我红娘在窗子外边连轻声咳嗽都不敢，立在青苔上，绣花鞋子都冰凉湿透，我图些什么呢？今日里老夫人的家法板子粗，我这身嫩皮肉一定被抽得血淋淋。小姐啊，我想替你们牵线搭桥瞎殷勤真是没有来由。”

小姐哭着说道：“红娘，我是自作自受，不过现在老夫人叫你去，你就救救我吧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主仆二人抱头痛哭。

忽然红娘不哭了，眼泪一抹，对小姐说道：“小姐，别哭了！哭也无用，老夫人绝不会罢休。”

小姐也停止了悲泣，哽咽着说道：“红娘，可有什么妙法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事情已经做出来，迟早总会泄露的。不过我想这事你我都没有过错，错的是老夫人。她如果不赖婚，你和张相公就是夫妻，哪里会有西厢的事？小姐，不必害怕，哭也没有用，一切有我红娘承担。你就在楼上等着，我去对付，如果说得过，你也别高兴；如若说不过，你也别烦恼。”小姐拉着红娘的手说道：“红娘，全靠你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你放心，红娘拼了一身嫩皮肉挨一顿打，替小姐承担就是了。小姐，红娘去了。”说罢，转过身来，匆匆下楼。红娘此时反而心定下来了。

小姐见红娘下楼，一直送到楼梯脚，哭着说道：“红娘，都是我连累了你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不要说这种话了，我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，谁都跑不了。你也别哭了，再哭，我的心更乱，更想不出好办法了。”

小姐见红娘去了，很为红娘担忧，她知道母亲手辣心狠，不知红娘这顿家法能受得了否。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月圆便有乌云蔽，花发须教急雨催！这件事不知如何了结也！”

却说红娘下了妆楼，脚步放慢，一路在想办法。她想，先跟老夫人讲道理，老夫人一品皇封，知书达理，不会蛮不讲理的，只要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事情没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也许可以免了一顿家法。又一想，讲理是讲不通的，我的理就是老夫人不应该赖婚，老夫人如果讲理，就不会赖婚了。她绝对不会自己承认错误，我的理岂不是白讲了。老夫人手段毒辣，我就怕她一到中堂，不问情由，给我一个下马威，先打一顿再说，然后把罪名硬安在我头上，接着就是把张相公赶走，从此小姐和张相公永世都做不成夫妻，岂不是此恨绵绵无绝期！红娘越想越急，平日聪明伶俐，计谋主意多得用船装，今日却一筹莫展。没办法，拼了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豁出去了，进去

见机行事吧。

红娘走到中堂门口，并未马上进去，而是先掀起一点帘子，从帘缝往里一张，只见老夫人铁青了一张脸，杀气腾腾，这样严峻可畏的脸色，红娘来到崔家还没有见过。再往旁边看看，一众丫环几乎全部出席，一个个肃立在两旁，奶娘则抱着欢郎，得意洋洋地站在老夫人右侧。红娘看了这种场面，就知道今天要拿她红娘开刀，起个杀鸡惊猴的作用，这顿家法是逃不了的。在门外拖延是这样，不拖延也是这样，丑媳妇难免见公婆。一掀门帘，踏进中堂，自己叮嘱自己别心慌，保持镇静，当心别说错话。紧走几步，上前说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奴婢红娘给夫人请安！”

老夫人平日见了红娘，很是喜欢，今日见了，越看越生气，都是你这个鬼丫头，吃里扒外，害得女儿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，心里十分恼火，说道：“大胆的小贱人，还不与我跪下！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！”就倒身跪下。

老夫人道：“奶娘，家法伺候！”

奶娘此时，如奉圣旨，答应道：“遵命！”她此刻的心里比当年做新娘还要高兴，扬眉吐气的喜悦使她心里痒痒，手也痒痒。她想老夫人不叫我掌刑便罢，叫我掌刑，嘿，不把你这鬼丫头打死也得让你脱掉一层皮，看你还敢小看老娘！她一手拿起一块早就准备好了的家法板，杀气腾腾地站在老夫人身边。

说说那块家法板，也确是令人生畏。这玩意儿是用上等紫檀木做的，取其木质密度大，又重又硬，它的规格也有规定，总长三尺，来自《史记·杜周传》的“君为天子决平，不循三尺法”。其实《史记》所说的“三尺法”，乃是古代用三尺长的竹筒书写法律，不是刑具的法定长度，是后人附会上去的，不过和“法”有点关系，不算牵强。宽三寸，厚三分，一头削成圆形，以便手握，打起来确是有点份量，府中的下人们，对它都谈虎色变，敬而远之。两旁的仆妇丫环，都为红娘捏一把汗。老夫人今天要当众拷打红娘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她并非不怕家丑外扬，而是被奶娘如此宣传，全家无人不知，无法一手遮天了。西厢之事，奶娘不敢胡说，既是事实，也就不能不问。这样，当众拷打红娘势在必行，一来可以说我老夫人治家有方，不徇私情。二来打了红娘可以惩一儆百，杀鸡给猴看。三来红娘能言善辩，和小姐情同姊妹，有关损害小姐名节之事，一定会替她掩盖过去，这样也可以顺水推舟下台阶，当众辟谣，女儿的名节可以保全。四来万一红娘经不起吓唬，全部坦白交待，也无妨，可以说她串通张生，引诱小姐，败坏门风，触犯家规，那么西厢之事可以为女儿洗刷掉了。老夫人的计算真是天衣无缝。一切都想停当了，说道：“小贱人，你做的好事！”

红娘跪在地上，大气都不敢喘，低声答道：“是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你知罪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回禀老夫人，奴婢不知身犯何罪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小贱人，你还敢狡赖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奴婢连所犯何罪都不知道，何来狡赖？”老夫人道：“你嘴巴还凶！”

红娘道：“奴婢不敢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既然不敢，你与我从实招来，若是实说了，可以饶了你；若是不肯实说，看我不活活打死你这贱人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奴婢不知所犯何罪，叫奴婢从何说起，又如何实说？”红娘想，你老夫人不说出西厢之事，我决不自己承认，无凭无据，看你拿我怎么办。

老夫人见红娘就是不认罪，口口声声说不知所犯何罪，好吧，告诉你，说道：“谁叫你和小姐到花园里去的？”

红娘忙说道：“老夫人，你老人家不是不知道，小姐一向有烧香拜月的习惯。每次拜月，总要祝告老相爷早升天界，保佑你老夫人健康长寿，你老夫人从来没有禁止过啊！”

老夫人被红娘堵住嘴巴了，不错，女儿是经常拜月，不过这次的拜月不一般，说道：“小贱人，你还敢强辩！我来问你，无月的日子你们去花园拜什么月？傍晚出去，清早回来，难道要拜一整夜月？你与我从实说来！”

红娘想，这可糟了，先赖了再讲，说道：“没有去，谁看见了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奶娘和欢郎都看见了，你还想狡赖！”老夫人十分恼火，“你再狡赖，看我不揍扁你这个小贱人。”说罢，从奶娘手里夺过家法板就打。尽管老夫人力气不大，份量不轻的家法板打在身上到底也痛。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别打，当心闪了你的手，别打了。”老夫人今天火透了，这小贱人嘴硬，一味强辩狡赖，我最痛恨的就是抵赖，我一生从未打过一个人，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小贱人不可。说道：“我要打死你这个不守家规的小贱人！”举起板来又是一记。

红娘痛得浑身一抖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不要打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不打你，那你说，深更半夜和小姐到花园里去干什么来着？”

红娘道：“这个嘛，那个啊……”

老夫人道：“不说，我再打！”

红娘道：“我说，我说，中秋那晚，是和小姐去拜月，最近两次，是奉了小姐之命，去花园摘桂花。”

老夫人更火了，说道：“全是一派胡言！最近已是重阳节，哪里有什么桂花？即使还有，你白天不去采，晚上去采，看得见吗？小贱人，你休想搪塞过去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就是这些了，再也想不起别的，”

老夫人道：“大胆的小贱人，还敢在我面前抵赖！”

红娘道：“奴婢怎敢抵赖，就算有一点抵赖，也是你老夫人教导的。”

老夫人气极，说道：“怎说是我教导的？我何曾教过你抵赖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赖过穷酸的婚约，奴婢我也学着赖一次。”

老夫人又气又恼，好呀，你挖苦我，说道：“小贱人，你竟敢顶撞我，你再不实说，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！”

红娘想，老夫人啊，你一向精明干练，老奸巨猾，怎么今天糊涂到这种地步。我红娘拼着挨打，死命抵赖，还不是为了保全小姐的名节！你却咬牙切齿下毒手，一定要逼我说出真相，你不为你的女儿着想，我何必硬要受皮肉之苦。况且，去西厢又不是我的事，小姐是主人，我跟小姐前去是主命难违，你老夫人叫我做的事我能违抗吗？我大不了是一个知情不报之罪，但是，子不言父过，徒不论师非。我是奴婢，不能举报小姐。现在你再三逼我，我就全部说出，到时候你这个积世婆婆不要后悔。说道：“老夫人息怒，让红娘从头到尾细细讲来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容你讲来，若有半句虚言，重责不贷！”

红娘想，不用你说，保证货真价实，现在你叫我说假话我也不会说，再说假话，对小姐和张相公不利，只有讲真话，才能逼得你老夫人没有退路。说道：“老夫人请放心，奴婢不敢说谎，如有半句虚言，但凭老夫人处置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快快讲来。”

红娘道：“那中秋去西厢的事，却和我没有关系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怎么说和你无关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中秋节那晚，我停了针绣，去和小姐聊天，见小姐靠近楼窗，对着一轮明月不住长叹，眼泪也扑簌簌地落下来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中秋佳节，为何啼哭？”

红娘道：“是呀，奴婢也是这么说的。我问了小姐，有什么伤心的事，说了出来心里也可以好受一些。”

老夫人点点头说道：“小姐她怎么说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是真伤心呵！她流着泪跟我说，她听说哥哥病了好久了，心里很是担忧。”

老夫人已经忘记赖婚时让莺莺叫张生为哥哥的事。说道：“是哪一个哥哥？”

红娘想，你真是老昏了头，你在赖婚时不是说“救命的哥哥”吗？怎么赖过婚就忘了？说道：“就是那个救命的哥哥张相公。”老夫人一窘，怎么会忘记那哥哥就是张生，确是我亲口说的。这鬼丫头太刁了，张生就是张生，却要叫“哥哥”，叫“救命的哥哥”，真气人，可又拿她没办法。只有道：“讲下去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说，他在异乡客地没有一个亲人照看，现在病倒在西厢，也没有一个人侍候。所以小姐要到西厢去探望张相公。”老夫人听了，心中暗暗叹气，一向婚规蹈矩的女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张生这个哥哥原是假的，他病了关你什么事，还值得亲自去探望，真是家门不幸。说道：“小姐她去了没有？”

红娘道：“去了，并且命奴婢陪同前往。奴婢主命难违，只好跟着去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我命你侍候小姐，是要你行监坐守，你为何不劝阻她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要奴婢对小姐行监坐守，老夫人又没有明言，即使是行监坐守，也没有说不让小姐走路。要我去劝阻她，也没有道理啊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怎么会没有道理呢？女孩家的，如何深夜乱走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并未乱走，哥哥有病，妹妹去探望，是理所应当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小贱人，你可知道男女攸关，授受不亲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啊！老夫人，你怎么忘了，那是你允许的啊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我忘了什么？我又何曾允许过？”

红娘说道：“前番宴请张相公的时候，你命小姐到堂前敬酒，小姐怕羞，是你老夫人再三逼着小姐，说什么相国人家，应当知恩报德，硬要小姐过去与救命的哥哥敬酒，那杯酒还是奴婢斟的哩。奴婢想，那时可以敬酒，这次哥哥病了，做妹妹的去探望探望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就是人之常情，也应当去。”老夫人听了，说不出心中有多气。我当时是为了赖婚，婚已赖了，一切也就过去了，兄妹之情是当不得真的。说道：“小贱人，你懂得什么，这个兄妹是要回避的！”

红娘道：“兄妹是自己人，又不是外人，用不着回避。”老夫人想，不跟你歪缠了。说道：“快说下去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这件事不但老夫人被蒙在鼓里，连红娘也被瞒过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怎么会瞒你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们暗中书信往来，早就约好在中秋相会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他们书信往来，总是叫你传递的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传递倒是我传递的，可我哪知是书信啊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难道你是死人，一点都看不出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这可屈煞红娘了。一来红娘不识字，二来，日前张相公有病，夫人命小姐开张药方，有没有这事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有这事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不得了吗？小姐命我把药方交给张相公，哪知道不是草头方，乃是一服专治相思的汤头歌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说道：“唉，好聪明的女儿啊！”她此刻真后悔不该让女儿读书识字，自古道：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如今看来，古人的话是不错的。她也有点后悔，没有让红娘也认识几个字，就不会药方情书弄不清了。说道：“以后如何了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他们约定在黄昏时分，月上东墙，相会西厢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小姐到了西厢，做些什么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到了西厢以后，这个嘛，老夫人，你也不必追究了。”

老夫人想，什么，不必追究，说得倒轻巧，我就是为了要追究此事才叫你来的，岂能含糊！说道：“快说，到了西厢以后便怎样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既然一定要查问个明白，红娘就直说了吧，不过有些不大好听的话都是张相公和小姐说的，红娘只是搬搬嘴而已，望老夫人不要怪罪于我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恕你无罪，快快讲来。”

红娘道：“中秋那晚，我跟着小姐来到西厢，当时我一直在小姐身边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接着讲。”红娘想，你听到我一直在身边就叫好，等一会叫你双脚跳。接着说道：“他们兄妹相见，面对面坐着淌眼泪，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对断肠人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他们从何而来的断肠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你不知道啊，他们都在怨恨你老夫人哩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为什么怨恨起我来呢？”

红娘想，你还装什么蒜！说道：“恨你赖婚没有道理，说你枉为相国夫人，一品皇封，言而无信，忘恩负义，将恩变为仇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我何尝把张生当仇人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我也是这么说的，我家老夫人怎么会把你当作仇人呢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那张生如何说？”

红娘道：“那穷酸说，老夫人赖掉他的婚姻，害得他半途上喜变做忧。想当初，你老夫人在佛殿上亲口许婚，还硬逼着长老为媒，连菩萨都知道，哪料到在酒席间设下了赖婚计，兄妹相称把好事变成仇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我不问你张生，问你小姐如何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别急，我就说小姐。小姐当时也泣不成声，说娘亲赖婚太荒谬，所以她到西厢来向相公请罪。小姐又对我说……”

老夫人道：“跟你说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她说道，红娘啊，你先走一步，一个人回妆楼去。”

老夫人着急道：“红娘，你怎么可以先走呢？走不得呀！”

红娘道：“他们不要我在那里，我何必留下呢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那小姐怎样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暂时落后一步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她是个女孩儿家，怎么可以教她落后呢！你为什么不叫小姐一起走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自己要落后，红娘不能作主啊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那你就等小姐一会儿就是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啊，他们两人都叫我先走，怎么能赖着不走，惹人人生厌呢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小贱人，你就真的丢下小姐走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是啊，我刚跨出书房门一步，他们就把房门关了，里边还上了门呢。”

老夫人着急道：“这如何可以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啊，我原以为小姐的医道高明，神针法灸，能医好张相公的病，哪知道他们一双心意两相投，男欢女爱，成就了燕侣莺俦，到如今他们俩在一处双飞双宿，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”

老夫人听到此处，已气得头晕目眩，手足冰冷，耳朵里嗡嗡直响，手中的家法板也失手掉在地下，万万想不到女儿会做出这种事来！你失了贞节，丢尽了相府的尊严，也叫我脸往哪里去搁！女儿啊，你在自是知书达礼的相国千金，平日里三从四德，《女儿经》、《女孝经》并没有少教你，如今倒不顾羞耻败坏了家风自家去成亲，叫我如何去遮盖呢？我好后悔呵！悔不该赖婚以后还留住张生，种下了这个祸根。张生啊！看看你长得一表人材，读书识字，哪知你长了人样不干人事，简直是衣冠禽兽！我好心好意把你留在西厢，哪知道你蛇蝎心肠，胆敢勾引我女儿，辱没我相府的声誉，玷污了崔氏家风。你是圣贤门下的败类，欺人太甚，我岂能善罢甘休，决饶不了你！说道：“好一个大胆的狂徒，难道我就罢了不成！”

红娘跪在那里，一直在注意着老夫人的面部表情，心想，你要赖婚，他们现在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，看你如何处置。按常理而论，你老夫人应该自知理亏，他们既然已经做了夫妻，就成全了这份好事，岂不是一天乌云消散，一双两好，丑事变成了好事？不过，看样子，老夫人是不甘心的，一定又在转什么恶毒的念头了。红娘听了老夫人的自言自语，就替张生担忧，不知又要受什么折磨了。让我探一下老夫人的口气，看她有什么手段。说道：“老夫人息怒，为今之计，应该怎样处置呢？”

老夫人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要把这个衣冠禽兽扭送官府，告他一状，以泄心头之恨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你要告谁啊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告那个圣门败类，衣冠禽兽的小张生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告他不得的，你要三思啊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如此恶棍，有什么告不得的！你休要与张生辩解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红娘是崔府中人，和张相公非亲非故，犯不着去替他辩解。红娘是为你老夫人着想啊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你替我着想些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敢问老夫人，你告张相公是什么罪名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我要告他个伤风败俗，引诱官宦人家妇女之罪。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请你想想看，此事是张相公到东楼呢，还是小姐到西厢去？”

老夫人听了，是啊，是我女儿送上门去的，怎能都怪在张生身上。说道：“这个……唉，真是家门不幸，如此说来，要怪小姐的不是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红娘以为也不能怪小姐，小姐去西厢，是妹妹去看望哥哥，并没有错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既然不能怪张生，也不能怪小姐，就只能怪你这个穿针引线的小贱人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啊！老夫人，我和西厢之事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为什么要怪我呢？依我红娘看来，张相公、小姐和红娘都没有罪错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你们倒推得干净，一个都不错，难道是旁人的错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别的旁人都没有错，只有一个旁人有错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那个旁人是谁啊？”

红娘道：“这个旁人嘛，就是你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觉得被红娘戏弄了，有些羞成怒，说道：“小贱人，信口雌黄，胆敢顶撞我！我有什么差错，讨打！”说罢，举手要打，发现手内空空的，家法板刚才气得掉了也没觉得，就弯腰去拾。家法板刚好落在红娘身旁，今见老夫人又要打她，心想，给你打好了，不过，你是打不成的。就把家法板拾起，递到老夫人手中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当心别扭了腰！”

老夫人想，好啊，小贱人一直在挖苦我，现在不跟你说，等你的罪名定下了再和你算账。遂道：“小贱人，为什么是我的错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如若有半点含糊，看我不打下你的下半截来！”

红娘道：“请老夫人息怒，容奴婢细说。说错了，该打该罚，由老夫人处置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暂且记打，容你说来。”

红娘道：“谢老夫人暂时不打之恩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快快讲来。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据红娘看来，老夫人对西厢之事，不仅仅有错误，还有三个大不应该。”

老夫人想，简直是胡说，我不但有错，还有三大不应该。说道：“小贱人，你真大胆，派我老夫人的不是，好，好，就让你说，说得不对，看我不活活地打死你！快说，哪三件？”

红娘道：“第一件，想当日强盗兵围普救寺，要抢小姐，老夫人答应谁能退得贼兵，便将女儿许配给他，张相公如果不是爱慕小姐，也不会那么起劲地想出退兵之策。等贼兵退去，平安无事了，你老夫人出尔反尔，悔却前言，内堂赖婚，害得张相公一场空欢喜，常言道：信誉是做人的根本。我听小姐在读《论语》的时候，听会了几句，说是：‘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輹，小车无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’老夫人失信于人，这是一不该。老夫人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老夫人听了，心中大骂红娘，这小贱人太可恶了，当面说我不该失信于人，还要问我是不是。这当然是事实，难道我要当众说“是”么？说道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红娘可不放过，逼问一句道：“老夫人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老夫被人逼得没法，只好说道：“这一件算你没有说错。”

红娘道：“奴婢没有说错，就是老夫人错了。第二件，老夫人既然要赖婚，就赖得干净些，应该拿些金银财帛出来作为酬谢，打发走张相公算了，却偏偏要兄妹相称，还把张相公留在西厢书院，让他们怨女旷夫，一个在东楼，一个在西厢，咫尺相思，早晚相窥，西厢的事，实则是老夫人造成的，这是二不该。老夫人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老夫人想，我要赖婚，又怕张扬出去，相府声誉攸关，用尽心机，反而弄巧成拙，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。只得说道：“这一件也算你说对。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现在要想惊动官府，办张先生的罪，好像是痛快，其实老夫人首先要得个治家不严之罪，如若追究根源，还要落一个背义忘恩的恶名。老夫人，你看能告吗？”老夫人听了，觉得红娘说得合情合理，到时候会弄得两败俱伤。官府是惊动不得的。说道：“所言极是，那第三件呢？”红娘说道：“这第三件，西厢之事只有我红娘一人知道，红娘为了爱护小姐，尚且守口如瓶，替她隐瞒，这种事隐瞒还嫌来不及，哪有做亲娘的硬要家丑外扬？一来叫小姐今后如何做人，对不住小姐；二来辱没了相府家声，对不起去世的老相爷；三来张相公日后名重天下，他对我们有恩，怎么能忍心让他蒙受耻辱呢，也对不起恩人张相公啊！”

老夫人听了，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，手中的家法板也握不住了，一脱手又掉在地上，哭着说道：“啊哟，我的老相爷啊！我真愧对先人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这三大不该说得对不对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说得对，都是我做事糊涂。真是家门不幸啊！现在叫我如何收拾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依红娘看来，此事只要你老人家处置得当，收拾是不难的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我如今心里乱得很，你有什么好的主意？”

红娘道：“为了小姐的名节，主意怎么会没有，只是……”

老夫人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只是红娘跪在地上大半天了，膝盖好痛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好啦，恕你无罪，起来吧。”

红娘道：“多谢老夫人开恩。”

老夫人说道：“有什么好主意，快些讲来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目前之事，老夫人应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西厢之事，本来是一件好事，现在生米已煮成熟饭，不如顺水推舟，把小姐名正言顺地许配给张生。这样，既可以保全小姐的名节，也可显得老夫人的大度，树立起了知恩下忘报的美名，那张相公更会感激不尽。”

老夫人实在不甘心，空担了赖婚的恶名，结果还是赖不掉，真可气，说道：“这未免太便宜那个小畜生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唉，老夫人哪！不是我红娘在老夫人面前卖弄口舌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何况他们两相爱慕，不识忧，不识愁，一双心意两相投，夫妻已做了一个月之久，岂不闻常言道‘女大不中留’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小贱人，我何尝要把女儿留在身边一辈子，你难道不知道小姐已经中表联姻了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奴婢知道中表联姻，也知道中表联姻只是一句空话，

又没有经过问名纳彩、六礼三端的礼节。说中表联姻，不过是老夫人赖婚的借口而已。”

老夫人被红娘一语说破，心中着实有气，怎能承认这句话确是赖婚的遁词，只有赖掉，说道：“我何尝用此言为借口，要知道一言为定，确守信义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中表联姻原是老相爷临终时的一句糊涂话，老夫人要守信义，那佛殿联姻是你老夫人亲口所许，如何可以不守信义了呢？老夫人是小姐的亲娘，你应该了解女儿，小姐如果满意中表联姻，也不会自己到西厢去的，老夫人难道要小姐一辈子在这中表联姻的不如意婚配中受折磨吗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呀！你能罢休，便罢休，这其间何必苦追求？他们既然已经做了一个月夫妻了，就成全了他们吧，让他们堂堂正正地成为夫妻，一双两好。老夫人你看他们，一个尚书公子，一个相国千金；一个是洛阳才子，文章魁首；一个是博陵佳人，仕女班头。小姐有三从四德，张生读万卷诗书；小姐是天香国色，张生是冠世硕儒。小姐的温柔胜过卓文君，张生的才调超过司马相如；小姐不在做媳妇，张生不枉做丈夫。凭看张生的才学，凭着小姐的福分，张生不久必中魁首，小姐也完全可做夫人。他们两个才子佳人，郎才女貌，真是天生一对，地造一双，让他们有情人成为眷属，也是老夫人积了桩大阴德啊！像这等事，世上又不是没有，能罢手就罢手了吧！对这个白马将军的盟弟老友，杀孙飞虎草寇的大恩人，怎么能把他当成冤家对头呢？如果硬要和张相公作对，那就是替老相爷出乖丢丑。老夫人啊，说到底牵连着你自己的骨肉，请老夫人三思。”

老夫人听了红娘一席话，也觉得很对，张生的人品是和女儿相配的，一对玉人，哪儿去找。就是门不当户不对，婚姻总是要讲究门当户对，相国千金嫁给一个穷酸，实在太丢人了。说道：“那张生是个穷秀才，与我家门第不相配，我是不能答应的！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，张先生是礼部公子，我家小姐是相国千金，正好是门当户对。要说到张先生现在是个白衣人，目前说来是高攀了，不过张先生才华盖世，满腹经纶，来年考试，得状元如探囊取物。那时节，门第家声都有了。如果老夫人现在再不肯罢休，恐怕将来要后悔不及的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我要后悔些什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奴婢刚才下楼的时候，小姐对我哭着说，倘若西厢事发，婚姻不成，情愿一死。老夫人，万万不要再把小姐逼上绝路！”

老夫人一听，急得眼泪直流，知道女儿的个性，为了保全名节，会去寻短见的。哭道：“儿啊！你不能去死啊，为娘就答应你们吧！唉！我怎么会生出这种女儿呢？”

老夫人到此时，思想上不通也得通，把女儿许配给张生，比被孙飞虎抢去当强盗婆要光彩得多，有女儿在比女儿死去要强得多。即使我现在霸王硬上弓，强迫女儿中表联姻，难保不泄露西厢之事，到那时，丢丑更大，女儿也非死不可，想来想去，除了把女儿许配给张生以外，没有别路可走。说道：“也罢！我们崔家没有犯法之男，再婚之女，就把女儿给了这小畜生吧！红娘，你替我到妆楼去，把那个不肖的贱人唤来见我！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，红娘遵命，”说罢，转身往妆楼而去。

第十五章 长亭送别

话说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，到妆楼来叫小姐。一路上她不知有多高兴，自己没有挨一顿好打还在其次，主要是经过一番唇枪舌剑，使得老夫人不得不重新许婚，为张相公和小姐争得了幸福。一路兴冲冲来到妆楼。

却说小姐自从红娘走了以后，一直在提心吊胆。她担心红娘会不会被拷打？出了这种事情，红娘的这一顿家法按说是逃不了的。如果她挨了打，会不会把西厢之事和盘托出呢？又担心母亲知道了西厢之事，不知对张郎用什么手段去责罚？是把他叫到中堂，当面训斥痛骂呢，还是更为严厉，送往官府？如果送到官府，追根溯源，我一定要抛头露面，出乖露丑，那时将何以堪？又想到自身，也许母亲就会命人来把我叫到堂前，严加责问，甚至动用家法，在合府仆妇丫环面前，我的脸面放到哪里去，将来还能做人吗？想到此处，不觉万念俱灰，恨不得一根绳子，死了拉倒。但事情还不清楚发展到何种地步，也许会有转机。红娘的口才是第一流的，也许被她花言巧语，唇枪舌剑，把老夫人说服了，岂不是逢凶化吉，一天好事吗？心里不觉为之一宽，在事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不能死，死了对不起张郎，还是等红娘回来再作定夺。

不说小姐在这儿患得患失，心乱如麻。且说正在小姐忧急的时候，红娘到了。她脚步轻飘飘地上楼来，一进房门，见小姐眉蹙春山，脸挂珠泪，正在向门外张望，知道小姐此时快要急断肚肠了，遂道：“小姐，红娘回来了。”

小姐一见红娘，如同见了亲爷娘一般，心里一阵安慰，含着眼泪，哽咽道：“好红娘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等死我也。”

红娘想，我又不是上杀场，一去不回来。说道：“小姐，不必忧急，红娘好端端地回来了。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你为了我挨家法板，打坏了么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没事没事，那家法板只在我身上滴溜溜地滑了半下子，被我说过了，我也怕不得那么许多。”

小姐问道：“你是怎样说过的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别急了，一天乌云散尽了。红娘我到了内堂，如此如此，这样这样，终于说得老夫人重新答应婚事，小姐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”

小姐听了，立刻转忧为喜，心上一块石头落地，对着红娘学着张生那样一揖，说道：“啊，多谢红娘姐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”

红娘“扑哧”一笑，用小手刮着脸说道：“小姐，没羞，没羞，把张相公的那一套都学过来了！”

小姐脸上一红，并不十分害臊，因为这一个月来，小姐和红娘已经打成一片，再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，私底下已不分主仆了，这样的调笑也经常有。

小姐问道：“红娘，如今母亲怎样了？”

红娘道：“我奉了老夫人之命来唤小姐前去，等待成亲吧。”

小姐想，尽管母亲又许了婚，可是我私下做出了这种事来，终究是不光彩的，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呢？说道：“红娘，羞人答答的，叫我怎么去见母亲？”

红娘道：“嗨，小姐，丑媳妇难免见公婆，娘亲跟前有什么难为情的。想当日，明月刚上柳梢头，你便悄悄地约了张相公在黄昏后，你们把门关得紧，我却见到了，一个是恣情的狂，一个是柔声的浪，羞得我脑背后把牙齿

儿咬着衣衫袖，低头盯着弓鞋尖儿。呸！那时节你怎么一点也不害臊？你拿点和张相公云狂雨骤的勇气出来，见了娘就不羞了。”

小姐给红娘这么一说，倒羞得满面通红，这鬼丫头，原来偷看了我与张郎云雨欢爱的模样，这才羞死人呢！说道：“鬼丫头，谁教你偷看来着？”说着，举起手，装作要打的样子。

红娘笑着说道：“好小姐，就饶了红娘吧！你和张相公做得，我红娘看看又不要紧。”

小姐道：“鬼丫头，你也想了吧！下回我叫张相公把你收房，好不好？”

红娘道：“啐，小姐，我不来了，我不来了！”羞得一壁厢蹬脚。

小姐可乐了，笑着说道：“红娘，你也有害臊的一天！”

主仆调笑了一会儿，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说笑归说笑，老夫人还是要去见的。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我见了母亲，她查问起来，叫我如何回答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咳，小姐，你从前聪明，现在可糊涂了，这还不好办，低着头哭，一声不吭。”

小姐一想，也只有如此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方能过此难关。无可奈何跟着红娘，一步一挨来到内堂。

此时老夫人在内堂端坐，默默无言，可心里却像打翻五味瓶似的，又火又气。赖了几个月的婚，结果枉费心机，不但没有赖掉，还给自己找来了羞愧，想不到生了这宝贝女儿不争气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丑事来，败坏了崔氏门风，丢尽了堂堂相府的脸。越想越不是滋味，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。现在没有别的法子，除非不要这个女儿，让她去寻死好了。可是子母肠肚终须热，她千错万错总是我身上落下来的一块肉，就按照红娘说的，成全了她吧！这样一床锦被都遮盖了。老夫人打定这个主意以后，心想等会儿女儿出来，教训是非教训不可的，女儿尽管做出了这种事来，她的脸面还是要照顾，我不便在众下人面前训斥，就说道：“你们都与我退下。”

众仆妇丫环们除了一个春香以外，都纷纷退下，只有奶娘还抱着欢郎不动身。她认为自己身份特殊，又是原告，完全有资格旁听，另外她也气不过，自己一心想当个掌刑官，好好地收拾收拾那个傲慢的鬼丫头，哪知老夫人只在鬼丫头身上像拍灰尘那样，轻轻地拂了两下，真是大失所望。现在见老夫人命红娘叫小姐来，又让仆妇丫环们退下，猜想还有什么重要事要瞒着大家，这是独家新闻，不能放过，所以照样大大咧咧地站在旁边不走。

老夫人见众仆妇丫环都退下去，环顾四周，眼角瞥见奶娘还在旁边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，今天的事，都是你弄出来的，要不是你捅破，让我慢慢查问，也许不会落到这种田地，你还站在这里干吗？就对奶娘说道：“奶娘，你带了欢郎也下去吧。”

奶娘听老夫人要她也出去，恨得牙齿痒痒的，嘴巴里说“是”。心里直在骂：“这个老东西，听都不让听，活该，生出这么个宝贝女儿来替你出丑，也是你这老东西心肠不好的报应。”一百个不情愿地拉着欢郎退下去。

奶娘刚走出内堂，恰巧在门口碰上了红娘和小姐。红娘一见奶娘，心里的火上来了，都是你这老怪物吃饱了饭撑的，小姐的事和你有什么相干，要你出来多管闲事，差一点坏在你手里！就对着奶娘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狠狠地瞪了一眼。意思是说：“老怪物，你别得意，想看我和小姐的好戏，门都没有。”

奶娘也瞪了红娘一眼，意思说：“小妖精，你别神气，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，总有一天，还要落在老娘手里。”

不言奶娘与红娘斗法，再说红娘带了小姐，一挑门帘，进入内堂，小姐是只管低了头，心头忐忑地跟在红娘身后，只盯着自己的脚尖。红娘一看，内堂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老夫人和春香二人，她的反应特别快，立刻猜到这是老夫人为了顾全小姐的面子，总算还有母女之情。红娘上前一步，说道：“禀老夫人，小姐来了。”

小姐此时羞愧难当，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钻，只管低垂着头，侧身站在那里，眼泪簌簌地滚落，不敢上前去参见母亲。

老夫人原来在低头沉思，听得红娘回禀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女儿这副可怜相，低着头，羞得脸红到脖颈，愁得眉毛打着结，两只玉手不住地绞着衣襟，眼泪像雨点落下。心里老大不忍。女儿长了那么大，从来没有这般担惊受怕过，算了，饶了她吧，别吓坏了她。老夫人是又爱又恨，说道：“儿啊，为娘是怎样疼你爱你，你竟然做出这等事来！”

小姐听得母亲责怪，心里万分悲伤，心想，我和张郎本是一对美满的夫妻，若不是你言而无信，赖却婚约，早已一双两好，何至于做出这等事来！你此刻不自责却来怪我？想想真是冤屈，不觉嚤嚤啜泣起来。

老夫人道：“这等事不是我们相国人家做的，你这是辱没了你父亲！你是我的孽障，我去埋怨谁呢？”

小姐听母亲提起了父亲，更为悲痛。是你老娘亲先行辱没了父亲，我是被你逼出来的，现在却把一切罪错全都推在我身上，想到此处，不觉放声痛哭。

老夫人见女儿如此悲伤，心更软了，想想事已如此，责怪也无益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不要悲伤了，这事不能张扬，让人家看笑话。你做女儿的丢脸，为娘的也不见得光彩。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，何况为娘就生你一个，因此把你正式许配给张生，了却你的心愿，现在总该称心如意了吧？不必啼哭了。”

小姐听见这句话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娘啊，你早该这样了，不过现在还不算晚，足可以挽回局面，所以也就止住悲声。

老夫人道：“红娘，命你到西厢书房去，把那个禽兽给我叫来。”

红娘连忙答应道：“红娘遵命！”立即转身出了内堂，兴冲冲地向西厢而去。

张生并不知道西厢之事已经泄露，还在书房内得意洋洋。这一个月来，夜夜拥着如花似玉的小姐，爱个不够，亲个不够，男欢女爱，沉浸在欢爱之中，真是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”啊！他想，我张珙真是三生有幸，获得了绝色佳丽的眷爱，享此人间艳福，也不虚此生了。可惜现在只能明去暗来，偷偷摸摸，更不能终日对此解语花，实为莫大的憾事。不觉叹气道：“小姐啊小姐！不知何日得成连理啊！”

这时，红娘到了，听得张生在屋里自叹自言，心想张相公啊，大白天这么高声朗叫，这秘密不败露才是怪事！忙上前敲门，叫道：“张相公，开门，开门！”

张生听得外面敲门声很急，听出是红娘的声音，心想，怎么大白天小姐就来了，那太妙了，连忙答应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是红娘姐姐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快些开门！”

张生一边应声“是”，一边把门打开，说道：“小姐呢？她在哪儿？”

红娘道：“呸！还问小姐呢！你们的事败露了！”张生听了，吓得脸色陡变，说道：“啊哟，这还了得！不知哪个走漏了风声，坏了我的好事？”

红娘道：“谁叫你在书房内如此高声朗叫，给人家听到了，告知老夫人，老夫人大怒，把我叫去，用家法逼问我西厢之事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不能讲啊，要替我们遮盖遮盖。”红娘肚内好笑，终究是夫妻在一张床上睡，一个心眼儿。说道：“我被老夫人重重责打了一顿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是小生连累你的，害得你受罪了！”

红娘道：“我被打得没办法，只得全都讲出来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啊哟，这便如何是好？红娘姐姐，那老夫人听了如何呢？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听了，大发雷霆，要把你扭送官府，办你个引诱良家妇女之罪。”

张生急得两手乱搓，心想一经官府，斯文扫地，我有何面目再立于世上。说道：“这，这，这……我命休矣！”红娘见张生急成这个样子，心想这个傻角也是不经吓的。说道：“相公别急，红娘话还没有说完哩。”

张生道：“那老夫人究竟如何？”

红娘道：“那老夫人被红娘如此如此，这样这样一说，她自己觉得理亏，不敢去官府告发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把小姐正式许配给你。”

张生听了，不觉笑逐颜开，总算等到了这一天，但又怀疑不是真的，问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红娘道：“谁来骗你！我就是奉了老夫人之命，来请相公到内堂去面许婚姻的。相公，快走吧！”

张生难为情极了，心想这些丑事，正应该设法遮掩，怎能去不打自招呢？说道：“啊！红娘姐姐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，西厢事发，小生心中惶恐，有什么脸面到那里去见老夫人？小生不去！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害臊的？既然事情已经泄漏了，总得有个了结，你也应该去主动认错，投案自首。现在俺崔家陪酒陪茶倒过来迁就你，用不着你再去请媒人来求婚，你怕什么。我不愿意再当师父，收你这个苗而不秀的没出息的徒弟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怎么敢去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呸！你真个是银样蜡枪头——中看不中用，当初你在说‘小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’时那么胆大，在月光下跳粉墙时那么胆大，你一个月夜夜做夫妻，又那么胆大，你一个人在书房毫无顾忌地高声朗叫又那么胆大。现在西厢事发，你就这般的胆子小！你以为能遮掩过去就遮掩过去，做夫妻能遮掩一辈子吗？”

张生听了，觉得甚是有理，可是实在放不下脸来，只是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红娘道：“张相公，别再这个那个的了，你如果不去，对得起小姐吗？别说每天朝踩露水夜踏霜的来西厢陪你的辛苦，你不想想她是抛弃了名节而来的，今天老夫人重新许婚，正是保全小姐名节的好机会。你再推三阻四，有何面目去见我家小姐？”

张生听了，感到事已至此，如何能逃避得过，就横下一条心来，说道：“也罢，红娘姐姐说得对，为了小姐的名节，小生万死不辞！”

红娘道：“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有情有义、敢做敢当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小

姐没有看错人。事不宜迟，老夫人和小姐都在内堂等着，快些走吧！”

张生虽然鼓足了勇气，说了那“万死不辞”，想想去见老夫人却仍然怕得心里打鼓。跟在红娘后面，也和刚才小姐下楼一样，一步一挨，真希望西厢到内堂这段路永远走不完。不多时，已到了内堂口。

红娘一打帘子，说道：“张相公来了！”

张生此时，已是骑在虎背上，要退也来不及了，只好硬着头皮，满面羞惭，低头走进来，走近老夫人面前，连忙施礼，说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晚生张珙拜见老夫人！”

老夫人见了张生，越看越生气，回起话来当然也不会有好声气。说道：“哼，好一个秀才！枉为圣门弟子，知书达礼，你是读过《孝经》的，难道忘了‘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’的教诲吗？竟然作出如此荒唐之事，岂不有辱斯文！”

张生羞惭难当，窘得无地自容，头更加垂得低了。

老夫人又说道：“本则要送你到官府，念你十载寒窗，免得断送了你的锦绣前程。先生虽然不义，老身我不能不仁，你应当扪心自愧！”

小姐在母亲身后，张生进来时，并未回避，虽然不敢正视，但一直偷偷地看着，见张生羞惭满面，低下了头，心里也替他难受。原是同病相怜，现在听母亲这样严厉责骂，小姐心里更加不好受了，老娘啊，你不自己想想，难道都是人家的错吗？说得也太过分了，张郎是否受得了？希望他能忍得一时之辱，以博百年之好。

红娘在旁听不过了，不是说好叫张相公来当面许婚的吗？这个积世的婆婆还唠叨些什么？再说过分了，傻角受不了，一拍屁股一走了之，看你如何收场，刚才这傻角还再三不肯来呢，还是提醒一下吧。说道：“啊，老夫人！”

老夫人对红娘瞪了一眼，心里想道：你这小贼人别来阻止我，总得让我说两句出出这口气。说道：“如今我也不与你多作计较，就把莺莺许配与你为妻，成全了你们吧！”

此话一出，喜坏了三个人。小姐听了，心花怒放，自己的名节终于保住，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夫妻了。红娘听了，十分高兴，这桩婚姻总算落实了，也不在我半年来的奔波辛苦。张生听了，喜出望外，刚才的羞惭忧愁一扫而光，从心底里感激老夫人，他按捺不住心头之喜，连忙抢上一步，叫一声：“岳……”

“母”字尚未出口，老夫人马上阻止，说道：“先生慢来！我虽然已把女儿许配给你，但是我们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，你虽是礼部公子，一榜解元，但尚未为官作宦。你要做崔家的娇客，必须要纡青拖紫，取得功名，才能和相府门第匹配。此处不是你久留之地，你要以功名事业为重，明日就上京去赶考，中了功名，拿五花官诰来和小女完婚。如果落第了，你就别来见我。请自便吧！”

红娘听得老夫人要张生明日就动身上京赶考，着实吃了一惊，这个积世婆婆心肠也太坏了，归根结底还是要赖婚，这次赖婚比上一次高明得多！上次的借口是“中表联姻”，可以用“佛殿许婚”抵消。这次的“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”却无法反驳。为了维护崔家的门第，你张生必须做官，不做官就别回来，而且还含有激励小辈上进的善良愿望在内，何等的冠冕堂皇！张相公是才华盖世，取功名好比探囊取物，可是世界上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万一张相公考不中呢？张相公一落第，当然无颜回到崔家来，那么这桩

婚姻不必去抵赖，就自动赖掉了。这是张生的没能耐，不争气，不是我老夫人的狠心肠，多么的光明正大啊！上次的赖婚，还有一个兄妹相称，张生还有一个子侄的名义。这次可好，一声“先生且慢”，连子侄的资格都赖光了。上次赖婚以后还挽留在西厢，这次许婚了反而立即赶出门。看来老夫人接受了上次的教训，放在家中不太平。不要堂没有拜，先抱外孙子，干脆撵了，眼不见为净，一劳永逸。唉！这个积世的婆婆啊，真是阴险毒辣透了！小姐啊，张相公啊，这回我红娘可帮不上忙了，但愿张相公高中回来，也让小姐和我红娘扬眉吐气一番。那时候，我要受你的媒红，吃你的喜酒。

张生听得老夫人逼他明日就要动身，心里十分惆怅，九九归一还是门第。老夫人说到此也至矣尽矣，没什么话好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一点志气还是有的。于是说道：“晚辈谨遵老夫人之命，明日一准进京，努力功名，争得五花官诰、凤冠霞帔为聘礼，决不辱没你家相国门楣、崔氏家声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说道：“好，说得好，好男儿应该有这种大志！”老夫人怕张生提出，既然已把小姐许配，就拜堂成亲了再走，那就不大好办了。现在张生不提此事，是再好不过了，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，就对春香说道：“春香，传言总管，安排果酒，准备车马，明日我亲往长亭，与张先生饯行。另外，通知长老一声，请他也去送别。”

春香领命而去。

老夫人见春香去了，对张生看看，戏演完了，你还不快走，站在这里让人生气，赶他走吧。说道：“先生且退！”

张生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老夫人下了逐客令，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，走吧。说道：“是，是，晚辈告退。”快快回西厢而去。

小姐此时，心中刚才因母亲许婚而生的喜悦全部化为乌有，悲苦难言，母亲啊，你不要认为别人看不出你的手段，你是口蜜腹剑，表面上是为了崔家门第，为了我女儿好，实则还是不忘记赖婚。我和张郎已有夫妻之实而无夫妻之名，你既然把我许配给张郎，就成全到底，拜堂成亲，让女儿名正言顺，恢复名节以后，再让张郎上京赴考也还不迟。你如此匆忙地把张郎撵走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你还不是要活活拆散我们这对好夫妻吗？你看重门第功名，我莺莺可不在乎这些，我要的是人品好，白衣人又何妨？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要张郎去求功名又有什么用呢？母亲啊，你根本不爱女儿！万一张郎不回来，你女儿名节何存！想到这里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

老夫人见张生已走，回头看看女儿，见小姐正在落泪，就知道她是为了和张生分离而悲愁。心想，你这个不长进的贱人，弄得我下不了台，我压根儿不愿把你许配穷酸，这婚是赖定了的，你们高兴得过早，先让你们尝尝生离的痛苦。往后嘛，我料想这个已伤了阴德的禽兽，犯了圣门之戒，冥冥中是不会让他考中的，那时节，就由不得你了。老夫人已把女儿和张生放到敌对的位置上，已经没有半点骨肉之情了，不过在表面上还是要做作一番的。说道：“儿啊，不用哭泣，为娘是为你好啊。只因为崔家不招白衣女婿，张生虽是解元，却并未做官，有辱崔氏门庭，故而为娘命他明日赴京赶考，将来他得中了新科状元，出任为官，当然就是崔家的女婿了。”

小姐还是不停地落泪，心里直在呐喊：什么崔家不招白衣女婿，难道表兄郑恒不是白衣么？为什么硬要中表联姻？

老夫人见女儿还在哭泣，说道：“儿啊，为娘已经年迈，不能照看你一辈子，我让张生去求官，为的是让你享受荣华富贵，这是为娘的一片苦心啊！

不用伤心了，明天早上，跟随为娘一起到长亭，与张生饯行，以表心意。红娘，扶小姐上楼去吧！”

小姐告辞母亲，由红娘扶着，哭哭啼啼回到妆楼。

却说张生，被老夫人请退以后，回到西厢书房，坐下长叹了一会儿，觉得不走也无法可想，只好暂时忘掉愁闷，叫琴童道：“琴童！”

琴童自从相公被红娘叫去，也估计到可能和小姐来西厢有关，现在见相公回来后愁眉不展，不住地长吁短叹，知道有些不妙，也不敢去问，在旁边侍候着，听得叫唤，忙答应道：“相公，琴童在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快些收拾行李。”

琴童觉得奇怪，问道：“相公，不是好好的吗，为什么突然就要走了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唉！这都是狠心的老夫人做出来的好事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能不能说给我琴童听听。”

张生道：“一言难尽，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把我叫到内堂，先是训斥了几句，就把小姐许配与我。”

琴童忙道：“恭喜相公，贺喜相公，那我家小姐真的成了我家主母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当时我也高兴万分，哪里知道老夫人却说什么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，着我明日就上京赶考，分明是拆散我们夫妻嘛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反正迟早要去赶考的，不必伤感。”

张生道：“那老夫人又言道，得中了功名，就来和小姐成婚，如果落第了，就别去见她，请我自便。”

琴童听了，说道：“啊哟相公，听这种口气，分明又是要赖婚了，不过，相公可放一百二十个心，这桩婚事是赖不掉的。相公是才子，满腹经纶，中个把状元不在话下，到那时，状元骑白马，跑来娶我家主母，气气这个老东西！”

张生道：“琴童，不得无理！”

琴童道：“是，气气这个老夫人。”

张生道：“琴童，你在这里好好整理行李，我要去向长老告辞。”张生出了西厢，来到方丈，在门口恰巧碰上了法聪。

法聪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张姑爷，久违了，一向可好？”

张生道：“法聪小师父，久违了！托小师父福，一向粗安。”法聪道：“今天是什么风，把你姑老爷大驾给吹来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一来感谢小师父往日的鼎力相助，二来要拜访长老。”法聪道：“君子不忘其旧，相公何日请我小和尚喝喜酒？”

张生道：“日后归来，一定奉请。长老在家吗？”

法聪道：“师父在家，听相公口气，似乎要出门？”

张生道：“是的，特来向长老和小师父辞行。”

法聪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相公请稍候，让我去通报师父。”说罢，转向门里叫道：“师父，张相公来了。”

长老正在屋内打坐，听得法聪通报，说道：“有请。”张生踏进方丈，见了长老，连忙施礼，说道：“长老，久违了，小生这厢有礼！”说罢，一揖到地。

长老忙合十还礼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还礼，里边请坐。”宾主落座，法聪送上香茗。

张生道：“长老，小生今日特来辞行。”

长老道：“刚才崔府总管通知，得知先生明日启程赴考，不知为何如此仓促？”

张生道：“一言难尽！今日老夫人召见，面许婚姻，然而又以崔府世代不招白衣女婿为由，命小生明日即上京赴考，恐明日登程匆促，不及告辞，故此先来与长老一聚。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夫人总算允婚，亦是一桩喜事，老衲恭喜先生。老夫人要先生上京应举，也是爱护先生，督促先生上进。想先生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独占鳌头是意料中事。老衲在此拭目以待，静候佳音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长老。”

长老道：“明日长亭，老衲亲自相送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何德何能，怎敢劳动长老法驾？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想老衲和先生，忝为忘年之交，先生远行，理当相送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实不敢当。小生行装尚未整理就绪，告辞了。”说罢，起身一揖。

长老道：“先生请便，明日长亭再见。”起身相送。

至方丈门口，张生道：“长老请留步，明日劳动长老，于心不安。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先生不必过谦。恕老衲不远送。明日再见。”

张生道：“明日再见。”辞了长老，回到西厢。

张生今天过了一个不眠之夜，他想得很多，思绪很乱，他回忆了这六个来月的一切，有苦亦有甜。这两种感受，又各有不同，在痛苦之中，有相思的痛苦，那是含有甜味的。有被赖婚的痛苦，有现在被逼拆散夫妻的痛苦，者夫人明为许婚，暗中还是赖婚。自有科举功名以来，这考试谁都不能保证，何况还要夺得状元。如果我侥幸得中，倒也罢了，万一科场失利，岂不是和小姐永远不能相见了？老夫人的心肠何其毒也！明日离开了小姐，不知道何日再能相会？他辗转反侧，直到天明。

琴童平常贪睡，可今天比往常起得早得多。他起身后，重新把行李检点了一回，就到张生房间里，看看相公是否醒来，一进房门，见主人躺在那里看帐子顶，已经醒了，其实张生几乎一夜没有合眼皮。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醒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行李都收拾好了么？”

琴童道：“早已收拾好了。昨天相公去见长老时，老总管来说，要相公先到长亭去等候，老夫人和小姐一同去。”

张生见天已大亮，就没精打采地起身梳洗。心想老夫人如此催逼启程，冷酷得毫无一点人情，多留此间，徒增烦恼，走就走吧。就是因为门第功名，受她白眼，当年韩信受辱于胯下，也没有我张珙今日的窝囊！但愿此去能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，吐气扬眉，方能一雪今日之辱。说道：“琴童，吃饱饭，准备启程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你也吃一碗。”

张生道：“唉！纵有山珍海味，金波玉粒，我哪里吃得下啊！”

此时，崔府有几个僮仆悄悄来送别，其中有琴童的好友崔禄。他见了琴童，很有点依依不舍，说道：“琴童兄弟，这次去了，不知何日再见，路上要多多保重，好好侍候张相公。”

琴童道：“多谢禄哥关心。我想我们不久就能再见。我家相公一定会中

个状元回来的。”

崔禄道：“这也是我的希望，那时，大家可以高高兴兴地喝喜酒了。”

张生和琴童对前来送别的人一一答谢后，就一肩书剑，静静地踏出书房，张生随手把房门带上。唉，在这西厢，曾经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，也获得了无限的蜜意柔情。这假山，这角门，处处留下了浪漫的痕迹，永生也难忘却，令人留恋难舍。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走吧！”

张生若有所失，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寺门，看看周围的一切，想起了春间初游的情景，山门依然是旧时的山门，景物还是当日的景物，不过是盎然春意换成了肃杀秋光。看着碧蓝的澄空飘荡着缕缕白云，墙边林间开遍了金灿灿的黄花，飒飒的西风，一阵紧似一阵，真像那老夫人紧紧催迫一般，让人从身上直冷到心头。从北边飞过来排成“人”字的大雁，哀声啼叫，飞向南天。前面一片枫林，好似醉人的脸庞，是谁把它染红了的？那都是别离人儿伤心的血泪啊！张生睹物伤情，不住地叹气。

琴童放下行李，把马牵到了张生身边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上马吧！”

张生此时无限惆怅，带着满腔伤感，跨上马背，也不挥鞭，任着马儿脚步，缓缓而行，真是“马迟人意懒，风急雁行斜”。不知不觉，已到十里长亭。

长亭，始自秦汉时代，沿大路每隔十里，就在路边造一所凉亭，以供行旅的人们休息，也是送别的处所。后来，每隔五里也设一个亭子，叫做短亭。北朝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中说到“十里五里，长亭短亭”。李白的《菩萨蛮》也有“何处是归程？长亭更短亭”的句子。今天大家就在这里分手。

张生下了马，琴童放下担子，接过马缰绳，把马匹系在一棵柳树上。这里没有别的建筑物，仅有一座孤零零的凉亭，亭子是四角形砖木结构，十分简陋，亭中除了中间一张石桌，围了四条石凳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处在这萧瑟秋风中，更显得凄凉。加上亭内立着个断肠人，其凄凉更添十分。张生在此等候了好久，真是度时如年。

正在张生凄惶徘徊的时候，老夫人和小姐乘着油壁车来了。

今天老夫人用了两辆车子，自己带了春香坐一辆，小姐和红娘同乘一辆，其他仆妇丫环一个也不带。饯行的酒菜，装在食盒里，就放在车上。小姐坐在车中，珠泪不断，简直是肝肠寸断，死别生离。她恨和张郎相见得太急，怨张生归去得太快，长亭外古道边千万条长长的柳丝，也难以系住张郎的白马儿。张郎的马儿慢点走吧，我这辆车怎么不快点儿行啊！可恨我娘亲，在家里有意磨蹭到此刻才动身，我真恨不能拜托枫树林梢挂住那已经西斜的太阳，不要那么快地落到山后。我和张郎刚刚摆脱了相思之苦，却又开始品尝这别离的滋味。我自从听到了一声“去也”，腕上的金手镯立刻松动：望见了那十里长亭，玉肌冰骨顿时清减。这种痛苦，有谁能知道呢？在家动身时，红娘还问我今日为什么不打扮？唉，这丫头哪里知道我的心啊！看到了安排好去送行的车儿马儿，不由人熬熬煎煎地生气，哪里有这份闲心肠去打扮得娇娇滴滴像花朵一样呢？送别张郎以后，我就准备着被儿枕儿，干脆昏昏沉沉地睡，那衫儿袖儿上承受着重重叠叠的泪水，只能悲悲切切地把书信儿寄。

红娘想，小姐和张相公此时一定悲伤万分，一对好夫妻，今天要生离死别，这积世婆婆实在缺德，看来她不达到赖婚目的是死不瞑目了。今天的长

亭，也许又有什么新花招使出来，唉，小姐和张相公的命也真苦！

法本长老带了法聪也赶到长亭为张生送行来了。

车子在长亭外停下，春香和红娘把老夫人和小姐先后扶下车来。

张生见老夫人和小姐到了，连忙以小辈见长辈的恭敬态度，抢步上前，拱手行礼，说道：“岳……”

老夫人见张生要叫她岳母，这可不行，我根本不承认你这个女婿，今天给你一叫，名分定了下来，将来赖起婚来又多一层麻烦，不行，赶快堵他回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慌忙截住道：“张先生，老身还礼了。”

张生此时，又气又恨，又羞又窘，分明不承认我这个女婿，一时行礼也不好，不行礼也不好，只得低下了头，垂袖而立。

红娘在旁看见，心想老夫人硬生生把张相公那声“岳母大人”给堵了回去，赖婚之心不死，而且比上一次更阴险毒辣。可一时也顾不得细想，和春香赶忙把车上带来的酒菜安放在石桌上。这时，长老也到了。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夫人早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长老也早，有劳长老了。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夫人相召，老衲岂敢不奉陪？何况老衲与张先生谊忝知交，亦理应相送。”

有夫人自己居中坐下，石凳上早就铺好坐垫。说道：“长老请坐。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谢坐了。”说罢坐在老夫人上手。

老夫人道：“儿啊，你也坐下了。”

小姐正在生气，娘啊，你也太过份了。你既然把女儿许配给他，他就是你的女婿，叫你一声岳母大人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你凭什么不让他叫，把它半道上堵回去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分明你根本不想把我许配给张郎。看看张生孤凄地站在亭子外面，心里更为难受，唉！张郎受委屈了。现在母亲命她坐，她就呆呆地在老夫人下手就坐。

老夫人见女儿已坐定，才对红娘说道：“红娘，去请张先生进来赴宴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！”走出亭子，只见张生站在那里唉声叹气，迎风洒泪，他被老夫人当头一记闷棍给打昏了，真可怜。遂柔声道：“相公，老夫人请你赴宴。”

张生回转身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是，遵命！”其实张生离亭中的石桌不过几步距离，只要轻轻唤一声，就能听到。老夫人却让红娘去请，表面是表示敬重，实则是见外，根本没有把张生当作自家人相看。按照张生的脾气，这个宴会是不愿参加的，几次三番戏弄侮辱，铁石人也会恼火，所以虽然说了声“遵命”，身子却没有动。

红娘想，老夫人不认张相公为亲戚，我来替你认，说道：“张相公，来吧，自己亲戚，何必客气啊！进来坐吧！”

张生听红娘这么一说，觉得不管如何，看在小姐和红娘面上，且忍一时之气。说道：“多谢红娘姐姐。”

老夫人心里十分恼火，红娘这小贱人乱开腔，我没有把穷酸当亲戚，要你去认！算了，反正你认你的，我不认我的，说道：“张先生请坐。”

张生很不自自在地在老夫人对面唯一的空座上落座，说道：“多谢老夫人！”坐下后，偷眼望了望小姐，只见小姐花容憔悴，泪流满面，一夜没有见，玉人儿竟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往后将如何过日子呢？不觉一阵阵心痛。

老夫人道：“红娘，拿酒过来，代我敬张先生一杯。”

红娘奉命执着酒壶到张生面前满斟一杯。

老夫人道：“请先生满饮此杯！”

张生对着酒杯看看，再向老夫人望望，心想这杯酒是否又是赖婚酒，不能喝，说道：“晚生蒙老夫人长亭饯别，已不敢当，今复赐酒，愧不敢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不必太谦，岂不闻恭敬不如从命，先生请饮此杯，老身有句话要奉赠于先生。”

张生想，有话你尽管说，酒我是不喝，说道：“老夫人有良言教诲，晚生洗耳恭听。”

红娘看了，心中暗暗好笑，这傻角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吸取了赖婚宴上的教训。其实今天的这杯酒，喝与不喝都一样，老夫人不会再让小姐叫你救命的哥哥了。现在不是怕这饯行宴上的赖婚，而是万一你相公考不中时的赖婚。但愿相公此去争争气，捞个状元回来。

老夫人见张生不肯喝酒，也不再勉强，说道：“先生，老身有一言奉告。昨日老身已将女儿许配给你，你要发愤苦读，拔取头筹，不要辱没了我崔家的门第，不要辜负了我女儿对你的一片心意。所以先生此次上京赴考，不仅是你个人的得失，更关涉到我崔家一门的荣辱，希望先生好自为之。”

张生道：“是，晚生托庇老夫人之福，凭着自己胸中之才，夺魁首、得官职易如拾芥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先生，自古功名无凭据，也有文章虽好，时运不济的，还得靠祖宗积德，自己修身。希望你不要迷恋眼前的温存，安心去夺取金榜第一人。先生，此次如果名落孙山，空手归来总是不好的吧！”

张生怔住了，还没有考试先听到如此不吉利的言辞，她是存心咒我考不中吧，气得话也说不出，只是“这，这……”

老夫人道：“老身所言，无非是激励先生，戒骄戒躁，大展鸿图，原是一番好意，请先生三思。”

长老在旁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夫人所言极是，张先生决不是落后之人。来，先生饮了老夫人所敬之酒，老衲也要借花献佛，敬你两杯哩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长老，小生担当不起。”说罢，把红娘斟的那杯酒一饮而尽。

长老拿过酒壶，亲手在张生的酒杯里斟满了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一杯祝贺先生连科及第，金榜题名！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长老。”举杯一饮而尽。

长老又斟了一杯，说道：“这第二杯酒是祝贺先生衣锦荣归，完婚团圆。”

法聪在旁说道：“相公，师父说得很对，这杯是成双酒，不可不饮！”

张生道：“好，多谢长老，多谢法聪小师父。两位深意，小生感铭肺腑。”说罢，就把第二杯酒饮了。

小姐在旁，二直不住地长叹，在这西风起黄叶纷飞的季节，长亭外烟霭凝寒，衰草凄迷，我侧身枯坐，蹙额愁眉，形容憔悴，见张郎也是泪珠在眼眶里转，却不敢掉下来，恐怕别人知道，或猛然间把头低下，长长地叹口气，假装整理衣衫。虽然日后会成为佳配，但不知哪年哪月，空蹉跎了大好青春，怎么不令人伤心呢！仅仅是昨晚到今天，我总是神不守舍，杨柳腰围都清减了。今后那漫长的相思日子，教我如何过呢？

老夫人看在眼里，心想让女儿也去表表心意。见长老敬酒已毕，对小姐说道：“儿啊，与张先生敬酒！”

小姐听了，心里十分生气，哪有让女儿叫丈夫为先生的？第一次赖婚时，还让我称一声哥哥，这次倒好，连兄妹之情都剥夺了，索性变成了外头人。母亲啊，你的心也太狠了！她端起酒杯，让红娘斟满了，颤巍巍地捧到张生面前，低声长叹道：“请饮此杯。”说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，心想，我和你亲热还没个够，分离倒来了，回忆起前一晌的私情蜜意，昨天才许婚，今日就别离，我曾经深刻地领略了这两天相思的滋味，哪料到这别离的痛苦更增加十倍！

张生见小姐来敬酒，慌忙站起来去接，想和小姐说几句话，可是老夫人在一侧虎视眈眈地盯着，虽有千言万语，也被吓了回去，只有默默而视。

小姐见张生不说话，倒有点埋怨起张生来了。心想，你我都年纪轻轻的，却这样随随便便地远别了，你的情太薄，容易抛弃。你全不想你我腿压着腿，脸贴着脸，手握着手，头挨着头的亲热劲。你到我家来做相国女婿，靠我做了妻子的荣华，你做丈夫的也照样尊贵，只要能够夫妻在一起好似那并头莲，比状元及第强得多了。

老夫人见他们两人敬酒，一个递的不放手，一个接的也拿着酒杯，两个人共捧着一只杯子，既不喝酒，也不说话，只是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说道：“红娘，替张先生敬酒。”

红娘道：“遵命！”就拿起酒壶，走到张生面前，说道：“相公，把小姐手里的酒喝了，红娘奉老夫人之命，给你敬酒来啦，相公，这是红娘敬的。”

小姐把酒杯递给张生以后，叹了口气，唉！敬酒也敬得太急了，只让我们对面看了一会儿，马上就要别离了。若不是老娘亲在旁边监视着，我一定要学学孟光，给他个举案齐眉，虽然只是这短短的一时半刻，也总算是我们夫妻同桌吃了饭。现在只能在眼里传递情意。想想这种痛苦的场面，我差一点要变做望夫石了。

张生接过红娘的酒杯，说道：“多谢红娘姐姐，姐姐的大恩大德，小生铭记在心，来日再报。”说罢，一饮而尽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你早饭也没有吃，就在这里喝一口儿汤水吧。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什么汤水，我还能咽得下吗？”这些酒和菜，尝尝味道好像还不如土和泥；土和泥还有点土气息，泥滋味。那些温得暖溶溶的美酒，清淡寡味得像白开水，其中多一半还是相思泪。面前的茶饭实在懒得去吃，肠胃中已塞满了愁和恨。为了蜗牛角上的虚名，苍蝇头那么大的微利，把好鸳鸯拆散在两边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不住地长吁短叹，泪水涟涟。

老夫人看着女儿哭得可怜，把她的铁石心肠也哭软了，她知道有她在旁边监视着，这一对苦人儿纵有千言万语也不会说半个字儿的，还是走开吧，让他们去说些体己话，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谅他们也不敢再做那些越礼的丑事。遂道：“春香，套上车儿，我们先回去。红娘，你侍候好小姐，随后回来。”

红娘听了，欢喜非常，这积世婆婆大发慈悲起来，倒是出乎意料，忙道：“红娘遵命，随后马上就回来。”

长老也向张生告辞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也要告辞了，别的话也不用多说，老衲在荒寺内准备买登科录来看先生的好消息，那办喜事的花茶饭是少不得老衲的。哈哈！先生，一路上小心，鞍马上要保重！”说罢合十作别。

法聪道：“先生，法聪也要告辞了，祝先生飞黄腾达，独占鳌头。从今经忏无心礼，专听春雷第一声。阿弥陀佛！”

张生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多谢长老，多谢法聪小师父，小生一定不负二位期望。”说罢，深深一揖。

长老带着法聪，跟在老夫人的车子后，回寺而去。

此时的长亭，石桌上杯盘狼藉，只剩下张生、小姐和红娘三个人，冷清清的格外凄凉。

小姐在想，现在已是夕阳西下，远山横翠，马上就要车儿投东，马儿向西了，不知张郎今晚投宿在何处，叫我在梦里也难寻觅。讲几句知心话吧，可是千言万语，从何说起呢？总以为昨日内堂许婚，可以朝夕相处了，哪知道相思才开始，真是柔肠寸断，泪水干行。小姐哽咽地说道：“张郎，此去长安，路途遥远，希望你保重身体，在路上要小心饮食。住在荒村时，那里雨露多，要早一些睡。投宿在野店时，那里的风霜重，要起身得迟一些。到了京师，更要小心在意。在这秋风里鞍马旅程，容易疲劳，最难调护保养。张郎，没有人在身边照顾，你一定要自家保重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

张生道：“多谢小姐关切，希望小姐在家，也要善保玉体。”

小姐道：“张郎，不知此去，何日可以归来？奴家敬你一杯。”

小姐的衣衫襟袖上洒满了淋漓的血泪，比江州司马白居易的青衫更湿。马上就要伯劳东去，燕子西飞，现在是人在眼前，转瞬就是相隔千里。郎君你还未登程，我不得不先问归期。来，满饮此杯！还没有喝，心已经先醉了。唉！眼中在流血泪，心里已成灰烬！只见她强抑悲伤，亲自执壶，为张生斟满一杯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又替红娘斟满一杯，说道：“红娘，我们一起饮尽此杯，愿张郎早日归来！”说罢，端起酒杯，红娘说道：“是的，相公你要早去早归，别让小姐为你相思憔悴。”也端起酒杯。

张生也端起酒杯，三人一饮而尽。

张生心中万分难受，这个归期我也没有把握啊，我还没有上路，小姐已先问归期，足见小姐对重聚是何等的心切，但我也无法预定，只得说道：“小姐若问归期嘛，青霄有路终须到，金榜无名誓不归。小生此番前去，定要夺个状元回来，不夺状元誓不回来！”

小姐一听，心里很是焦急，你不考中就不回来，叫我怎么办？这也难怪，母亲说得太绝情，说什么“落第了休来见我”，“空手归来总是不好吧”，逼得张郎如此。功名从来无凭据，万一此去考不中，岂不是等于永别了？说道：“张郎，功名从来无凭据，此去不管是得官还是不得官，一定要赶快回来啊！千万不要以为金榜无名就人不归来，要知道奴家在日夜盼望你哩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此番进京赴考，一定要夺一份五花官诰来为小姐增添光彩，岂肯辱没了小姐，被老夫人耻笑吗？”

小姐道：“张郎的志气固然可嘉，奴家心领。不过奴家委身于你，只是爱你的人品才华，并不爱你的富贵禄位。夫妻只求能长相厮守，白头偕老已经满足了，所以无论中与不中，都要赶快回来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所言极是，小生此去，若是功名无份，也会立即回来，替小姐画眉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这就对了，别去听老夫人空吓唬，我才不信你回来老夫人会把你撵出门去。”

小姐此时心中悲痛之极，两行眼泪好像九曲黄河决了口，一腔怨恨把华

山三峰压得低了一大截，这份天来大的忧愁向谁去诉说，这相思也只有自己得知，老天爷从来不管人瘦损憔悴。刚才是笑吟吟一同来，马上就要哭哭啼啼各自归。想我回去之后，只能在傍晚独倚西楼，望望那夕阳古道，衰柳长堤，只是难见伊人。就寝时钻进罗帏里，昨天晚上还是绣衾里香喷喷、甜蜜蜜、暖融融欢爱不尽，今夜里却是翠被中孤凄凄、苦丝丝、冷冰冰，只有梦罢，禁不住泪眼愁眉。

张生道：“小姐，还有什么金玉良言要嘱咐小生？”

小姐道：“张郎，奴家不忧你‘文齐福不齐’，考不中无关紧要，怕则怕你‘停妻再娶妻’，使奴家有白头吟之叹。我怕你见了异乡花草，又像在普救寺见了奴家一样住下来不走了。你马上就要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相赠，口占一绝送给你吧。”言毕，泪眼婆娑，娇啼哽咽，吟道：

弃掷今何在，当时且自亲。

还将旧来意，怜取眼前人。

张生道：“小姐，你多虑了，小生之心，唯天可表！想普天之下，还有谁能比小姐更美更多情，小生还敢去怜谁？况且从春天到现在，其中艰难曲折，若非小生一往情深，还能等到现在？你我情深义重，海可枯，石可烂，耿耿此心永不变。小姐的诗章，情味深长，小生谨和一绝，以剖寸心。”说罢，朗声吟道。

人生长远别，孰与最关亲？

不遇知音者，谁怜长叹人？

小姐道：“张郎，你此去，要经常寄信回来，不要一春鱼雁无消息；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，只要有便，我也会不断写信给你的。再叮嘱你一句，希望你牢牢记住，千万不要‘金榜无名誓不归’，一定要回来啊！”

张生道：“小生一定铭刻在心，请小姐放心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夕阳西下，老夫人也回去好一会儿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小姐还是难舍难分。

张生一看天色，再不走，今晚要赶不到宿头了。说道：“小姐珍重，小生就此拜辞！”

此时琴童已把玉骢马牵了来，张生一狠心跨上马背，说道：“小姐，请回去吧！”一挥马鞭，琴童挑了担子，沿着夕阳古道，直奔天涯而去。

小姐肝肠欲碎，呆呆地仁立在那里，眼望着张生的背影，从大变小，青山隔断了送行人，稀疏的树林恶意遮挡，暮霭淡烟也来掩蔽，我的张郎去了，夕阳古道上静悄悄的，只有秋风送过来几声马嘶，我实在懒得登上车儿，为什么来时急匆匆，回去那么迟缓？不由得哭出声来：“张郎啊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千里送行，终须一别，张相公已经远去，看不见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去吧！”说着，扶了小姐，登上油壁车。

小姐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唉！四周围的山色都是愁绿惨碧，夕阳返照更是苍茫凄凉，人间的忧愁烦恼填满了胸臆，估量这些大车小车儿怎么能承载得起啊！

此时的张生奔走旅途，怅然若失，看看天色不早，就对琴童说道：“琴童，我们得赶紧走一程，早些寻一个旅店客寓。”

真是：泪随流水急，愁逐野云飞。

第十六章 惊梦寄书

话说张生，带了琴童，离了十里长亭，紧赶了一程，不知不觉已走了三十里了。回头望望蒲东萧寺，暮霭云遮。只见半林黄叶，全是凄惨的离情；秋风凄厉，刮得大雁儿斜飞。人儿心力交瘁，意懒心灰；马儿也懂得主人的心情，缓步迟迟。离愁重重，别恨叠叠，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。想想前天晚上还是绿绸被子香喷喷，散发着浓郁的兰麝味，小姐在珊瑚枕上把身躯儿斜倚在我身上，脸跟脸紧紧地贴着，散开乌云般的长发，白玉梳儿斜坠，真好像上弦的新月，仔细地注视，越看越美，越看越爱，准能料到今日里忍受如此的孤单和凄凉。马儿似乎走得累了，慢吞吞不肯前行，好在前面已经到了草桥。张生说道：“琴童，前面就是草桥，我们找个旅店，住上一晚，明日赶早动身。人已累，这马儿也不肯走了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说的是，琴童也走不动了。”

真是：行色一鞭催去马，羁愁万斛引新诗。

草桥是个小市集，百十来户人家，半数务农，半数经商，由于地处山西通往长安的古道上，过往商旅颇多，所以买卖也还不错。镇上市容，当然赶不上大都市，小街两旁的商号，倒也错落有致，茶坊酒肆，旅店招商，也都齐备。

主仆二人来到一家客店门口，上面挂着一盏灯笼，写有“悦来客店”字样。张生甩橙离鞍，对着店门叫道：“小二哥在吗？”

店小二闻声而出，见有客人，忙上前施礼，说道：“官人可是要住店么？”

张生道：“有头等房间么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小店有头等上房，干净宽敞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二哥，把马接了，上好草料，不可怠慢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官人放心，小店有专人饲马。”说着，冲着门内吆喝道：“客来，接马！”

门内出来一个打杂的，高声应道：“来喽！”把马接了过去，牵往后槽。

张生道：“小二哥，点上灯，我什么都不吃，只想早些歇息。”琴童也道：“我也累得不行，腿酸脚软，眼皮净在打架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官人，请随小的来。”

店小二把主仆二人领到上房，是一个双套间，里外房各有床铺一张，几椅齐全。店小二送上香茗热水，退了出去。

张生道：“累死人也！”

琴童侍候张生洗脸洗脚，待张生上床以后，自己也三下五除二地抹了把脸，立刻倒在床上，呼呼大睡。

此时四野里蟋蟀凄清地鸣叫着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秋风飒飒，吹得纸窗儿豁刺刺地直响，增添漂泊旅客的愁闷。褥儿单，被儿薄，冷冰冰几时能睡得温热，这孤眠的滋味实在令人受不了。张生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小姐啊！今夜能不能来梦里相聚啊！”辗转反侧了一会，渐渐合上了眼睛，迷迷糊糊睡去了。却说此时，小姐在闺房内坐卧不安，回想那长亭送别的情景，张郎在上马时悲伤得痛哭流涕，我哭得那般悲痛欲绝。却说自从别离以后到太阳刚落山，愁得我实在忍受不了，一下子瘦损腰围，就这半个时辰，翠湘裙早已宽出了三四裙，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折磨！想想我和张郎这份痛苦的姻缘刚刚落实，哪知晓可恨的功名，又把我们活活拆散；愁不完的胸怀刚刚好了一些，害不尽的相思如今又来了。张郎啊，你就这么走了，

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要私奔出城，赶上他，和他同去长安，谁让你把我的心带走了呢？小姐打定了主意，趁着老夫人和红娘都睡了，瞒过这拘管得严紧的娘亲，躲过了形影不离的红娘，独自一人，步出房门，闪出院门。外边天空碧净，清霜浓重，白露下黄叶悄悄飘落。小姐走荒郊，越旷野，道路曲曲折折，高高下下。秋风来四野，左右乱转踏。身体娇弱，心里害怕，娇喘嘘嘘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要赶上张郎，我只有疾走奔驰，但不知张郎在何处歇息？料想他一定呆呆地在店房里愁得没话说，过着度日如年的长夜，寒蛩催暮雨，晓风吹残月，张郎啊，今宵你酒醒在何处？正在仿惶的时候，忽见有一所村店，小姐想，张生大概就住在这里了。

小姐举起玉手，轻轻敲门，说道：“开门，开门来！”

张生正在屋里愁闷难挨，听得外面有敲门之声，还在叫着“开门”，好像是个女人的声音，怎么半夜三更还来敲门？这究竟是谁？让我开门去瞧瞧。一边起床，一边说道：“是谁在敲门？是人嘛赶快说清楚，是鬼嘛马上给我湮灭！”

小姐道：“张郎，是我呀！”

张生把门打开，一看是小姐，不觉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啊哟小姐，原来是你，怎么你来了？”

小姐道：“张郎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想你去了呵，不知几时再能相见，趁着老夫人和红娘都睡了，特地赶来和你一同去。”

张生连忙一把将小姐搂在怀里，把她拥进屋里，说道：“小姐啊，难得你如此情深，小生何以相报。啊哟，你看你看，衣衫都勾破了，绣鞋儿上沾满了露水泥沙，你的小金莲一定也磨出水泡来了！怎不教小生心疼！”

小姐道：“我都是为了你啊，也顾不得路途遥远，崎岖难走。”接着在张生耳畔软语低声说道：“奴家想你想得觉也睡不着，饭也吃不下，你看我香消玉减，瘦了多少。每见花开花谢，总是激起了青春容易消逝的伤感。怎能忍受凉丝丝的鸳鸯枕，冷冰冰的绣花被，凤只鹫孤，寂寞凄凉。你我本来是团圆明月，却被乌云遮住，想起来令人悲痛。想人生最苦的就是离别，可怜我千里关山，独自一人长途跋涉，受尽苦楚，为得是什么呢？像这样的牵肠挂肚，受尽煎熬，倒不如恩断义绝的好！”说着，伏在张生怀里嚶嚶抽泣。

张生道：“小姐何出此言？想小姐对小生恩深如海，小生对小生义重如山，如何可以恩断义绝呢？今晚小姐前来相投，要和小生同行，小生求之不得，然而此去长安，千里万里，关山跋涉，宿露餐风，小姐乃千金之体，金枝玉叶，如何能经受得住旅途的劳顿？”

小姐道：“张郎，奴家不恋爱豪杰，也不羡慕骄奢，我只愿和你生则同裳，死则同穴。”

张生道：“纵然小姐坚定不移，小生心中实在感到不安。”

说到此处，两人不禁相拥而哭。

正当这时，外边来了一队贼兵，大声呼叫道：“弟兄们，刚才看到有一女子渡过河来，现在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？快把火把点起来，仔细搜寻！”

其中一人说道：“我看得清楚，她走到这店里去了。出来，快出来！”说着，把门敲得震天响。

张生在里面吓了一跳，怎么小姐刚到这里，就有人来抢了，说道：“这可怎么得了呵！”

小姐毫不在乎他说道：“张郎，你靠后些，让我来开门对付他们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，不可啊不可。你去开门，岂不是以身饲虎么？万万开不得门！”

小姐道：“张郎，你怕什么，一切有我呢！”说着，把门打开了。

原来这伙贼兵就是围困普救寺打坏主意的强盗，拿剑抡枪，挡在门口，露出贪婪的眼光，贼心肠不怀好意。其中一个领头的大喝一声道：“咄！你是谁家的女子，深更半夜渡河干什么？是不是奸细，快快讲来！”

小姐挺身而出，娇叱一声，说道：“啐！给我闭嘴，靠边站！你们管得着吗！你们听着，大英雄白马将军杜确杜元帅你们知道吗？只要瞧你一眼，你就成了肉酱，手指指你一下，便教你化为一滩脓血。他骑着白马来了，你们还不赶快逃你们的狗命去么？”

那些贼兵并不惧怕，说道：“什么大英雄小英雄，我们何惧之有？你这小女子长得花朵一般，弟兄们，把她抢过来献给大王去。”说着，一拥而上把小姐抢了就走。

张生急了，上前一把拉住了小姐的衣袖不放，说道：“狗强徒，目无上法，胆敢强抢我家小姐，我与你们拼了。”使劲一拉，只听得哗啦一声，把床上的帐子给拉了下来，睁眼一看，房间内静悄悄的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想想觉得有点不对，刚才明明是小姐在我身边，现在却不见了，也许是在门外，出去看看再说。忙披衣而起，开门一看，什么都没有，只见一天露气，满地霜华，晓星初升，残月挂天，绿依依的杨柳被高墙遮掉了一半，静悄悄的清秋之夜，门儿还紧紧地关着，疏刺刺的秋风吹落了林中的黄叶，昏惨惨的残月从云间露出透过纸窗。是那颤巍巍的竹影如走龙蛇，絮叨叨的促织叫个不停，韵悠悠的捣衣砧声一杵连着一杵没个消停，就是这些声响惊醒了我那急煎煎的好梦，痛煞煞的伤别，冷清清的长叹。唉！娇滴滴的玉人在哪里啊？

张生在梦中惊醒以后。就再也合不上眼，一直在回味梦中的情景，小姐的柔情娇态，历历在目，如果每夜都有这种梦做，那就是莫大的安慰。思绪万千，直到天亮。

琴童起床后，来说道：“相公，天亮了，要不我们趁早赶上一程路，再到前面去打尖，吃饭休息。”

张生道：“很好，去把店小二叫来，算清房钱。”

琴童应声而去，不一会儿，店小二来了，张生付清了房钱，说道：“小二哥，请把马备好，我们要动身了。”

店小二说道：“小人立刻去办，官人请到店门口接马。”

张生上了马，与琴童往长安进发。咫尺长的柳丝，牵惹了无限的情思，幽回的溪水声好像替人在哭泣。斜月凄清，残灯半明不灭，伴人不眠，真个是旧恨连绵，又郁结着新愁。塞满了肺腑的离愁别恨如何去宣泄呢？即使拿纸笔来代替嘴巴，这千万种相思又去对谁诉说呢？全都是为了那一官半职，把一对好夫妻阻隔开万水千山。

张生在忧闷之中，到了长安，落寓在慈恩寺内。原来，古时的通都大邑，都有不少建筑雄伟、规模宏大的寺庙，寺内设有客房，接待十方香客，也接待游客，房钱比较低廉，很受读书人的欢迎。所以那些进京赶考的举子们，大都喜欢住到寺庙中，一来省些钱，二来幽静，可以专心读书。

这慈恩寺，在长安城内赫赫有名。乃唐高宗李治在当太子时，替他的母亲文德皇后所建立的，故名慈恩。全寺规模宏大，有苍松翠柏，修竹奇花，环境幽雅清静。寺内有一座七级宝塔，是在高宗永徽三年（652）由唐三藏所

建造，就是有名的大雁塔。

张生住进了寺内，为了不辜负小姐的一片深情，为了洗雪在老夫人那里蒙受的耻辱，安下心来，埋头苦读，准备参加明年的春闹考试。

光阴荏苒，一霎时已是开春二月，春闹期到。众举子皆入场文战，张生凭借自己胸中锦绣才华，托赖列祖列宗的阴德庇佑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一举及第，并得中头名状元，终于夙愿得偿。那时，金銮殿上传胪官点名，皇帝赐赏琼林宴，在京师御街上骑马夸官三日，真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接着又拜谒房师，同年相贺，着实忙乎了一阵子。

张生得中状元以后，从慈恩寺寓所搬到了朝廷设置的客馆里，听候皇帝圣旨，御笔钦点官职，正式踏上仕途。

现在闲居客馆，张生的情绪安定了下来，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想小姐了。一想起小姐，必然想起了那痛苦的一幕，崔家老夫人枉为一品相国夫人，言而无信，恩将仇报，赖婚赖不掉，就强迫我出来赶考，说什么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，把我张珙看得一文不值。现在总算祖宗积德，也凭了自己的才学，独占鳌头，这一下子老夫人总无话可说了吧。我没有辜负小姐的一片真情。如今高中状元，小姐还不知道，知道后不知该有多高兴哩。恐怕小姐在家挂念，让我写封信派琴童送去，以安其心。叫道：“琴童，琴童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有什么事？”

张生道：“把文房四宝拿来，我要写封书信。”

琴童一边去拿文房四宝，一边问道：“相公，是不是写给我家主母？”

张生道：“正是。”他拿起笔来，一挥而就，一边用火漆封口，一边说道：“琴童，把这封书信，与我连夜送到河中府普救寺里，见了小姐，就说官人怕娘子担忧，特地派小人先送这封书信来，别忘了要带复信回来。不得有误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你放心好了，琴童一定会办妥的。现在我马上就动身。”

张生道：“千万不要忘了我嘱咐你的话，是特地送书信来的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忘不了，你就安心等着我家主母的回信吧！”说罢，往客馆后槽牵了马，星夜赶往河中府而去。

张生见琴童已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日子过得太快了！记得和小姐相见时是在红雨纷纷点绿苔的春天，分别则是在黄叶萧萧凝暮蔼的秋日，现在是又见梅花开，别离以来倏忽半载，这半年的青春白白虚度了也！”心中涌起了无限的伤感。

却说莺莺小姐，自从去年秋天在长亭送别张生，至今不觉已过半载，一点音信也没有，心中十分烦恼。张生虽然离开了她的眼前，却深印在她心上，好不容易离开了心上，却又上到了眉头。总共只有一寸来宽的眉峰，怎么能容纳这许多鬢皱？要想忘了他，依旧还是有他。近来新愁又接着旧愁，混和在一起也分不出哪是新的哪是旧的，旧愁好像太行山那般隐隐的高，新愁又似天堑水那么悠悠的长。这刻骨相思，没完没了，害得小姐神恩恍惚，懒照妆台镜，瘦损小腰肢，宽褪了茜纱裙，不是长叹，就是流泪。

红娘对小姐的情绪变化，一一看在眼里。小姐在往常刺绣非常勤快，从来不把绣床空置。如今样样都提不起劲来，什么都懒得动。往常也有不愉快的时候，只要过一会儿就会恢复过来，没有像这一番清减得那么厉害。红娘很为小姐担忧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心儿里闷，我们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去散散心好吗？”

小姐忧郁地说道：“哪有能散心解闷的地方呵！红娘，你看我这一身衣裳，这些日子来，好像不是我穿的一样，榴花红的裙子，揉得那么皱，丁香蕾的钮头，掩过了芙蓉花的扣儿，为什么那般肥大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这是你愁出来的，你每天的眼泪好似脱了线的珍珠，湿透了香罗袖，柳叶眉儿紧蹙着，弄得人比黄花瘦，腰细不胜衣啊！小姐，你要想开些。”

小姐默默不语，她走近窗口，把珠帘卷起，挂在玉钩上，她凝立在那里远眺。外面是山明水秀，在如画的美景中不见伊人，只见莽莽苍苍的烟霭，迷迷蒙蒙的远树，寂寞凄凉的古渡头，无人理睬而随水飘荡的小舟。正在伤感的时候，忽听得花园里桃树上有两只喜鹊在喳喳叫。

红娘忙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树上喜鹊喳喳叫，昨夜又是灯花爆，想必有喜事到了！”

小姐道：“唉！鹊噪非为喜，鸦鸣未必凶，人间祸福事，不在鸟音中。哪有什么喜事来？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老古人传下来的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这两天来你不是说眼皮跳个不停？小姐，说不定张相公有信了。”

小姐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心里也希望有佳音传来。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让红娘到前边内堂去看看，得一个好消息来。”说罢，转身下楼。却说琴童，奉了主人之命，前来河中府送信。路上起早贪黑，不敢有丝毫耽搁，下一日，已到了普救寺。这里已是熟地方了，不用问讯，径直到了崔府，在院门口碰上了崔禄。

崔禄道：“那不是琴童兄弟吗？张相公呢？”

琴童道：“禄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家相公没有来。”

崔禄道：“张相公好吗？”

琴童道：“我家相公很好，考中了头名状元，特地命我送信来，我要见老夫人和小姐。”

崔禄道：“让我去禀报。”

崔禄飞跑着先去向老总管报告，老总管急匆匆到内堂见了老夫人说道：“老夫人，老奴拜见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罢了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老总管道：“禀老夫人，外面张相公派琴童送信来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命他来前堂见我。”

老总管即刻返身把琴童带了进来。

琴童见了老夫人，忙上前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琴童给老夫人叩头了。”

老夫人一见琴童，就想到张主，一去半年多，音信全无，看来情况不妙。科举考试不是件轻易的事，光靠才学也不行，还要靠祖宗的阴德，个人的品行。张生这小畜生跟我女儿干出伤风败俗的丑事，已是伤了阴鹭，今年的春闹不见得能考中。不过琴童来，总是有点名堂的，且了解一下再说。说道：“免礼，起来吧。”

琴童道：“谢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问道：“琴童，来此何事？”

琴童想，问我来这里干什么，哼，不比前半年了，我家相公给你欺侮也够苦了，这次考中状元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说道：“老夫人，琴童是奉了

我家相公之命，特地前来送信的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你家相公为何不来？”

琴童道：“我家相公考中了，很忙，暂时不能前来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你何时离开京师的？”

琴童道：“小的高京师一个多月了，我离开的时候，我家相公去吃游街棍子去了。”

老夫人一听笑了，说道：“你这狗才，胡言乱言，你家相公非盗非贼，为何要吃游街棍子！小孩子一点都不懂，那是考中了状元游街三日，叫做夸官，懂吗？你家相公中了状元，是也不是？”老夫人推想到张生已中了状元，心里顿时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赖婚计划，中表联姻全都破产了。不过回过头来替女儿想想，倒也可以告慰。

琴童道：“我家相公没有中状元。”

老夫人不明白了，怎么张生还是没考中，说道。“那么你家相公落第的了。”

琴童道：“也没有落第，说是中了第一名。”

老夫人想，这孩子六颠八倒，怎么那样笨，好在是送信来的，看看信上是怎样说的。说道：“你家相公的书信呢？”琴童想，我就不给你。说道：

“回享老夫人，我家相公嘱咐了，书信是特地送给小姐的，要小姐亲收。”

老夫人想，书信要女儿亲收，可见他们有些儿女私情话，不便去看。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去见小姐吧！秋菊，带琴童去见小姐。”

秋菊道：“遵命。琴童兄弟，跟我来。”

琴童跟着秋菊，出了内堂，往妆楼而去，走到半路上，恰巧碰到红娘到内堂来探听消息。

秋菊先看见红娘，忙打招呼，叫道：“红娘姐姐。”

红娘道：“秋菊妹妹。”看到了秋菊身后的琴童，心中大喜，笑着说道：“咦，琴童，你几时来的？”

琴童道：“我刚刚到此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是从相公那里来的吧？怪不得昨夜灯花爆，今朝喜鹊噪。小姐正在烦恼哩！”

琴童道：“红娘姐姐，相公得中了。我奉了相公之命，特来送信给小姐。刚才在前堂上见过了老夫人，老夫人好生欢喜，命我来见小姐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且在堂楼下面等着，让我去禀报了小姐再进来。秋菊妹妹，你陪琴童一会子。”说罢，奔上堂楼，见小姐还在愁眉苦脸，见她进来也不抬头，红娘不管那些，拍着手大笑道：“哈哈，这可好了，哈哈！”

小姐见红娘没头没脑地大笑，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想，我哭都来不及，你倒高兴！说道：“红娘，你这丫头，是疯了么？”

红娘笑着说道：“大喜大喜，小姐，大喜事到啦！我原说的，灯花爆，喜鹊噪，眼皮跳，就是喜事要来到，你就不信。”

小姐道：“你这丫头，看见我烦闷，特地来哄我，是也不是？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怎敢哄小姐，姑爷得中了，琴童就在楼底下。他已经见过老夫人了，老夫人命他来见小姐，说是姑爷有信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不信就叫琴童上来。”

小姐听了，心中大喜，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，说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我总算盼到出头的日子了！红娘，把琴童叫上楼来吧！”

红娘着实替小姐高兴，也为自己高兴，牵线搭桥没有白操心，说道：“遵命！”转身又下楼去，见了琴童，说道：“琴童，跟我去见小姐。”

秋菊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我不去见小姐了，要回老夫人那里复命。”说罢，自回内堂。

琴童跟着红娘，来到妆楼，上楼见了小姐，忙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小姐在上，琴童给你叩头了。”

小姐因为琴童是张郎身边的人，见了琴童，心中快慰。说道：“琴童免礼，起来说话吧。”

琴童道：“谢小姐。”

小姐道：“琴童，你几时离开京师的？”

琴童道：“小的离开京师已一个多月了。”

小姐道：“相公好吗？”

琴童说道：“相公很好，我来的时候，相公去吃游街棍子去了。”红娘笑着说道：“胡说八道，相公中得又不是盗贼状元，吃什么游街棍子！”

小姐也笑笑说道：“这孩子一点都不懂，那是状元夸官，游街三日。”

琴童道：“刚才老夫人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小姐道：“琴童，你来时相公有话否？”

琴童道：“小的来时，相公交代见了小姐，就说宫人怕娘子担忧，特地命小的先送书信来，还要讨小姐的回信哩。”

小姐道：“把书信给我。”

琴童在怀里拿出书信，双手呈给小姐。

小姐接信在手，眼泪不禁盈盈欲滴，低着头半天不开口。想想前一阵子因为想念他而憔悴减容光，当真你寄了信来，却又添了我一些新症候。你说出来的话不应口，你为什么不回来呢？红娘见小姐拿了信不拆开来看，却在呆呆地不知想些什么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快把信拆开来，看看姑爷当了个什么官？”小姐含着眼泪拆开信，心想他这信也是含着眼泪写的，一定是还没有落笔眼泪就先流下来了，要不这寄来的信纸上怎么有斑斑点点的泪痕呢？我这新泪痕又把他的旧泪痕湿透，正是一重愁翻做了两重愁啊！轻轻剥去人漆，缓缓抽出八行笺，低声念道：

张珙百拜奉启芳卿可人妆次：自暮秋拜违，倏尔半载。上赖祖宗之荫，下托贤妻之德，举中甲第。即日于招贤馆寄迹，以伺圣旨御笔除授。唯恐夫人与贤妻忧念，特令琴童奉书驰报，庶几免虑。小生身虽遥而心常迩矣，恨不得鹣鹣比翼，邛邛并躯。重功名而薄恩爱者，诚有浅见贪饕之罪。他日面会，自当请谢不备。后成一绝，以奉清照：

玉京仙府探花郎，寄语蒲东窈窕娘。

指日拜恩衣昼锦，定须休作倚门妆。

小姐读罢书信，感慨万千，张郎啊，当日在西厢月下偷偷往来，今日里你弹琴弹到了琼林宴上，谁能料到你这个跳东墙脚会踏上了鳌头，谁又能想到你这个温柔的惜花心肠会化成蟾宫折桂能手，在胭脂花粉堆里还包藏着锦绣文章？从今以后，我这座晚妆楼要改成官衙了。

小姐又喜又悲，一回头看见琴童满面风尘，忙问道：“琴童，你吃饭了没有？”

琴童道：“启禀主母，小的从早晨到现在，一直站着，哪有饭吃，肚子早饿到背筋了。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快传话小厨房，送饭来给琴童吃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，小姐，别听琴童轻事重报，生三分病，装七分腔，哪能饿成这个样子？”

琴童道：“红娘姐姐，上有天、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，你是饱姐，哪知我饿汉的饥呵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猴子，别油嘴滑舌的，讨打不是？”

不多一会儿，饭已送到，

琴童道：“谢主母赏赐。小的就此吃饭，望主母赶快写信，相公命小的务必要讨主母回信，至要至要！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把文房四宝与我拿来。”

红娘马上把笔砚等物拿了过来，小姐拿起笔，沉思了一会，一挥而就，信写好了，觉得还要寄点东西去，以表心意，就拿出汗衫一件，裹肚一条，袜子一双，瑶琴一张，玉簪一枚，斑竹管毛笔一枝。一件件放在桌子上，说道：“琴童，等会儿你把这些东西收拾好，替我带给相公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姑爷得了官，难道没有这几件东西，寄给他有什么缘故吧？”

小姐说道：“是啊！你不知道，这些东西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和功夫，让他知道我的心意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汗衫儿什么意思？”

小姐道：“这汗衫儿嘛，他穿了睡，好比我和他一处宿，只要贴着他的皮和肉，我就不信他想不到我的温柔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裹肚儿怎样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经常的不离他前后，守着他左右，紧紧地系在他心头。”

红娘道：“那么这袜子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这袜子东西虽小，让他穿了以后，拘管着他不要胡行乱走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张瑶琴姑爷那里自有，为什么又要拿去？”

小姐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想当日吟五言诗种下了情根，到后来七弦琴作成了配偶。他怎么肯冷落了诗中的深意，我恐怕他生疏了操琴的手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玉簪又有什么主意？”

小姐道：“玉簪虽小，是美玉制就，玉取其洁白纯素，一丁点儿瑕疵都不能玷污，好比我为他爱心坚固，守身如玉。从前他曾经爱惜我像美玉，我怕他今日里功成名就，把我看如粪土，抛撇在脑背后。”

红娘道：“那这枝斑竹管毛笔要他怎么样？”

小姐道：“斑竹管，含意深，它用的是九嶷山下苍竹，当年湘妃别虞舜，泪珠如秋雨，滴在竹子上，点点都成斑。当时娥皇因虞舜而悲愁，今日我莺莺为张郎而忧苦。这九嶷山下苍竹，和香罗衫袖口，两处都是一般的啼痕浸透。似这等泪斑宛然如新，万古的情缘都是一样的愁。涕泪交流，怨慕难收。对着张郎千叮万嘱，切不可忘了旧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听你这么一说，红娘明白了。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，去拿十两银子来，给琴童作盘缠。”

琴童道：“多谢主母赏赐。”

小姐道：“琴童，你把这些东西收拾好，放置得稳当些。”

琴童道：“主母放心，小人理会得。”

小姐道：“琴童，路上要辛苦你了。我提醒你，在野店荒村住宿时，不

要把包袱当枕头，怕油腻弄脏了被你相公责怪；倘若水浸了雨淋了，不要用手去拧绞，只怕干了以后，熨烫不平褶皱。这一桩桩一件件你都要与我仔细收留，见了官人你替我传句话。”

琴童道：“说些什么？”

小姐道：“你去跟官人说，他那里为了我而愁，我这里为了他而瘦。他临走的时候花言巧语把我哄骗，归期约定在九月九，却不道早已过了十月小阳春时候，约的日期无定准，倒让我‘悔教夫婿觅封侯’！这些东西，你要一件件地交代给他，让他收下，最后再让他读一读这封泪水浸透的书信。”

琴童道：“少夫人放心，小的一样一样都记住了，不会误事的。小的就此拜辞，晷夜赶路，给相公回话去。”说罢，向小姐叩头拜别，回长安而去。

第十七章 夫妻团圆

话说张生自春闹得中状元以后，住进了招贤客馆，等待皇帝封官派职。他尽管春风得意，大魁天下，并未解除他的愁闷。日前圣旨下，封为翰林学士，派在翰林院编修国史。

然而功名的成就，事业上的成功，却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，爱情上的痛苦。他忘不了西厢的柔情，也忘不了长亭的离恨，一天十二时无一时不在思念小姐，哪有什么心思去做文章。加上前些时候派琴童到蒲东送家信，至今还不见口来。目前将近重九登高时序，清秋的院宇，开遍了菊花，闲庭幽户，格外潇洒，可惜是寂寞空斋，心头又横亘着一个莺莺，所以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。这两日更是神思不安，睡不稳，吃不香，无情无绪，容颜憔悴，只得请了假在客馆中休养。早问太医院派了大夫前来诊视，本来想推辞，他自病自知，这种病，就是卢医扁鹊来也医不好，除非是我那小姐来，一见就好。却不道大夫来一眼就看出了虚实，一件件跟他说，大夫说一切疑难杂症都有药方可医，就是相思病无药可治。唉！如果你小姐知道我为了她而病，我就是死了也甘心。哪知道离情这么苦，病奄奄难能痊愈，整日价双眉紧锁，泪眼盈盈，肠回九转，想想天遥地远，相隔了万水千山。小姐呵！你在哪儿啊！一对鸳鸯伴侣分离了那么久，只有在梦里偶然相聚，可是新近来连梦也不曾做一个。窗外的黄叶萧萧飘落，传来了一声羌笛，满是别离之怨，外面又下起渐渐沥沥的秋雨。他躺在病榻上，想翻个身都懒得动弹，眼盯着帐顶，思潮起伏。他想着室外，应该是经霜黄菊半开谢，暮云中征鸿高飞，秋风紧吹断雁行，碧天外乱峰千叠，望不见蒲东道。更为恼人的是窗外的琅玕竹，被风刮得哗哗响，凄清单调的捣衣砧杵声，一声急似一声，替愁人增添了无限的悲凉。天色已晚，张生躺得不耐烦，鸳鸯被子一半是空着的，哪能受得了？就披衣而起，点上了灯，闷闷地坐在书房里，这一夜好似过一年，勉强睡下，奈何这双惹人厌的眼睛，只会不住地掉眼泪，就是不肯合拢来！这般的凄凉，这般的愁绝？怎么能忍受得了呢？他想忘了小姐，却一刻也抛不下。他想：我真傻，我一向对她那样的真诚，哪知道她的心不正，短命的死冤家，怎么不怕老天爷的惩罚呢，自从去年长亭分别以后，已经整整的一年了，为什么音信全断绝，你对我好就写封信来，难道你手发抖写不成？几次三番我真想撇开拉倒，想想也用不着赌什么气。小姐啊，我们一定会有再见的时候，我要好好地向你倾诉倾诉。他靠在孤单单的枕头上，不时捶着床沿，尽管已是深更半夜，还是睡不着。炉内的沉香烟味，一阵一阵钻进了他的鼻腔，耳听得隔窗的促织儿，在静悄悄的台阶那边，鸣声响亮，絮絮叨叨的也不肯歇一歇。做了个小虫豸，全没有一丁点儿慈悲心，吵得人耳朵发热生疼。他越想越想越悲伤，眼泪哭得灯儿都灭了。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，陪伴他的只有一枕清风，半窗残月。

张生正在病奄奄的时候，琴童回来了。他讨得了小姐的回信，不怕关山路远，长途跋涉，急匆匆赶回来报喜。他满以为相公已经派了官，哪知在客馆里生病。琴童对主人很了解，心想不得了，一定是想小姐想出的相思病，得赶紧把小姐的这封信交给他。连忙快步走进主人的卧房，说道：“相公，相公，琴童回来了。”

张生一听琴童回来，精神为之一爽，怪不得这两天喜鹊在花枝上喳喳叫，喜蛛儿在帘幕间直挂下来，昨夜晚烛台上灯花爆，敢情就是今天这喜事儿，

不是寄来了断肠词，一定是断肠诗，说道：“琴童，你回来了，等煞你家相公了！”

琴童道：“琴童到了普救寺，先见了老夫人，老夫人听得相公得中，很是欢喜，然后去见我家主母，只见主母为了相公瘦了许多。”

张生听了，不觉伤心道：“啊哟小姐，下官害苦你了！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且慢悲伤。主母见了相公的信，非常高兴，顿时容光焕发，好像又胖起来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嗯，这就好，这就好了！”

琴童道：“琴童对主母说，相公一定要讨封回信。她就当场写了回信，打发琴童回来了。主母还赏了琴童十两银子哩！琴童只以为相公早已派官上任了，哪知你却在生病。”

张生忙道：“小姐的书信在哪里？快快拿来与我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小姐不但有书信，还有好多东西捎给你呢。”说罢，从怀里掏出书信，双手交给张生。

张生接过书信，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，抽出信纸，那是一张粉红色薛涛笺，信笺上还散发着一缕幽香，张生在鼻子上闻了一闻，再展开信纸，啊哟，小姐在写这封信时，一定是情泪如丝，否则，怎么会有这许多泪痕？他连忙读信，信上写着：

薄命妾崔氏拜复，敬奉才郎君瑞文几：自音容去后，不觉许时，仰敬之心，未尝少怠。纵云日近长安远，何故鳞鸿之杳矣。莫因花柳之心，弃妾恩情之意？正念间，琴童至，得见翰墨，始知中科，使妾喜之如狂。郎之才望，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。今因琴童回，无以奉贡，聊布瑶琴一张，玉簪一枚，斑管一枝，裹肚一条，汗衫一领，袜儿一双，表妾之真诚。匆匆草字欠恭，伏乞情恕不备。谨依来韵，遂继一绝云：

阑干倚遍盼才郎，莫恋宸京黄四娘。

病里得书知中甲，窗前览镜试新妆。

张生读罢书信，说道：“我那风风流流的小姐啊，像这等多情的女子，我张珙死也瞑目了！”

你看这书信，字迹写得多么漂亮，就是掌管文字的老爷们也写不出，可以刻到钟鼎上去作铭文。有柳公权的骨，颜真卿的筋，比得上颠狂的张旭，跟王羲之、王献之也是不相上下。论到佳人的才思，我的那小姐在人间是独一无二。这封书信，我要把它当作经书一般念诵，当作驱鬼除病的符篆来使用。它高贵得像官印，沉重得像黄金，价值连城。如果在这上面签上一个花押，派一个令史，差一个捕快，就是一张来不及说明期限的公文。小姐啊，你哪会知道我为了你，如今病体未愈，只以为我辜负了她。唉！这种误解向谁去说清楚呢？这样不明不白的埋怨，教我怎么能受得了呢？

这时，琴童已把小姐捎来的东西，从包裹里拿了出来，一件件放在桌子上，说道：“相公，这是少夫人命我带来的礼物。”

张生拿起那件汗衫儿，那做工精致绝伦，且别说她写的文章，只看这等针线工夫，真是人间少有，怎么不教我张珙爱煞！这针线实在出色，一针针都缝进了千般情意。我也真佩服她是如何缝出来的，衣衫的长和短没有一个尺寸，窄和宽也没有一个样子，合适与不合适也没有人试，怎么竟做得这般合身？想当初她在缝制时，一定是用尽了心思。

张生忘情他说道：“小姐啊，你寄来的这些礼物，情深意厚，你的用意，

下官一件件都猜得着。”

琴童道：“相公，少夫人送东西的用意，琴童也猜着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你如何也猜得着？”

琴童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衣裳是要相公穿的，这瑶琴和玉簪是要相公用的，是也不是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么简单，小姐还能称得上才女，你家相公还能算是才子吗？”

琴童道：“听相公如此说，这些物品都蕴含着用意了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琴童道：“那就请相公讲给琴童听听。这瑶琴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瑶琴么，她是教我闭门学禁指。”

琴童不懂，问道：“什么是禁指？”

张生道：“你不懂，那是操琴的指法。禁指就是禁止，她禁止我别生邪念，留意琴谱声诗，调养圣贤情操，学着巢父许由去洗耳朵，不去争名夺利。”

琴童又问道：“这玉簪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玉簪儿纤长似竹笋，细白如葱枝，温润含清香，晶莹无瑕疵。她要求我也要像玉簪那样温润，不要有缺陷。”琴童道：“那斑管又是什么用意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管毛笔的斑竹，曾经停栖过凤凰，胭脂泪浸渍得斑斑点点，那是当年娥皇哭舜帝，今日则淑女思君子，小姐也泪洒湘妃竹。”

琴童问道：“这汗衫怎么说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汗衫儿贴身穿，着了它如同小姐不离我身边。”

琴童再问道：“那裹肚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裹肚手中一叶绵，几回灯下缝，表白了腹中愁，暗示出心中事。”

琴童最后问道：“这绵袜儿如何呢？”

张生道：“这绵袜儿式样新，针脚儿细密得像虬虱，绢帛儿滑腻得像鹅脂，要我遵守礼仪，不要胡乱行，足下守规矩，行事时要三思。”

张生又问道：“琴童，你临行时少夫人对你吩咐了些什么？”

琴童道：“少夫人说，上复官人，万勿另结良缘。”

张生听了很伤心，说道：“小姐啊，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的心呵！我在这冷清的客馆里，风渐渐，雨丝丝，雨儿零，风儿细，多少次午夜梦回，忘不了许多伤心事。我病得四肢不能动弹，在官之身也难以随意行止，心里万分着急，却不能立时立刻到蒲东寺去。少夫人啊，你难道还没有了解我，传了这些多疑的话来。我不是个浪子官人，也不是风流学士，怎么肯再去折那些残花败蕊！自问到了长安，从未到花街柳巷去寻欢作乐，这里也没有宰相人家要招女婿。偶尔见到跟你一般美貌的，却哪里及得上你的温柔和才思。你是我心中最中意最可爱的人儿，怎么不教我昼思梦想。刚刚和你新婚燕尔，为了功名被逼来到这里。昨宵是春风桃李花开夜，今日是秋雨梧桐叶落时，身在长安，心在蒲东，身远心近，坐想行思，愁得我难以忍受。想起了小姐天高地厚般的恩情，直到海枯石烂，我也不变心。我不是个游荡轻薄子，把夫妇的琴瑟之好不当回事，却去拆散雌雄相依的鸾凤。我想念你的情思无休无止，直到蜡炬成灰以后才没有眼泪，春蚕到死以后才停止吐丝。

听不见黄耳大的叫声，也没有御沟去传递红叶诗，驿路漫长，又碰不到一个梅花信使。孤身离家三千里，一白归心十二时。只忧我在病中，却喜出

望外，盼到了你那动人魂魄的卓文君书信，险些儿把我这害相思病的司马相如盼望死。

想到这里，叫

琴童道：“琴童，你把这些衣裳东西替我收拾保存好，在书房里腾出一只藤箱儿出来，在箱子里面铺几张纸，放的时候要小心，千万别让藤刺儿抓住了绵丝。如果高挂在衣架上，恐怕会吹褪了颜色，乱裹在包袱中，又怕折出了褶缝儿。切切爱护，千万不能随随便便不在乎。”

正是：

病中喜得寄来书，慰我心中不尽思。

和泪眼观和泪写，断肠人送断肠诗。

张生的朋友杨巨源听说此事，作了一首诗送给张生，诗曰：

清润潘郎玉不如，中庭霜冷叶飞初。

风流才子多春思，肠断萧娘一纸书。

杨巨源又催促张生，尽快去蒲东迎娶莺莺小姐，张生置办了行装，准备上路，哪能料到郑恒却先下手了。

却说郑恒，字伯常，父亲官拜礼部尚书，乃崔老夫人之兄。郑恒父母早亡，缺少管教，生性疲顽。自以为是累代公卿，门第高贵，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。却是对读书没有一点缘份，看到四书五经，脑袋就发胀，只是自诩风流，挥霍钱钞，时常在柳陌花街、秦楼楚馆追欢买笑，十足一个纨绔子弟大草包。

去年春天，他的姑母崔老夫人曾命崔安送封信给他，要他到京师来帮助搬运相国灵柩回博陵下葬。哪知他只顾寻花问柳，拖拖拉拉，一再延误，等到他到得京师，崔老夫人等已经启程去了。他也不去设法赶上，反而趁此机会在京师的妓院里尽情享受，玩乐了整整一年。最近他打听到姑母正在蒲东普救寺守丧，又听到孙飞虎领兵围困普救寺，要抢莺莺为压寨夫人，幸亏有一个洛阳秀才张君瑞退了贼兵，老夫人把莺莺许配给姓张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莺莺本是先父在世时定下的亲事，如何可以再许配别人？于是他连夜从长安赶到河中府。他想，我现在到了此地，如果没有这个莺莺另配的消息，去见了姑母当然没什么关系。现在既然有了这件事，我撞去了也没意思，想起来这件事都在红娘身上，只要把红娘叫来，问个明白，再作道理。主意打定以后，就在河东县城里找了一家客店，安置了下来，对亲信家人道：“郑贵，命你到普救寺去，把红娘叫来，只说哥哥从京师来，不敢冒昧来见姑母，叫红娘到我这里，有话托她带给姑母。”

郑贵领命，来到普救寺，拜见老夫人，说道：“姑老夫人在上，奴才郑贵叩见姑老太太。”

老夫人见了郑贵，觉得有点突然，如果是侄儿来了，就应该直接来见我，为何是郑贵前来，莫非出了什么事？说道：“罢了。你家公子呢？”

郑贵道：“回禀姑老夫人，我家公子已从京师到了河东县，不敢冒失来见，命小人前来请红娘姐姐去一趟，有话要说。”

老夫人想，侄儿不先来此间，要红娘前去，不知有什么名堂，很可能是为了中表联姻，这件事有点不大好办。也好，让红娘先去摸摸底再作定夺。说道：“既然侄儿不敢来，让红娘去一趟就是了。秋菊，到妆楼去把红娘叫来。”

秋菊领命，到了妆楼，见到红娘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老夫人叫你前去。”

说道：‘刚才有一个叫郑贵的来见老夫人，说哥哥从京师来，不敢来见老夫人，却叫姐姐去一趟。’”

红娘一听，知道郑恒来了，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不直接来见老夫人，却要我去？看起来，这个蠢货已经知道佛殿许婚了，真讨厌，实在不愿去见这种人，但老夫人差遣，不敢有违。这老夫人，一定是要让我去摸摸底的，让我先和小姐打个招呼。于是进房，见了小姐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表少爷郑恒来了，不敢来见老夫人，命红娘前去。”

小姐道：“奇呀！表兄到此，不来见老夫人，却要你去，真是莫名其妙！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老夫人等着，我去了，回来告诉你。”说罢，跟着秋菊来到中堂，见了

老夫人道：“红娘拜见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罢了。红娘，郑家表少爷来了，不敢来见，现在命你前往下处，看他有何话说。”

红娘道：“红娘遵命。”说罢，跟了郑贵，来到河东县郑恒客寓。

郑恒见了红娘，道：“红娘姐姐来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表少爷万福。老夫人说你既然到了此间，为何不到我家来？”

郑恒道：“我还有嘴脸去见姑母？所以先请你来说话。当初姑夫在世的时候，曾经中表联姻，把小姐许我为妻。现在小姐服孝已满，特地求你去和老夫人说一下，拣一个好日子，让我与小姐拜堂成亲，也好和小姐一同扶柩回博陵去下葬。否则一路上和小姐同行不方便。若是说成了，我一定重重谢你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一段话别再提了，小姐已经嫁给别人了。”

郑恒道：“胡说！常言道‘一马不跨双鞍，一女不嫁二夫’。怎么可以父亲在世之日许我亲事，今日父亲死了，母亲倒悔起亲来，哪里有这种道理！”

红娘道：“表少爷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当日孙飞虎领了五千贼兵来围困普救寺的时候，表少爷你在哪儿？若不是那张相公，我们一家子的性命早不保了。今日太平无事，你却跑来争亲。倘若那时小姐被强盗抢了去，表少爷啊，看你怎么去争？”

郑恒道：“如果给了个官宦之家，倒也不冤枉，却给了那个穷酸饿醋。我是富家子弟，难道偏不如他？我仁者能仁，身里出身的根脚，又是亲上做亲，更何况还有她父亲的遗命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给我住嘴吧，张相公哪一点不如你？你别卖弄那仁者能仁，也别倚仗这身里出身；即使你官上加官，也未必非要亲上做亲。况且你也没有拿了羔羊大雁，邀请了三媒六证，上门来献币帛问问肯不肯。人刚刚来到河中府，就要求过门成亲，妄想白白地弄脏了她的金屋银屏，白白地玷污了她的锦被绣衾。你又不懂得梳云掠月，也不知道怜香惜玉，更说不上雨尤云。”红娘还想说张生是君子清贤，你郑恒是小人浊民。一想不要太刺激了，就话到口边又吞了下去。

郑恒道：“我就不信，贼兵来时，他一个人能退得？全是胡说八道！”

红娘道：“你又没有在场，当然不相信，我对你说了吧。原来镇守河桥的孙飞虎，反叛朝廷，劫掠人民，带了五千贼兵，围困寺院，手里拿了明晃晃的刀枪，口中高声叫喊，要抢小姐做压寨夫人。”

郑恒道：“这五千贼兵，他一个人顶个屁用！”

红娘道：“你急什么，让我说下去。那时的情况十分紧急，老夫人慌了，

就和长老商议，拍手高叫：两廊不问僧俗，有能够退得贼兵的，就把莺莺小姐许配给他为妻。当场就有游客张生，应声而出，说道：‘我有退兵之策，为什么不来问我？’老夫人大喜，就问道：‘请问有什么妙计？’那张生说道：‘我有一位知己友人，就是白马将军，目前正统领十万大军，镇守蒲关。我只要写一封信，派人送去，他一定会来救我。’果然，信去救兵来，立刻解围。若不是那张相公的信，谁能请得来白马将军？老夫人和小姐都非常高兴，都认为张相公威而不猛，言而有信，因此老夫人不敢怠慢，甘心把小姐许配给他。”

郑恒道：“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，知道他有什么本事？你这小丫头，得了他什么好处，替他吹大牛！”

红娘道：“好，你骂我！你能跟他比！他讲道理引经据典，作词赋韩柳文章，你只值一分，他值一百分，萤火之光怎能比得上一轮皓月！现在且下去计较远近高低，我给你拆白道字，分辨一个清与浑。”

郑恒道：“哼，你这小丫头，懂得什么叫拆白道字，你拆给我听。”

红娘道：“张君瑞是个‘肖’字这边着个‘立人’，你是个‘木寸’、‘马户’、‘尸巾’。”

郑恒道：“木寸、马户、尸巾，好啊！你说我是个村驴。我世代是相国之子，到不如一个白衣饿夫穷秀才！做官的到底是做官的，他连我鞋跟也赶不上。”

红娘道：“张相公凭的是道德学问，你仅仅是仗势欺人。你这家伙倒蛮有一套歪议论，说什么做官人的总是做官人，胡言乱语不本分。你说道穷民到底是穷民，难道你没听说过‘将相出寒门’？”

郑恒道：“这件事都是那秃驴长老撺弄的。这个婊子养的，我明日慢慢地和他算账！”

红娘道：“长老是出家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关他什么事？胡言乱语没有分寸，瞎了眼的识好人！”

郑恒道：“这是姑夫的遗嘱。且看我挑一个吉日，牵羊担酒上门去，要他成亲，看姑母怎样打发我。”

红娘道：“真不要脸，要使狠用粗，难道这就是轻柔温存？哪有死赖强逼婚姻的。”

郑恒道：“姑母若是坚决不肯，哼，我弄了二三十个人上门，强抢上了轿，抬到我住的地方，脱光了衣服，不肯也得肯。过了一个晚上，即使你明日急急忙忙地赶来，那时，木已成舟，黄花闺女没有，还你一个婆娘就是了。”

红娘道：“你原是郑相国的亲儿子，却好似孙飞虎手下的喽兵。看你这鬼模样肮脏人，少不得要有家难奔。”

郑恒道：“你这鬼丫头，眼见已得了好处了，我也不跟你多罗嗦，明日我就要娶，我要娶！”

红娘道：“不嫁你，就是不嫁你！郎君俊俏，佳人有意，我本想不给你喝倒彩，现今实在忍不住。”

郑恒道：“好吧，就让你喝一声给我听。”

红娘道：“像你这副鸟嘴脸，只好去偷韩寿的下风头香，擦何郎左边脸上的粉。”说罢，也不告辞，立起身就回寺去了。

正是：闭门推出窗前月，堪笑梅花空自香！

郑恒见红娘去了，心想红娘这丫头一定和那个酸丁有一腿。我明日自上

门去，见我姑母，只做不知，撒一个大谎，只说张生中了状元，入赘在卫尚书家，做了女婿，我那姑母，耳朵最软，爱听是非，她从小就喜欢我，一定有话说。不说别的，就凭我身上这一套精致华丽的衣服，足可以打动她了。我从小就在京城里和姑母同住，也会寻章摘句，姑夫答应我的婚姻，谁敢反悔拒绝！我若是放刁耍无赖，看莺莺跑到哪里去？

正是，且将压善欺良意，权作尤云雨心。

却说老夫人，昨天派了红娘去见侄儿郑恒，据红娘回来说道，侄儿叫她前去，是询问亲事的。这件亲事，若依我的心意，本来要许给侄儿，何况又是老相爷生前许下的。不料我这一家之主一个疏忽，不争气的女儿和那张生已做出事来。本来是许给了郑恒侄儿，结果成了这样，他有些责怪不满的言语，也怪不得他。且准备下酒饭，估计今日侄儿必定会来见我。

正在此时，郑恒到了，因为是姑母至亲，所以也不通报，径直到了中堂，见了老夫人，连忙跪下去，说道：“姑母大人在上，不孝侄儿郑恒叩见姑母大人。”

老夫人好久没见侄儿了，她对郑恒，有一种盲目的偏爱，从小就喜欢他。尽管郑恒长得人模狗样，丑陋不堪，性情乖劣，行为不端，她也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真是“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”。在她的心目中，侄儿是最令她称心如意的东床佳婿，所以今日一见郑恒，如获至宝，流泪道：“侄儿啊，这多久也不见你的踪影。”

郑恒在昨天吃了红娘一顿抢白，心里十分窝火，心怪姑母老糊涂，拿不定主意。今日来见，原是心怀不满，现在见姑母如此，好像还是疼爱他的，所以表面文章也不能不做，假哭道：“姑母，想死侄儿了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孩儿既然来到了这里，为什么还要住店，不直接来见我？”

郑恒道：“侄儿听说表妹已经另许他人，还有什么嘴脸来见姑母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这也不能怪我啊！当日孙飞虎兵围普救寺，口口声声要抢女儿，等你又不来，无法解危，幸得张生出力退贼，只得许配与他。”

郑恒道：“是哪个张生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就是洛阳人姓张名珙，字君瑞的张生。”

郑恒道：“原来是他，敢情就是今年新科状元了。侄儿在京师，曾经看过金榜，有洛阳张珙大名，在夸官游街三日时，我还见到过他，年纪有二十四五岁。在游街的第二天，前导的仪仗到了卫尚书家门首。卫尚书家的小姐已经十八岁了，正待出嫁，就在御街上搭了一座彩楼，抛球选婿。张生路过彩楼之下时只见一只彩球，正打中了张生。当时我骑着马观看，那彩球还险些儿打中了我呢。我见卫家拥出来十几个丫环仆人，上前把张生拉下白马，横拖倒拽地抢了进去。我还听得张生口中叫道：‘我已有了妻子了，我是崔相国家的女婿。’那卫尚书权势显赫，才不管这些，只管把张生拖了进去。尚书说道：‘我女儿奉了圣旨结彩楼，抛球选婿，既然彩球打中了你，乃是奉旨招亲。你只有叫崔家小姐做小老婆，她是先好后娶的，没有资格当正房。’这事哄动了京师，因此侄儿才认识张生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我早就知道这秀才不是东西，受不得抬举，今日果然对不起我家。想我们崔府官宦家声，堂堂相国，世代从无把女儿给人做小老婆之理！也罢，既然张生已经奉旨娶妻，孩子，你就去拣一个黄道吉日，依着你姑夫的遗言，前来拜堂成亲，依旧做我家的女婿便了。”

郑恒听了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，这老大大中了我的计了。却还假仁假义

的，说道：“姑母，这恐怕不妥吧。倘若张生前来理论，那怎么办？”

老夫人怒道：“他敢来！现放着我在这里，怕怎的！赶明儿拣个吉日良辰，你就过门来。”

郑恒心花怒放，说道：“多谢姑母成全。让侄儿去准备筵席茶礼花红，选定了日子，就来过门。姑母，侄儿告辞了。”拜了两拜，兴冲冲回寓所去了。

红娘在一边说道：“老夫人，表少爷的话不可相信，望老夫人三思而行。倘若张先生并无奉旨娶妻，一旦荣耀归来，两家如何应付？”

老夫人听了红娘的话，心想，我本来就不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张生，几次赖婚赖不掉。这次郑恒来了，有这一番传闻，恰好是赖婚的最佳借口，管它是真是假，即使是假的，我也要当作真的，等到女儿与侄儿拜堂成亲，木已成舟，看你张生有什么办法。说道：“红娘，不必多言，想侄儿之言，句句确凿，况是亲眼所见，岂能是谎言！退下！”

红娘悻悻然退下，她始终认为张生不是这种喜新厌旧的人，郑恒的话不可相信。她觉察到老夫人又在借此流言赖婚，现在张相公又不在，自己也无能为力了。

却说张生，自从接到了小姐的复信以后，心病还将心药医，病体很快痊愈，再将养了一些日子，身体已是恢复了健康。恰巧圣旨下来，任命他为河中府尹。他接了官诰，一天也不敢耽搁，立刻动身赴任，衣锦荣归。你看他喜气洋洋，玉鞭骏马，步出京师，确是玉堂金马的风流人物。前不久还是一介寒儒，今朝已官居三品，御笔亲自授官，姓名标在翰林。平生壮志，万卷诗书，一朝俱不辜负。也是莺莺小姐有福，稳请了五花官诰七香车，也不辱没了你贤小姐。

张生此刻衣锦荣归，身份显贵，但并未忘记往日借居僧舍，吟诗唱和，反而是记忆犹新，梦里也从来未离开过蒲东寺。不知不觉，已到了十里长亭。

在十里长亭上，正摆好一桌接风酒，那是法本长老备下的。长老在前些日子买了一份登科录，见张生中了头名状元，实授河中府尹，得知张生今日要来普救寺，昨天红娘来告诉老和尚，说老夫人听了郑恒一面之辞，失了主张，又许了郑恒亲事，今日不肯前来迎接张生。所以长老独自前来，在十里长亭摆下酒筵迎接张生。

不一会儿，张生一身三品官服，仪表堂堂，来到长亭前，离镫下马。

长老上前，合十顶礼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不知张大人驾到，迎接来迟，恕罪恕罪。”

张生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长老，有劳远接，折煞下官了。想你我知交，君子不忘其旧，还是按以前一般的好，免受拘束。”

长老把张生让进长亭，在席间长老也不便对张生说起郑恒的事，反正他马上就要和老夫人见面，出家人自不必去惹那些烦恼。略饮几杯，便一起向普救寺而来。长老陪同张生进了寺院，张生急于要见到小姐，就向长老拱拱手道：“长老，容下官拜见老夫人以后，再来叙谈。”

长老道：“大人请便！”

张生带了琴童和几个杂役，来到崔府大门，张生道：“琴童，前去通报。左右，在门口等候。”

琴童前去敲门，叫道：“禄哥，禄哥在吗？”

崔禄正在门房里打瞌睡，听得有人在敲门，说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

琴童道：“禄哥，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吗？我是琴童啊，快开门，我家相公来了！”

崔禄连忙来开门，只见张生一身官服，气宇轩昂，带了一大群从人，声势非凡。赶忙上前叩头，说道：“张相...不，张大人，小人崔禄叩见。”

张生忙道：“管家少礼，许久不见了，一向可好？”

崔禄见张生十分随和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，不由得心想：张相公才是好人，配得上小姐，像昨天来的那位表少爷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比我们佣人还不如，亏他还有脸来争亲哩。忙答道：“好好，张大人高中，我们下人都替你高兴哩。大人是熟人了，自己进去吧。”

张生道：“还是烦请管家进去通报一声。”

崔禄应声“是”。就飞一般地奔到二门，也忘了崔府家规，直向里闯，恰巧碰上了红娘。

红娘见崔禄直闯二门，觉得有点奇怪，忙叫住他，说道：“崔禄哥，这般慌慌张张地直闯二门，有什么急事啊？”

崔禄听红娘说话，一看已经在二门之内了，忙道：“啊哟！我也乐昏了，忘了规矩。红娘姐姐，张相公，不，不，张大人来了，带了一大帮子的人，就在门外，我特来通报。”

红娘闻言大喜，说道：“张相公真的回来了？”

崔禄道：“人就在门口，那还有假。”

红娘道：“这就好了。你去吧，我进去禀报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此时正在中堂，只见红娘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。说道：“老夫人，张相公做了官回来了，就在外面。”

老夫人想，这秀才来了也好。便道：“叫他进来相见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！”就三步并作两步到了大门前，见到张生，说道：“唷，姑老爷衣锦荣归了，恭喜恭喜。”

张生见了红娘，特别亲切，说道：“红娘姐姐，小生回来了，要拜见老夫人。”

红娘道：“老夫人已经知道你来了，命红娘前来迎接，请姑爷里边相见。随我来。”

张生又吩咐琴童和从人在外边等候，自己随了红娘，来到中堂，见老夫人面容严峻，端坐在那里，忙趋前一步，道：“新科状元河中府尹小婿张烘拜见。”说罢，就要跪拜。

老夫人忙道：“且慢！你是奉圣旨的女婿，老身消受不起。”

张生觉得太突然了，我这么恭恭敬敬通名请安，为什么老夫人一脸怒气，两旁的丫环们也都在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使眼色，莫不是别离了太久，中间有人在搬弄是非，说我的坏话？说道：“老夫人，小生在去年告别时，蒙老夫人亲自饯行。今日小生得中选官，老夫人反而不高兴，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你如今哪里还想得到我们崔家？说不得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，你是有始无终。你把恩义全抛弃，我女儿虽然是妆残貌丑，她父亲也算是前朝的相国，未必会丢你的脸。若不是孙飞虎狗强盗来，足下你用尽力气也到不了我家。今日里你算中了个状元，就把以前的一切置之度外，却到卫尚书家做女婿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张生听得此言，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说道：“哪有此事！请问老夫人听谁说的？张珙若有此事，天不盖，地不载！身上长了碗大的疔疮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你还假撇清，装糊涂！红娘，你去问他。”

红娘想，老夫人你不叫我问，我也得问他，总得把是非弄个水落石出。遂道：“张相公，红娘有礼了。你在京城干的事，真教人看轻你！去年分别以来你很安乐吧？你那新夫人的姿容一定很美丽，比咱的小姐更清奇，这个被绣球儿打着的夫妻满意吗？”

张生道：“红娘姐姐，怎么连你也不辨是非了。小生为了小姐茶饭不思，受了多少的苦，别人不知道，难道你也不知道？老实说，在京城里佳人美女确是多得很，可是我的心里充满了旧时的恩爱，怎么肯弃旧怜新，别处去寻亲？小生若是另外结了婚姻，目下便不得好死！我怎么能忘得了待月西厢，怎么能撇得下唱和伴侣？岂不闻‘君子断其初’，我怎么肯忘掉有恩有情处？其间一定有哪一个贼畜生妒忌我，企图得到小姐，用了坏心眼来说我坏话，破坏我的婚姻。这个无赖贼，迟早要上木驴受酷刑。”

红娘道：“相公，你的事是郑恒说的。他说你在游街夸官时，被卫尚书女儿的绣球儿打着了，跑去作了女婿。老夫人为了你已作了别人家女婿，小姐不能作小妾，所以依旧把小姐嫁给郑恒了。”

张生道：“有这等奇怪可疑的事，你也不详察详察。哪里有粪堆上长出连理树，污泥中生比目鱼，这不是白白地弄脏了姻缘簿！小姐啊，你嫁了个油炸狻猊般的轻狂丈夫；红娘呵，你则伏侍了个烟薰猫儿样的浮躁姐夫；张生呵，你撞着了个水浸老鼠似的猥琐无赖。这家伙坏了风气，伤了时俗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当日贼兵围困普救寺的时候，承蒙你献上妙计，请白马将军解重围。”

张生道：“这些旧事，不提也罢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提一提也好。为了感恩，老身才把女儿许配给你，在长亭送你去赶考。现在你从新忘旧，在卫尚书府上另娶娇娘。今朝辨明了是和非，你又想断了弦再娶胡作非为！”

张生道：“老夫人，小生若是入赘了卫尚书府中，做了女婿，为什么又能请得到小姐的凤冠霞帔、五花诰命在此。”

红娘道：“说得对啊！老夫人，我就说过张相公不是这种喜新厌旧的人，不如请小姐出来，让小姐自己去问他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也好，你去把小姐请来。”

红娘立刻返回妆楼，对小姐道：“小姐，张相公已经来了，郑恒所说的话，可以当面核对个明白。红娘不信张相公会这般薄情，刚才我问他时，他怒气冲天，其中定有缘故。”

小姐听说张生已到，心中又喜又悲，喜的是张郎终于回来了，悲的是他竟然到卫尚书家去做女婿，今日相见，实在说不清是喜是悲。现在既然老夫人叫她出去，见上一面也好，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她愁肠百结，默默地跟着红娘，到了中堂。

张生见小姐到了，心中很高兴，见小姐玉人依旧，只是玉容清减，面上却带愁怨之色，知道是为了郑恒的谎言所致。说道：“小姐，别来无恙。”

小姐道：“先生万福。”

红娘在一旁看他二人彬彬有礼，语不及义，道：“小姐，有些话干脆就当面说破了，锣鼓不敲不响，话语说不明。”

小姐幽幽地叹口气说道：“叫我说什么好呢？”没有见面的时候，准备着千言万语，现在相逢了却都变成了短叹长吁。他急急忙忙地赶回来，我羞

答答的怎么好意思看着他。要把腹中的忧愁向他申诉，如今却一句也没有了。

红娘着急道：“小姐，你快说呀！”

小姐想，还是先辨明是非吧。于是问道：“张先生，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，你就把我抛弃，到卫尚书家作女婿去？天理何在，良心何在？”

张生道：“你听哪一个说的？”

小姐道：“是郑恒在老夫人面前说的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姐，你怎么也会相信那家伙的鬼话？我张珙之心，唯天可表！我自从离开了蒲东，到了京师，碰上了佳人我都不敢看一眼，怎么硬扯出个卫尚书家小姐为妻子？我若是见到了她的影子，也灭门绝户！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，如果没有红娘在中间传递消息，小姐怎会如此冷淡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有逼着红娘说明白。不得已只有先拿些言语来诬陷红娘一番，逼着她说出实话来。于是对红娘说：“红娘姐姐，我才到此，便听人告我说你替小姐传书递信给那郑恒叫他来，是也不是？”

红娘一听，风目圆睁，气填胸膺，骂道：“你真是个白痴呆木瓜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该帮你与小姐成就好事。如今却叫你把我看成个拉穿线的媒婆。那郑恒是个糊涂虫，我们崔家世代显赫，祖宗贤良，清名令善，岂容玷污！况且家规严整，我怎肯为那郑恒寄简传书？”

说到这里，气得说不出后来，停了一停，才又骂道：“不知是哪个该杀的嘴里嚼蛆，颠倒黑白，恶紫夺朱。我家小姐便再窝囊废物，怎肯嫁郑恒那不值钱的臭鱼烂虾！就是老天来作主，也不会将那嫩蕊新枝教粗鲁樵夫砍折了去。郑恒那家伙嘴硬心虚，想要坑害相公，你却来玷辱红娘，真气破了俺的胸脯也。”

红娘长篇大论地骂了一大套，见张生垂头丧气，自己的气也消了一大半，不禁又可怜他，遂道：“张相公，你如若真的没有做卫家的女婿，我去老夫人面前一力替你分解。等郑恒那家伙来到，你和他两个当面对证。”

张生道：“多谢红娘姐姐的信任，能和郑恒那家伙对质，再好不过了。”

红娘于是对老夫人说道：“老夫人，张相公并没有做卫家的女婿，都是郑恒造的谣言，等他们两个当面对证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既然他说没有，就等郑恒来对证便了。”

这时，法本长老来了，他是借着向老夫人祝贺而来，主要还是想看看张生的婚事如何了结。这门婚事，当初也把他牵扯了进来，现在老夫人缺少主张，听了一面之辞，又要把小姐许配给郑恒。如果真的给了郑恒，今天张生到了，怎么处置呢？长老进了中堂，与老夫人相见。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老夫人恭喜恭喜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多谢长老。请坐。”

长老告坐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听说张先生在卫尚书家入赘，不知果有其事否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据张生所说，并无此事，乃郑恒撒的谎言。”

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夫人，今日你可以相信老衲没有说错了吧！我早说张先生决不是那一等没有人格的秀才，他如何敢忘了夫人之恩，况且又有社将军作证，怎么能侮得这门亲事？”

小姐道：“母亲，长老，张相公这一件事，一定要杜将军来过问一下才妥当。他正授着征西大元帅，兼领着陕右河中路节度使，从前是咱们的护身符，今日他有权有良谋，他要能来，说不定可以帮助张相公，把狼心狗肺的

人愿办。表兄他不认亲疏，骗娶有夫之妇，太可恶了！”

恰在此时，外面来通报，说是白马将军杜确元帅驾到。

老夫人道：“张先生，杜将军驾到，相烦代老身出迎。”

张生道：“遵命。”

老夫人又道：“红娘，扶小姐回妆楼去吧。”

原来那杜确将军得知兄弟高中后，来当河中府尹，已到了普救寺，他就离了蒲关，也到普救寺来。一来庆贺兄弟高中得官，二来要与兄弟办喜事。到得崔府，见张生在门口相迎。杜确见了张生，说道：“贤弟，久违了！”

张生道：“哥哥，有劳光降，愚弟有失远迎，望哥哥见谅。”杜确道：“贤弟高中巍科，官拜府尹，愚兄特备区区薄礼，前来拜贺。”

张生道：“小弟托庇兄长虎威，谬登甲第，蒙赐厚礼，却之不恭，实为汗颜。小弟奉老夫人之命，请兄长里面相见。兄长请。”杜确道：“贤弟请！”

兄弟二人，并肩携手而行，十分亲热，直到中堂。

杜确见了老夫人，上前行了个军礼，说道：“末将杜确拜见老夫人。”

老夫人忙起身谦让，说道：“将军少礼，折煞老身了。请坐。”

杜确道：“谢坐。”

张生道：“哥哥，小弟这次回来，本待与小姐完婚，哪知有老夫人的侄儿郑恒，来老夫人面前说我在卫尚书家入赘了。老夫人听了一面之辞，大为恼怒，要反悔亲事，依旧要把小姐许配给郑恒。你说有这种道理吗？望兄长替小弟作主。”

杜确道：“老夫人，此事差矣！想舍弟一则有退贼之功，二则是尚书之子，老夫人前者所说崔府三代不招白衣女婿，今舍弟已高中状元，现力河中府尹。今日反悔亲事，在道理上如何说得过去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将军，非是老身悔婚，当初先夫在日，确实将小女许配给舍侄郑恒。不料遭此大难，亏得张先生请来将军杀退贼众。老身不负前言，将小女许与张先生，不想郑恒来说道，张先生在卫尚书家做女婿了，因此上恼怒，故依旧许了郑恒。”

杜确道：“老夫人怎能相信其诽谤之言，那郑恒心怀叵测，此事定是谎言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且待郑恒前来，当了将军之面，查明此事。”

此时，恰巧郑恒到了，他今日喜气洋洋，浑身上下一副新女婿的模样，更为高兴的是只要一拜过堂，送入洞房，小姐不愿意也得愿意。那时，等张生赶回来，我就看着他哭吧。心中美滋滋地来到中堂，见了老夫人，上前见礼，说道：“姑母在上，小侄拜见。”说罢，见两边座上坐着两位大人，一文一武，还以为是姑母请来喝喜酒的贵客，忙问道：“姑母，请问这位尊亲大人上姓，以便称呼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这位是镇守蒲关的杜将军杜大人。”

郑恒又看着张生问道：“此一位尊亲呢？”

老夫人道：“这位便是新任河中府府尹，卫尚书家的彩球女婿张大人。”

郑恒一听是张生，心中一惊，暗道：大事不好也。只得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张大人来此，有何贵干？”

张生听了，气愤填膺，心想这家伙的脸皮真厚。说道：“你就是郑恒，你到这里干什么？”

郑恒恬不知耻他说道：“你倒问我来干什么？老实告诉你，这是我嫡嫡

亲亲的姑母家里，难道我来不得？再说莺莺表妹是我的妻子，怎么样？”

杜确听了大力气愤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这就是郑恒么？你这不仁不义的东西，胆敢诓骗良人之妻，等我奏闻朝廷，明正其罪。”

郑恒道：“老大人，你不清楚，是我姑夫在世之日把表妹许给我为妻的，如今倒说我是诓骗人妻，太冤屈了！”

杜确道：“我不耐烦听你的花言巧语，若是再要纠缠，左右与我拿下，押送官府，明日再审问。”

郑恒见势头不好，自己所编造的谎言已被揭穿，那张珙、杜确又是朝廷的命官，真要追究起来，自己免不得有个诓骗良人妻室之罪，到那时就无法收拾局面了。只好说道：“大人不必发怒，小人情愿退亲就是了。”

老夫人见自己的侄儿也实在不争气，丢人现眼，招他为婿必将丢尽脸面。但终究是自己的亲侄儿，最好不要经官到府，遂道：“将军息怒，把这不知羞的东西赶出去就是了。”

杜确道：“若不是老夫人说情，本帅决不饶你，与我滚了出去！”

郑恒满面羞惭，也不向姑母告辞，踉踉跄跄出了中堂，站在庭中，说道：“罢，罢！妻子被人夺去，要诓骗也没有得手，反而蒙受一场羞辱，叫我回去怎么有脸见人呢？要这性命有什么用？不如碰死算了，倒也干净。”说罢，便向庭前老槐树上一头撞去。

正是：

妻子空争不到头，风流自古恋风流。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日无常万事休！

丫头仆人见了，不免惊叫起来，急忙来禀报道：“启禀老夫人，郑家表少爷撞死了。”

老夫人听了，不免伤感，但也无可奈何，说道：“这孩子真想不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也没有逼他死。但我是他的亲姑母，他已没有了父母，由我作主。埋葬了吧！秋菊，去交代老总管葬了便是。”

秋菊应命而去。

老夫人道：“多谢将军前来主持亲事，趁今朝吉日良缘，就做个喜庆茶饭，命他二人拜堂成亲。”

杜确道：“理应如此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贤弟。”

老夫人道：“红娘，请小姐穿戴了凤冠霞帔出来，与贤婿拜堂。”

红娘道：“是！”就捧了凤冠霞帔，到了妆楼，对

小姐道：“小姐，恭喜了。想起那殿上奇遇，待月迎风，吟诗抚琴，书信传递，经过了多少曲折，流淌了多少眼泪，终于获得了五花官诰、霞帔凤冠，稳当当地成了一个状元夫人。小姐，你该心满意足了！”

小姐道：“红娘妹妹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我和张郎永生难忘。”

红娘道：“小姐，快梳妆吧，姑爷在等着拜堂呢！”

不一会儿，红娘搀扶着小姐出堂，与张生先拜圣恩，再拜天地，拜高堂，拜谢杜将军。忙乎了好一阵子，送入洞房。这一夜，久别重逢，常言道，新婚不如久别，今夜是新婚加久别，所以二人格外缱绻。张生是门迎着驷马车，户列着八椒图，娶了个倾国倾城、知书达礼、三从四德的宰相女，平生之愿已偿。小姐是嫁得了一个风流佳婿，如意郎君，也一样称心如意。三朝以后张生带着小姐和红娘，辞别了老夫人，到河中府上任去了。正是：西厢待月成佳配，金榜题名衣锦归。

从此，这一对美满鸳鸯，如鱼似水，永老无别离，万古常完聚。把这段西厢佳话，世代留传，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。

